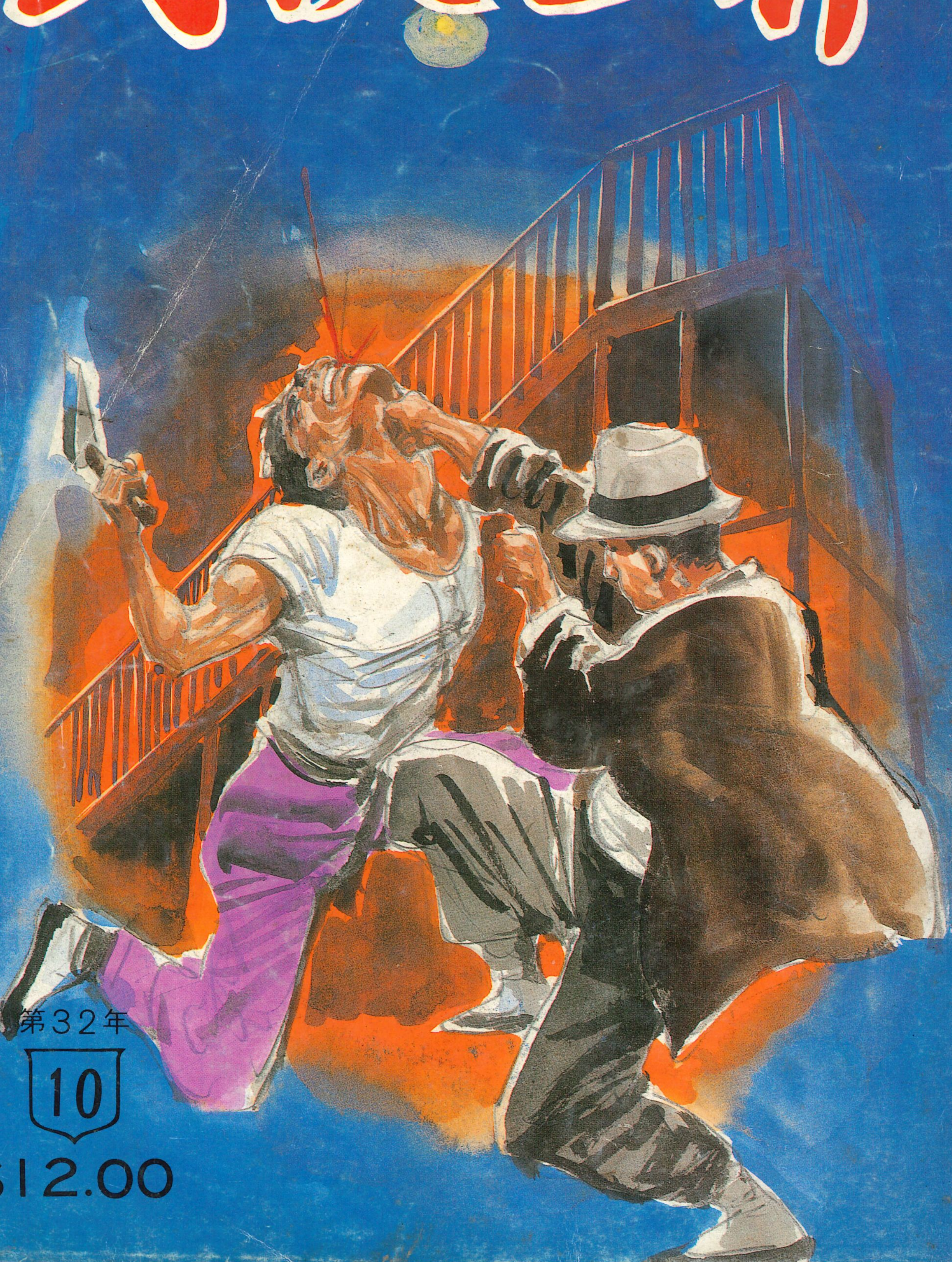
# 武侠世界



第32年

10

$12.00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奬。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奬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奬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奬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强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 代 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 楊振華教授
#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牌

# 振華 851

##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新出
濃縮丸劑
1=2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洗錢」在今期刊出，故事主角馬獅龍在撲滅罪案行動中屢建奇功，這回他剛巧遇上一對孿生兄弟爲了「洗錢」而展開一場爭權戰，馬獅龍在無意中涉入案中，使他經歷連串緊張驚險的場面，幾乎丟了性命，馬獅龍憑着他的機智、勇敢，終能化險爲夷，然而也讓狡猾的波仙奴逃脫，使他感到十分遺憾……故事情節迂迴曲折，耐人尋味，連串的人性醜惡鬥爭更描繪得淋漓盡緻，請各位讀者細心欣賞！

* * *

石中蓮所著短篇故事「血海仇」也在今期刊出，喜讀石中蓮佳作的朋友，今回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宋繼嫻所著「魔劍情俠」，故事中「重陽雙英」丁雄、花劍雲要去行俠仗義，闖蕩江湖，豈料一開始就面對上一代人留下的風流史，又演變成寃孽債，最後更引起一場血腥暴戾的大屠殺……情節驚險，惹人深思。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洗　錢（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一對孖生兄弟爲了爭奪西西里島教主的地位，各出奇謀，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南宮宇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水淹七軍（三國演義之卅一）◀二▶……徐正 49
血海仇（湖海恩怨錄）
靈蛛杵出惹禍根　因愛成仇滅滿門……石中蓮 55
名劍風流（兩期完武俠短篇故事）◀下▶
洞悉內情　合力誅魔……雲飛雁 6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蕭郎竊聽底細　傻曇躡踪而來……巴彥 75
惡江湖（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得悉秀秀有孕　惡客欣喜若狂……辛棄疾 83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暗中施展絕技　阻嚇敵人强攻……陳瑜 93
狐步歲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爲救梅子　願捨玄珠……東門白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總護法力敵三人　東傳令勇挑擔子……東方玉 114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三▶
谷底稱王難成霸　授徒雪恨挽頹風……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04.00 |
| 一年港幣 | $608.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33.00 |
| 一年港幣 | $665.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390.00 |
| 一年港幣 | $78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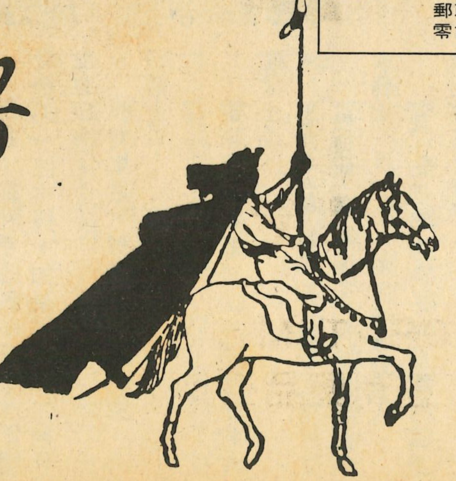
**第32年**

**第10期**

（總號16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洗錢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 英雄氣短　竟欲輕生

狠狠地吸了一口煙，然後把煙蒂用力的壓在煙灰缸裏面。

他看看自己跟前的籌碼，只餘下十個，一共是一千元。

「請下注！」

雷斯有些猶豫，下那一鋪？下莊家？閒家？或是和？「和家」是一賠九。這賭注是由公司負責輸贏承擔。

他實在感到茫然，玩了大半天，他共輸去了四千元，這是他最後的一注本錢，假如輸掉……

他不敢再想下去。

五千元本來並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對雷斯來說，那却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他來的時候，並非有很高的想頭，他只希望，以五千元的本錢過三關。

五千元博四萬元。

這並不是妄想，五千元一注，中了之後，來一個孖寶，再中，那便是一萬元。

有了一萬元，他會再把握一些機會，然後再下注。

第二關，以一萬元下注，中了的話，那便是二萬元，然後他會再來一個孖寶。

以二萬元下注，中了之後，他便會收手。

有了四萬元，可以解決的事眞多，至少他會好好的吃一頓，然後找一個善解人意的女郎。

幻想終歸是幻想。

來到賭場，一切的計劃都亂了。

他拿着五千元籌碼，却不敢一注押下，他先以一千元下注，結果，他如願以償。

再以二千元下注，又中。

他的幻想計劃其實是成功了三分之二，可惜的是，他只下注一千元。

第三注，他以四千元下注，居然又中。

過三關，是的，他眞的過了三關，只可惜下的注碼只是自己幻想中的十分一。

那沒有關係，既然這次可以過三關，再賭三注，一樣可以過三關。

於是，他開始雄心萬丈。

他算算手中的籌碼，一共是一萬二千元。

他要把自己的幻想擴大一倍，他要以一萬元作爲一注本錢，希望可以博八萬元回來。

數是很容易算的，但現實往往並不如人願。

他第一注押下。

中了，一萬變二萬。

再押，二萬元一注，他的心開始卜卜地跳，手心也淌汗，二萬元，對雷斯來說，實在是一個大注碼。

他不敢看牌。

當「啊」的一聲响起，他才睜開了眼睛。

那荷官已把他的二萬元籌碼沒收了，他只覺額頭有些冰冷，汗水淌下。

不用怕，還有二千元。

只要有本錢，雷斯永遠有希望。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先押一千。

結果還是輸了。

因此，而今手上的一千元，已是最後的一注本錢，如果再輸掉，他什麼也沒有了！

沒有本錢，那便是沒有希望，一切都完蛋！

「請下注！」

雷斯把手上最後的一千元，押在「和」上面。

那是最好的賭率的一瓣。

雷斯玩「百家樂」多年，他知道只有勝出一次「和」，他才有機會翻本。

「和」的機會最少，但賠率却是最高。

世事其實和賭博差不多，賺錢的機會越大，冒的風險也相對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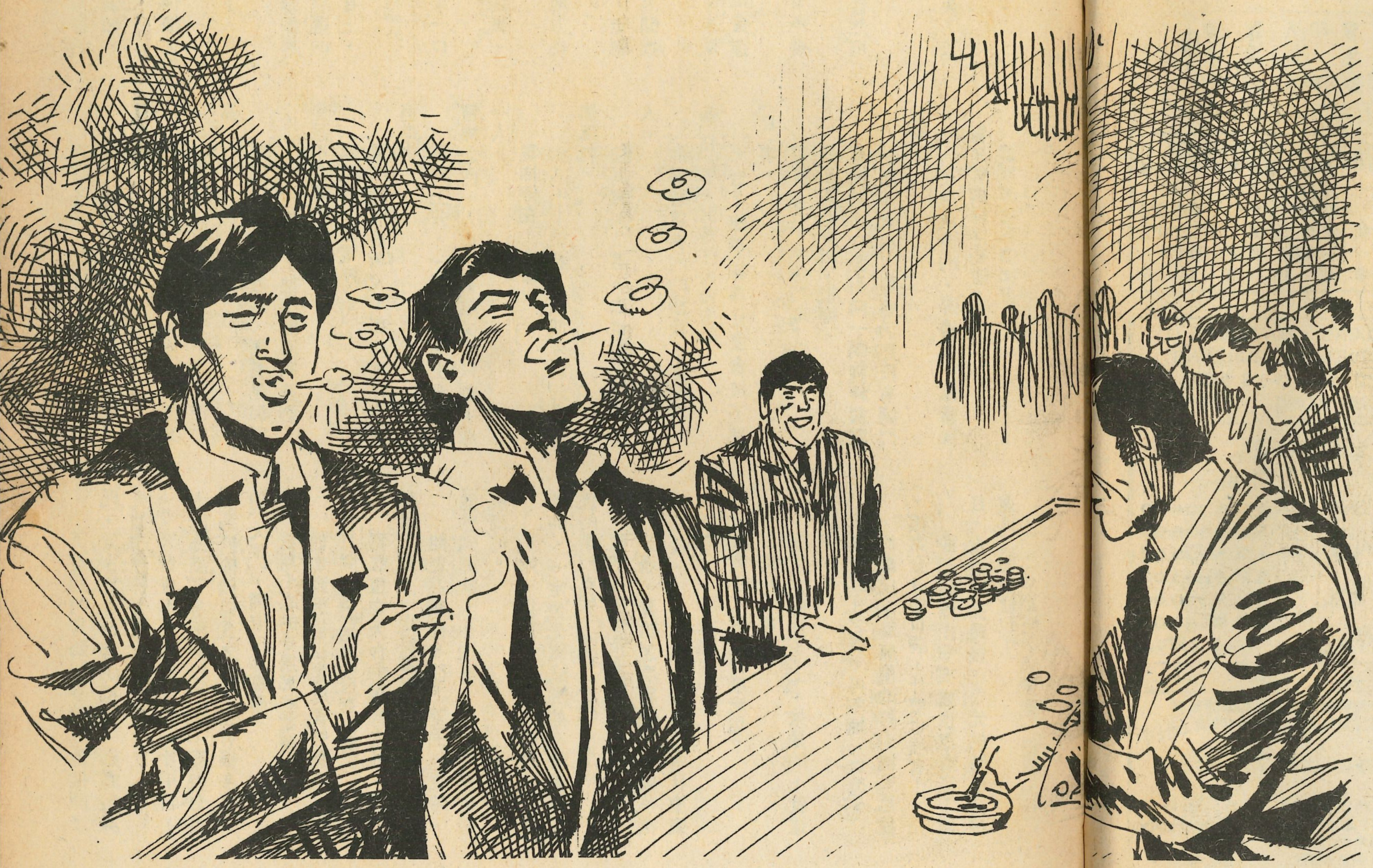
最後的一千元，雷斯表面沒有什麼，但他的心是狂跳的，幾乎要跳出口腔。

荷宮派牌。

他想再抽一支煙。

他拿起桌上的煙盒，一手拿下去，啊！竟是空的！這是賭徒的大忌！

空的！兇的！



而牌也在這時開了，莊贏。

換句話說，是雷斯輸了。

他手上已沒有籌碼。

那位荷官道：「先生，要換多少？」

雷斯沒有回答。

「請下注！」

後面有一個人推推雷斯，道：「先生，你不賭了嗎？」

雷斯看着那人。

那人是一個極爲高大，而且臉孔醜陋的男人，他感到有點噁心。

「你不賭就請讓座，不要阻着地球轉！」那人的粗嗓子，使很多人都望着雷斯。

雷斯有點氣憤，但人窮志短，沒有了本錢，還說些什麼？他站了起來。

那高大的男人立即坐了下來。

雷斯被人擠了幾下，已擠了出來。

人生如賭博，沒有本錢，沒有勇氣，就要被淘汰出局，沒有人會可憐你，甚至多看你一眼。

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雷斯並沒有立即離開，他看着那個高大而醜陋的男人下注。

開始的時候，那人也是意氣風發。

他勝了三注，可惜的是，注碼太小，贏的並不多，於是那人重複着雷斯的故事。

不及半小時，那高大的男人也站了起來，那男人的臉本來已是醜陋，輸了錢之後，臉色更是難看。

他望了雷斯一眼，眼中有憤憤之色。

雷斯急忙低下頭來，轉入了人羣之中。

他明白賭徒多是姓「賴」，假如那人認爲自己看着他賭，帶來了惡運的話，他只要無端遷怒於自己的身上，只要一拳，自己便……

他不敢想下去。

他走出賭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他才回到現實，口袋裏一毛錢也沒有了，怎樣回家？

不要說回家，就是離開這地方也不易。

忽然，有一個黑人小鬼頭，走到他的後面，叫道：「雷斯，我的老闆找你！」

「找我……我還沒有賭完……手風不順，暫時歇一下，我一定會還的……」

那小黑鬼道：「快進去賭多幾手！」

「你不用擔心，手風一順，自然可以還錢！」

終於擺脫那小黑鬼頭。

可是，前路却茫茫，去那裏？沒有錢，什麼地方也不可以去！

眼前其實只有一條路。

死亡之路、絕路。

他不能還錢，也不能回家，但怎樣死呢？

他走入酒店的大堂，本來，他想在大堂內的厠所，喝一口水才作打算。

不過，他一入大堂，便看見那班「大耳窿」的馬仔，他不敢面對他們，免惹不必要的痲煩。

他閃入一部電梯之內。

電梯內有很多人，那些馬仔沒有追進來。

電梯上升，一層一層的上升，而電梯之內，人也越來越少，只剩下他一人。

電梯停在十八樓。

十八——突發！對他來說却是一個諷刺。

往那裏去？再下去也避不開那些人。

他看着電梯內的錶板，上面有一個「R」字，那是往天台去的。

天台？他不知爲什麼會按下那「R」字。

電梯上升，然後門開了。

他茫然的步出了電梯。

電梯的出口直引向一間旋轉餐廳，可惜而今太早，餐室仍然沒有開門營業。

一片冷清清的，那邊有一條樓梯，看來那樓梯才是直上天台的。

雷斯循着那樓梯直上。

天台的門是關閉着的，他推開了門，傳來震耳欲聾的噪音，那是幾具大型冷氣機所發出的聲音。

天台並不是想像中的一片平台，上面佈滿了各種機械，除了那幾台冷氣系統機械組合之外，還有很多巨大的「火牛」，還有一些電纜。

雷斯小心的走過那些電纜。

他走到那排巨型的霓虹燈前，而今是日間，霓虹燈並沒有亮着。

霓虹燈在天台的欄杆之外，假若要跳下去，一定要攀過那些欄杆。

他走近欄杆，往下望去，立時，他感到脚軟，廿五層，想不到竟是這麼高的。

不過，從這裏跳下去也是十分痲煩的，一定要先跨過那些支持着霓虹燈的鐵枝支架，才可以跳下去。

原來自殺也是那麼痲煩的。

不過，無論怎麼痲煩也要做一次，最後一次，相信以後再沒有什麼痲煩了！

人死了，還有什麼痲煩？

一切灰飛煙滅！

他坐在欄杆之上，呆呆的，就這樣跳下去？

他想臨死之前，再多抽一口煙。

他拿出了那廉價的打火機，然後，搜索全身的口袋，什麼也沒有！

他記起最後一支煙也沒有了！而且，當他輸去最後一千元的時候，他還抓了個空煙包！

他嘆了口氣，無聊地打亮了火機。

就在這時候，一支煙自他背後遞了上來，雷斯愕然，但口唇仍含着那煙。

他看着那隻遞過煙來的手。

一隻粗大而黑，有很多毛的手。

雷斯回過頭來。

「是你！」

那人苦笑，原來那人正是叫他讓座的高大醜陋的男人，雷斯只好以同樣的苦笑回報。

「我有煙，但沒有火機！」那人道。

雷斯爲他點煙，然後，自己也燃着了香煙。

兩人同時的狠狠的吸了一口，然後又一起向天噴出兩個煙圈。

兩人又互望了一眼。

雷斯道：「你來這裏做什麼？」

那人道：「你呢？」

「我……我來看……」

「看風景？賭城沒有風景，只有風光！」

「什麼風光？」

「贏錢的風光！」

「你沒有風光？」

那高大而醜陋的男人點點了頭，然後說道：「你來這裏找死？」

雷斯有些靦覥，他不知怎樣回答。

那人却道：「我也是！」



「你也想自殺？」

「是的！」他又吸了一口煙。

本來，雷斯對這個醜人十分討厭，但如今却有一些親切感，因爲大家都是志同道合。

「爲什麼還不跳下去？」那人問。

「我……我想吸完這一口煙，然後跳下去！」

那人沒有再說話。

兩人只是拚命地吸煙，不一會，煙已盡頭，雷斯把煙蒂丟在地上，重重的踏熄了。

那人也是做着同一的動作。

「還不跳？」那人問。

「你呢？」

「你先跳下去，我隨着來！」

「爲甚麼你不先跳下去？」

「因爲你比我先來！」

雷斯沒有話好說，可是他仍兀然不動。

那人道：「死原來是這麼難的，」他頓了一頓，伸出手來，道：「我叫胡克！」

「我叫雷斯！」

兩人親切地握了一下手。

胡克道：「輸了多少？」

「四萬多！」

「我說是本錢！」

「五千元！」

「五千元也值得死？」

「是從高利貸借來的五千大元！」雷斯說。

「那……那是死有餘辜！」

「你呢？」

「也是五千元！」

「是高利貸？」

「不是，是偷出來的！」

「偷？去那裏可以偷五千元？」

「我的經理人！」

「經理人？你做什麼的？」

「你看我的外形像個做什麼的人？」

「打手？」

「那也差不多！」

「什麼打手？」

「被人打的打手！」

「我不明白！」

胡克笑道：「你沒有看過摔角？」

「有，」忽然他想起來了，叫道：「你是……你是『野狠』胡克！」

「是的，我是摔角場上的大壞蛋，總是先贏後輸，而且輸得很慘，被正派人糟塌不堪！」

「是的，那是騙人的玩意！」

「當然是，你希望那是什麼？那只是一些滿足人們的大俠心理，鋤强扶弱，警惡懲奸！」

雷斯嘆了口氣。

胡克道：「想不到我在現實生活中，扮演一個失敗的人，而事實上我也是倒霉的人，你呢？」

「我？根本沒有什麼好說！」

「你做那一行？」

「你以爲呢？」

「你面目沒有什麼表情，像殯儀館內的堂倌！」

雷斯笑了，道：「你錯了，我一生以表情取勝，我是個逗人發笑的小丑！」

胡克望着雷斯，半晌笑道：「你是個小丑？逗人發笑的小丑？你自己却不笑？」

「是的，我不會笑，但引人發笑！」

「你可以試一下嗎？」

「我想……這個時候，你也不會笑出來！」

對人歡笑背人愁的小丑！多麼諷刺，兩個專門逗人開心的人，却要一齊去找死，實在諷刺。

胡克道：「你實在走投無路？」

雷斯搖搖了頭，沒有說話，過了一會，才道：「你不致於自殺那麼慘，你可以與他們一拚！」

「我的身體可以吃得拳頭，但吃不了子彈！」

他們又沉默了很久。

忽然，兩人都想說話。

終於是胡克先開口，道：「我們一起跳下去！」

「好！」

兩人站了起來。

忽然，雷斯道：「不，我們不能一起跳下去！」

「爲什麼？」

「如果人們發現兩個男人死在一起，你以爲他們會怎麼說呢？」

「兩個基佬？」

「是的，我們剛相識，也不是攬基的，何必給人誤會！」

胡克想了一下，道：「這也是！」

於是兩人又僵持着。

忽然，有人咳嗽了一下，聲音來自後面。

兩人立時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打扮得非常整齊的人，一身西裝畢挺，口含一支大雪茄。

「你們都不敢跳下去？」那人道。

「你是誰？」兩人異口同聲問。

「你不用管我是誰——你們都想跳下去，却是膽怯心儒，不敢！」

「那不關你的事！」胡克咆哮，活像他是一個奸的摔角手。

那人道：「我來幫你們！」

雷斯道：「怎樣幫我們？」

「我有兩個辦法！」

胡克問：「快說！」

「第一個是推你們下去，免你們猶豫不決！」

兩人向下望，打了一個冷顫。

「第二個呢？」

「幫你們生存下去！」

「這倒是一個好提議！」雷斯道。

胡克道：「你有什麼辦法幫我們生存？」

那人噴了一口雪茄霧，道：「辦法很簡單！我想你們兩人替我洗錢！」

「洗錢？」

「你再說一遍！」雷斯道。

那人從容道：「洗錢！」

* * *

下面的故事，也是發生在賭場。

不過，這個賭場却是與上面所述的那個賭場，地點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那是一個東方的賭場，沒有拉斯維加斯那個名聞世界，也沒有大西洋城那麼吸引。

不過，這東方賭場却是最吸引眞正的賭徒。

因爲這地方雜賭最多，只要你說得出的賭，賭場也有辦法提供給你。

不要小覷這小地方，賭徒們所下的注碼是十分驚人的，而賭場方面，也盡量做到不限注，因此，只要你有錢，下甚麼注碼也可以。

不過，當然是要使用現鈔。

因此，有很多賭徒是用那些手提公文箱裝現鈔來賭的，他們相信，賭得大贏得多。

「莊家賭本六十萬！」

這是一個牌九房。

牌九是中國式的典型賭博，參與的人可以多至八人，其中一家是莊家。

莊家便是與其他七門賭博。

這種賭博非常簡單，只是鬥骨牌上的點數多少，非常容易，一學便會。

自有這種賭博以來，不知有多少人，因爲這四只骨牌而飲恨終身。

出當莊家六十萬的人，並非是一個粗豪男子，而是一個嬌滴滴的女人。

那女人打扮得雍容華貴，身上穿着貼身而剪裁得極好的衣服，應肥的地方肥，應瘦的地方瘦。

因此，這張賭桌越圍越多人。

有人因爲要贏錢，也有人要贏人。

當然，在這合法的賭場內，不能以人下注，不過，既然有人在，也有一定贏人的辦法。

有人叫道：「如果一門下注十萬，到我這門，豈不是白賭？」

那女子道：「我早已說過是地莊！」

那人仍然咆哮，口中唸唸有詞。

所謂「地莊」的意思，是表示在這一局之中，她只能輸六十萬。

而這牌九局，不連莊家，共有七門，假若每門買十萬，而莊家通輸的話，到了第七門，便沒有錢派，而第七門就算買了多少，贏了多少，也是白贏。

當然，如果上面幾門，可以下少一些注，讓第七門也有機會收錢。

不過，上面六門，沒有一門肯。

第七門的人依然叫道：「你們可讓我也贏些？」

沒有人理會他。

因爲人人都知道，這個女人莊家正是「當黑」，因爲她已一連輸了兩鋪。

這是第三鋪。

很多人賭錢都喜歡「過三關」，通常來說，中一個孖寶，那是過兩關，已是不易的事，想過三關，那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

但輸三關却是時時刻刻都會發生着。

所以，人們都覺得，這女子一定會輸三關。

正是一塊大肥肉在前，那有人不想分一杯羹？因此，上面每一門，都是買足了十萬元。

那人叫道：「怎麼？」

沒有人理會他。

那人又道：「荷官，怎麼？」

那荷官道：「先生，你早應明白我們的規矩——我們只是抽水的！」

那人道：「小姐，可否讓我也有些好處？」

這話語帶雙關。

那位漂亮的女子並沒有理會他，只道：「下注吧！」

那人仍死心不息地道：「我也買十萬！」

「沒有得賠也不介意？」上一門的道。

那人道：「沒有也沒關係，可以賠一吻！」他笑着，臉上的表情是色迷迷的。

突然，那女子的手一揚。

六顆骰子齊飛，擲向那人的臉孔。

骰子力度並不大，但骰子中正他的臉孔，使他十分尷尬，臉孔發紅，但他仍是那麼厚着臉皮。

那荷官道：「假如你不買，你便離開！」

「不，不，我仍然買！」

其實，假如你贏了，仍然有機會收錢的，因爲在他上面的六門，會有一門或兩門輸的，那時，他便有錢收。

假如莊家全輸，那便要陪着莊家倒霉。

荷官又再送上骰子。

經過這一番擾攘，一切都再度就緒。

那女子站了起來，嬌滴滴的聲音，却喊出一個字來：「殺！」

骰子仍未擲出。

有一個人道：「可以幫莊嗎？」

那女子回頭望望那人。

是一個年輕的男人，高高瘦瘦，相當英俊。

荷官道：「你可以徵求莊家的同意！」

人們却哄動起來。

他們並不是不願意那人幫莊，而是喟嘆他的愚蠢，幫一個「當黑」的莊，那倒不如把金錢丟進海裡還好。

看來沒有一個人會認爲莊家是會贏的。



另外一些人，心裏有數，這個人並不是想贏錢，只想贏人，不過，贏人其實也有很多辦法，何必把錢這樣浪費呢？

那英俊的青年人道：「怎麼？」

「可以！」那女子簡單而直截地道。

「好極，我幫十萬！」

反應最快的便是第八門的那個男人，他叫道：「好極，我也有錢收了！」

那女子悻悻的望了那厚臉皮的男人一眼。

那英俊的男人，放下了一個金色的籌碼。

那女子又再叫道：「殺！」

骰子投下，荷官負責派牌。

那女子並沒有看牌，只是用手甩摸着，她只甩了兩隻，臉孔却已有些變色。

七門人都似乎十分高興。

女子回頭對那英俊的男人道：「你來，托你的洪福！」

那男子把剩下兩隻牌，用手甩摸着，他也搖搖了頭，其他的人更加高興。

已有人急不及待，叫道：「開！開！」

第一門開是九點。

第二門是八點。

一直開到第八門，每一門都是六點以上。

心水清的人已叫道：「咦？」

那女人嘆了口氣，道：「我拿了全副最小的兩隻！」

那英俊的男人也道：「我也是。」

「是這隻嗎？」

他們互相展示其中一隻，是相同的。

「這麼巧？」

他們又再展示另一隻。

「又是相同！」

人們都哄動起來。

莊家拿的都是最小的牌，可是却能湊成兩對，在牌九的術語來說，是「寶子」

荷官道：「莊家通殺！」

那女子看着那些籌碼，臉上有了燦爛的笑容，把其中的一份，撥了給那男子。

男子道：「你仍再賭？」

「當然！」

「好，我仍可以來一份？」

「當然可以，那是托你的洪福！」

荷官已把牌洗好。

女子道：「地莊夾搭！」

「夾搭」的意思是把剛才所贏的，連本帶利的再賭一鋪。

一共是一百三十多萬。

本來應該是一百四十萬元正，但其中有一些是由賭場抽水去了。

女子又闊綽地打賞了那些荷宮。

這時，那些荷官反而希望那女子贏了。

人們的心理總是這樣，跟紅頂白。

七門又再買齊了。

這次再沒有人嚕嚕叨叨了，因爲莊家有足夠的本錢，而且每一門都似乎沒有買滿。

那女子把骰子抓起，大喝一聲：「殺！通殺！」

她那種豪氣，實在是令人心弦震動，原來一個豪賭的女人，比一個賭的男人，更是氣派。

這一鋪並沒有剛才的那一鋪那麼緊張，因爲莊家的牌是屬於中上，而閒家也有贏有輸。

不過，這女子仍然是輸了三十多萬。

仍剩下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女人望望那英俊的男人，意思是徵求他的意見，那男人只聳聳了肩，意思是沒有所謂。

那女人又把所有的錢一推而出。

衆人又再下注。

莊家仍有足夠的注碼，沒有人出聲。

荷官很快便又派牌。

整個房間也靜了下來。

那女人又再把牌一隻一隻的甩摸下去。

她一共甩摸了三隻。臉色驟變，並回頭望那男人，道：「你看這一隻！」

那男人把牌輕輕一甩，然後道：「是假天，一隻梅花！」

那女子臉色重得更爲沈重。

「算了！」那男人道。

衆人都開了牌。

那女子道：「算了！」她站了起來。

荷官已明白她的意思，但仍然把她的牌打開。

「密十，莊家通賠！」

衆人又鬧哄哄叫起來。

有人叫道：「買得太少！」

賭徒的心理便是如此，贏的時候怨自己不夠狠，輸的時候也罵自己不夠穩。

荷官把錢賠了之後，桌面還剩下三萬元。

那女人把三萬元一推到荷官面前，道：「飲茶！」

「多謝！多謝……小姐，你需要甚麼？」

那女子已離開了這個牌九房。

那英俊的男子亦尾隨着。

「往那裏去？」

「輸了，還可以到那裏？」

那女子打開手袋，看了一下，道：「連香煙也在這個時候沒有了！」

那男子立即遞上香煙，並爲她點火。

「我叫格力哥，小姐呢？」

「我姓施！」

格力哥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姓得不太好!」

「有甚麼不好?」

「施與輸差不多同音!」

那女子吸了一口煙，笑道:「也都慣了!」頓了一頓，又道:「也輸得不多，只是六十萬，不過，也連累你輸了十萬元!」

「沒關係!」

她嘆了口氣。

格力哥道:「你常常來賭?」

她點點了頭。

「常常都輸?」

她又點點了頭。

「那你爲甚麼仍然再賭?」

「我不知道，大概是想贏!」

格力哥笑了起來。

「你又笑甚麼?」

「我笑你只懂輸，不懂贏的!」

「甚麼?我賭錢的時候，我看你仍在吃奶!」

格力哥道:「事實擺在目前，其實你想贏，一早已贏了，只不過你只想輸!」

「我不明白!」

「你的賭本是多少?」

「六十萬!」

「你目的是贏多少?」

「沒有目的!」

「那便是你的致命傷!」

「我仍不明白!」

「既然你不知道要贏多少，那麼，你只有不斷的賭下去，一直賭清爲止!」

施艷並沒有再說下去，她似乎陷入了回憶。

格力哥並沒有說話，每一次來，其實有很多機會她可以離開的，可是，她仍要不斷的賭下去。

結果，每一次都是敗興而回。

「你不擔心錢?」

施艷搖搖了頭。

格力哥道:「當然，你有青春，有足夠的本錢。」

施艷沒有甚麼表示。

「你聽過一句話沒有?」

「甚麼?」

「擔沙塡海!」

施艷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半晌道:「我明白!」

格力哥又端詳了施艷一會，道:「我看你的氣色並不好!」

「當然不會好，剛剛輸了百多萬元!」

「我並不是指那些!」

「你指甚麼?」

「我是說你的經濟命脈!」

「甚麼?」

「我剛才接到一個消息。」

施艷並沒有甚麼表示。

「李先生已離開人世了!」

「甚麼?誰個李先生?」

格力哥說了一個名字出來。

施艷立時花容失色。

「你怎知道的?」

「我帶你去看看。」

他們一起走進了一個大酒店的大堂。

大堂之內，有幾部電視機，機上播放一些廣告，也播放世界上發生的重大新聞。

電視機播映着:

「香港富商的逝世，將會引起社會一番的動盪，特別在金融方面。」

施艷沒有再看下去。

她從手袋之內拿了一個薄庄的手提電話，立即按鈕，並且說了一會。

她把電話關了，她的臉色更難看。

格力哥一直沒有說話，耐心的在旁站着。

施艷突然覺得這個格力哥是個危險人物，便道:「你知道我的底細?」

格力哥點點了頭。

「那你想……」

「沒有甚麼，我只想幫你!」

「幫我?」

「是的，你要不要先回去?」

她嘆了口氣，道:「不用了!」

「爲甚麼?」

「都是賭累事!」

「我也不明白你說甚麼?」

「其實我不應該來，老頭子早已對我說過，他有些不祥的預感，他叫我上他的寫字樓，與他的律師見面，好好的寫下給我的遺囑!」

「而今呢?」

「一切都化爲泡影!」

「爲甚麼?」

「我……我只是他一個較爲喜歡的女人，而他的妻子、家人，都是社會上最有名望的人，老頭子死了，而我又沒有收到他爲我寫下的遺囑!」

「換句話說……」

施艷沒有出聲。

她一直走到那酒店的購物商場，他們經過其中一間小型的電器店。

裏面正播放着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曲。

「我正如那個歌手一樣!」施艷說。

歌手正在唱:「我……我眞的一無所有……」

格力哥笑了。

「一無所有了!」施艷道。

格力哥道:「不會的，你仍有足夠的本錢!」

施艷淡然一笑，道:「你是替那一位大老闆工作的?」

格力哥道:「我自己!」

施艷道:「我也會看相的!」

「你認爲我怎樣?」

「你仍然未到大老闆那一級!」

格力哥道:「你眼光實在不錯，我的大老闆，實在是需要你這一種人材!」

「我有甚麼本領?一個空殼，一無所有!」



「其實你有許多本領。」

「你是指我可以以色相，這點不用你教我……」

「不是，其實你可以利用你自己，我指的是除了你美艷動人的外表之外，你仍有本領!」

施艷自嘲地道:「爛賭!」

「對!」

施艷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爛賭也是一種本領?」

格力哥嚴肅地點了點頭。

「假如你不害怕，你跟我來!」

「我會怕你嗎?」施艷道。

格力哥從酒店的商場領着施艷，走回大堂，然後乘電梯直上上面的房間。

施艷心裏暗笑:「男人的技倆有多少?總是不離這些玩意!」

她並沒有表示怯懦。

而格力哥在電梯中，他的表情無疑是開心的。

電梯上到了十八樓。

格力哥示意她出電梯，並道:「你先到一八三八室，然後我隨着來。」

施艷道:「你去帶你的波士來?」

格力哥只聳聳肩，並沒有說話，只遞上鎖匙。

施艷接過鎖匙，直到一八三八室。

格力哥並沒有離去，只是看着施艷到了那裏，開了門，推門直入，才滿意地轉身。

施艷開了門，房內已有燈光。

這是一間特大的套房，並不是單純的一間房間，而是一個大客廳，然後裡面有一間睡房。

施艷並沒有進入睡房。

她坐在那張巨型的沙發上，實在茫然。

自己究竟是爲了什麼，才會跟格力哥上來?她實在不知道，她只感到極端的失落。

錢已經沒有了。

李老闆也突然去世，相信沒有分文留下，其實他留下多少也沒有用，只要到賭場坐一坐，那也就完蛋。

她需要的並不是一個數目的金錢，而是永不枯竭的提供，只有李老闆這種超級富豪才有資格供她這樣揮霍。

而今他却突然去世了。

不過，她很有信心，以自己的容貌、才智，要再找另外一個這樣的男人，並不太難。

困難的地方是這種男人實在太少。

她想着，感到有些疲倦，她索性半躺半臥在沙發之內，格力哥可能是帶一個男人來。

那將是一個怎樣的男人?

看來格力哥的老闆一定是個不錯的人，看格力哥出手，爲了結識自己，也費了差不多十多萬元。

只是爲結識自己!

一個馬仔已有這麼豪氣，他的波士一定是個非凡人!

不過，那也可能是個圈套!

施艷並不害怕，她有足夠的才能機智去應付一切，假如那的確是一個圈套的話，她會好好考慮，要不要墮進去，墮進去之後，又要怎樣把圈套的繩子反過來縛住那主人。

那實在是一宗刺激的事。

她越想越覺得有趣。

突然，套房之內傳出了一陣聲音。

那聲音叫人毛骨悚然，她以爲自己在作夢，擦了擦眼睛，已變了另外一個坐姿。

聲音又來。

那是一種痛苦的呻吟聲。

這聲音使施艷整個人也清醒起來，她並不是在做夢，那聲音的確是從房間傳出來。

房間內早已有人!

她大着膽子，站了起來，高聲問道:「誰在裏面?」

沒有回應。

施艷慢慢的移向房間，她的確是一個膽大的女人。

那可怕的聲音又起，使施艷也停了脚步。

她又問道:「你是誰?」

仍然沒有回應。

她一咬口唇，大力的把門推開。

房間相當大，當中是一張大床，床上被枕十分整齊，並沒有人在上面。

聲音又再响起。

施艷實在忍耐不住，循着聲音走了過去。

她看見床的另一邊的地板上，有一個人。

一個衣衫不整之人，而且是個女人。

這實是在出乎意料之外，格力哥突然要她進來見這一個人，而且是個女人!

那女人卷縮着，臉容憔悴。

「妳……妳怎麼了?」施艷問。

那女人抬起頭來，道:「快……快把那葯給我!」

「甚麼葯?」

「那邊……那邊……我的手袋內……」

施艷覺得奇怪，爲什麼只是在那邊的手袋之內，她也不自己去拿!

那女子似乎想坐起來，可是全身無力。

她的口唇變爲紫色，而且在戰抖，那種無法自我控制的戰抖。

看來她並不是不想拿，而是根本力不從心。

她患了重病?什麼病會使一個人如此?

施艷想着。

那女人用戰抖的聲音道:「我求你……求你……」

施艷轉身去把手袋拿來，並且打開一看，裏面有很多藥丸。

那些膠囊藥丸，五顏六色，好像糖果。

「快……快……」

施艷把整個手袋拋去，那女人無法接着，那些藥丸都撒在地上。

那女人像隻餓狗似的，在地上用手拿了一把藥丸，便往口裏塞。

她像吃糖果般，硬生生的吞了一些。

那女人點點了頭。

施艷去倒了一杯水。

那女人接了過來，又吞服了一把藥丸。

「你的病需要這麼多藥丸？」

那女人只是點點了頭，道：「謝謝！」

過了一會，那女人似乎已回復了一些精神，道：「小姐，請你出去一會！」

「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們初次見面，便給你一個這麼難忘的印象……我想……」

「好，我到外面等你！」

施艷奇怪，這女郎實在是一個怎樣的人？

她出了客廳，再躺在那張巨大的沙發之上。

等了十五分鐘。

房門再開，一個漂亮的女郎，慢慢的從那房間出來。那女郎一身絲質貼身的長裙，臉上薄施脂粉，頭髮雖然並不十分燙貼，但也非常齊整，而且是一個相當獨特的髮型，她慢慢的走出來。

施艷突然地問：「你是誰？」

「藍瑩！」

「我並不是問你什麼名字，我問你從那裏來？」

「當然是房間！」

「原來房間之內有兩人，為什麼我剛才看不見妳在裡面的？」

「房間內有兩人？」藍瑩十分奇怪，道：「為什麼我一直在裏面也沒有看到的？」

「那麼你是……」

「我就是你剛才見過的那個！」

「是你？」施艷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剛才明明是一個似乎快要死的人。

而今却是一個明艷照人的女人。

施艷自己美麗，而她突然也覺得面前這個女人美麗。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是美麗極了。

「我叫藍瑩！」

「藍小姐，你剛才……」

「我剛才只是有些毛病，吃了葯之後便沒有事了！」

「你吃的是什麼藥？」

藍瑩笑了一笑，道：「你是醫生？」

施艷搖頭，明白她是提示自己不可再問下去。

「你來這裏做什麼？」藍瑩問。

「你呢？」

兩人相視，都笑了起來。

施艷道：「你認識格力哥？」

藍瑩道：「認識，也是他給我這麼多藥丸！你呢？你也是被他邀來的！格力哥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什麼也有辦法！」

「提供葯物？」

「還不止此！」

藍瑩又道：「你一定是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本領，他才會邀你來的！」

施艷道：「我的本領？我什麼也沒有，如果你認為有的話，我是吃喝玩樂，什麼也懂！」

藍瑩高興地道：「對，我也是如此！我的本領也是吃喝玩樂，而格力哥居然欣賞！」

兩人竟有相見恨晚之感。

藍瑩道：「可惜我有一個缺點！」

「什麼？」

「我有病，而且時常發作，非要吞服丸仔不可！」

施艷道：「那麼說來，我也有一個毛病！」

「什麼？」

「是賭錢！」

「賭錢也不是什麼！」

「不是普通的賭錢，而是，老老實實的說，我非常爛賭，格力哥提醒過我，我是一直要輸光才罷手的人！」

藍瑩笑道：「以你的條件，沒有問題！」

「問題是出現了！我的大波士已離我而去！」

藍瑩道：「格力哥定是趁着你失意之時才下手！」

「下手？下什麼手！」

「他也是趁我最需要丸仔的時候，才請我上來，我明知是個大陰謀，也要來！」

「我也是如此！」

兩人互遞了一支煙，互相點火，然後同樣用最美的姿勢，吸了一口，噴出一陣煙霧。

「你以為格力哥想我們做些什麼？」

「美人計！」，

「搶錢？」

兩人都笑了起來。

「不用再猜了！」聲音是從外面傳入來，是格力哥的聲音。

門開了，格力哥竟然推着一輛輪椅進來。

輪椅之上，坐了一個大塊頭。

那人臉上是一派平和之色，衣履整齊，直條子的西服，看不出他有甚麼不妥，要坐輪椅。

格力哥道：「這位是我的教父！」

「教父？」兩人都想笑，但看看格力哥的嚴肅表情，她們止住了笑。

「兩位小姐好！」教父道。

格力哥道：「教父，我沒有選錯人？」



「我不知道，要看過她們的表現才知道！」

施艷道：「原來你才是我們的波士！」

藍瑩道：「教父，你眞的來自西西里島？」

教父點點了頭，道：「我們西西里人，篤信教會，因此，我們那裏有許多教父！而格力哥是我的一個好友的兒子，我負責監証他受洗，因此，我成了他的教父！」

頓了一頓，他補充道：「我叫波仙奴！」

「波仙奴先生，其實你想我們替你做些什麼？」

波仙奴笑了一笑。

藍瑩也忍不住問：「何不開門見山！」

波仙奴向格力哥道：「你說！」

格力哥清清喉嚨，才道：「非常簡單，波仙奴先生想你們兩人協助他洗錢！」

「駛錢？」兩人異口同聲道，然後，一起笑了。

藍瑩道：「就這麼簡單？」

施艷也道：「開玩笑？」

波仙奴道：「不是開玩笑，你們先好好的休息一下，梳洗之後，來頂樓我的套房內吃晚餐，那時，我自然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們！」

他示意格力哥推他離去。

格力哥道：「七時，整齊晚裝，廿二樓，總統套房！」

他們一直走到門口。

格力哥又補充道：「你們有些什麼特別需要，可以打電話往房口服務部，不用替我們慳錢！」

門關了。

藍瑩和施艷互望了一眼。

「作夢？」

他們當然不是在作夢。

藍瑩道：「你懂得駛錢嗎？」

「當然懂得，而且是我的拿手好戲！」

「我也是，天下竟然有人請人駛錢！」

「天下無奇不有！」

「我們怎樣？」

「當然是盛裝出席那個晚餐！」

這時，門又再响。

施艷道：「誰？」

「服務部，送晚裝來的！」

施艷去開門，門外站着一個人，手裏拿着兩件長裙拖地的晚裝，並且有兩束大大的鮮花。

藍瑩也跑出來接過衣服與鮮花。

於是，兩人便刻意打扮起來。

她們並不刻意打扮的時候，已是顚倒衆生的女人，經過刻意打扮之後，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當她們步出電梯處，恰巧有幾個工作人員在，那三個男人看着他們，口呆目瞪。

電梯之內有一個男人，那個男人看着二姝走進來，也是呆呆的站着，竟不知去按鈕。

出了電梯，大堂之內，本來是有點嘈吵，但當藍瑩及施艷一出來，整個大堂都立時變得鴉雀無聲。

每一個人的視線都被她們吸引着。

她們因為要上總統套房，因此要轉到另一部專門電梯，那裏有一個妙齡的服務女郎。

連那女郎也因兩人的美麗而手足無措。

不過，她仍然把她們送上了總統套房。

總統套房根本上不是一間房，而是酒店的整個頂層，簡直就是一個空中皇宮。

開門的是格力哥。

他也是打扮得特別整齊，他一見了二人，也有些張惶失措，不過，他徐徐地吸了一口氣，道：「兩位小姐眞美麗！」

波仙奴仍然坐在輪椅之上，笑道：「格力哥，你的眼光眞不錯，這次，我一定可以贏定的了！」

施艷道：「贏定？賭什麼？」

藍瑩也道：「要我們賭？」

波仙奴似乎是一時得意忘形，洩露了一些口風，他立時道：「我們先吃晚餐。」

他自己推着輪椅。

格力哥立刻走前，替他推着，一直進入那個情調高雅的餐廳。

法國式的官廷佈置，桌上點滿了蠟燭。

波仙奴道：「我是個唯美主義的人，吃東西的時候，從來不說公事！」

格力哥道，「是的，只有風花雪月，才可以增加我們的食慾！」

他們各自坐了下來。

波仙奴道：「讓我先敬兩位美人一杯！」

四人舉杯，一飲而盡。

施艷的酒杯又再被僕人斟滿，她舉杯道：「為我們的健康，再乾一杯！」

藍瑩也絕不落伍，又舉杯道：「為我們再喝一杯！」

跟着是精緻的食物，然後是不同的美酒。

施艷向來都是周旋在很多富豪之間，什麼場面也見過，但對這一餐盛筵，却仍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愜意。

藍瑩雖未曾試過這樣的宴會，不過，她有她的定力，仍然表現出她的高雅氣質。

盛筵終於結束。

格力哥擁着波仙奴，領着二人進入了一個房間，那是一間十分溫暖的客廳。

兩人坐在沙發上。

僕人送上最好的香橙拔蘭地。

格力哥去把門關上了。

波仙奴呷了一口酒，道：「兩位小

姐，談談我的計劃，好嗎？」

其實兩人是十分心急的。

格力哥道：「爲了使兩位明白波仙奴先生，讓我先介紹一下他的一些歷史。」

## 孖生兄弟　水火不容

客廳慢慢的暗了下來。

那邊牆壁竟然垂下一塊銀幕。

格力哥控制着一個遙控器。

銀幕上出現了一個大胖子。

波仙奴道：「這位是我的父親，其實他才是我們的敎父，也是所有人的敎父！」

這大胖子臉孔慈祥，有剛毅之色。

接着，銀幕上出現另一個人。

這人極像波仙奴。

波仙奴道：「這是我的大哥，其實他與我的年紀一樣，他大我一個小時，我們是孖生的，他的名字叫亞朗尼奧！」

他頓了一頓，道：「我們樣子相似嗎？」

兩人同聲道：「像極了！」

波仙奴道：「是的，我們外貌是極之相似，但性格却是截然不同，問題也因此而起。」

格力哥又按了一下那遙控器。

上面出現一張全家福。

兩個老頭子，加上兩個男孩子，八個女孩子。

波仙奴道：「這是我們的全家福，這照片拍攝的時候，我們還在西西里島！我與亞朗尼奧是家族中唯一的男人，也是家庭的承繼人！」

然後是另一張照片。

是波仙奴與亞朗尼奧的合照，兩人的面貌長相似極，但神色各異，因此，分辨他們並不難。

施艷道：「右邊的是你，波仙奴先生！」

「是的！」他頓了一頓，道：「我和亞朗尼奧是孖生兄弟，但性格不同，他爲人……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格力哥接口道：「亞朗尼奧爲人陰險，做事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波仙奴嘆了口氣，道：「本來這是我們的家事，不應該向外人涉及，但是……」他欲言又止。

格力哥極其聰明，道：「爲了一口氣，也爲了家族的的延綿下去，我們的老闆不能不與他來一次比試。」

「是的，」波仙奴道：「不過，我其實一開始便輸了，你看我的腿！」

格力哥道：「老闆的腿是被亞朗尼奧所害的，他要終身坐輪椅，也是拜他所賜！」

提起這件事，波仙奴似乎有些沉不住氣，道：「因此，這次，我不單要贏，而且要贏得徹底！」

說了這麼久，其實還沒有說到事情的核心。

藍瑩有點心急地道：「那是個甚麼遊戲？」

波仙奴道：「遊戲極簡單，就是洗錢！」

「駛錢？」兩人異口同聲問。

波仙奴道：「是的！」

格力哥立刻解釋道：「不是白白的花費，浪費金錢的駛錢，而是把我們一些通過其他渠道所賺的金錢，變成合法的金錢！」

兩人同時「哦」了一聲。

是「洗錢」不是「駛錢」，兩人開始明白。

格力哥道：「那些金錢本來屬於西西里島的敎父，即是他們兩位的父親，而今敎父老去，爲了找一個適當的繼承人，一定要在他們兩人之中找出一個！」

施艷道：「他們可以同時做，他們是孖生兄弟，心意相通！」

波仙奴道：「如果照小姐所說的話，那當然是最理想，可惜事實並不如此，我們已是水火不相容！」

藍瑩道：「你們有沒有因這事而互相商量、妥協一下？」

波仙奴看看自己的雙腿，道：「再沒有妥協的餘地了，我想！」

格力哥道：「不過，請兩位切勿誤會，他們是內心的水火不相容，但在外表看來，他們仍是一雙好兄弟！」

波仙奴道：「你們兩位也明白我要請你們來的原因？」

兩人互望一眼，似乎表示明白。

施艷道：「那筆錢的數目？」

波仙奴道：「數目是非常龐大，但而今這麼比賽，我的意思是與我的哥哥比賽，數目是小小的一億！」

「意大利里拉？」

「當然不是，是美金！」

一億美金，數目着實不小。

「用甚麼辦法？」

格力哥道：「我們有一些計劃，但是，這些計劃只是紙上談兵，一定要加以實踐，才能知道是否可行！」

「靠我們倆？」

格力哥道：「希望你們幫手！」

施艷道：「爲甚麼是我們？」

格力哥道：「這是老闆的意思！」

波仙奴道：「兩位美艷動人，而且都需要大量的金錢才可以繼續活下去，我決定幫你們，而你當然也會幫我，我們是互相利用！」

藍瑩爲人比較實際，問道：「報酬呢？」

「你們要甚麼報酬也可以！」

施艷道：「我希望有一個實際的數字，這樣比較具體，可以使我更努力的工作！」

「好，我也是一個實際的人，一成可以嗎？」波仙奴道。

「一成？我們洗乾淨的錢的一成？」

波仙奴點點了頭，補充道：「一人一成！」



那是一條十分簡單的算術，假若以一億來說，那便是一千萬元。

一人一千萬元！而且是美金，這數目實在使人有點暈眩的感覺。

波仙奴又道：「而且只是個開始，假若我勝了這場遊戲之後，那數目更是驚人！」

兩人都似乎有點興奮。

施艷道：「計劃是怎樣的？」

波仙奴道：「第一個計劃是在賭場開始。」

格力哥道：「那是你的看家本領！」

藍瑩道：「我對賭博也極有經驗！」

格力哥道：「當然，你們將會成爲最好的拍檔。」

施艷道：「甚麼時候開始？」

波仙奴道：「我還沒有訂下日期，不過，這裏好吃好住，你們不費分文，可以先休息一下，等我命令一下，便要工作！」

「工作的細節呢？」

「到時我會叫格力哥與你們再詳加研究！」

波仙奴舉起了酒杯，道：「祝兩位事事如意！」

兩人舉杯，一飲而盡。

格力哥道：「波仙奴先生需要休息，我送你們兩人回房間去！」

波仙奴並沒有送他們出來，但格力哥却一直護送到她們回到房間。

臨行之前，他還道：「請兩位好好的在這裏休息一下，不要再下去，你們要甚麼東西，只要打電話往服務部，這裏所有東西，都一應俱全！」

兩人點頭微笑。

她們進入房間。

藍瑩一脚把高跟鞋踢開了，施艷也一屁股的坐在大沙發之內。

藍瑩道：「這是一個奇遇！」

「比遇上白馬王子還更奇遇！」

藍瑩道：「這其實是並不簡單的工作！」

「是的，表面是輕描淡寫，骨子裏是……」

「出生入死！」

「是的，出生入死的工作！」

「可是，天下間有這麼多的人，爲甚麼要找我們倆？看來波仙奴並不是因爲我們的美貌！」

「看來他是無能爲力的了！」兩人都大笑起來。

「但爲甚麼是我們？」藍瑩又再問。

施艷道：「因爲我們都有好處，也有缺點！」

「好處？」

「顯而易見，我們都漂亮動人，這樣行事起來，自然是較爲容易！」

「是的！」藍瑩同意，並問道：「缺點？」

「我的缺點是好賭，你呢？撫心自問！」

「我是個吃丸仔的女人！」

「對，我們都有缺點，却是比較容易操縱控制的人，因此，我們是最佳人選！」

施艷道：「你可以告訴我你的來歷嗎？」

「爲甚麼要自揭瘡疤？」

「不是自揭瘡疤，而是互相了解，那麼，在工作期間，我們的合作更加愉快！」

「你先說如何？」

施艷並沒有拒絕，把自己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

藍瑩聽了，道：「比起你來，我並沒有你那麼幸福，我出身貧苦！」

「那沒關係，英雄莫問出處！」

「我因爲一早便出道，在江湖打滾，爲了忘記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染上了吃丸仔的習慣！」

「可以戒嗎？」

「我試過十八次！」

施艷笑了起來，道：「換句話說，不可以戒的了，那麼，沒有丸仔，你便不能生存下去？」

藍瑩並沒有否認。

「那麼，你怎能出外工作！」

「以前我有這個擔心，因爲買丸仔需要錢，也需要找人，但而今不用！」

「爲甚麼？」

她打開了手袋，道：「你看！」

一個維他命的塑膠樽，裝滿了丸仔，她又道：「是格力哥的供給，無限量的供給！」

施艷道：「那麼，他們控制你比控制我更易！」

「那有甚麼辦法？」

「你有沒有決心？」

「其實我是一個有極大毅力的人！」

「舉個例來說！」

「我從前心願是做一個上層社會的人，我是在貧民窟長大的，結果，我成功了！」

「是的，我看你的談吐，並不比人差！」

「但那過程是痛苦的！」

「但你的確成功！」

「可是，我面對丸仔，一切都失敗！」

「不，只要再一次顯示你的毅力！」

藍瑩嘆了口氣，道：「不要再說，否則我只覺得自己永遠是一個失敗者！」

施艷道：「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好好的脫離葯物的控制，否則，一千萬元又如何？」

「是的，一千萬元又如何？」

那晚，她們都睡得很好，因爲她們都夢見自己手上有一千萬美元，那種滿足的感覺，使她們不願醒過來。

她們一直等了兩天。

她們雖然是足不出戶，但一切供應十分充足，吃的當然不在話下，打

發寂寞的東西也不缺，有美妙的音樂，各類不同類型的錄影帶與鐳射影碟。

但究竟她們都是好動的女人。

第三天，當她們要叫悶的時候，格力哥來了。

他一進門，便道：「兩位準備好了？」

「準備甚麼？」

「小試牛刀！」

施艷問：「怎樣試？」

格力哥道：「下面是賭場，我這裏有十萬元美金，我想你們在賭場內換一張支票回來！」

「換一張支票？」

「是的，我這十萬美元是眞鈔，並不是僞鈔，可是，這些錢見不得光！」

藍瑩問：「我不明白！」

格力哥道：「我來的時候，只有二萬元美金，但回去的時候，却有十萬元，這是說不過去的！」

「這地方是個自由的地方，沒有人理會你！」

「但有很多地方仍不是這麼自由的，至於大數目的金錢，他們不會放棄追查來源的！」

「用甚麼方法？」

格力哥道：「那要看妳們的本領了！」

藍瑩望着施艷。

施艷輕輕一笑，道：「到了賭場，我自然有辦法，格力哥，你等我們一下！」

格力哥道：「沒有問題。」

施艷推了藍瑩入房間，道：「我們換過一些便裝，化粧也不要太濃，否則太引人注目是不好的！」

兩人換過了衣服與化粧。

格力哥看見二人出來，便道：「兩位眞是千面美人，淡掃娥眉，又有另一番風采！」

兩人淡然一笑，格力哥的話並不是瞎說的，兩人果然是有另外一番風采。

「錢呢？」施艷問。

格力哥把一個小手提包遞上。

藍瑩接過，一打開來看，一時之間，有點口呆目瞪，一大束一大束的美金在袋內。

施艷道：「我們一人要五萬元！」

格力哥爲兩人分了。

施艷道：「格力哥，你不用干涉我們怎樣去做，我倆是扮作不相識的！」

格力哥道：「我連賭場也不進，我在下面那間咖啡室等你們，要多久？」

施艷道：「一小時？」

「好極！」

於是，格力哥先離開了酒店的房間。

藍瑩問：「有辦法了？」

施艷道：「當然有，我們先去換一萬元籌碼，然後賭大小，你買大，我買小！」

「圍骰呢？」

「我們下注在圍骰，不會輸給賭場的！」

「每一次下注多少？」

「不能太多，一次五千，賭場內有大小的賭桌共有十五張，一定可以順利完事！」

「然後怎樣？」

「然後我們分別往兌現籌碼處，不要現金，要他們爲我們開一張支票！」

「他們會嗎？」

「當然會，抬頭人便寫波仙奴先生，並且叫他們不要劃去那『來人』兩字！」

藍瑩道：「就這麼簡單？」

「當然還要隨機應變！」

於是兩人離開了酒店。

施艷來到賭場，好像是如魚得水那般，不過，她已告訴自己，這次並不是來消遣，而是工作。

依照計劃，她們分別換了籌碼，爲了不想太張揚，太過吸引人們的注目，只先換了五千。

她們兩人扮作不相識，但同到一張賭桌。

那張賭桌圍滿了很多人，那些人看來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暴發戶似的，賭得很大。

施艷這次的下注非常小心，她冷眼觀察了一會，才打了一個眼色給藍瑩。

她下注五萬元在「大」。

五萬元雖然數目大，但用了籌碼，却並沒有引起任何的波動。

另外，她放了一個籌碼在圍骰之上。

而藍瑩也下注了五萬元在「小」。

骰開了。

是小！

莊家把五萬元賠給了藍瑩，而施艷是輸了。

施艷先離開了賭桌。

藍瑩也慢慢的離開，她的表現也是十分冷靜，她看着施艷，又再在另一張賭桌下注。

這樣，她們一共下注了十多次，那數目已接近了十萬美元。

施艷逕向厠所而去。

藍瑩也慢慢的入內。

厠所並不多人，施艷把自己的錢全部交與藍瑩，吩咐她往兌換籌碼處。

施艷道：「這地方有很多人認識我，特別是賬房的地方，因此麻煩你走一遭！」

藍瑩道：「沒有問題！」

於是，兩人相約在下面等候。

施艷一直行出大門，在轉角之處，她看到了幾個大的吃角子老虎機。

那幾個老虎機的累積獎金是聯合的，因此數目也相當驚人的。

那大大的燈號顯示着：七十五萬元！

還有一些零頭的數目。

七十五萬元，也是接近十萬美元了！



這時，藍瑩也出來了，滿臉微笑，並把手一揚。

她們立刻出了賭場，到下面的咖啡室，格力哥正在下面等待着。

他見了兩人來，笑臉相迎，道：「沒有問題？」

「沒有！」

藍瑩從手袋裏拿出一張支票，票面只是九萬五千美元，格力哥也沒有追問。

藍瑩道：「我並不是騙了一些下自己的袋！」

格力哥道：「我明白！」

「因爲賬房那些人，也似乎知道很多人兌換支票的目的，因此份外要多一些打賞錢！」

「沒有問題！」

格力哥收了支票，隨即皺眉，道：「波仙奴通知我，在兩日之後，我們要離開這地方！」

「也沒有甚麼問題！」

「不過，他又要你們多洗十萬美元！」

施艷道：「即時？」

「不，兩日之內！」

「也沒有多大問題！」

格力哥道：「我希望你們不要再用同樣的方法！」

施艷道：「是的，同樣的方法，一定會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那你有甚麼辦法？」

「辦法是有的，不過要一些時間！」

「好，我去替你們弄一些護照，然後，你們也想辦法在這兩天之內再洗十萬美元！」

「甚麼時候交錢給我們？」

「一會便可以。」

他們一同離開了咖啡室，回到酒店之內。

藍瑩的臉色突然有些改變，她匆忙的趕了上去，便一直入了房間。

施艷知道她是需要丸仔的時間。

她忽然有一個想法，假若在重要的關頭，她也是如此，一定會誤了大事，不過，那也沒有甚麼辦法，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不一會，藍瑩又再出來，神色自若。

兩人談論了一些無關重要的事，然後轉入了話題。

藍瑩問：「你想到了另外一些方法沒有？」

施艷點點了頭。

「甚麼辦法？」

「那需要一些時間，而且要看看我們是否夠運！」

施艷故作神秘。

她們談了一會之後，便有人敲門，來的是一個門房侍應，帶來了一個公文箱。

看那個侍應那麼從容自在，其實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差不多是拿着一個手提炸彈似的。

因爲裏面有十萬元美金，他不知道，所以從容自在，藍瑩給了他豐厚的小賬，那人千多謝萬多謝的離開。

她們一直等到午夜才再下賭場。

賭場是越晚越多人的地方。

尤其是那處拉吃角子老虎的地方，雖然只是過了幾個鐘頭，那個聯合彩池又已增加了不少，接近港幣七十萬元，人們排着隊來奉獻角子。

一直到接近凌晨，人開始比較少一點，可是，差不多接近五時，仍然沒有人拉中。

藍瑩看着施艷在旁監視這幾個吃角子機，心中早已明白，她希望有人拉中，自己去頂着，那當然是要出一個較高的數目。

不過，她心裏却覺得這個方法並不可行。

施艷看見藍瑩眼珠溜轉，便知道她心中有疑惑，便問道：「有甚麼主意？」

「我看你這個法子並不行！」

「爲甚麼？」

「因爲拉這些角子的人，並非甚麼賭客，如果一拉中從來也沒有夢想過自己會贏這麼多錢，你以爲他們會怎樣？」

「當然是歡喜若狂！」

「對，他們既然是歡喜若狂，怎會肯讓你頂替？」

「我出一個較高的價錢！」

「例如……」

「他中一百萬元港幣，我會給他一百一十萬！」

「我想他不會接受！」

「爲甚麼？」

「不爲甚麼，假如我是那人，我便不會！」

她們坐着，辯論了一會。

突然，有鐘聲響起。

那是拉中了累積彩池的鐘聲。

施艷道：「不用爭辯了，讓我們去看看！」

不是她們兩人去看，其他在場的賭客也紛紛走去看熱鬧，那些賭場的工作人員也走去。

中獎的是一對中年夫婦。

那婦人在大叫：「中了，中了！」

那男人比較冷靜一點，叫道：「我們中了……是七十萬元……七十萬元……老友……老友……」

一個賭場的工作人員上前，道：「恭喜你們，你們中了六十九萬元多一點！」

「爲甚麼？」那婦人緊張地道。

「你冷靜一點——你們中了兩行，如果是中了三行的話，你們便得整個彩池！」

「怎麼是兩行？」

「你看！」那位工作人員指着吃角子老虎機上的錶板，兩行的燈着了，其中一行並未着的。

「我分明是每一次都下了三個角

子！」婦人道。

「不，我這次剛巧是下了兩個！」男人道。

那婦人立時十分憤怒似地，叫道：「你眞是累事，明明要贏一百多萬，也給你累了！」

她一連串惡狠狠的駡那男人。

那位工作人員道：「無論如何，你們都是中了，六十九萬也不少的了！」

那女人仍然沒有停止的駡着。

那男人並沒有反駁。

有一位更高級的職員出來，把機停了，對那中年夫婦道：「請隨我來！」

兩人隨着那工作人員往賬房。

施艷這時便隨着他們，當他們一直走到直近賬房之時，她攔着那雙中年夫婦。

那婦人似有點吃驚。

施艷對那職員道：「我認識他們，我與他們說一下可以嗎？」

那職員當然沒有反對。

施艷道：「恭喜你們！」

那婦人道：「我不認識你的。」

「是的，不過，我有一個提議，你們中了六十九萬元，但我給你七十八萬元，你把這領獎的機會賣給我！」

「七十八萬元，比我們中的多了九萬元？」

「是的！」

「你給現款？」

施艷點點了頭。

婦人道：「不！」

「爲甚麼！」

那婦人打量着施艷，道：「我怎知你是甚麼人？你爲甚麼要買我這個領獎的機會？」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置答的問題。

不過，施艷却扮出一副眞誠的的樣子，道：「我有一位看相師傅對我說，我的流年不大好，但如果有甚麼大喜事沖喜一下，我今年一定會贏大錢——可是，我賭了這大半年，仍未有起色，而你們中獎，却給我去領，這豈不是一個大沖喜？」

那婦人似乎有些意動，道：「你給我甚麼錢？」

「美金，直板板的美金，一共是十萬美元，你也知道而今的滙價，你只有好處，沒有吃虧！」

婦人看見直板板的美金，更爲意動。

但那男人却道：「不，我怎知那是甚麼來歷的錢，怎知是否僞鈔！」

那婦人一聽了，也道：「對！我們怎知？」

「我可以與你們一起去驗一下！」

「不，我們去直接收賭場的錢比較好！」

施艷聽了，一時之間似無法說服他們，不過，她的腦筋靈活，又道：「你們以爲進了去，便可以領足你們那六十九萬元了？」

「爲甚麼不？」

「因爲那裏的職員都要收茶錢，七除八折，收到五十萬元，已經是幸運的了！」

「他們那麼……」

那婦人也知道，這地方的職員，收貼士是如狠似虎的，早已爲人詬病。

不過，那婦人想了一下，才道：「不過，我收少一些，却也有保證，而你只是陌生人！」

那雙中年夫婦已不理會施艷。

施艷無法，看着那對中年夫婦入了賬房。

藍瑩道：「對不起，我不幸而言中後果！」

施艷道：「我想法太天眞，有時，出多一些錢給人，並不一定受歡迎的！」

人生便是這樣，一切並不如人意，假如處處如自己想像一樣，那又有甚麼意義？

施艷道：「那我們怎樣向格力哥交代？」

藍瑩道：「不用擔心，還有時間！」

「那裡去？」

「往化粧間，冷靜一下。」

施艷道：「不，我想去。」

「用你自己的辦法？」

施艷點點了頭，她的賭癮似乎又起了。

藍瑩道：「不，這十萬美元是不能輸去的，那不是錢銀問題，而是關乎你我的性命！」

施艷當然明白藍瑩的意思。

她們進入化粧間。

化粧間內並沒有甚麼人，連那個負責招待的亞嬸也趁這個時間出外偷閒一會。

施艷補了一些粉。

忽然，她聽見最尾那厠所間，發出一些悉悉索索的聲响，似乎是有人在裏面在弄些甚麼東西。

藍瑩看了施艷一眼。

那厠所間又傳來了一些聲音，好像是揭開一些東西似的，藍瑩再望施艷一眼，輕聲道：「我看看！」

施艷並沒有異議。

藍瑩蹲下一看，有點吃驚，因爲她看不見下面有人腿，但裏面的悉悉索索聲音仍在。

她走過隔鄰一間厠所，踏上馬桶，向下望去。

只見一個矮小的老婦模樣的人正在揭開水箱，把一包東西放了下去。

那婦人也十分警覺，一見有人偷看，便轉身出來，叫道：「你們想怎樣？」

藍瑩也走出來，道：「你好事多爲！」

那婦人臉色發青，並想發作動手。

藍瑩道：「亞嬸，何必動怒，我們只是……」



那婦人道：「好，大家出來，都是求財……」

施艷聽了她的語氣，已大約明白了一些，她一手插入手袋，作了一個掏手槍的狀。

並把手袋向着那婦人，道：「不要動！」

那婦人不敢動。

施艷一閃身，入了厠所之內，因爲那水箱仍未蓋好，她一看便知內裏有乾坤。

她立時打開一看，只見水箱之內，有一包用膠袋包着的東西。

她拿了出來，並不重，打開一看，是幾十個籌碼。

施艷道：「我監視你很久了！」

婦人道：「你們是……」

「不要理會我們是誰，你還存多少籌碼？」

「只是這幾十個！」

藍瑩道：「說實話，大家都有好處！」

那人猶豫。

施艷道：「好，你不說，上保安科！」

那婦人十分害怕，不過，她也是老江湖，咽了一口口水，道：「如果我告訴你們呢？」

「你吃虧總不免，不過，不致坐監！」

「好，我說，我一共偷了接近一百萬元籌碼！」

「一百萬元？在這裏？」

「不，大部份在我家中！」

「你也太大膽！」

「不，我每天只偷一千元以下，時間是費去不少！」

「爲甚麼還不兌回現金！」

「時機未至！」

「好，既然你這麼倒霉，被我所發現……」

那婦人道：「我們對分！」

「對分也沒有用，我們怎能收回現金！」

那婦人沒有說話。

施艷道：「我看你不止有這個數目！」

那婦人眼神閃縮不定，道：「我可以帶你們回去！」

「你家？」

那婦人點點了頭。

「在那裏？」

「附近不遠，你們有膽嗎？」

「我們沒有？」本來，她們並沒有意思跟她回去，但被她一激，反而勢成騎虎。

藍瑩道：「走吧！」

她們三人一齊出了賭場。

那時正是凌晨五時多，街上仍是一片漆黑。

施艷與藍瑩一人在一邊，挾着那婦人。

「就在不遠之處。」她指着那邊。

兩人亦步亦趨。

當她走過一條巷的時候，那婦人突然一縮，入了巷內，兩人有些猶豫，但也隨了那婦人入內。

外面的街燈映入，仍可以看到巷內的情形。

那婦人手中已執着一柄刀，並且舞刀上前，施艷被嚇了一跳，幾乎跌了下地。

藍瑩却沒有，她一伸手。

那婦人本是揮舞着的刀也呆住。

因爲藍瑩手持的，並不是刀，而是一柄小型手槍。

那婦人一退，竟然連頭上的假髮也掉了下來，露出一個半禿的頭。

「你竟是一個男人！」

藍瑩道：「跟我們回保安科！」

那男人顫聲道：「請……我帶你們回去……」

「你男扮女裝，在賭場偷籌碼，不用上警署，你便只剩下半條人命了！」

藍瑩的話並沒有誇大，而那男人也明白，哀求道：「兩位姑娘，高抬貴手！」

施艷道：「可以，你先告訴我們，手上偷了多少籌碼？」

「有……有二百萬元左右！」

「又多說了一倍！」

「眞是這麼多了！」他道。

這時，施艷看見藍瑩那持着手槍的手在顫抖，她知道問題來了。

而那男人似乎也甚有警覺性。

施艷知道，這時刻也是關乎性命的，她一手搶了藍瑩的槍，道：「帶我們去！」

藍瑩道：「你……你等我一下！」

她從手袋裏拿了一把藥丸，一口吞下。

施艷實在佩服她，沒有水下口，也可以把一把藥丸吞下肚中。

施艷爲了不想給機會那男人反抗，道：「走吧！」

男人帶頭，但先把假髮戴回頭上。

藍瑩在後面，行了幾步，已稍爲好些。

那男人一直把她們帶到一層古舊的樓宇內，並進入一個地窖似的房間。

她們不敢入內。

那男人道：「你們進來，我們好好一談！」

兩個女人，眞不知何來如此膽量，竟然入內。

那男人從地板處，拿出了一個古舊的鐵箱，他打開了，裏面有很多賭場籌碼。

「共是二百萬元左右！」男人道，他自己已把那假髮拉了下來。

「你們想怎樣便甚樣！」

「我要你這些籌碼也沒有用！」

「你們可以慢慢去換錢！」

「爲甚麼你不去換？」

「我是個賭場職員，我一去換，身份一穿，我有錢也沒有命享！」

「那你偷來作甚麼？」

「我當然可以換回現金，不過，有些風險！」

「甚麼風險？」

「要你們協助！」

這是一個反要求，這人膽子也大。

「我有一個計劃，當我足夠的時候，我先辭去賭場的工作，然後往一些小賭場賭錢！」

「那換得多少錢？」

「不能太多，但可足夠我下半輩子，一面賭錢，一面舒適生活下去！」

「沒有辦法換回全部現金？」

他有點遲疑，道：「有，以你們大豪客身份，看來有可能換回！」

施艷道：「還有甚麼辦法？」

「有——不過，這裏二百萬元，只可以換回五十萬元左右！」

「只換回四分之一？」

「因此，我不願意。」

「說來聽聽！」

「我有一些小賭場的買家——他們在本地開設一些小賭場，爲本地人服務，但間中有一些外來客人也來賭一兩手，因此，他們手上也存一些大賭場的籌碼！」

「既然有這麼方法——我們來一次交易！」

這說話反使那男人側目。

「我用一百萬收買你這些籌碼！」

「你們買？」

「是的，然後，你找那些買家來，我也願意收回一百萬元，但要支票！」

那男人道：「我不明白！」

藍瑩道：「你收了我們一百萬元現金，把籌碼賣了給我們，然後找一個或一些買家，把這些籌碼買出，二百萬元的籌碼，我只收一百萬元，但要收支票！」

「我明白了，你們的錢也見不得光！」

「你不用理會！」藍瑩冷冷的道。

「是的，我不用理會，錢呢？」

「其實我們不用向你買的，你明白？」

那男人當然明白，只要她們開槍，那箱籌碼便是她們的物件了，雖然並不立時可以兌回現金，不過，有籌碼，自然有辦法。

「好，我打一個電話，你們要收一張大額支票？」

「最好是銀行本票！」

那男人點點了頭。

他走到地窖的走廊，那裏有一個陳舊的電話，他撥了一些號碼。

很久才有人來接聽。

他咕嚕咕嚕地說了一番話，然後放下電話。

「可以了！」

「怎樣交易？」

「今早銀行一開門，你們往銀行處，自然有人會交一張銀行本票——對了，抬頭是甚麼？」

一時之間，施艷也不知寫甚麼。

寫自己的名字，極爲冒險，寫藍瑩的名字，也是差不多，假若寫波仙奴，不知他是否同意。

「寫格力哥。」是走廊那邊傳來的聲音。

三人都嚇了一跳。

格力哥便在門口處現身，口銜香煙。

「是你！格力哥！」

格力哥慢慢的行近，道：「好了，一夜辛勞，我們一起去喝茶，然後等收錢，我們才會把現金給回你！」

施艷道：「幸好你也知機，否則，你的禿頭早已開花了！」

那人把舌頭伸了出來。

其實，叫人抹冷汗的，不只施艷藍瑩兩人，格力哥一路跟着他們，一路也十分緊張。

格力哥本來並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只見她們不在房內，便知她們一定在賭場之內。

當她們進入化妝間，出來時押了一個老婦人，他知道事件有急劇的轉變，便暗中保護。

當藍瑩手顫的時候，他已想出現，但施艷機靈，他也耐着性子。

施艷與藍瑩外表美麗動人，但實際辦起事來，也是膽色過人，以後是他們手上兩張大皇牌。

經過這次後，格力哥對二人更有信心了。

他們到了一間茶樓喝茶，一直等到九時，銀行開門，四人一同到銀行。

那男人負責收本票。

然後入了格力哥的戶口，一切都沒有問題。

施艷低聲問格力哥，道：「用不用把美金給那人？」

「給，當然給，這人以後可能也用得着！」

施艷道：「可以不給的！」

「不，我們波仙奴先生，根本有太多的錢，只不過是暫時見不得光，一經你們用辦法洗一洗，便會用之不盡。」

那男人收了大袋美金，也有些作夢的感覺，因爲他已有心理準備，兩個女人，加上一個男人，只是一些拆白黨，好處怎會輪到他！

因此，他看了一看，才大喜若狂地道：「格力哥先生，以後，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請隨時來。」

他歡天喜地的離開了。

格力哥道：「今次你們也賺了大錢！」

「賺了甚麼？」

「八十萬元換了一百萬元。」

藍瑩道：「那有甚麼獎賞？」

「有，你們每人可以得到十萬。」

兩人當然是十分高興。

格力哥道：「這只是一筆小數目，





馬獅龍和何樂威脅假扮警員的殺手說出眞相。

如果你們能協助波仙奴先生贏了這次比賽，你們所得的，遠不止此！」

兩人回到酒店。

施艷對藍瑩道：「原來我也有這麼大用！我一向以爲，我自己只懂賭錢吃飯！」

藍瑩道：「我也是，我一向以爲自己只是一個無用的道友，而今却有用了。」

那日，她們睡了一整天。

晚上，她們又接到格力哥傳來波仙奴的命令：

翌日一早，便要上機往美國去了！

* * *

夜夜笙歌的賭城，拉斯維加斯。

這個表面繁華的地方，却是一個虎豹龍蛇混集的地區，馬獅龍對這地方並不陌生。

馬獅龍向來不賭，因爲他認爲賭錢其實並不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因爲下賭注的時候，你一定負擔得起。

負擔得起的事，便沒有刺激。

雖然有些人會虧空公款，或者是把一些來歷不明白的錢來賭，但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個代價。

輸了最多是坐監或者在人間消失。

馬獅龍一向認爲，人生本身已是一種大賭搏，何必再爲金錢而賭。

他這次來賭城，只因爲他的一個朋友專誠請他而來的，那人叫何樂。

何樂並不是一個大亨，也並不是一個甚麼江湖人物，他只是一個廚師，一間中國餐館的小廚師。

其實他的性命也是馬獅龍救回來的，因爲那時何樂是個賭徒。

那次，他輸光了，而且欠下了黑社會人物一大筆錢，當他知道自己實在輸不起的時候，已是太遲了。

他想從高樓跳了下來。

恰巧馬獅龍在該樓的下一層，看見他要跳下來，他及時制止了，因此替他檢回一命。

這種故事，差不多每天都在賭城發生。

不過，何樂比較幸運一點，他遇到了馬獅龍。

馬獅龍爲他擺平了欠債的事，何樂感激非常，並決心重新做人，馬獅龍勸他離開這個地方，可是，他爲了表示他是個有決心的人，仍然留在賭城之內工作。

這實在是一個大考驗。

好比一個老饕面對美食而要全不動容。

也像一個好色的人，面對美女而不動心。

但事實何樂做得到，他在一間中國餐館工作，日常也會賭一兩手，但止於娛樂。

他專誠買了機票請馬獅龍來，是表示對他的謝意之外，還表示他正脫離了賭博，因爲他有錢買機票請馬獅

龍來，雖然錢並不容易賺來，但足夠表示他的信心。馬獅龍本來不想來，免何樂破費，但對於他的盛意拳拳，他又不想使何樂失望。

「沒有賭?」馬獅龍問。

「有的，只是三二十元的遊戲方式，否則，我怎能儲到錢請你來?」何樂說。

來賭城而不入賭場，似乎是入了寶山而空手回，馬獅龍並不喜歡賭，却喜歡看人，尤其是賭徒的臉孔。

那種大勝而得意非常的樣子。

那種大敗而沮喪失意的樣子。

還有那些小說中，夢想中的人物，賭場之內，都可以見到。

那日，馬獅龍由何樂陪同之下，來到了賭場。

他們走了一圈。

馬獅龍道：「看來下注的人少了!」

何樂道：「是的，經濟開始衰退，人們都是淺嘗即止，不過，賭場的收入，並沒有減縮，尤其是那些吃角子機，只有收入，支出不大，永遠贏錢!」

忽然，有兩個人走向一張賭桌。

馬獅龍會注意這兩個人，因為他們外表較為奇特。

兩個人都是衣履昂然，但兩人身材各異。

一個是極為高大，面肉橫生，極為粗獷的人，另外一個，身材瘦削，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

兩人都口含雪茄，氣派非凡。

他們來到那張「花旗骰」的桌前。

這種「花旗骰」是拋骰子的遊戲，全是幸運的成份，只須你先下注，再拋出兩顆骰，便立即決定輸贏。

兩人都下了一注。

五百元一注，看來他們出手也不小。

那高大的人拋出骰子，叫道：「贏了!」

兩人都贏了。

他們收了錢之後，便有賭場職員走來，恭敬地道：「今天兩位好運道。」

「對!」那個臉肉橫生的人說道。

「請上上面。」那職員道。

兩人便跟着那職員上了賭場的樓上。

馬獅龍看在眼裏，道：「這才是大賭客。」

何樂道：「相信是。」

「上面有很大的交易?」

「我不知道，我真的沒有來這些地方很久了，而且我也沒有資格上去。」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奇想，不過，這個想法只是一閃即逝，他實在想上去一看。

何樂道：「走吧!」

馬獅龍也沒有意見。

他們走近出口的地方，眼前却是一亮。

兩個美人，一個穿紅色的旗袍，另一個紫色。

她們真可以稱為美人，因為她倆的一出現已吸引了整間賭場的人。

下至小斷，上至衣冠楚楚的大亨，也給她們吸引着，她倆却是似毫不在意，只是走近一個吃角子老虎機。

其中一位美麗的小姐，拿出了一個一元，放入老虎機之內，然後用極為優美的姿態，拉了一把。

等了一會，「叮」的一聲。

三個角子滾了出來。

「今日的運道實在不錯。」那女子淺笑。

這時，已有一位穿着禮服的職員上前，恭謹的道：「兩位小姐，繼續昨天的好運。」

想不到這兩位高貴漂亮的小姐，也是賭場的常客，而且與賭場相當稔熟。

「我希望今天有一個有份量的對手!」其中一個漂亮的女子道。

「有，來了一雙兄弟!」

「甚麼?一雙兄弟，與我們姊妹花相鬥，那好極了。」

兩人已跟着那位職員上了樓上。

馬獅龍道：「人不可貌相，那麼高貴的小姐也是爛賭佳人。」

何樂嘆了口氣道：「賭這種玩意，根本不分高低貴賤，只要你上了癮，那便無可自拔。」

「我慶幸遇到你。」

「不，那是你自己意志的問題。」

馬獅龍看看手錶，那是下午五時多。

「怎麼?有點疲倦?」何樂問。

馬獅龍道：「今晚的表演是……」

「七時多，今晚的表演將是十分精采，你可要養足精神，一面吃大餐，一面欣賞表演。」

「是的，現在這一段時間，倒不如先休息一下。」

何樂道：「好，我們上去歇一下。」

於是，他們離開了賭場，回到酒店。

酒店便在賭場的隔鄰一座。

馬獅龍住的是八樓，而整座酒店大廈也只不過是十二層高。

附近的幾座建築物並不太高。

他們進入房間，馬獅龍往洗手間洗臉，這地方原來是個沙漠，空氣十分乾燥，不習慣的人，往往覺得臉上蒙有一層塵埃的感覺。

忽然，何樂在外面叫道：「馬獅龍，快出來!」

「甚麼事?」

「快出來!」

馬獅龍立即出來。

只見何樂站在窗簾之前，拉開了一些小窗簾，向上望去。

「看甚麼?」

「你快來看!」

馬獅龍走到窗前，也循着何樂所



指，向上看去。

只見對面那座大廈的天台之處，有一個人坐着，因為距離相當遠，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那人穿着一件深藍色的T恤，戴上黑眼鏡。

這時已是黃昏時份，天色已漸暗，根本不應該戴太陽眼鏡的。

那人身旁有一個盒子，他並且正在打開盒子。

雖然馬獅龍看不到他在弄甚麼，但也意味到他正從事一種非法的勾當。

「那是手槍?」何樂道。

他並沒有猜錯。

那人竟快速地把盒內的配件，配成了一支長槍，並且瞄準着下面。

目標似乎是對面賭場的地方。

不過，賭場有窗戶的地方，都垂下了厚厚的窗簾，根本看不透裏面，他想射殺甚麼?

馬獅龍看着那人的動作。

何樂道：「這一定是個殺手，我們……」

馬獅龍道：「鎮定一點，我們在這裏，就算用甚麼辦法，也阻止不了這殺手，倒不如在這裏看清楚他想射殺甚麼，才採取行動!」

何樂道：「馬獅龍，你又可以大顯身手了。」

馬獅龍沒有答他，只看着上面拿着槍，正在瞄準下面的殺手。

他正在奇怪，那殺手的目標是甚麼?

忽然，對面那家賭場的四樓處，有人拉開了窗簾。

那當然並不是一個巧合。

馬獅龍一眨眼間望了過去，只見裏面有一張賭桌，而其中兩個人身形很熟。

那兩個漂亮的女人!

其實，馬獅龍看不清楚她們的面貌，只是看見她們一個穿紅，一個穿紫。

兩個顏色都是鮮艷奪目。

而說時遲，那時快，那殺手已開槍，而且是一連兩槍「砰」「砰」兩響。

只見下面玻璃碎裂。

何樂叫道：「怎麼了?」

馬獅龍道：「你先下去，準備你的車子!」

「你呢?」

「我看清楚那個槍手逃走的路，再下來。」

何樂應命而去。

馬獅龍仍然伏在窗口之處。

那槍手已快速地收拾了一切，然後穿上了一件西裝上衣，在臉上貼了小鬍子，然後下去。

馬獅龍仍然忍耐着，那槍手已下去了。

而被射了兩槍之處，整個窗戶已爛了。

只見裏面人影憧憧，看來是亂作一團的了。

馬獅龍看着下面。

一會，那個已改穿了西裝上衣的槍手，拿着一個長長的盒子，正從容的走出來。

這時，馬獅龍立即下樓，他連電梯也沒有乘，直奔下去，而何樂的車子已在下面。

何樂道：「槍手呢?」

馬獅龍道：「那邊。」

何樂發動了引擎，依着馬獅龍所指，向前駛去。

這時，下面相當混亂，警車也來了幾部。

何樂拐了一個彎，已看見那槍手，他仍是十分安詳的踽踽獨行。

只見他一直向着停車場去。

何樂並沒有駛進去，只把車子駛向那唯一的出口。

不一會，一輛車子駛了出來。

「先跟着他看看!」馬獅龍道。

那槍手的車子一直駛向公路，拉斯維加斯這地方並不大，也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躲藏。

他要離開這地方，是順理成章的。

車子上了高速公路，便快如飛了。

何樂也是個駕車能手，而且也十分享受這高速駕駛的樂趣。

馬獅龍道：「公路前面是甚麼地方?」

「穿過一處沙漠邊緣之後，是一個小鎮。」

「先跟一段路再說。」

那時已入夜，路燈一支支的向後飛去，轉眼之間，已沒有路燈，而是一片黃土。

漸漸，路上車子也少了。

這樣，前面的槍手一定會發覺他們的追踪。

馬獅龍道：「加足馬力，迫他停下來。」

何樂立時加速，而前面那輛車子也加速。

「糟了，他發覺了。」

馬獅龍道：「小心，還有機會，慢下來。」

何樂把車子慢了下來。

然而，前面那槍手的車子也慢了下來。

馬獅龍已看到那槍手已有槍在手，急忙高叫：「何樂小心!」

而一顆子彈已打中了車頭的玻璃。

兩人都縮了下去，幸好何樂仍然能控制着車子。

何樂把車子停了下來。

而那殺手突然一剎掣，整部車子掉了頭。

「快掉頭!」

何樂不顧一切，把車子向後一駛，拚命扭那駕駛盤，車子已掉了方向。

本來是追踪槍手的，而今却反了過來，被槍手追踪着，何樂拚命加速。

可是，對方的車子馬力比何樂這輛車大得多，因此一直無法擺脫他。

然而，那槍手也無意一追即上。

馬獅龍小心的回首看着。

那槍手有槍在手。

「砰」的一聲，後面的玻璃亦已碎了。

兩人倚着椅背。

何樂駕駛得十分辛苦，但這也沒有辦法，因爲他坐得不好，車子左搖右擺。

這樣也好，因爲車子不定，幾顆子彈都落空了。

馬獅龍心想：「這人心理有問題，只是想捉弄一下我們，才會下殺着！」

可是，身邊又沒有槍，如何可以還擊？

何樂也十分焦急，道：「怎麼辦？怎麼辦？」

馬獅龍也知道，再駛下去，一定會落在那槍手的手中，落在他手中，當然是沒有好結果。

忽然，他看見車尾處有一罐電油。

他伸手一拿，感謝上天，是滿滿的一罐電油，可是，怎樣用呢？

馬獅龍道：「把車子慢一點。」

何樂道：「他追上來的了！」

「不怕，先慢一慢再說。」

何樂把車子減慢了，而那槍手也是慢了下來。

馬獅龍人已攢到車的後座，他開了一邊車門，把一半的電油倒在地上。

因爲車子仍是行走着，因而地面留下了一條電油路。而馬獅龍已快速的，把一捆手巾紙作「引子」，塞在電油罐的開口處，然後一點火，便向後扔去。

一團火光，那槍手連忙發了幾槍。

電油罐的爆炸力並不大，但却阻礙了車手的視綫，一直駛向那留有電油的路上。

他的車子帶來了火焰。

一時之間，他整輛車子陷入了火海之中。

何樂把車子停了下來，道：「馬獅龍，你眞機警，反敗爲勝！」

「那只是幸運，沒有那罐電油……」

話未說完，那槍手也十分機靈，竟然可以在車子內滾了出來。

槍仍在他的手上。

馬獅龍已下了車，一見他身形未穩，便已撲了上去，連擊兩拳，那人狂叫兩聲。

他想開槍，但馬獅龍已用手刀一劈，手槍掉在地上，馬獅龍彎腰去拾。

那人身手也不弱，趁着馬獅龍彎腰，飛脚而起。

馬獅龍感到一陣勁風，仰身避過，閃過了他的脚，趁他身形向後傾，一個反身虎尾脚把那人踢起，一連翻了五個觔斗。

馬獅龍已有槍在手。

那人站了起來。

馬獅龍把槍直指着他。

那人擧手，道：「佩服，佩服！」

「爲甚麼要殺賭場內兩個女人？」

「你看到了一切？」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仍問：「爲甚麼？」

「我只是個所僱的人，你也明白，我們從來不問原因的。」

他可能說的是實話，這種職業殺手，只要搭得上路，付足夠的錢，他便可以殺人。

「好，你既然不說，我把你交給警方。」

那人道：「你目的是甚麼？錢？」

他伸手入袋。

馬獅龍喝道：「勿動！」

那人道：「我只是給你錢。」

馬獅龍道：「我自己會拿。」

他示意何樂上去，搜他的身。

何樂戰戰兢兢地上前，馬獅龍一直以槍指着他。何樂非常小心地搜着，那人的皮夾克內有一大疊鈔票。

何樂道：「有很多錢。」

「有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何樂正想再打開一看。

那人却趁馬獅龍稍一分心，已一手扣着何樂，反以他作爲自己的擋箭牌。

何樂掙扎，但不及那人的力量。

「好了，我們可以談判一下，你要你朋友的命嗎？」

馬獅龍雖然是拿着槍，也是無可奈何。

那人道：「我目的是離開這裏，而我也不會殺人，因爲我殺人是要收錢的。」

馬獅龍道：「好，你放心！」

「你放下手槍！」

馬獅龍把手槍扔了。

忽然，有一陣馬達聲傳來。

馬獅龍一看，竟然是個公路警察。

那人一手推開了何樂，便往山坡下跑。

何樂脫險，跑到馬獅龍身旁，道：「怎麼辦？」

馬獅龍道：「看警方如何處理。」

那警察的電單車並沒有停下來，一直追向那槍手。

他下斜坡，電單車也下斜坡。

馬獅龍與何樂追上一看。

只見那警察已追到山坡下的槍手，他停下了車，並且拔出手槍。

馬獅龍以爲他是把槍手押回路上。

那知「砰」的一聲，他竟開槍殺了那個槍手。



馬獅龍立時知道不對勁，對何樂道：「跑！」

可是跑往那裏？

馬獅龍拾起了剛才拋下的手槍，祇是下面是一些濃密的灌木樹叢，很多荊棘。

不過，那是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一躍而滾了下去。

何樂也再沒有其他的選擇，也一躍下去。

兩人在荊棘叢中打了幾個滾，已是滿身傷痕，不過，這總好過被那個僞冒的警察殺死。

那個警察殺了那個槍手之後，又再駕電單車上來，叫道：「喂，你們在那裏？」

當然沒有人會應他。

他小心地搜索，他似乎也知道他們兩人會躲在荊棘叢中，不過，他却不敢躍下去，只有盲目的向下面開了幾槍，有一顆子彈幾乎掠過馬獅龍的頭蓋。

當他射了幾槍，仍然沒有反應，他便再發動了電單車，向公路的另一端駛去。

何樂想動，馬獅龍一把拉着他。

果然，他一動，子彈又來了。

那警察仍然沒有走，他發動的電單車聲，只是想引他們出來。

那人索性坐在山坡之上，看來他一定要等到他們出來，這才甘心。

馬獅龍心裡叫苦。

這樣熬下去，當然是熬不過他。

馬獅龍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因爲剛才一直在拚命，因此亦沒有感到寒冷，如今是靜止下來，特別感到寒冷，他慢慢地看着手槍。

手槍之內只有兩顆子彈。

他想到了一個辦法，但沒有信心是否可行的。

不過，只有博一下。

他突然在荊棘叢中竄動。

那警察一連開了幾槍。

馬獅龍已小心計算着，一共是七發子彈。

換句話說，那警察手中假如沒有另一支手槍的話，暫時來說，他再沒有子彈。

馬獅龍不敢肯定，但那是唯一的機會。

他撲了出去，並且開了一槍。

那一槍是瞄準那人的屁股。

這一槍並沒有使馬獅龍失望。

那人「哎唷」的叫，並仆倒在地上。

馬獅龍連忙衝了上去，何樂也跟着。

那警察並沒有死去，只是雙手按着屁股，只見他的屁股處濕了一大片，那是流出來的血。

馬獅龍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

忽然，馬獅龍有個好主意。

看來這個人，要客客氣氣的勸動他，要他說眞話，並不容易，於是馬獅龍便道：「老兄，跟你玩個死亡遊戲？」

那人並沒有答話，但已提高了警覺。

馬獅龍把槍指着他的太陽穴，道：「俄羅斯輪盤。」

那人整個人彈了起來。

馬獅龍把手槍的轉盤轉了下，道：「這槍內只有一顆子彈，你有六分之一的生存機會。」

他又再把手槍貼在那人的太陽穴上，道：「你不用說甚麼，先試一試運氣。」

馬獅龍慢慢地把槍掣扣緊。

那人似仍是十分死硬的樣子。

馬獅龍看着他，覺得此人頑固異常。

他不再理會，大力的按下槍掣。

「格」的一聲。

是空槍，那人全身抽動。

馬獅龍好整以暇的道：「再多一槍，也許你沒有這麼幸運的了。」

那人猛叫：「你想知道甚麼？」

「啊，說話了，我還以爲你是個啞巴！誰派你來的？說實話！」

「告訴你又如何，我是亞朗尼奥手下的人。」

一時之間，馬獅龍並不知亞朗尼奥是誰。

何樂道：「是西西里島的人。」

「黑手黨？」

「我們並不是甚麼黑手黨，我只是亞朗尼奥的人。」

何樂道：「他會派你殺人？」

那人不言。

馬獅龍當然明白，這些組織內小小的殺手，常常自以爲是，狐假虎威。

「好，帶我們去見亞朗尼奥。」

那人沒有說話。

馬獅龍道：「又再多試一槍。」

他把槍口緊貼着那人的太陽穴，馬獅龍又要扣下槍掣，那人實在受不住這刺激。

他叫道：「好，我帶你們去。」

馬獅龍道：「假若你早點答應，便不用受這精神上的痛苦。」

那人慢慢的爬起來，然後似有想走的姿勢。

馬獅龍道：「你知我這手槍一秒可射出子彈多少？」

何樂道：「八響。」

「那麼，我這槍內還有五個空間，其中一個空間定有一顆子彈，你儘管逃！」

那人聽了，不知他們所說的是眞是假，不過，假如自己逃去，一秒鐘之內走不了多遠，但那手槍却可以發八響，他自忖是無法避過子彈。

「上我們的車子！」

何樂的車子，頭尾兩塊玻璃已是全毁，不過機器仍然可動。

他們上了車。

馬獅龍道：「說出地址。」

「你們眞的要見亞朗尼奧？」

「那又如何？」

「那麼，便往五號碼頭。」

## 硬闖虎穴　探明眞相

馬獅龍並不熟悉這地方，只看着何樂，何樂點了點頭，並發動了引擎。

車子迅速的回城去，當他們進入市區的時候，已是曙光初露。

突然，有一輛警車追上來。

馬獅龍心中正叫麻煩，那假冒警員的人却開聲，道：「老友，我們是從本納鎮來的，我是公幹，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煩，這兩個也是探員。」

那警察有些懷疑，那僞冒的警員竟然拿出了一個證件來，那警察看了，居然說：「對不起，有甚麼可以幫你們的？」

「不用了，我們會先去警局報告。」

這三言兩語，便打發了那個警察。

雖然，這樣免了很多麻煩，但馬獅龍心想：「這明明是僞冒的警察，却可以拿出眞證件來，看來亞朗尼奧這個首領之下的集團，規模定是不小。」

車子已駛向碼頭。

那僞冒的警員道：「五號碼頭對面的地方，有一間大貨倉，那間紅色的大磚屋……」

「啊，那間紅屋，我知道……」

那人又道：「這個時候，亞朗尼奧當然不在，不過，你們可以直接見到我的上司。」

車子疾駛，馬獅龍並沒有說話。

「一切事情都可以問她——我只求你們一件事。」

「甚麼事？」

「我已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我只希望你們放我一馬，否則我便……」

馬獅龍道：「不要多說，帶了我們進去再說！」

那時，那間紅磚屋貨倉已出現在眼前，前面是一個古舊的碼頭，泊有一些古舊的木船。

何樂把車子停了下來。

馬獅龍押着那假警察下了車子，他們快速地走到旁邊一條小巷。

那人道：「按鈴，一長一短。」

何樂望望馬獅龍，馬獅龍點頭，他按了電鈴。

等了很久，仍沒有反應。

何樂又再按。

再等了一會，便傳來脚步聲。

馬獅龍道：「小心！」

門開了，一個老頭子睡眼惺忪的出來，問道：「找誰？這麼早找誰？」

那人道：「是我，安東尼。」

老頭子道：「他們在等你，這兩位是……」

馬獅龍一推那人，衝了進去。

那老頭子似受不了那衝力，倒在地上，貨倉之內是漆黑一片。

那僞冒警員的，已趁這個機會閃在一旁，藉着黑暗的掩護，已不知去了那裏。

一時之間，馬獅龍與何樂都看不見東西，他們需要一段時間習慣這黑暗。

當他們稍爲習慣，突然，一陣眩目的燈光却亮了起來，這炫目光線更使他們睜不開眼。

睜開眼的時候，他們所看到的，却是似在夢中一樣，强光來自前面，燈後坐着一人。

前面却有十來個大漢，他們都手執大木棒。

馬獅龍登時明白，中了那個僞冒警員的詭計，那按門的鈴聲是通知貨倉內的人預備。

馬獅龍道：「何樂，難爲了你。」

何樂却有點興奮地道：「我不怕，很久沒有發揮我的功夫了，看看是否還可以派上用場！」

足有十個大漢，他們手執大木棒，慢慢地把他們的半圓收緊。

馬獅龍與何樂背貼背站着。

一個大漢猛喝一聲，便衝了過來。

馬獅龍避開那一棒，反手扣着他的手，並以他的棒來對付如雨下的木棒，並且借力掃出兩脚地堂腿，有兩三個大漢被掃了下來。

何樂那邊也不弱。

原來何樂的功夫也不錯，他也控制着一個大漢以作擋箭牌，然後用力一甩，竟然可以把一個大漢拋了出去。

馬獅龍與何樂都搶到了一支木棒，暫時可以抵擋着這羣如狼似虎的大漢。

不過，雙拳難敵四手，任你身手如何了得，也不能戰勝這一羣大漢，而且他們還有更多人手。

於是，馬獅龍自忖：「擒賊先擒王。」

他兩個閃身，兩下反手抽擊，已可以暫時脫離那些大漢的糾纏，向着那坐在燈後的大漢衝去。

他看不到那人的臉容，但看他悠然自得的模樣，馬獅龍已是心中有氣。

他向那强光竄去，並且一棒打下。

那坐在燈後的大漢也十分機警，一見馬獅龍標竄過來，便站了起來後退。

馬獅龍一棒砸下，那燈光立時熄掉。

他再向前橫掃，附近的枱椅全被他掃去了，可是，他所踏的地方似乎不穩。

可是，當他發現那地方不穩時，爲時已是太遲。



原來那地方竟是一個陷阱，他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幸好墜下的地方並不太高。

馬獅龍坐在地上，感到腰骨酸痛。

接着，又有人墜下。

那是何樂，然後，上面關上了陷阱的聲音。

「你怎麼了，何樂？」

「沒有甚麼，還好，你呢？」

「也沒有甚麼。」

馬獅龍小心的摸摸四周地下，似有一些藤絲，看來是包裝貨物餘下的廢物。

不一會，他們已習慣了黑暗。

這地方是個足有百方米的房間，那邊有一道鐵門，門上面有一個小窗似的。

馬獅龍走近那門，試推開小窗。那小窗竟然可動，並且透入微弱的光線。

馬獅龍小心看了一會，發覺外面並不是走廊，而是另一間房間。

因爲小窗的位置相當高，看不到房間下面的情形，但以看到的部份來估計，那房間也像這一間一樣，是一個百米大的囚房。

馬獅龍輕聲叫道：「有人嗎？」

沒有反應，他再叫：「有人嗎？」

仍然沒有人。

馬獅龍頹然的坐下。

望着何樂，馬獅龍心中倒是過意不去，便道：「何樂，這次連累了你。」

何樂道：「甚麼話？我知道你有很多驚險的經歷，今次我有機會參與其中，倒是十分榮幸哩！」

「看來這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們可能因爲好管閒事，而捲入了一次黑社會犯罪集團的拚鬥漩渦之中。」

「馬獅龍，我一向對你有信心。」

馬獅龍苦笑。

忽然，隔鄰傳來一聲嬌小的聲音：「馬獅龍？」

馬獅龍立時道：「是的，你是誰？」他立即跑到那個小窗處。

他打開小窗，看見裏面有兩個人。

雖然在微弱的光線下，他仍然可以看到兩個身影，而且是穿了紫色和紅色衣服的兩個女人。

這兩個女人，正是狙擊手要殺的女人。

爲甚麼會這麼巧？

馬獅龍道：「你們是被囚在這裏？」

「是的！你們呢？」

「我們被人誘了下來，說來話長，你們來了多久？」

「也有一天了。」

「你們有沒有武器？」

「沒有。」

「他們怎樣對付你們？」

「暫時來說，還沒有甚麼。」

馬獅龍再看看鐵門，發現下面有一個鎖洞的，假如有一些鋼絲之類的東西，可能會開鎖。

「你們有髮夾之類的東西嗎？」

「有。」其中那穿紫色衣服的女人，遞了一個髮夾過來。

馬獅龍拿着髮夾，嘗試開啓那把鎖。

幸好這鎖並不太複雜，過了五分鐘，門鎖已開，他們推開了門。

原來他們所處的房間，是一個囚室內的囚室。

這兩個女人所處的囚室較大，而且設備較好，並且有微弱的吊燈垂下。

不過，外面那道鐵門更爲豎固，而且並沒有開小窗，只有下面一個洞，像一個給狗出入的洞似的

「請問兩位……」

「我叫施艷。」

「我叫藍瑩。」

「我是馬獅龍，這位是何樂，我的好朋友。」

「你怎會被他們囚在這個室內？」施艷問。

馬獅龍便簡單的把遭遇說了一遍，而施艷與藍瑩也說了她們奇特的遭遇。

馬獅龍聽了之下，道：「看來你們是被人利用作洗錢的工具。」

「洗錢的工具？」

「是的，這個集團，是利用你們的美色，加上你們都熟習賭博，使他們那些見不得光的錢可以變爲可以公開使用的錢。」

施艷似乎並不明白，問道：「有甚麼錢是見不得光的？」

「販毒的錢！勒索的錢。」

何樂道：「還有僞鈔。」

馬獅龍點了點頭，道：「以前他們這些犯罪集團並沒有這個難題，但而今世界不同，很多地方，都不許犯罪集團用他們的錢。」

「錢有何分別？」

「小數目是沒有甚麼可以分辨的，不過，他們手上銀紙太多，用來買物業，做生意，都有問題。」

「甚麼問題？很多國家都要求根查金錢的來源？」

「甚至是自由的地方。」

「是的，近幾年來，很多地方，一發現毒販所有物業資產，都全部要充公。」

「格力哥要我們在賭場……」

「那祇是一二十萬之美金，是小數目，用來支付一些普通開支。」

「那麼，來這地方賭錢，可算是另一個開端。」

馬獅龍道：「我看這樣的賭錢，可以洗的錢並不太多，不過，他們可能是以這種賭錢的方法，來進行另一個陰謀。」

「甚麼陰謀？」

「我當然不會知道。」馬獅龍頓了

一頓，才道：「而今最重要的是逃出這囚室。」

施艷問：「對手爲甚麼要殺我們倆？」

「我不知道，但據我的猜測，與我在路上所遇見的事情，綜合來看，而今有兩個集團在對壘。」

「僱用槍手殺我們的是個對手集團？」

馬獅龍點頭，道：「但一切都是猜測而已。」

何樂道：「以兩位小姐漂亮動人，怎會陷入這一個羅網之中？」

施艷與藍瑩都苦笑。

施艷道：「賭實在是害人之事。」

藍瑩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

兩句話，似已是盡在不言中。

他們又閒聊了一會，忽然，藍瑩面色驟變。

施艷已知道她的麻煩來了，問道：「你手袋中還有沒有那些藥丸？」

她搖了搖頭，臉孔開始扭曲。

施艷打開她的手袋，一個小樽空空如也。

藍瑩開始呻吟。

馬獅龍道：「這是一個好機會，你去大叫，當有人來時，你便說明一切。」

施艷走到門口處，開聲高叫。

馬獅龍對何樂道：「準備。」

施艷的尖叫聲驚動了外面的人，但外面的人似乎十分忙碌。

施艷道：「救命呀！」

終於有一個人走來，粗聲粗氣地道：「幹甚麼？」

「我朋友毒癮發作。」

「那有甚麼辦法？」

「找些丸仔來。」

「我們這裏不是販毒的地方。」

「那你通知你的上司。」

那人離開了一會，不久，他又再來，並且要開門。

馬獅龍打了一個眼色給何樂，也示意施艷預備。

門一開，馬獅龍便一個竄身，把那人拉了進來，並且一拳打中他的要害，那人也就昏昏噩噩的倒了下去。

馬獅龍道：「你打頭陣。」

何樂答應，立即竄了出去。

馬獅龍向施艷道：「走！」

但施艷不肯走，因爲她不忍留下那在呻吟不已的藍瑩，那景象實在也使人心酸。

馬獅龍一手把她托起，讓她伏在自己的肩上。

於是，他們一起出了囚室之外。

何樂在前面探首，輕聲道：「這些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不知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道：「走爲上着。」

何樂引着他們，穿過了一列列的貨物，一直都沒有人來阻止他們，看來這些人都要退出這個貨倉。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叫道：「快找出路。」

何樂也只是在摸索，而貨倉面積極大，一時之間，倒也難找一個出口。

這時，他們經過一個轉角之處。

有人在裏面大叫。

何樂停了下來，上前一看，回首道：「還有兩人被囚在這邊。」

「甚麼人？」馬獅龍問。

施艷也上前一看，叫道：「今天與我們對賭的兩個人。」

馬獅龍一時之間，並不知道那是誰，但人命總是最重要的。

「能否放了他們出來？」馬獅龍問。

何樂把門一拉，門却開了。

那兩人立即走了出來，他們一個身體龐大，一個身體瘦小，在黑暗中都是令人發笑。

那身體龐大的人叫道：「快走，快走。」

「往那裏走？」何樂問。

「那邊，再遲多三分鐘，沒命離開這裡。」

那人已拚命的向前走，看來他並不是在說笑，他也眞正的在逃命。

終於，他們看見了一盞紅燈，那是一個出路。

那人一腳踢開了門，外面光線透入，使他們一時之間無法睜開眼睛。

「快走！快走！」那人叫着，他也閉着眼睛的向着有光的地方衝去。

出了貨倉，他們的精神都爲之一振。

但那人仍然高叫：「快走，快走，盡量遠離這地方。」

衆人都隨着他向前走。

他們都不知走了多遠，直到喘不過氣來，才稍作停留，可是，後面却傳來……

「轟隆」「轟隆」之聲不絕。

整個紅屋貨倉爆炸起來，屋子塌下，並冒起了濃煙以及一陣一陣的火舌。

那身材龐大的人道：「總算拾回這條小命。」

馬獅龍也有一點驚魂甫定的感覺，假若不是幸運，他們這幾條小命也撿不回來。

他放下了藍瑩。

那人道：「多謝兩位小姐……」這時，他才看到施艷的臉孔，詫異道：「怎麼會是你們？」

「啊，你是胡克？」

「是的，雷斯，你說那兩位夢寐也不能忘的小姐。」

雷斯便是那身裁瘦削的人，他有點靦覥地道：「多謝施小姐救命。」

「不是我救你們的，那是馬獅龍的主意。」

「馬獅龍？」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馬獅龍道：「你們本是對賭的，換句話說，你們本是屬於不同的集團，



爲甚麼你們的老闆會囚你們？」

「他懷疑我們作反。」

「作反？」

「是說來話長……」

那時，貨倉已起了熊熊的烈火，而遠處已傳來警車尖銳的警笛聲。

雷斯道：「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再說。」

衆人跟着雷斯走，穿過了一些橫街小巷，雷斯引着他們入到了一間破舊的樓宇之內。

到處都是塵封蛛網。

雷斯道：「這地方是我死去的朋友的住所，他死前曾說過送這地方給我，我一直沒有來過，想不到一來這地方，竟是避難。」

這時，藍瑩已甦醒，發出可怕的呻吟聲。

施艷十分關心，道：「雷斯，有沒有辦法找一些丸仔來？」

「有，不過，她要的是甚麼？」

馬獅龍道：「不要，甚麼也不要。」

施艷道：「爲甚麼？難道你要看着她這樣呻吟中死去？」

「她死不了，」馬獅龍道：「讓她挨過這一段時期，她便會從死裡翻生。」

他們都似乎並不明白馬獅龍的用意。

馬獅龍道：「讓她痛苦一下，不要讓她永遠做那些毒品的奴隸。」

藍瑩不斷的痛苦掙扎，那情狀，那聲音實在使人難以忍受。

馬獅龍道：「雷斯，有沒有一處緊閉的地方。」

雷斯道：「來，我們一起看看。」

這樓宇雖殘舊，但也十分寬敞，裏面有仍然清潔的床舖，馬獅龍把藍瑩放在床上，並且撕了一張床單，用布條把藍瑩縛在床上，然後把房門關上。

「過了這段最艱苦的時刻，她會永遠不用再受苦。」

衆人離開了那房間。

他們回到了那個大廳。

衆人合力收拾了一下，雷斯並且弄了一些茶出來。

馬獅龍道：「兩位，究竟你們爲甚麼也會被關在貨倉之內？」

於是，「野狼」胡克與「小丑」雷斯便分別的叙述了他們的遭遇。

其實他們兩人的遭遇，與藍瑩施艷的遭遇也有點相似，因而大家互相說起來，也是十分有趣。

馬獅龍聽了，道：「兩個西西里島的未來教父，爲了取得老教父的信任，便利用你們鬥法。」

雷斯道：「我們只是兩隻小棋子，他們還有很多有用的大棋子。」

何樂問：「你們還沒有說被囚的原因。」

胡克道：「昨天我們與施小姐及藍小姐對賭，其實我們早已計劃，讓窗外的狙擊手殺她們，而我們倆是配合他的動作，可是，我們不忍心……」

雷斯道：「其實我們一早明白，這兩位小姐與我們是同病相憐，我們在賭桌上故意拖延了一些時間，而剛巧一個賭場職員拉開了窗簾一些……」

胡克道：「那本來是我們的暗號，給那狙擊手的暗號，只要一拉窗帘，他便發射，那知窗帘是拉開了，並不是一個最佳角度射殺二人，不過，那狙擊手仍然是依照計劃開了槍，但目標却不中。」

施艷聽了，才知道自己曾是死裏逃生。

馬獅龍道：「你們的故意拖延，給上面發覺了？」

「是的，而且他們的計劃有變。」

「有變？變甚麼？」

「雷斯道：「我們不清楚，不過，從他們的對話中，我們發覺他們有了些更佳的辦法去洗錢。」

「洗錢！」何樂道：「對於這個陌生名詞，何樂反應最爲奇怪。

雷斯道：「我們本是他們洗錢的工具，而今不用我們了，而我們也知道得太多……」

馬獅龍道：「對知道太多的人，自然是讓他們在貨倉之內，一同爆炸好了。」

胡克道：「是的，你們被囚，又怎會逃出來？」

馬獅龍道：「而今藍瑩毒癮發作，是我們一個負累，其實沒有她的毒癮發作，也引不到那人來開門。」

何樂道：「那貨倉其實是你們那邊的一個基地？」

胡克點了點頭。

「那麼爲甚麼要爆炸了那地方？」

「那可能是毀滅他們犯罪的證據。」

馬獅龍道：「你們說過，他們有新的辦法洗錢，你們聽到了一些甚麼風聲？」

胡克道：「其實我們只聽到一些片語，並不知道詳情是甚麼。」

「甚麼片語？」

雷斯道：「我看他們曾經爭議過是『焚化爐』三個字！」

「焚化爐？」馬獅龍重覆這三個字。

何樂道：「焚化爐與洗錢有何關係？」

胡克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在貨倉之內，似乎是運走過一大批東西。」

「甚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不過，我看過，但當時十分黑暗，看不清楚，好像是一些印刷品。」

「印刷品？有甚麼印刷品這麼重要，要在爆炸貨倉之前加以運走？」

沒有人有結論。

施艷道：「甚麼印刷品最有價值？」

「小丑」雷斯漫不經意地道：「除非是銀紙。」

「對，是銀紙！」馬獅龍道。

何樂道：「我在這地方也居住很久，我記得，這個紅磚屋貨倉曾經是印僞鈔的地方。」

「你怎知道？」

「那是新聞的報導，大約一年前，警方在這裏搜到一大批印刷機，是在一個地窖內的，可惜，搜不到其他證據，如果把這些事連接起來，應該是……」

施艷道：「這貨倉可能是個印僞鈔的地方。」

馬獅龍也同意，道：「先運出僞鈔，才把貨倉爆炸，那麼，那些印刷工具也不愁讓人發現。」

「可是，僞鈔與焚化爐又有甚麼關係？」

他們各自思索了一會，仍然沒有答案。

馬獅龍問：「焚化爐在那裏？」

雷斯與胡克都不知道。

何樂道：「我知道，離開這地方相當遠，要兩個鐘頭的車程。」

馬獅龍道：「我想，要明白僞鈔與焚化爐有甚麼關係，最佳的辦法莫如去看一看。」

「這時候？」

「不，這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吃東西。」

馬獅龍這麼一說，眾人都嚷着肚餓起來。

雷斯道：「這地方我最熟悉，你們等一下，施小姐，你可否幫忙一下？」

施艷道：「煮東西？我……」

「不，我想你和我一起出去一趟，看看應該買些甚麼東西給大家吃。」

施艷並不介意。

馬獅龍道：「你們這樣出去，有些危險，假若有些甚麼阻延，那便……」

雷斯道：「你們不用擔心！施小姐，你跟我來。」

他們進入洗手間。

不一會，有兩個人出來，一個是老頭子，一個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婦。

那當然是雷斯與施艷。

眾人都有一些驚詫。

雷斯道：「你們忘記我是甚麼職業的？」

「小丑？」

「對，我們小丑有很多技能，化粧只是其中一項。」

眾人都佩服他的化粧能力。於是，他們兩人出外，馬獅龍並且叫他們買了一些止痛藥回來。

他們出外之後，馬獅龍與何樂入內看看藍瑩，呻吟的聲音已沒有了。

他們打開了門，只見藍瑩昏昏迷迷的躺在床上，不過床上的被鋪已亂作一團，看來她剛才是經過了一番大掙扎，如果沒有那些床單布條縛着，她可能跳起來，撞牆自殺也說不定。

馬獅龍按按她額頭與脈搏，一切都正常。

「水……」她開始甦醒。

何樂趕快找了一杯水來，她一口便喝乾了。

「我怎麼了？」藍瑩問。

「我看你曾往鬼門關走了一遭。」馬獅龍道。

藍瑩道：「是麼？」她的聲音柔弱，却充滿了希望。

馬獅龍道：「原諒我決定要你受此煎熬。」

藍瑩道：「不，是你救了我的性命，我知道我一定要經歷一些巨大的痛苦，我的生命才再度有意義。」

何樂道：「我看你成功了。」

藍瑩道：「是的，我睡了多久？」

「一定超過十八小時了，」

「沒有吃過任何藥丸？」

「是的。」

藍瑩衰弱的臉孔現出了微笑。

馬獅龍道：「妳好好休息一下。」

兩人出來，胡克居然在屋內找到了一個小型的收音機，他們聽到新聞報告。

「……西區貨倉大火，燒死了五個年老的看更人，消防局方面的官員認爲，這次失火，是有縱火的可能，因此，那貨倉的地區已列爲禁區，暫時不能入內……」

「燒死了五個人。」馬獅龍感嘆地道。

雷克道：「這也好。」

何樂聽了，有些光火道：「你這人冷血！」

「我不是這個意思，至少是上面那些人，不知我們逃脫了，以爲我們死在火場之內！」

他這話也未嘗無理。

這時，雷斯與施艷已回來，手上捧有一些食物，都是從便利店買回來的，只要稍稍放入焗爐，便可以吃的了。

馬獅龍道：「施小姐，你去看看你的好朋友。」

施艷入去看藍瑩，她看見藍瑩辛苦的樣子，也有些不忍，不過她也爲她渡過最艱苦的時刻而感到高興！

他們一起吃了一些簡單的食物。

藍瑩也喝了一些湯，但感到有些頭痛，馬獅龍早知她有這種現象，便給她吃了一些止痛藥。

他們吃了一些東西之後，便開始商量行動。

「首先要找一輛車子。」馬獅龍道。

「那包在我的身上。」雷斯道。

馬獅龍道：「何樂，你可以駕駛去，認得路嗎？」

「我不敢肯定，不過，去到附近，我一定可以認得的，你們放心。」

「我們需要帶一些武器嗎？」施艷問。

「有武器當然比較好！」胡克道。



雷斯道：「找武器並不易，不過，我是當小丑的，有些道具的炸藥，可以有用嗎？」

馬獅龍道：「帶一些去，可能有用。」

經過一番商議之後，他們各自休息。

翌日一早，他們却不見了雷斯，眾人正在猜疑之時，雷斯却已回來。

原來他去偷了一輛車子來。

眾人上了車子，由何樂駕駛，他們並沒有帶施艷與藍瑩去，因爲藍瑩身體仍弱，而施艷負責照顧她。

馬獅龍更吩咐施艷，假如他們三十六小時內仍沒有回來的話，便去報警。

清晨，車子在公路上疾駛，高速公路上並沒有甚麼車輛，因此他們很順利到了西區。

他們一進入西區，便看見兩支大煙囪。

何樂道：「相信那便是焚化爐了。」

車子一直往那兩支大煙囪去。

那是一間相當現代化的建築物，工作人員並不多，一切都是用電腦操作的。

他們把車子泊在一處較遠的地方，然後步行前往那焚化爐。

這時候，時間仍早，沒有人在工作。

他們走入了一個儲藏室，找到了一些工作人員的制服，於是便分別換上了。

然後向焚化爐之處走去。

入口的地方，有幾輛巨大的吊臂車，是用來把大型的垃圾吊入爐口。

馬獅龍跳上了一輛車的控制室之內。

何樂也跟着馬獅龍，但雷斯和胡克却躲在另外一些地方。

不久，有一羣人進來，他們沒有聲張，由一人指揮着，便各散東西，躲了起來。

接着，門外傳來了一陣汽車聲。

不久，有幾個穿着制服的職員入內，他們抬着一大袋的東西，一共有十多包。

一個穿着藍色西裝的人指揮着。

有人上了一輛吊臂車上，似乎要開始把那一袋一袋的東西吊入焚化爐之內。

忽然，有幾個人進來，手拿着槍械。

其中一人向天花板開了幾槍，一時之間，震耳欲聾，有人叫道：「打劫！」

「打劫？」

那些職員都伏了在地上。

那些持槍械的人，用槍指着眾人，其中一個並脅持着那穿西裝的人。

有人把其中一個大袋打開。

天啊，竟是滿載着殘舊的紙幣，一捆一捆的，包扎得十分好。

這時，外面來了一個人。

這人戴着黑眼鏡，口含雪茄。

但沒有作聲，只打了一個手勢。

他的手下回了一個手勢。

接着是一陣槍聲，那幾個職員已死在血泊之下。

那人狂笑。

持槍的人把那幾個人的屍體推入了焚化爐。

眼看着這些冷血的人的所爲，馬獅龍幾乎要跳出來，不過，爲了看清楚事情眞相，他只有强忍着。

那個本來是指揮職員的人，道：「你們需要的東西，我都帶來了。」

口含雪茄的人道：「好，你做得好！」

「但我的呢？」

那人道：「你的甚麼？」

「我的鈔票，一千萬的鈔票。」

那人大口的噴了一口煙霧，道：「一千萬，你的野心倒也不小。」

那人臉露詫異之色。

口含雪茄的人道：「你殺了你的手下，你有錢也沒有命享的！」

那人叫道：「那是我的事，我們是公平交易！」

「把他推了下去！」

於是，有人接了這個命令，猛然的衝向他。

那人却是十分鎭定，腋下已夾着一柄輕型的機關槍，向半空掃了一下。

立時，整個空間都充滿了迴响，震耳欲聾。

那幾個衝上去的人，只好停了。

那口含雪茄的人，怒叫：「你居然與我亞朗尼奧爲敵？」

原來這一夥是亞朗尼奧的人，換句話說，那是「小丑」雷斯與「野狠」胡克的老闆。

那人仍然鎭定地道：「我一向是個認錢不認人的人，我不理會你是誰。」

忽然，那邊一隻吊爐已開始移動，然後，好像失去控制似的，墜向那人。

那人連忙閃開，並向吊臂開了幾槍。

吊臂當然不會受傷，仍然迫向那人。

那人左支右絀，在焚化爐前不知如何是好。

那口含雪茄的人在狂笑。

那人又再向附近盲目的掃射了幾下，一時之間，下面所有人都躲避起來。

不過，他掃射即管掃射，但仍然是保不了自己，那吊臂十分靈活，再三的迫他向後，非要迫他跳下焚化爐，不過，那人並沒有退縮。

當吊臂稍停，那人竟一撲而上，上了吊臂。

駕駛吊臂的人，並沒有想到他有此一着，一時之間，也無法把他甩開。

那人一直爬上吊臂。

這次，倒是駕駛吊臂的人恐慌起來，因爲讓他爬上來的話，自己豈能活命？

那人索性把吊臂停在半空之中，既不上，也不下，而那人正拚命的爬上來，並且以機關槍護着自己。

那口含雪茄的人已退開，並且躲在一處有掩護的地方，叫道：「殺死他！殺死他！」

那在吊臂上的人，停了下來，他是躲在吊臂上的鐵枝之間，下面的人一時之間無法射到他，也無奈他何。

他看清楚形勢之後，一個縱身。

他整個人自鐵臂飄下。

這人身手的確不凡。

假如不是如此，這人又豈敢單刀赴會？

他飄身而下，直撲那個口含雪茄的人。

很多人見此情形，也撲來保護他。

不過，那些人害怕那機關槍，稍一猶豫，那人已撲下來，雖然，並沒有撲個正着，但離那人不遠。

那人一個翻身，立時接近了口含雪茄的人。

亞朗尼奧是個見慣大場面的人，見此突襲，並沒有驚惶之色。

他想舉槍。

但那撲來的人已比他快，並且舉起了輕機。

亞朗尼奧呆了一會，但隨即一腳踢起，那人被他踢中了手腕，一時之間，因疼痛而未能開槍。

這時，亞朗尼奧已舉槍。

不過，那下撲的人，在痛苦當中仍懂得保護自己，他也一腳飛起。

亞朗尼奧的手槍被踢起，飛上半空。

他既然沒有手槍，那人已不把亞朗尼奧放在眼內，他一竄而上。

本來，他可以一槍掃去，可以立時使亞朗尼奧的身體變成蜜蜂巢，可是，他實在太恨亞朗尼奧的無情無義，也恨他太不講信用，他撲向他，要用自己雙手結束他的生命，以發洩心中的憤恨。

他撲上。

亞朗尼奧也避無可避。

那人雙手抓向亞朗尼奧的頸上。

不過，他的一雙手未及發力，已軟了下來。

因爲他的一撲，却把自己的身體撲向一柄鋒利的刀上，而那刀是在亞朗尼奧的懷中。

那人是一念之差。

而亞朗尼奧却是一着之先。

那人的背上隱隱的有些血印，不一會，整個背部都已成通紅。

亞朗尼奧大力把那人甩開。

他抽出一柄染滿鮮血的刀。

在旁看着這一幕拚搏的人，都鴉雀無聲。

連躲在另一吊臂上的馬獅龍，也有點吃驚。

亞朗尼奧實在是個不可小覷的人，只見他甩開了那人之後，拍拍身上的塵埃，又拿出了一支大雪茄。

這時，已有人上前爲他點火。

而亞朗尼奧的手下，已轟然拍手叫好。

那實在是精采的一幕。

可是，在一片歡呼聲之中，外面的大門突然又被人推開了，有人叫道：「亞朗尼奧，不要高興得太早！」

立時，整個大堂都靜了下來。

亞朗尼奧似乎已認得那聲音，叫道：「是你？波仙奴？」

門口之處出現了一排人。

這排人之後，才有另一個大哥模樣的人。

躲在馬獅龍身旁的何樂道：「這個便是波仙奴，我在報紙上也看過他的照片。」

「是施艷與藍瑩的老闆？」

何樂點了點頭。

波仙奴是在嚴密的保護之下，有恃無恐地道：「亞朗尼奧，看來你不能不敗在我的手中。」

亞朗尼奧知道形勢對自己並不利，却仍擺出一個從容不迫的樣子，道：「這一次你佔上風，不過……」

波仙奴道：「不是這一次，而是以後！你不用再與我鬥，我一定是永遠的教父，新一代的教父。」

亞朗尼奧道：「我們總是兄弟！」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這話，我們是在較量，並不是在聚親情，而你一向知道我的爲人，爲名爲利，我一向是六親不認！」

亞朗尼奧苦笑，吸了一口雪茄。

波仙奴道：「你給我熄了你的雪茄！」

「爲甚麼？」

「因爲我不喜歡那味道！」

波仙奴實在是個有風駛盡帆的人。

亞朗尼奧悻悻的弄熄了雪茄。

「我希望你不要累及無辜，包括你的手下，勸他們勿亂動，否則只是多幾條人命！」

然後，他沒有理會亞朗尼奧的反應，便吩咐他的手下道：「快把那些殘舊的鈔票搬上車。」

十多個人上前，要搬那一袋袋的鈔票。

不知是誰發出了第一聲槍響。

一時之間，槍戰便開始了。

子彈橫飛，亞朗尼奧與波仙奴各自躲在一個有利的位置，而兩方面的人馬，各不相讓，互相射殺。

雖然下面是子彈橫飛，但躲在吊臂上的馬獅龍與何樂仍然是安全的。

何樂輕聲道：「其實這兩個人也是可惡之極，最好是互相殘殺死了！」

馬獅龍道：「如果他們互相殘殺死了，那是整個世界的福氣。」



何樂道：「趁他們不爲意，我們也加一把。」

「不，」馬獅龍道：「我們已經忍耐了這麼久，更不應妄動。」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警車的聲音。

雙方的人已有了警覺，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也不能讓步。

而警車也越來越近。

亞朗尼奧忽然叫道：「波仙奴，我們就此罷手，否則，只是便宜警方。」

波仙奴也知道，再鬥下去，只是兩敗俱傷，便叫道：「你先停火。」

亞朗尼奧喊道：「停火！」

不久，槍聲已停。

波仙奴道：「我先退！」

他其實並不是徵求亞朗尼奧的意見，因爲他站在較近門口之處，因此他已搶先出去。

突然，有人放了一口冷槍。

波仙奴爆出了一句家鄉話，看來是非常惡毒的話，而雙方又再火拚。

這一輪槍聲，使在場的人沒法撤退。

但警車聲已太近！

兩人已不再對話，各自想法逃去。

「我們怎樣？」何樂問。

馬獅龍道：「我們也要離去，否則是無端的淌了這渾水！」

可是，一時之間，仍有零星槍聲，無法下去。

漸漸，護着兩個大哥的人，都各自退了出去。

何樂道：「下去？」

那邊的胡克與雷斯也從高處下去。

可是，他們下不了幾步，又見一排人退了回來。

他們不敢再動，看清楚，退回來的竟是兩幫人，而亞朗尼奧與波仙奴仍在其中。

波仙奴見亞朗尼奧也回來了，便笑道：「這次我們要破例聯手一次，合力對付警方！」

亞朗尼奧道：「我們的帳在下一次再算！」

於是，他們又各自佔了有利的位置。

不久，外面傳來播音筒的聲音：「你們已被包圍了，快快棄械投降！」

兩人冷笑，向外發了幾槍。

這些人已是全無法紀，視警方如無物。

馬獅龍一向最恨這些人，這些人是人類的害羣之馬，是人類的渣滓。

不過，他仍忍耐着。

忽然，波仙奴高叫：「我們脅持了焚化爐內的十個職員，布朗也在我們手上！」

外面的情形他們並不知道，不過，本來是洶湧的車聲人聲，也立時靜了下來。

一會，焚化爐內一個電話響了。

波仙奴上前接聽。

「我們……我們要求極爲簡單，兩輛車……人質在我們手上，當然不會放出，而且，在十分鐘之內，仍沒有確實的回覆，先殺那個布朗經理！」

他大力的放下了電話，對亞朗尼奧道：「我要求警方給我們兩輛車，得到車子之後，各自逃命，也各安天命。」

亞朗尼奧道：「這個當然。」

不一會，電話又響。

波仙奴這次並沒有答話，他忍耐着，讓警方說了一大輪，然後，他才斬釘截鐵的道：「十分鐘，我只給你們十分鐘，假如沒有回覆，你們先收布朗的屍體！」

他放下了電話。

他開始看手錶。

果然是十分鐘，外面也沒有甚麼反應，電話也沒有再響起來。

波仙奴道：「你們把布朗的屍體抬起，拋在外面。」

兩個手下應言。

他們把那個指揮焚化殘鈔的人抬起，他其實早已死了，那是他撲在亞朗尼奧身上被他戳死的。

當屍體拋出不久，電話響了。

波仙奴不讓對方說話，道：「我們並不在說笑，十分鐘之內，先派兩個警官入來！」

他似乎又有了新計劃。

警方似乎是在討價還價。

不過，波仙奴是非常決絕，並沒有多言，只道：「你們十分鐘之後，再收屍體！」

他放下了電話。

不夠五分鐘，電話又響起來。

波仙奴不說話，只是聆聽着，然後道：「有了你們的保護，我們自然會放人質。」

再聽了一會，他似乎十分滿意的放下電話。

波仙奴轉向亞朗尼奧，道：「而今我要求他們派兩個警官入來，交換人質，你準備一下。」

「我們並沒有人質！」

「有了警官入來，那兩個警官便是人質。」

波仙奴確實是一個頭腦靈活的傢伙。

馬獅龍早已覺得奇怪，他手上其實並沒有甚麼人質，只是在恐嚇警方。

那個布朗經理的屍體，使警方束手無策，但如果再拖延下去，波仙奴的詭計一定會被識穿。

不過，他利用了警方害怕再有人被殺的弱點，看來是準備派兩個警官入內。

這正中了波仙奴的詭計。

亞朗尼奧在這一場比賽中，似乎是落後了，他的頭腦並沒有波仙奴的那麼快，那麼狡猾。

再過五分鐘。

外面的播音筒傳來：「警官來了！」

一陣皮靴的聲音。

兩個擧着手的警官慢慢的走入來。

馬獅龍一看，其中一個竟是盧根，他的一個舊朋友，想不到他竟做了人質。

兩人一入，已被兩個埋伏在門前的人，一手按着。

兩人被搜身，身上並沒携有槍械。

波仙奴道：「好好招呼我們的天使！」

亞朗尼奥也道：「不要傷害他們！」

盧根道：「人質呢？」

波仙奴狂笑，道：「你們便是人質！」

盧根看了一眼，整個大堂內的情形，雖然有十來個屍體，但一看便知並不是銀行職員，或是焚化爐的職員，他似乎放了心下來。

波仙奴道：「車子呢！」

「在外面！」

「你們護着我們，我先出去！」波仙奴道。

他押着盧根。

盧根似乎十分馴服，不過，他回首望了他的同伴一眼，似乎是交換了一個眼色。

馬獅龍心中已暗叫不妙。

兩人果然立時發難。

兩個本是押着他們的人立時被推開，但是，他們手上却有槍。

當他們一個翻滚，已發出了一槍。

盧根雖然沒有中槍，但已不敢再動。

波仙奴怒道：「你們眞不知好歹！」他一脚踢在盧根的臉上。

盧根也是怒極。

馬獅龍心下想：「盧根這麼多年來，仍是那麼火爆！」

波仙奴突然抽出一柄長刀，指着盧根的臉，叫道：「讓我先從你的臉上割下一塊肉！」

他把長刀在盧根面前晃着。

亞朗尼奥道：「波仙奴，不要再多生枝節！」

波仙奴怒道：「亞朗里奥，不要吩咐我做些甚麼！我自有主意！」

他一刀揮下。

盧根閃開。

但這一刀足已使馬獅龍也吃了一驚。

波仙奴道：「警方的人並不可信，如果我們這時出去，一定兇多吉少！」

「那又如何！」亞朗尼奥道。

「先殺這個警官，他們才知道厲害！」

他果眞要一刀砍下。

馬獅龍實在忍耐不住。

他已抽出了手槍，那支手槍內只有一顆子彈，他一直不想用這招。

但而今已是最後的一刻，眼看盧根的臉便要被削下一塊肉。

他實在不忍看見朋友受害。

槍聲下，波仙奴手臂中彈，刀已甩出。

馬獅龍亦已撲下。

他早已計算清楚，從吊臂跳下，有一定的危險，不過，落在那一大袋的錢鈔上，可以卸去不少下墜之力。

他一着地，已用槍指着波仙奴。

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使波仙奴也無法應付。

「勿動！」馬獅龍喝道。

可是，另外那邊，已有幾枝槍指着馬獅龍。

何樂在上面也露了臉，他控制着吊臂，叫道：「有人再動，吊臂便會飛下！」

這一吊臂正是在那幾個用槍指着馬獅龍的人頭上。

一時之間，衆人僵住。

馬獅龍控制着波仙奴。

亞朗尼奥的人控制着馬獅龍，而何樂控制着那羣人。

盧根已退開，道：「我們不想多損人命，你們出去吧！已有車子在外！」

波仙奴雖然是在槍咀之下，仍然毫無懼怕地道：「我不相信你們！」

這時電話响了。

波仙奴前去接聽。

馬獅龍的手槍一直跟着他。

波仙奴大叫：「你們再弄詭計，兩個警官先死！」

對方似乎說了一大堆話。

波仙奴大力放下電話。

這時，馬獅龍人急智生，叫道：「老兄，你剛才也受盡這老弟的氣，你先走！」

亞朗尼奥道：「波仙奴，我沒有辦法，先捨你而去！人總要有些餘地，日後好相見！」

波仙奴被氣得滿臉通紅。

亞朗尼奥走了兩步，道：「老友，我不知你是誰，爲了大家不再損失人命，還是放了我們！」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有些猶疑，自己控制着波仙奴，但他仍有手下在，假若一動手，不知是鹿死誰手。

殺了波仙奴，反而是助了亞朗尼奥一把，讓他佔了便宜，對警方毫無好處。

反而是讓他兩兄弟仍生存，繼續鬥下去，那反而有機會把他們一擧而殲之！

馬獅龍下了決定，道：「好，你們還有人情味，兄弟之情，我便成全你！」

他一推了波仙奴，波仙奴的手下已上來，護了他，閃身出去。

盧根又想動。

馬獅龍道：「盧根，讓他們先離去，你怕日後沒有機會報此一仇？」

盧根道：「馬獅龍，謝謝你！」



「謝我甚麼？」

「救我一命！」

「不用那麼言重！」

外面傳來一些槍聲，之後，是車輛的馬達聲，不一會，兩車已疾馳而去。

衆人都似乎舒了一口氣。

盧根上前握着馬獅龍的手，高興的道：「怎麼會在這個情形之下遇到你！」

馬獅龍道：「我也想不到，千里迢迢，竟又遇到一個朋友！」

這時，外面佈防的警察都湧了入來。

有人叫道：「人質呢？人質呢？」

盧根道：「根本沒有人質，我們上當了！」

一個高大的男人走了過來。

盧根介紹道：「這是我們的局長拿波里奥！」

馬獅龍與他握手。

盧根續道：「局長，這次若不是馬獅龍，我若不死，也沒有了一邊面頰！」

拿波里奥道：「多謝你，馬先生……對了，你的名字……馬獅龍，在很多次大毒案之中，你立功不小！」

馬獅龍道：「那只是幸運！」

拿波里奥看着手下清理現場，那些受傷的人，都已送了去醫院，其餘的屍體，亦有人收拾了。

馬獅龍沒有說話，但一直小心觀察着，在這混亂的場面中，却沒有雷斯與胡克的出現。

看來他們趁着混亂的當兒，已逃之夭夭，無論如何，他們都是邪裏邪氣的人，遇到警探，自然是先溜爲上着。

拿波里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並沒有說話，這應該讓盧根解釋。

盧根道：「我們還是回到警局詳談吧！馬獅龍，你也陪我們走一遭！」

馬獅龍點頭，何樂却問：「我呢？」

「你也跟着我們走！」馬獅龍道。

有幾個探員上前，向拿波里奥請示，道：「這幾大袋殘舊鈔票，如何處理！」

拿波里奥道：「先拿回警署，可作證物，另一方面，要處理這些東西，一定要再找財政部的人！」

馬獅龍隨着他們，一同回到警局。

拿波里奥的工作十分繁忙，一到了警局，便有很多人要求見他。

本來，他對這件案十分有興趣，可是，他分身不暇，便對盧根道：「這件案子，由你負責！」

盧根道：「好的，我會盡力而爲！」

拿波里奥轉向馬獅龍道：「多謝你的幫手！」

當拿波里奥出去，室內只剩下馬獅龍與何樂，盧根與他的助手瑪芝。

瑪芝是與盧根一起入焚化爐之內，作爲人質的，不過，他一直沒有說話。

這人身材嬌小，但行動也十分矯捷。

瑪芝出去一會，便再進來。

他一進來却使人們眼前一亮，原來瑪芝是一個紅粉幹探，只不過剛才工作時，作男裝打扮。

馬獅龍笑道：「原來你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助手！」

盧根道：「是的，瑪芝對我非常有用……」

瑪芝對馬獅龍道：「我也聽過你的名字，這次能與你一起工作，十分榮幸！」

馬獅龍道：「瑪芝小姐，你太客氣，你這麼勇敢，實在使我佩服！」

他又介紹何樂與他們認識。

盧根道：「好了，回到正題，這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說來聽聽！」

馬獅龍道：「這事說來話長！」

馬獅龍首先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然後再涉及施艷與藍瑩的故事，再加上雷斯與胡克的故事。

盧根與瑪芝都聽得津津有味。

盧根道：「過程簡直像一本傳奇小說，不過，故事並沒有完！」

馬獅龍道：「而且還有更刺激的一面！」

盧根道：「很明顯，這兩個西西里島的兄弟，正在爭權奪利大鬥法，我們本來可以將他們一網成擒，却讓他們逃出生天！」

馬獅龍道：「要捉他們，並不是那麼容易，如果在平常的情況下捉到了他們，也是沒有用的！」

瑪芝道：「是的，他們都是狡猾之輩，不要說沒有證據，假若證據稍爲不夠，也敵不過他們的律師！」

盧根道：「既然他們兄弟的大鬥法仍未完，那麼，我們定有很多機會！」

馬獅龍道：「你們這次放走了他們，還有甚麼繼續的行動？」

「有，他們的車子上都裝有追踪雷達，對了，我看他們追踪到甚麼。」

他拿起了電話。

「雷達的追踪怎樣？」

馬獅龍聽不到電話傳來的聲音，不過，看着盧根臉上的表情，由紅轉白，再由白轉紅，也可以猜到八九。

盧根咆哮道：「你們怎……」他沒有說下去，放下了電話。

盧根道：「他們實在是狡獪異常，離開了焚化爐不遠之處，早已另有車輛接載他們！」

馬獅龍對此其實也沒有甚麼寄望，因爲亞朗尼奥與波仙奴都是見過風浪的人，他們處事，自然有他們的一套。老狐狸，並不是那麼容易跌入獵人的陷阱！

盧根道：「馬獅龍，這件事你比我

清楚多些，我看我要全靠你了！」

馬獅龍道：「盧根，大家老朋友，假若我有所發現，或是警方有所發現，我們互通消息，我們不能讓這兩個年輕的教父橫行，否則，不知有多少人受害！」

馬獅龍與何樂離開了警局。

他們立刻回到那古舊的居處。

雷斯與胡克正心急地等待他們，最使人高興的是，藍瑩經過了一大段煎熬的時刻，似乎戰勝了。

她臉容有點憔悴，但神情仍是愉快的。

藍瑩一見了馬獅龍，便道：「馬先生，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我幾乎害死你，那是你自己的能耐！」

藍瑩道：「原來要戰勝自己是那麼困難的！」

施艷道：「你終於戰勝了！」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今晚出去，好好的吃一頓，慶祝一下！」

他們當然沒有異議。

馬獅龍道：「我們不能這樣出去。」

何樂道：「那麼，雷斯，我們一切靠你了！」

那是因為雷斯是個化粧的能手。

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雷斯出外買了一些化粧用的東西回來，何樂也為衆人買了一些衣服回來。

雷斯一一為他們化粧。

馬獅龍、何樂、施艷與藍瑩，都是中國人，於是他們便化成了一家人，而雷斯與胡克，外型一向惹人注目，便化了兩個當地老富翁的模樣。

從外面看來，他們一起出外，便好像兩個老富翁正在招待外來的朋友一樣。

雷斯的化粧技巧實在高超，他們自己一照鏡子，也幾乎認不得自己，外面的人，一定不會認得他們。

他們找到了一間大餐館，吃了豐富的一頓。

他們也進賭場走了一圈，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局面出現，看來，亞朗尼奧與波仙奴經過這次的正面鬥法，雙方得失也不少，他們需要休息一下。

* * *

格力哥護着波仙奴回到他們的一間豪華大屋之內。

波仙奴仍是氣憤難平。

格力哥道：「波士，何必再為此而憤怒？」

「幾乎是成功了！」

「是的，假若換了那幾十大袋的殘鈔，我們這次一定贏定了！」

「但亞朗尼奧如何得知消息？」

「我看有人從中作梗。」

「是我們的人？」

「我會去好好的查一下！」

「一查到便帶他們來，讓我親手殺死他們！」

格力哥唯唯諾諾。

「格力哥，看來，我們的實力是在亞朗尼奧之上，倒不如來一次火併！」

「火併？」

「是的，我們有足夠的軍火與人手！」

「這個我也沒有疑問，不過，老教父是要你們鬥洗錢，把一千萬洗淨，才是贏家！」

「我們不一定要遵從他的話！」

「這個當然可以，不過，你殺死了亞朗尼奧，搶了他一千萬，也無補於事！」

「為甚麼？」

「你多了一千萬，但仍然是見不得光的金錢，又有何用？也不能向老教父交代！」

波仙奴回心一想，也不得不承認格力哥言之有理。

「你還有甚麼辦法？」

「一時之間，還沒有機會！」

「你找來的兩個女人，已背叛了我們！」

「那個毒女，是逃不了的！」

「為甚麼？」

「因為她一定要毒丸，沒有了毒丸，她怎能生存？因此她一定會來找我們的！」

波仙奴道：「看來，利用她們，也沒有多大作為，我實在心急，不能再久候下去，否則，亞朗尼奧一佔先，我們便沒有反擊的能力！」

格力哥道：「我看這地方充滿了機會！」

波仙奴咆哮道：「你只懂說！做給我看！」

格力哥表面上沒有甚麼，但心裡却是十分委屈而憤恨，本來，他的計劃是不錯的，利用施艷與藍瑩，一處賭場換一百幾十萬元回來，全世界這麼多賭場，走七八處地方，便可以洗乾淨一千萬元。

可惜的是事情節外生枝。

他一定要做一齣好戲給老闆看，可是，在目前的情形下，談何容易！

不過，他的運道終於來臨。

## 巨利當前 怦然心動

那日黃昏，格力哥接到一個律師朋友的電話，他立刻往赴約。

巴查律師是全城最出名的財經律師，本來，他一向的作風是下午不辦公的。

可是，而今是黃昏，他却仍在他的辦公室，等候格力哥的來臨。

他的辦公室內，還有另一位人物。

這人氣宇軒昂，一道濃眉，臉上也帶有風霜，看來他是久歷風浪的商人。

格力哥一到，便立刻進入巴查律師的辦公室。

巴查道：「這位是包先生，他是從事航運的！」



格力哥伸出了手。

包先生也握着格力哥的手，並不親切。

格力哥道：「巴查，有甚麼大生意？」

「有，包先生需要大量現金！」

格力哥一聽了，精神為之一振！忙問道：「多少？」

包先生冷冷的道：「一千萬，要現金！」

「美元？」

「當然是。」

包先生似乎是看不起格力哥。

「甚麼時候要？」

「越快越好！」

「那麼，你能用甚麼抵押！」

包先生道：「巴查，你解釋一下！」

巴查律師道：「事情是這樣的，包先生的航運事業，不單是航運，還有很多其他的生意，而今受到別人的緊急收購，因此……」

格力哥接口道：「因此，需要現金購回他的股票！」

「是的，要現金，而且要快！」

「你的銀行家？」

「我的銀行家似乎也看淡了我！」

包先生有些頹喪，不過，那沮喪的顏色，一閃即過。

「他們認為你會失敗！」

「我不會失敗的！」

巴查道：「包先生會用他的債券作為抵押！」

「有極大風險！」

「有，不過收益也十分可觀！」

「是的，如果在這次家族生意的保衞戰上，贏了的話，那些債券，將會倍升！」

格力哥道：「我要具體的數字！」

巴查道：「你以現金一千萬元，可以換得二千萬元的債券！」

「一倍利潤？」

「不止，假如我贏了的話，價格將會大升！」

「假如輸了，那便……」

「可能是一毛也不值了！」

格力哥考慮着。

巴查道：「不過，有了一千萬元現金，這次的收購戰是贏定的！」

格力哥道：「一千萬元現金，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相信我的老闆……」

包先生道：「找你的老闆與我直接說好了！」

格力哥道：「不，他不會見你！」

「那你可以拿主意！」

「我……當然可以！」

「那麼，我會另外加一些債券給你和巴查！」

格力哥沒有作聲。

「五百萬是你的，另外五百萬是巴查的！」

五百萬！對格力哥來說，那是一個大誘惑。

有了五百萬，他可以自立門戶。

那是他一生人的夢想，那是正當來的金錢，他不會怕西西里島人的干涉。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既可以替老闆洗乾淨那一千萬元，贏得了新教父的地位，自己也可以發財。

但他仍然作狀，道：「我仍要考慮！」

「你不用考慮，否則……」包先生道。

巴查道：「現在你要決定！」

格力哥一咬嘴唇，道：「怎樣交錢？」

「直接交到我的遊艇上！」

「那麼，我的報酬呢？」

「就在巴查律師樓內，只要我在債券上一簽上名字，明天，或者最多是後天，你便可以在世界上多個債券市場換錢，如果你有耐性，再等多一下，那些債券的價值會大升！」

「那要多謝你了！」

「不用，你幫了我，而我只不過吩咐印刷公司，多印一些罷了！」

「好，便這麼決定。」

包先生滿臉笑意，伸出了手。

這次的握手，格力哥感到他是充滿誠意的。

人生的轉變，比股票市場上的指數還要快。

格力哥道：「我現在回去預備，而今是晚上八時，準十二時，我會乘快艇往你的遊艇！」

「我會恭迎！」

格力哥立即離開了巴查的律師樓，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但他趕着打一個電話給波仙奴，簡單的解釋了一下，當然，他沒有把自己的好處也說了出來。

波仙奴也是個注意世界金融消息的人，他知道包先生這個人並不假，而且這收購戰亦正喧囂塵上。

格力哥一回到波仙奴處，波仙奴已準備好了一切，他似乎仍有些猶豫。

格力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波仙奴道：「這件事十分秘密？」

「當然十分秘密！」

「我害怕……」

「不用想了，這麼短的時間，就算是亞朗尼奧知道，他也奈何不得！」

波仙奴道：「我不出面！」

「任你主意，不過，我要幾個打手，伴着我去，比較安全一點！」

「我已準備妥當！」

「遊艇呢？」

「已泊在碼頭上，你出碼頭，他們便會載你出去的了，我知道，包先生的遊艇所泊的海灣也相當遠！」

「我會小心！」

波仙奴把一個大旅行袋交給格力哥。

格力哥打開一看，都是綠色的美金，十分整齊，雖不耀目，却使人有

點暈眩。

「我等你好消息！」

格力哥自己駕了車子往碼頭去。

迎着清風，他禁不住吹起口哨來，假如順利地把這袋鈔票送往包先生的遊艇上，他便可以得到兩千萬的債券，有了這些債券，他以後不用再爲波仙奴工作，不用奴顏卑膝的工作。

深夜的高速公路，顯得十分冷靜。

偶然有一輛飛快的汽車經過，却是心急的夜歸人。

格力哥雖然心情興奮，但他仍然小心的注視着，每輛超越他的車子，都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

轉眼已到了碼頭。

看看手錶，已是十一時半。

碼頭附近，一艘快艇正慢慢移近岸邊，艇上有訊號燈，發出英文字母的燈號「格力哥——格力哥」。

格力哥也按亮了車頭燈回應。

不一會，那艘快艇已駛近。

格力哥下了車，拿着那大袋，往碼頭的石級下去。

一個水手小心地道：「格力哥先生！」

格力哥回應，答道：「一切都準備妥當？」

「一切都妥當了！」

他上了船上，看見除了接應他上船的水手之外，還有另外兩個水手。

格力哥道：「往外海灣！」

那個駕駛的水手問：「正確的地點？」

「波仙奴先生沒有吩咐你們嗎？」

「沒有！」

「那你們知道最近有一艘船王的遊艇泊在……」

「你說是那個人人都認識的東方船王？」

「是的！」

「那我們知道！」

「立刻駛去！」

快艇即時高速的駛向外海灣。

忽然，前面出現了一陣燈號。

格力哥問：「發生了甚麼事？」

「是一隻水警輪！」

「水警輪？」

「也許是例行的查問。」

格力哥因爲並不熟悉海上的情形，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

「他們要求我們甚麼？」

「停下來！」

格力哥道：「我們的速度能否勝過他們？」

「我想是可以的！」

「那麼擺脫他們！」

那水手應命，立時把快艇加速。

可是，這一加速，非但沒有把那艘水警輪擺脫掉，反而惹起他們的好奇。

那水警輪一直在後面追。

「快擺脫他！」

「先生，我可能估計錯誤！」

「甚麼？」

「這船的速度奇快！」

「那麼……」

「我看停下來，也沒有甚麼問題！」

格力哥想了一下，把那個大旅行袋推在一堆繩索的下面，叫道：「鎮靜點！」

於是，格力哥的快艇開始慢駛。

而後面那水警輪仍然全速的向前。

轉眼之間，那水警輪已來到他們後面五百碼左右的地方，這個時候，水面很平靜。

那邊有人透過揚聲器，叫道：「是格力哥！」

格力哥一聽了這話，立時覺得不對勁。

他叫道：「快開船！」

可是，他的吩咐已經太慢了！

一排輕機的子彈已掃向他們的船上，幸好僅射及船尾，並沒有造成重大的破壞。

那水手反應也快，快艇又開始發動。

一盞大大的探射燈正射着他們。

格力哥心下有些不安，因爲沒有人知道他赴包船王的約，難道是……

他沒有再想下去，因爲一排子彈又掃過來。

另一個水手已遞了一柄輕機給格力哥。

波仙奴的部署比自己更爲精明。

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一個負責駕駛，另外兩個與格力哥三人，伏在艇尾，向着水警輪開火。

一輪機搶掃射之後，那水警輪沒有跟得那麼近了。

但最令人討厭的，仍是那探射燈。

格力哥道：「先掃那探射燈！」

他們舉槍高掃，可是，那水警輪十分靈活，一時之間，並不能把探射燈掃下來。

格力哥道：「有沒有遠程的手槍？」

「有！」一個水手遞上一支重型的手槍。

格力哥道：「你們仍然掃那水警輪，掩護我！」

他一直爬向船的左邊。

他小心的向那探射燈瞄準。

忽然，在燈影的後面，他似乎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似乎是……

亞朗尼奧？

他怎會親身出馬？而且找到一艘水警輪作掩護？

事情看來絕不簡單，可能已洩漏了一些風聲。

不過，格力哥並沒有分散精神。

他又再度瞄準。

「砰」的一聲，那探射燈立時熄了。

一個水手道：「老闆，你的槍法眞



好！」

「快全速擺脫他們，他們並不是警方的人！」

那負責駕駛的水手把快艇加速，並且左搖右擺，轉眼之間，已暫時擺脫了那僞裝的水警輪。

格力哥道：「艇上有通訊設備？」

「有！」一個水手遞上了無線電話。

格力哥立時與波仙奴聯絡。

可是，他總無法與他任何一個有關連的電話接通。

而後面的僞裝水警輪又追上來了。

看來，那是亞朗尼奧親自出馬的水警輪，只許勝不許敗，而且會鍥而不捨。

格力哥看看手錶，已接近午夜十二時。

「還有多遠才到外海灣！」

「要多走十五分鐘！」

格力哥不想失約，這個約會，不但對波仙奴重要，對包先生重要，對自己也極爲重要。

又一排輕機子彈掃射過來。

格力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他想了一會，向水手道：「改變方向，向那僞裝的水警輪衝去！」

「僞裝的？」

「是的！你們準備，衝向他們，置之死地而後生！」

水手們並不明白他說的話，但他手上有槍，他的話便是命令。

快艇突然的掉轉頭來。

當那快艇一停定，立即又再加速起來。

這時，整艘快艇便衝向那僞裝的水警輪。

格力哥大聲叫道：「我們同歸於盡！」

在僞裝的水警輪上，亞朗尼奧並沒有聽到格力哥的話，但看着他整艘快艇要撞向自己的輪船，也叫道：「快避開，快避開！」

本來是兩艘互相攻擊的船，這時，却又成爲了互相你追我趕的。

水警輪較大，在你追我趕之中，比較吃虧。

眼看快艇便要撞上水警輪。

亞朗尼奧透過了揚聲器，叫道：「格力哥，你是發了瘋嗎？」

格力哥向水手道：「減慢！」

格力哥也拿起一個小型的揚聲器，叫道：「亞朗尼奧，你究竟想怎樣？」

「我要求一半！」

「一半？一半甚麼？」

亞朗尼奧道：「你與船王的交易，我已知道，我只要交易中的一半！」

格力哥道：「我不知道甚麼一半，我只是依據波仙奴的吩咐行事！」

「不要再狡辯了，你這次與船王的交易，我早已一清二楚——你要一半，還是甚麼也不要！」

一時之間，格力哥眞不知如何作答。

如果不答應他，很難可以擺脫他，如果答應他，又如何向波仙奴交代？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然，遠處又有快艇的聲音傳來，而且不只一艘。

亞朗尼奧道：「格力哥，你快上我的船。」

「爲甚麼？」

「眞正的水警輪來了！」

「眞正的水警輪？」

他的水手也道：「是的，是兩艘！」

亞朗尼奧道：「而今是先對外，然後對內！」

格力哥想了一下，道：「好，我們上去！」

他的快艇本已近那僞裝的水警輪，再駛近一些，僞裝的水警輪已有繩索拋下。

他們迅速的上了僞裝水警輪。

而那兩艘眞正的水警輪已接近。

水警輪上有人朗聲地道：「你們已被包圍，快投降吧！」

亞朗尼奧迎了格力哥進入船艙之內，問道：「怎麼樣？」

格力哥道：「當然是不能投降！」

亞朗尼奧道：「開火！」

一聲號令，一連串的機關槍射出。

而那兩艘水警輪也退開，暫時離開他們射程之內。

格力哥道：「你怎知我……」

「這是無關重要的，你先想個辦法，打退了這兩艘水警輪才說！」

「有甚麼辦法？」

亞朗尼奧道：「我們一向不想與警方正面衝突，這次是迫不得已！」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哄動。

有人叫道：「這水警輪有炮的！」

「有炮？」

亞朗尼奧起初還有些不信。

不過，他拿起了望遠鏡，從船艙望出去，竟然看到那邊較遠的一艘水警輪，竟然是眞的有一管炮。

而水手正退去炮衣。

「看來我們這次要全軍覆滅！」亞朗尼奧道。

「有甚麼辦法？」

這時，那艘水警輪又再發出警告燈號，意思是不投降，便要發炮。

亞朗尼奧並沒有反應。

忽然，「隆」一聲，一顆炮彈便在他們的船邊的海面上落下，濺起了滔天巨浪。

他們的船也在大浪之中上下擺動，有一些水手，已被拋下水中。

另一炮又再準備當中。

亞朗尼奧道：「怎麼辦？」

「只有投降！」格力哥道。

「不，不能投降！」

突然，他看見那本是格力哥的快艇，靈機一動，叫道：「我要兩個人，駕那遊艇撞向水警輪！」

沒有反應。

「每人一百萬！」他叫道。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有兩個水手願意冒險。

亞朗尼奧道：「駕那快艇撞向水警輪，我們會掩護你們，並且把兩大桶電油放在船上！」

兩個水手已換上了潛水衣。

外面的水手正在以燈號與水警輪聯絡，當然他們並沒有甚麼誠意，只是拖延時間。

因爲快艇是在這艘僞裝的水警輪的另一面，前面兩艘眞正的水警輪也看不到他們在弄些甚麼。

兩桶大電油已經放在快艇之上。

而那兩個穿着潛水衣的水手也下了快艇。

他們發動了快艇。

當快艇一開動，亞朗尼奧便開始發命令：「開火！」

一時之間，機關槍亂掃。

而那快艇已突圍而出，撞向那有炮的水警輪。

他們相距有五百多米，轉眼快艇已在兩船之當中，而那艘眞正的水警輪亦已開火。

快艇並且中彈，再過一會，整艘快艇已着了火，而那兩個水手亦同時向兩邊跳了下去。

整艘快艇仍然是全速的衝向水警輪。

有人大叫：「有電油的，有電油的！」

那快艇已接近水警輪，而電油受了高熱，自動的爆炸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一團極大的火焰已衝向了水警輪，因爲火勢極大，而且有爆炸，一時之間，整艘水警輪也着了火，很多水警躍下海中。

「轟隆」、「轟隆」之聲，震動了整個海面。

另一艘水警輪已疾駛過來，把强力的水炮射向那些狂焰之上。

亞朗尼奧已趁着這個難得的時機，把他那艘船駛離了火海，因爲那些水警爲了拯救同伴，都沒有理會他們。

格力哥道：「我們往那裏去？」

「回去。」

「不，當然不能回去，事已至此，我答應你，我們這一次，不論誰是誰非，我們合作一下。」格力哥有點無奈地道。

「好！」

亞朗尼奧發號施令，船在海面上轉了一個大彎，仍然向外海駛去。

＊　＊　＊

馬獅龍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

「誰？」

「是盧根。」

「甚麼事？」

「我們接到一個線報，今夜他們有一次交易。」

馬獅龍揉揉了惺忪的睡眼，問道：「他們是誰？」

「我們不敢肯定，不過，可能是波仙奴或者是亞朗尼奧。」

「他們合作？」

「是的。」

馬獅龍皺着眉，假如那是事實的話，便更加難於對付，接口道：「你們要採取甚麼行動？」

盧根道：「我們的直升機在十五分鐘之後開動，你有沒有興趣來？」

「當然有。」

「我們的汽車在半分鐘之內，到達你的住處，會載你們直往直升機坪。」

而這時門外已傳來一陣汽車停下的聲音。

盧根道：「你來了再說。」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何樂也醒了，對馬獅龍道：「誰的電話？」

馬獅龍道：「你可以起行嗎？」

何樂道：「沒有問題。」

「跟着來。」

他們出了門口，坐在車裏的警探向他們揮手，馬獅龍與何樂上了車。

車子直駛往海傍，那裏有一個直升機坪，並且有一輛直升機停在那處。

馬獅龍看看手錶，已是接近午夜十二時。

他們一起上了直升機，盧根與他們招呼了一聲，便吩咐機師起飛。

盧根自己之外，還有兩個助手，他介紹道：「這是查理，這是魯斯。」

馬獅龍向他們自我介紹之外，還介紹了何樂，而何樂曾與盧根見面，大家寒暄了幾句。

那時，直升機已駛向海港之外。

周遭是一片漆黑。

盧根道：「我們接到線報，據說兩幫人都會到外海灣處作一個重大的交易。」

「兩幫人，是指波仙奴與亞朗尼奧？」

「是的，他們是分別乘船出發的。」

「他們沒有理由合作。」

「是的，我也不相信，我們已派了水警輪在一小時之前出發，看來……」

他的話仍未說完，機師叫道：「那邊有火光。」

直升機急飛往火光之處。

當他們接近火光之處時，下面便傳來「轟隆」「轟隆」的聲音，正是快艇撞向水警輪的時候。

盧根道：「快與下面聯絡。」

機師在無線電接收器上調校了一會，道：「有了……請與飛鷹通話。」

機師把耳筒放在擴音器上，一陣「胡胡」的聲音。

「飛鷹、飛鷹，我是海豚。」

「海豚、海豚，我是飛鷹，情形怎樣？」



「情形比想像中更壞，開始之時，他們是對峙的，但不知是甚麼緣故，他們又合作起來。」

盧根道：「捉到了他們？」

「沒有，他們已突圍而出，方向是西南偏東，暫時我們要拯救同僚，無法分身。」

「好，你們先救人，稍後再作聯絡。」

盧根對機師道：「快搜索一下，他們的船離開了。」

直升機上有一個小螢屏，是個雷達的接收器，機師看了一會，道：「是那邊。」

「快追蹤。」

直升機轉了，向東南飛去。

過了一會，他們在螢屏已可以收到更清晰的一點，一艘船正直駛往外海灣。

可是，那時是深夜，下面是漆黑一片，根本甚麼也看不到。

盧根拿起一具望遠鏡，向下看了一會，道：「是的，在下面了。」

馬獅龍接過了盧根的望遠鏡，原來是一具紅內線的望遠鏡，可以在漆黑之中清楚視物。

他看見一艘船正向外海灣疾駛。

盧根對機師道：「依照船隻前進路線搜索，看看前面有甚麼特別的船隻？」

機師依言，在螢屏上搜索。

不一會，機師道：「前面有一艘十分豪華的遊艇。」

遠處，他們從直升機上望下，已可以看到一團光。

盧根道：「那遊艇？」

「是的！」機師道。

而下面那艘船已直迫那艘遊艇。

機師道：「我們暫時不能追近，否則會被他們發覺。」

盧根道：「我們暫時離開，看看那艘船是否泊近遊艇，再決定下一步。」

他們一直監視着。

直升機高飛，並在上空盤旋。

只見那艘船直迫遊艇，轉眼泊近，有幾個人上了遊艇，至於船內發生了甚麼事，他們當然無法知道。

忽然，機師道：「我們汽油並不太多。」

「可以支持多久？」

「最多是半個鐘頭，我們便要回程。」

盧根道：「有半個鐘頭？」

這時，下面却傳來一陣槍聲。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在這裏也沒用。」

盧根道：「可以放我們下遊艇嗎？」

「可以，但有危險。」

下面閃着火光。

馬獅龍道：「有危險也要下去。」

盧根也同意。

機師道：「快穿上救生衣。」

四人都穿上了救生衣。

機師道：「我看下面，船尾的甲板沒有人，可以從這邊下去。」

直升機下降。

盧根道：「他們會發覺的。」

機師道：「他們正在火併，知道我們降下去，也顧不得我們了。」

馬獅龍道：「讓我先下去。」

機門開了，他沿着繩子小心的滑下。

船上果然沒有人理會他們，因爲他們都忙於拚命，幸好這艘遊艇極大，這邊暫時沒有甚麼影响。

馬獅龍到了甲板，他扯開了救生衣。

而盧根也下來了。

接着是他兩個助手查理與魯斯。

最後是何樂。

馬獅龍上前，輕聲問：「你害怕？」

何樂道：「是的。」

馬獅龍笑笑，而盧根已分頭向船舷去。

這時，槍聲震耳欲聾。

他們沿着船弦向前面的甲板走去。

突然，一陣强光亮起，照向前面。

「快投降，你們再動，便死無葬身之地。」

槍聲停了。

但甲板之上，强光却射不到任何人影。

在遊艇的舵房內傳出聲音：「你們躲不了多久。」

有人回答道：「我們是來交易的。」

那是熟悉的聲音。

何樂輕聲在馬獅龍耳畔道：「是格力哥。」

馬獅龍道：「是的，看來他們剛才的槍戰，可能是一些誤會。」

「我們已有了協議，合作與你交易。」

這聲音也有些熟悉。

何樂道：「是誰？」

「是亞朗尼奧。」馬獅龍道。

「協議？你們本是敵對的，爲何會合作？」

亞朗尼奧道：「怪不得你們會向我們疑心，我們爲了兄弟之情，協議合作。」

「波仙奴呢？」

「我……他沒有來，但我……我可以全權負責……可以代表他。」

「你可以嗎？」

格力哥慢慢的從暗處走了出來，他是雙手舉着，但其中一隻手還提着一個大旅行袋。

他慢慢的走出來。

「看看這旅行袋是否廢紙？」

格力哥放下了旅行袋，但雙手仍舉起。

有一個提着輕機的水手，從船內出來，他上前去，拉開了旅行袋的拉

鍊。

「是鈔票。」那人叫道。

「亞朗尼奧，你呢？」

亞朗尼奧也慢慢的走了出來，他並沒有高舉雙手，他仍然有他自己的風範。

他的手上有一個大提篋，好像是醫生用的出診皮箱。

他親自打開了，也是露出了簇新的鈔票。

亞朗尼奧道：「你相信了嗎？」

「好，原來你們是眞正來交易的，好，你們一起上來罷。」

格力哥望了亞朗尼奧一眼。

亞朗尼奧並沒有理會他，提着那皮箱，往船艙裏去，格力哥也拾起了旅行袋，跟着他走。

兩人進了艙內。

馬獅龍與何樂在一起，攀上了甲板之上。

突然，兩個人撲了出來，是遊艇上的水手。

馬獅龍一看，不讓他們有出聲的機會，一拳揮出，那人應聲倒地。

另一人也想出聲，但何樂也手快，一拳打得他翻了一個觔斗。

馬獅龍再上前，一脚踢着了他。

兩人急忙的把兩個水手拉進一處隱蔽的地方，並且換了他們的水手衣服。

這樣，他們可以免去不少麻煩。

但最重要的還是艙內的情形。

船艙內極爲寬敞，如果不是船身稍有搖晃的話，你根本只覺是進入了一個大客廳。

客廳之內有巨大而舒適的沙發。

大沙發之上，坐着一個載着黑眼鏡的人。

格力哥與亞朗尼奧已在對面坐着。

格力哥道：「包先生，我不想節外生枝，你點算那些鈔票之後，便把債券交給我，我立刻離去。」

那位包先生笑道：「好。」

有人上前點收鈔票。

亞朗尼奧道：「我也是如此。」

包先生道：「你們眞的合作？」

亞朗尼奧道：「格力哥是同意的。」

包先生道：「格力哥，你眞的可以代表波仙奴？」

「可以。」他斬釘截鐵的道。

「你太有信心了。」

包先生的聲音突然改變了，他並且脫下了他的黑眼鏡，兩人登時呆住了。

在外面的馬獅龍與何樂也呆了。

「你……」格力哥還以爲自己眼花。

那人哈哈大笑。

「我？我便是波仙奴！」他一手抹去臉上的化粧。

「爲甚麼會是你？」

格力哥有些手足無措。

但亞朗尼奧已經彈了起來，不過他的反應再快，也快不過船上的水手。

五枝輕機指着兩人。

波仙奴大笑道：「想不到吧？」

亞朗尼奧有些如夢初醒的感覺道：「這一切都是你佈置下來的？」

「是的，一切都是我親手安排的。」他頓了一頓，道：「格力哥，你沒有徵求我的意見，你要全權的代表我，你的意見是……」

「我是迫不得已的。」

「我明白，但你却已暴露你的野心。」

格力哥道：「不，不，我沒有野心，我只是希望能替你好好的贏了這一仗，我們便可以堂堂正正的成爲新一代的教父。」

「當然，我會當新一代的教父，但你要記着，並不是『我們』，而只是我，只是我一人！」波仙奴有點憤怒地說。

一時之間，格力哥無言以對。

他一向以爲波仙奴視他爲兄弟，可是，事實上，他只是他手中一顆棋子。

波仙奴不再理會格力哥。

他轉向亞朗尼奧，道：「老大哥，我一向都是你的手下敗將，不過，我這次是決心要贏你，而且要大大的贏了你，使你永不翻身。」

「我們根本是兄弟，誰是新的教父，也沒有甚麼問題，我與你較量，只不過是父親的意思。」

「你太天眞了！你以爲父親要我們比較，是爲了確定那一個人有才能，才可以當上新教父，那是你的天眞妄想，也是我的天眞妄想。」

「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眞的不明白？」

亞朗尼奧茫然的搖了搖頭。

「我其實也是一隻棋子，我一早便查到，我並不是你眞正的弟弟，我只是一個孤兒，一個你父親大發慈悲之心，在街上拾回來的孤兒。」

「那又如何？」

「他不會把新教父的名頭交給我，他只是利用我，要我輸了給你之後，建立你的威信之後，我便……」

「不，不，父親並沒有這個意思……」

「你不要替他狡辯，可是，我却是一個不會安於天命的人，我不只要擺脫作爲棋子的命運，反而要作這局棋的棋手，而且是要做勝利的一方。」

亞朗尼奧雖然明白他的用意，但並不明白他的手段，也不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波仙奴坐了下來，情緒不再激動，道：「你當然不明白，我怎能從一隻棋子，變成整局棋的主人。

「亞朗尼奧，你只是顧着與我比賽洗錢，把我們見不得光的錢換爲光明正大的錢，起初，我也是如此的想，因此，我用盡了各種辦法，賭場上的，焚化爐的事情，都是我努力洗錢的一些步驟。



「不過，我回心一想，我贏不了你多少，而且父親根本是站在你那一邊，我贏了一些，也沒有用，除非我是大贏家，連你的性命也贏了，我才可以立足。

「因此，我利用你，也利用我這個早有背叛心的下屬，佈下這個天羅地網，你決心要洗錢，我利用包先生這個世界知名的銜頭，也利用最近的一次世界性金融收購戰，使你們無可懷疑，而拚了老命也要來與我交易。」

「錢我可以交與你，我承認失敗。」

「不，我不單只能贏錢，我說過，我要贏你的命。」

亞朗尼奧激動地道：「你殺我？」

「船已開動，再過十五分便是公海，那時，我不會殺你，我只要求你自動跳下去。」波仙奴得意地笑了。

亞朗尼奧想動，但那五個槍手一齊緊扣槍掣，那種聲音，令亞朗尼奧的頭皮發麻。

波仙奴狂笑，笑聲震撼了整個船艙，他走近船窗，不知是對亞朗尼奧和格力哥說話，還是對着大海說道：

「這些日子，西西里島的人都太保守了，他們有了錢之後便有點不知所措，因而眼見本有大好的前途，却抬不起頭來……當我做了教父之後，情形便不同了……我要在世界各地重建西西里島人的王國……」

忽然，本來是航行得極爲平穩的船，起了一個極大的震動，而外面接着傳來一陣槍聲。

波仙奴急道：「先縛着他們。」

幾個槍手立刻應命，把亞朗尼奧與格力哥一起縛着。而外面也有一個槍手奔進，急道：「船艙遭人破壞。」

「甚麼？快搜！」

馬獅龍與何樂互望一眼，看來是盧根他們有所行動。

何樂道：「我們怎辦？」

「躲起來看清楚形勢再說。」

可是，他們再沒有機會躲起來，因爲已有人發現了他們的踪影，並且開槍掃射。

兩人分別向兩邊滾開去。

馬獅龍滾向的一邊，有一道緊閉的門，他用脚大力一撐，門開了一條小縫。

他坐了起來，用手再推，門開得更多，他閃身進了去，他不知這是個甚麼地方。

這地方相當狹窄，似乎是一個高台。

他走了兩步，却只有一條幾乎垂直的梯子，一直向下，下面燈光暗晦，看不清楚是甚麼，不過，傳來「嗡嗡」不絕的機器聲，應該是機房。

他沿着梯子往下走。

走了一會，他開始明白，這是一把平日保養機房用的梯子，一直伸延到機房的下面。

機房既然發生了故障，如果再往機房下面走，那豈不是自投羅網？

可是這梯子只是引到機房，不沿着梯子下去，返身上甲板，外面的情形又不知怎樣。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他忽然聽到一陣呻吟的聲音。

在這幽暗的地方，突然聽到呻吟的聲音，那實在叫人毛骨悚然。

馬獅龍還以爲自己心理作祟，聽錯了。

可是，當他想再下梯子時，那呻吟聲又起。

聲音的確是來自不遠之處。

這裏到處都是一些鐵筒似的東西，一個接着一個，有些是冰凍的，也有一些是熱的。

馬獅龍叫道：「有人？」

沒有人回答。

可是呻吟聲更响。他立刻定了下來，細心傾聽呻吟聲的來源。

聽了一會，他終於發覺那聲音來自一個大圓筒，他攀着一些可以抓手的地方，直往那聲音發源之處。

呻吟的聲更烈。

馬獅龍走近，一敲那鐵筒，問道：「有人？」

「呀……呀……」

馬獅龍連忙在圓筒週遭搜索，可是光滑的表面，並沒有什麼罅隙可尋。

他幾經幸苦才爬上了圓筒的上面。

他看見一個一個大圓環，可能是一個艙蓋。

他立刻旋開圓環，用力抽起。

赫然看見一個人，那人是被縛着的，整個身體都在水中，只露出頭部。

那人見了馬獅龍，並沒有說話，仍然是咿咿哦哦。

馬獅龍再爬近一點，才發覺他的口中被一些東西塞着，不能說話。

他伸手把他口中的東西挖了出來。

「你……你是誰？」那人問。

「我問你是誰？」馬獅龍回答。

「我……我是包先生！」

「包先生？你怎會在這裏？」

「我是這船的主人，請你快救我出來！」

馬獅龍立刻伸手入水中，解開了縛着包先生的繩索，包先生的身體是顫抖的，看來他被縛在水中，受了不少的折磨。

他扶了包先生上來。

包先生道：「謝謝你救命之恩！請問你是誰？」

「我叫馬獅龍！」

「馬獅龍！破過不少奇案的馬獅龍？」

「你怎會被縛在這裏？」

「我……我本來是在這地方渡假，却遇到了一些海盜……不知他們想把我怎樣！」

馬獅龍道：「包先生，你與你的家族，正遭遇一次史無前例的敵意收購行動，你還有這麼好的心情在這裏渡假，我不相信！」

包先生支吾以對。

馬獅龍道：「我希望你坦白，否則我也無能爲力，你的船已經完全被那些西西里島的人佔據了！」

包先生有些怯懦地道：「是的，那些西西里島的人，我眞後悔與他們接觸！」

「是爲了現錢？」

「是的——馬先生，你也知道，我而今最需要現金，今天是星期五，假如我不能在星期一之前，籌足現金，我整個生意王國便要崩潰下來！」

「而西西里島的人，有大量現金？」

「是的，因此……」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錢是見不得光的？」

「知道！可是，爲了我整個生意王國……」

「你太自私而且犯法！」

「是的，但我再沒有其他辦法……不過，那西西里頭子並不是與我交易，反而困了我在這裏，擄劫我的船，他們實是狼心狗肺的傢伙……」

「與犯罪的人交易，那無疑是引火自焚！」

包先生默然不語。

馬獅龍道：「假如你可以逃出這些人的魔掌……」

「我發誓，我永不再作這些犯罪的事，就算我整個生意王國崩潰也不再犯，而且，我會捐一筆極爲巨大的金錢，作爲我的贖罪！」

「你是這遊艇的主人，你有沒有特別的裝置，可以反控這船？」

「有，是一個電路反廻旋的裝置！」

「有什麼作用？」

「這裝置便是利用電力的反廻旋，使整座發電中樞停頓，那麼，有了這船也沒有用！」

「你懂得控制？」

「很簡單，只要把那組後備的發電機，發出電力，接駁在正常的電力系統之內，再把發電機倒轉使用……」

包先生並不是一個機械人材，因此，把這件事說得有點糊塗。

馬獅龍道：「先往那後備發電機處！」

他們沿着那垂直的梯子，一直往下去。

機房之內並沒有人，不過，地上却躺着不少似已死去的水手。

看來，在這一段時間之內，船上曾經發生過一次規模並不小的槍戰，因爲機房內仍瀰漫着一陣火藥味。

包先生領着馬獅龍來到一處小機房，外面寫着：「極端危險，非有授權工作人員，不得進入。」

外面有夾萬式的巨鎖鎖着，是要密碼才可以開的。

包先生靜了一會，才想起了密碼，左旋右旋，才把門開了。

馬獅龍立刻走進裏面，牆上貼有一些圖則，密密麻麻的，如果不是專家，那是無法看得懂的。

馬獅龍正在有點失望，包先生走到那個掛牆的電話上，把電話拿了下來，並在聽筒內拿出一個小盒子。

包先生道：「這是個遙控器！」

「只要按動上面的紅掣，整個自動廻旋裝置便會自動操作！」

「那好極了！」

馬獅龍把這個遙控器放入袋內，道：「外面的情形，已不知道有了怎樣的變化！相信與我同來的人，都會落入他們的手中也說不定！」

包先生領着馬獅龍，走出了機房。

當他們來到入口的地方，已看見外面天色微明。

外面是出奇的靜，船仍然是全速的航行着。

馬獅龍望出去甲板，只見有五個人被縛在一起，被一些水手推開船邊。

而波仙奴却高高的坐在那舵房之外。

馬獅龍小心的看着，那五個被縛的人，竟然全是與他同來的人，何樂在一旁，還有盧根與他兩個手下，最右的兩個是亞朗尼奥與格力哥。

「推下去！」波仙奴在發令。

一個水手上前，要推何樂下去。

下面是白浪滔滔，假若被推下去，完全沒有活命之理，馬獅龍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飛身撲出，及時阻住了那水手。

不過，其他的槍手也同時出來。

波仙奴道：「我以爲你躲到那裏去，如果不是我要行刑，看你仍要躲下去的，懦夫！」

「懦夫」這兩字使馬獅龍的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突然躍起，一個旋身，竟然把三個槍手的槍踢了下來，有人想開槍。

但馬獅龍比他更快。

一聲槍响，那水手倒地，馬獅龍拿着手槍，護着何樂等人。

「好槍法！」波仙奴仍然狂妄地叫道。

他這麼狂妄自然是有備而來。

八個槍手，並不是手槍的槍手，而是手持那種一分鐘可以發一百二十粒子彈那種機關槍的槍手。

馬獅龍不敢再動，因爲無論你有如何靈活的身手，也無法逃過一秒兩發的子彈，他厲聲叫道：「慢着！」

波仙奴道：「不要殺死他，這個人落在我的手裏，一定會使我們在國際上聲威更响！」



其他人似乎不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

但馬獅龍心下明白，這波仙奴的野心實在很大，他要控制自己在手，因爲自己在履破奇案之後，已略有名聲，假若自己也栽在他手上，不單是使世界震驚，而且會在世界上所有犯罪集團揚名立萬！

波仙奴決心要成爲世界最頂尖的犯罪集團的首腦，他手上已有了一張皇牌，那是這遊艇主人包先生，假若再控制了馬獅龍，那麼，他的夢想便會實現一大半。

馬獅龍道：「波仙奴，你快叫他們散開！」

「憑什麼？馬獅龍！」

「憑我手上的遙控器！」

「什麼遙控器？」

「如果我一按下，整艘船也立時爆炸！」馬獅龍故意誇大來說。

「爆炸？」波仙奴表面並沒有什麼。

「是的，這個裝置，是船主所安裝的反控緊急裝置，也就是用來對付你們這些劫船的人！」

波仙奴道：「馬獅龍，你在恐嚇我？」

「我已經救了包先生出來！他是囚在一個鐵筒之中，不過，他現在是安全的！」

波仙奴聽了，知道馬獅龍並不是信口開河。

「你們先退下！」波仙奴發出命令。

「好，馬獅龍，你要什麼條件？」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波仙奴道：「錢？」

「我要你先放了我的朋友！」

「可以，只要你交出那遙控器！」

「我的朋友包括包先生！」

波仙奴聽了，似有點猶豫。

「其實包先生並不是你的朋友，而是我交易上的朋友，你又何必……」

「波仙奴，不要多說，你的性命比我們值錢，只要你再多言，我一按下遙控器，大家便死在這公海之上！」

「慢着！」波仙奴道。

馬獅龍厲聲地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突然，那邊船艙處，有一些槍响。

馬獅龍警覺地回頭，但看不見什麼！

而波仙奴已臉露笑容，道：「馬獅龍，你是永遠不可以勝我的！」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想說些什麼，不過，他却不用波仙奴再加以解釋，因爲一個槍手正押解着一個人，走上波仙奴艙房。

那人竟然是包先生！

爲什麼包先生又會落在他們的手裏？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弄得明白。

可是，事實已擺在眼前。

馬獅龍突然有一個古怪的感覺，假若再被波仙奴控制着，他們所有的人都會是萬劫不復。

這手上的遙控器，其實是只能使船隻停頓下來，並不是使船隻爆炸的，他剛才如此說，只不過也是把事情誇大，讓波仙奴有所恐懼。

馬獅龍當然不想反被波仙奴控制。

他突然一個翻身，雙脚打成一個風車轉，踢開了附近的槍手，然後，再一縱身，上了較高的一層甲板。

，然後，他又再借力一躍，整個人撲向波仙奴所坐的舵房之內。

波仙奴看不清楚馬獅龍究竟想怎樣，只看見他一連串翻飛的身影，他已高叫「開槍！」

登時，幾十顆子彈在馬獅龍的上下左右飛過。

馬獅龍又再一躍。

人已在包先生的身旁落下。

他閃電的擊出了兩拳，那押解着包先生的人已被他打了下去。

馬獅龍左手護着包先生，而右手已奪了那人的槍，指向波仙奴。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改變，使波仙奴極爲驚訝。

不過，他是個相當機靈的人。

他雙掌一推，推開了馬獅龍的槍，然後縮進艙內，而舵房的玻璃已迅速落下。

甲板下面已亂作一團。

何樂正與幾個槍手扭打着，其餘的人都拚命的拉開繩索，一時之間，槍聲卜卜。

馬獅龍護着包先生，下了艙房。

包先生全身顫抖地道：「馬獅龍，多謝你又一次的救了我！」

馬獅龍道：「不用再說這些無意思的話。」他一直扯了包先生向下面甲板去。

馬獅龍用槍掩護着，也來到盧根與衆人毆鬥的地方，他開了幾槍，彈無虛發。

忽然，船上的播音器傳出波仙奴的聲音：「退！」

所有的槍手都退了下去。

一時之間，甲板上只有他們一干人等。

馬獅龍叫衆人找一個有利位置躲着。

何樂走近馬獅龍，問道：「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波仙奴又要使些什麼詭計！」馬獅龍道：「你沒有事？」

何樂道：「沒有！」

「你害怕嗎？」

「不，我感到很刺激！」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這種刺激，隨時死了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馬獅龍再看盧根那邊，他兩個助手也安然無恙。

忽然，天空遠處有直升機的聲音。

馬獅龍道：「看來救兵來了！」

而播音器也傳出波仙奴的聲音：「馬獅龍！」

馬獅龍應聲道：「波仙奴，你要投降了！」

波仙奴道：「我們一人讓一步，我可以讓你們離開這船，免至大家同歸於盡！」

「我而今是控制着你，你不要向我們下令！」

「你能把船控制，我也有辦法，告訴你，我已在船上裝了炸藥，你按遙控器把船的內部爆炸，我也可以使你們所站的甲板先行爆炸！」

波仙奴果然是個老奸巨猾。

馬獅龍却不相信他有這能力，叫道：「波仙奴，你不要再恐嚇我們！」

波仙奴並沒有答話。

這時，近船頭的甲板，突然爆炸起來，一陣濃烟升起，而剛巧正吹着東南風，風把濃烟吹向他們。

一時之間，他們都咳嗽起來。

幸好，這甲板地方空曠，風過後，濃烟亦散。

馬獅龍道：「這甲板有炸藥裝置？」

包先生點點了頭。

馬獅龍叫道：「好，波仙奴，我們撤退！」

「你而今相信了？」

馬獅龍叫道：「你叫我們如何撤退！」

「先放下你的遙控器！」

馬獅龍並沒有依命。

波仙奴道：「你們可以先解下一艘救生艇！」

「好，波仙奴，遙控器仍在我手中，你不想同歸於盡，你便不要亂動！」

盧根與他兩個助手，已動手去解下一艘救生艇。

「亞朗尼奧，你留下！」波仙奴道。

「不，我不會留下！」亞朗尼奧道。

「如果你跟着他們走，他們不會放過你，只有一直押你回警署的！」

亞朗尼奧躊躇着。

「你留下來，我們始終是兄弟！」

「我……」

「只要你承認敗在我的手下，擁我為新教父，那麼，你可以一直活到百歲！」

亞朗尼奧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波仙奴道：「你收了馬獅龍手中的遙控器！」

亞朗尼奧沒有說話，但人已轉向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相信這位兄弟？」

「那是我的事！」亞朗尼奧道。

馬獅龍道：「好，那是你們的家事，我不插手，不過，我不能把遙控器交給你！」

亞朗尼奧道：「那我……」

「我不會令你難做，至少等他們下了救生艇，我才交給你！」

那時，救生艇已放了下水。

盧根道：「馬獅龍，下去吧！」

馬獅龍道：「你們先下！」

盧根也不客氣，你與兩個助手分別下了救生艇，那救生艇非常大。

馬獅龍見何樂一動不動，便道：「何樂，下去！」

「你呢？」何樂問。

「你先下去，我隨着來！」

何樂想說話，但他知道馬獅龍自然有他的計劃，於是，他一咬嘴唇，下了救生艇。

亞朗尼奧道：「「馬獅龍，輪到你了！」

「亞朗尼奧，你還有一個選擇，跟我們下去，我想你還有機會在獄中渡過晚年！」

亞朗尼奧道：「「馬獅龍，你走吧！」

馬獅龍道：「好，我把遙控器放在船邊！」

「你不要再施詭計。」他在附近拾起了一支手槍。

馬獅龍道：「你不要動！」

他已退到船邊，並把遙控器放下，然後，頭也不回的，向下面躍了下去。

他知道只要稍一猶豫，他可能沒命。

果然，一顆子彈已轟然射出。

亞朗尼奧爲了使他的兄弟見諒，因此他想殺了馬獅龍作爲邀功。

不過，馬獅龍早已有先見之明。

亞朗尼奧也沒有理會是否射中了馬獅龍，他放了槍之後，便撲往船邊，搶回那個遙控器。

他轉身大聲叫道：「我拿到了！」

立時，波仙奴道：「小心，把遙控器交給我的人！」

有兩個槍手走了出來，接過遙控器。

亞朗尼奧也跟着他們，走向船艙。

突然，「砰」的一聲。

槍彈來自舵房處，是波仙奴親自開槍。

亞朗尼奧倒在地上，他手撫着胸口，回首一望，看見仍擧着槍的波仙奴。

他指着波仙奴，道：「你……你……」

他已是「你」不成聲。

波仙奴微笑着。

亞朗尼奧突然一個發難，撲向拿着遙控器的槍手，他竟然一手便搶回那遙控器。

可惜已是太遲。

另一槍亦已到！

這一顆子彈直貫亞朗尼奧的心臟，不過，他臨死之前的最後一口氣，也按下了那個遙控器！



遊艇並沒有爆炸，而是所有船上的電力立時停了下來。

船上所有的燈光立時熄滅！

而這時馬獅龍已游回救生艇處。

盧根與何樂兩人把馬獅龍拉了上來。

盧根的兩個助手正想用槳把艇划開去。

馬獅龍道：「不要划開去，否則我們沒命！」

原來船上的人已發覺所有電力停頓，紛紛走出甲板，並且有人向水上發槍。

但他們的救生艇泊在遊艇旁邊，一時之間，槍彈無法射到他們的救生艇處。

這時，半空的直升機聲更响。

他們昂頭一看，盧根道：「果然是他們來了！」

那是警署的直升機。

接着，他們已看見遠處海面上有兩隻快艇飛馳而來，更令他們雀躍的，後面還有一隻小型的巡洋艦！

「他們已通知了軍方！」盧根道。

那艘小型巡洋艦轉眼已來到遊艇之處，那隻快艇並且接了衆人上巡洋艦。

而在船上迎接他們的，竟有多人，包括施艷與藍瑩，還有雷斯與胡克。

馬獅龍問：「你們怎麼也會來的！」

雷斯道：「因爲警方與你們失去了聯絡，因此他們立刻來找我們，但我們也不知道你們的行踪！」

胡克補充道：「幸好後來載你們的直升機回來，署長立時覺得事情非常嚴重，於是便知會了軍方，軍方知道包氏的遊艇並不是一隻普通的遊艇，假若由歹徒控制了，那也好比一艘軍艦了！」

這艘巡洋艦的艦長並沒有來迎接馬獅龍等衆人，因爲他正在忙碌的指揮部隊，向那包氏遊艇進攻。

不一會，有一個艦上的水手進來，說是艦長請包先生與馬獅龍到控制室。

馬獅龍與包先生一起上到控制室，原來警署的署長也在，而艦長是一個大鬍子。

署長簡單的介紹一下，便道：「包先生，這遊艇是你的，你當然最清楚內部一切的裝置！」

包先生道：「而今這艘船也不能再發動的了，不過，甲板上裝置的炸藥，已給他們發現了，如果我們發炮，首先是甲板會大爆炸！」

大鬍子艦長道：「會毀了整艘船嗎？」

包先生道：「不會的！」

署長道：「船已沒有了動力，如果甲板又毀，他們一定要投降的！」

艦長道：「好，我們先攻擊甲板！」

他下令放炮。

巡洋艦上的炮，只是小型的鋼炮，對於一艘船隻是厲害的，但對於包先生這麼一隻大遊艇，那並沒有太大的影响。可是，炮彈一响，整個甲板立時爆炸，而且穿了一個大洞。

遊艇上的人都恐懼起來。

很多包先生的手下都紛紛跳船下來。

署長道：「看來這波仙奴不能不投降了！」

於是，他利用揚聲器向波仙奴招降，不過，等了半晌，仍然沒有反應。

忽然，包先生叫道：「給他們發現了！」

「發現了什麼！」

事實上根本不用他解釋，衆人都已明白，原來遊艇的後面，竟然開了一個大口，一艘小型船滑了下來！

「他們發現了我們的逃生潛艇！」

原來包先生仍有最後的一道逃生設備。

署長道：「快追他們！」

包先生道：「沒有用的了！因爲那是一艘既可高速行走的飛船，也可以變成一艘小型潛艇！」

他並沒有說謊，那艘船迅速的離開遊艇，轉眼便不見了，看來已是潛下水中匿藏起來。

再等一會，包氏遊艇已爆炸起來。

馬獅龍道：「可惜！」

包先生却道：「沒有什麼可惜，我這遊艇已買下保險，而這筆保險金，足夠我支付這次收購戰！」

想不到包先生是因禍得福！

馬獅龍與何樂等衆人，坐着巡洋艦回去。

馬獅龍覺得有點遺憾，因爲無法把波仙奴捉着，不過，他這次狼狽而逃，他也將有一段時間躲藏起來，不過，假若他再出現，他一定不會放過這新教父的！

（全文完）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譽滿香江　馳名海外
訂閱請電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廿二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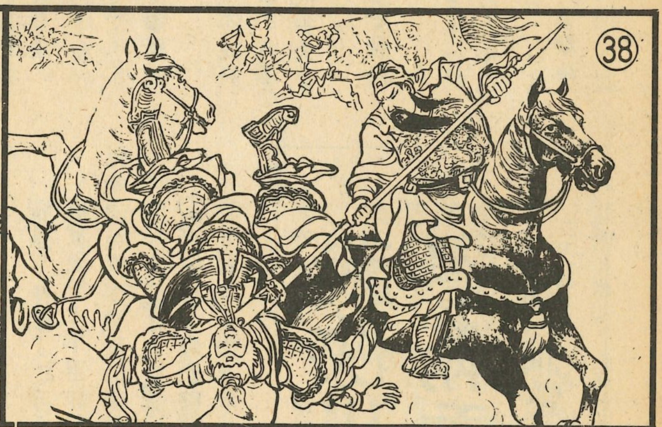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一

# 水淹七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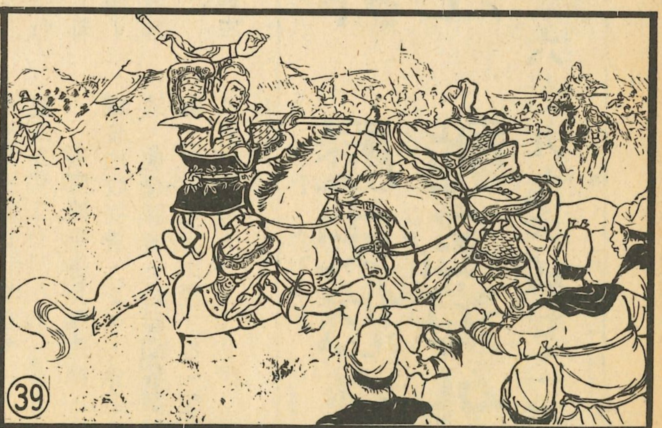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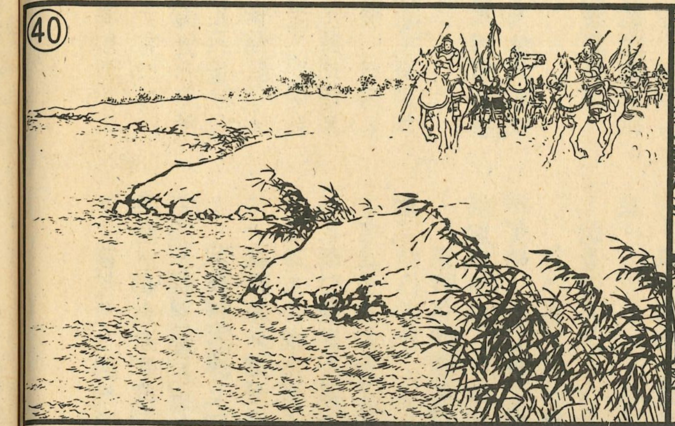
37　曹仁見是關羽，嚇得膽戰心驚。夏侯存不知厲害，拍馬上前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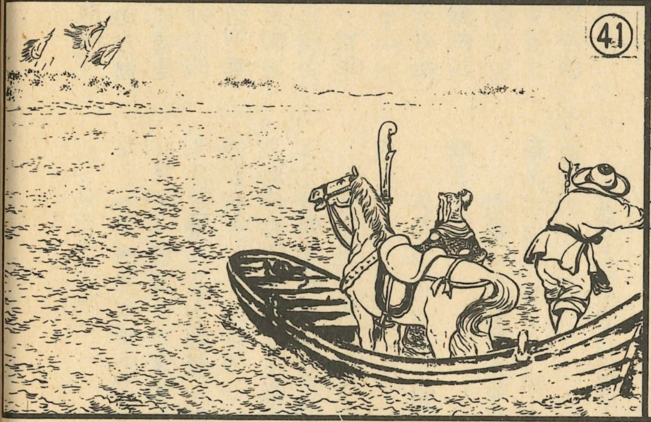
38　只一合，關羽把夏侯存劈下馬來。



39　曹仁慌忙揮軍後退，留上翟元斷後。關平領兵趕到，一刀斬了翟元。荆州兵漫山遍野的衝來，殺得曹兵四散奔逃。



40　曹仁乘亂從小路繞過襄陽，逃到襄江邊上，看看手下，只剩下十餘騎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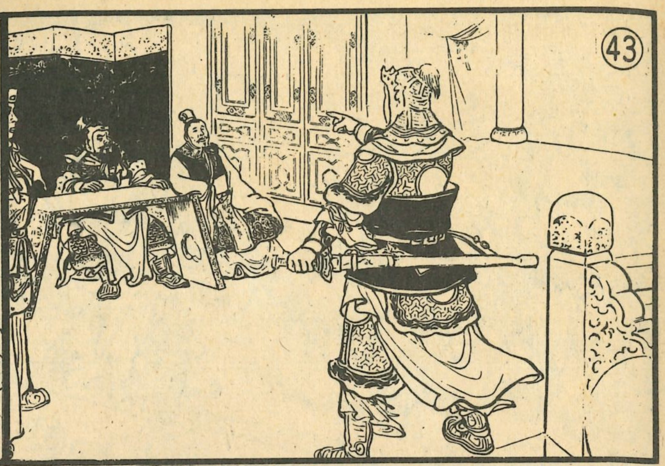


41　他僥倖找到一條漁船，慌慌張張渡過襄江，看見參謀滿寵領兵前來接應，方才心定。



42　曹仁回到樊城，正和滿寵商量戰守，探馬報到，說荆州兵得了襄陽，渡過襄江來攻樊城。曹仁望望滿寵道：「兵敗將亡，現在怎麼抵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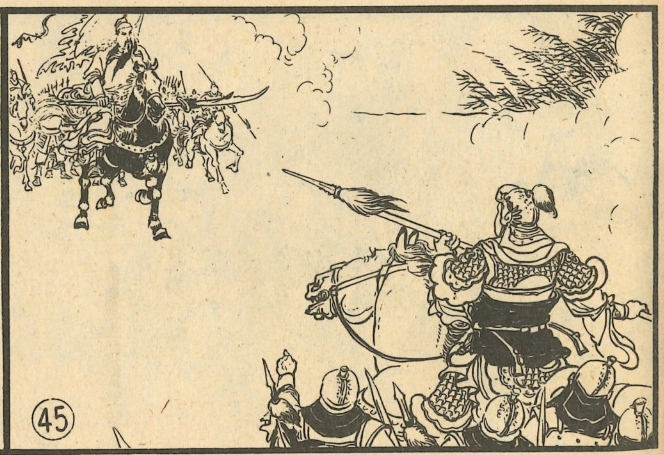




43　滿寵道：「關羽英勇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話音未落，帳下有人高聲叫道：「你們文官，只知道個守字，如何退敵！」曹仁看時，原來是大將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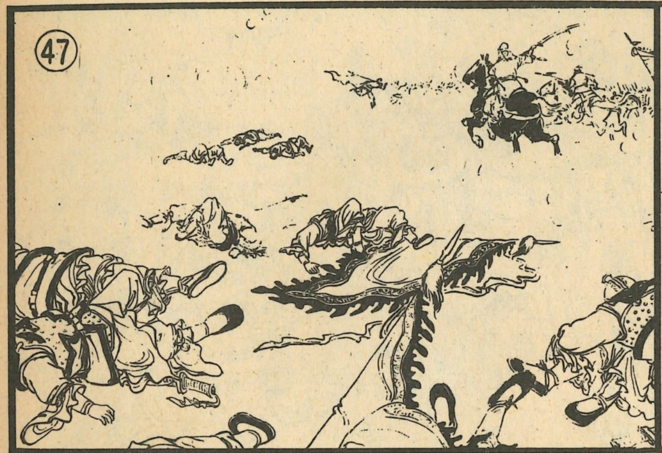
44　曹仁道：「將軍有何高見？」呂常圓睜着眼睛道：「給我兩千人馬，我活捉關羽來見將軍。」曹仁尋思了一會，就給呂常兩千兵馬，叫他出城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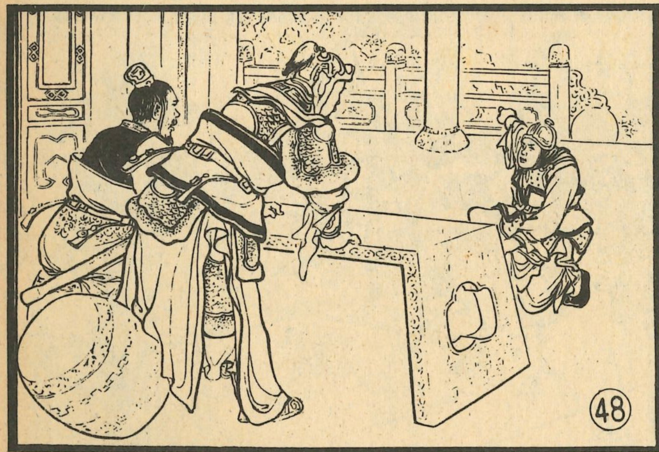
45　呂常來到江口，只見前面綉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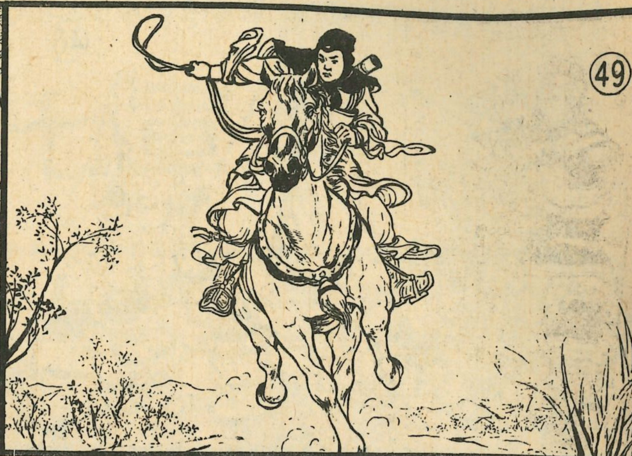
46　呂常正要拍馬上前，後面軍士見雲長神威凜凜，嚇得紛紛後退，呂常大聲喝止，却喝止不住。



47　雲長揮軍追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軍傷亡了一千三四百人。



48　敗殘軍馬奔入樊城，向曹仁報告。



49　曹仁慌了手脚，只得聽從滿寵，一面傳令緊閉四城，一面寫了告急文書，差人往許都求救。



50　曹操接到文書，看了一遍。攢着眉頭把帳下的文武一一看過來，指着大將于禁道：「好，就派你去救樊城。」



51　又問衆將：「誰敢充當先鋒？」有人應聲叫道：「龐德願往！」曹操大喜道：「將軍肯去，眞是關羽勁敵。」



52　曹操封于禁爲征南將軍，龐德爲征西都先鋒，挑選七支精兵去救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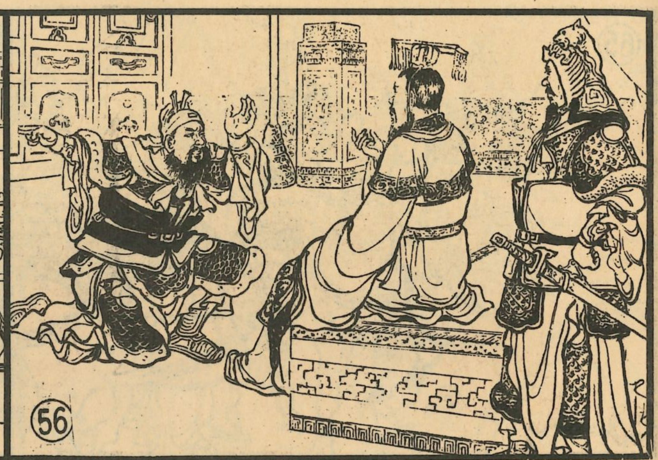

53　這七軍，都是些身經百戰的壯士。領軍將校一個叫董衡，一個叫董超，當天都來拜見于禁。談到先鋒龐德，他兩個都搖起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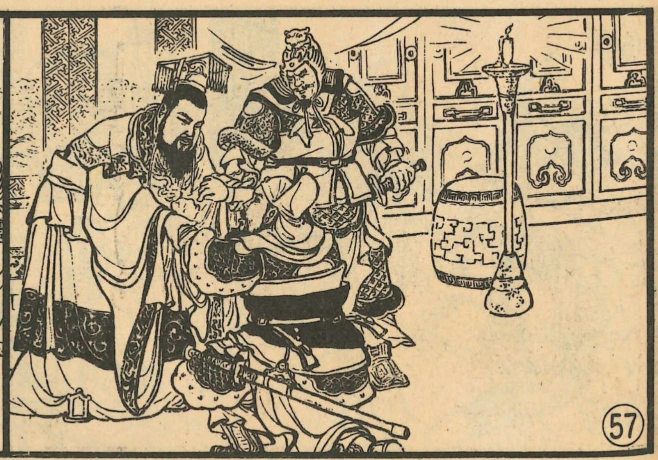
54　于禁吃了一驚，連夜求見曹操，說了情由。曹操猛然醒悟，連聲道：「對、對、對、幾乎誤了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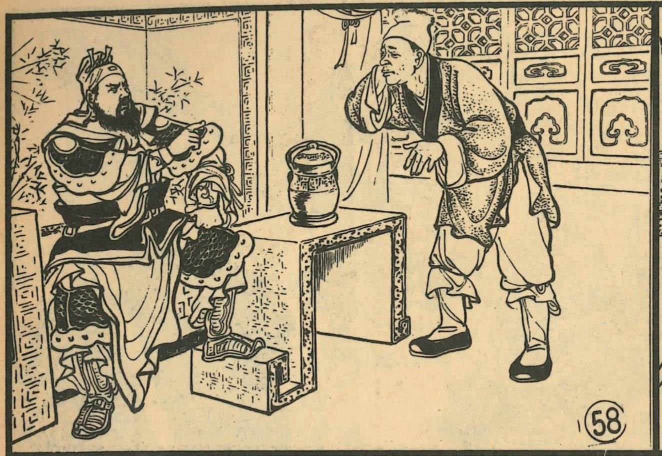
55　他把龐德叫來，要他交出先鋒印信。龐德大驚道：「正要爲大王出力，爲何不肯見用？」曹操含含糊糊地說：「有人提起馬超跟龐柔，議論紛紛，將軍還是不去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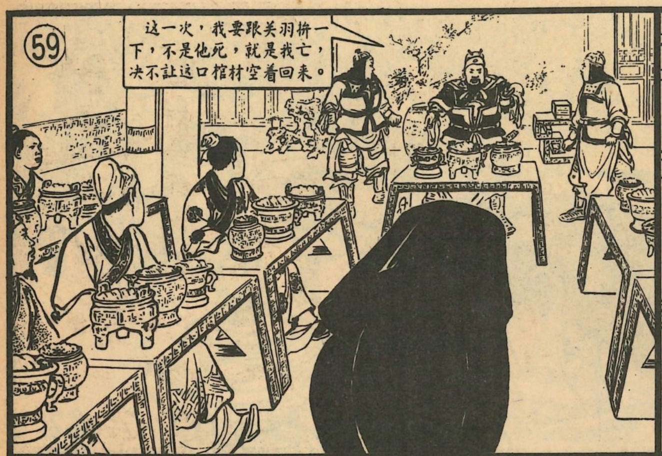
56　龐德聽了，叩頭流血道：「龐柔是我哥哥，只因嫂嫂不賢，被我殺了，早已斷了兄弟情份；馬超是我故主，兵敗地亡，降了劉備，還有什麼恩義。我受大王厚恩，願出死力，豈敢變心，請大王明察。」



57　曹操不禁下位扶起，安慰道：「我知你是忠臣義士。可是人家有議論，不得不這樣做一下安定人心。現在你還是當你的先鋒去。」



58　龐德回到家裡，還是滿心氣憤。想了半天，發了一個狠，叫木匠當夜趕造一口棺木來。




59　第二天，他把棺木放在中堂，排下酒席，招待親戚朋友。



60　喝了幾杯，龐德叫兒子龐會出來拜見了親朋，叮囑道：「我當了先鋒，應該奮勇殺敵，拼死疆場。如果我死了，你長大了替我報仇。」



61 出發的時候，龐德對部將們說：「我這次去與關羽死戰，若被關羽所殺，你們可把我的屍體放在這口棺材內。我如殺了關羽，也要砍了他的首級，置在棺內，回獻魏王。」



62 部將五百人齊聲高呼道：「將軍如此忠勇，我們怎能不竭力相助！」於是龐德引軍前進。



63 有人將這事報告給曹操，曹操大喜道：「龐德忠勇如此，我還怕甚麼！」



64 賈詡在旁說：「龐德恃血氣之勇，打算和關羽決死戰，我倒有些擔心呢！」曹操一聽，覺得賈詡說得不錯，連忙派人去告誡龐德說：「關羽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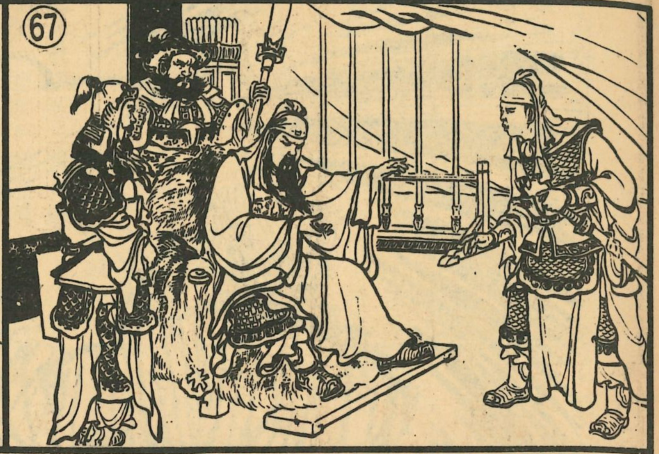


65 龐德聽了來人的告誡，不禁大笑道：「魏王太看重關羽了。這一次，我要把他的三十年威風打下來。」說罷，一馬當先，揮軍疾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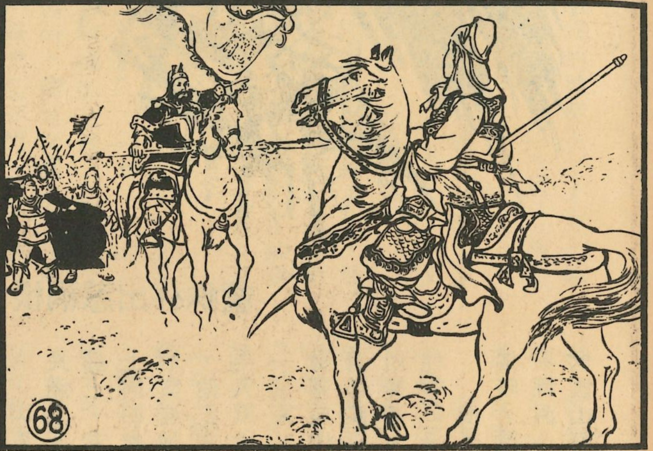


66 早有探馬報到關羽大營。關羽大怒道：「天下英雄，聽到我的名字都畏懼三分，龐德鼠輩，怎敢出言不遜！」便命關平圍攻樊城，要親自去戰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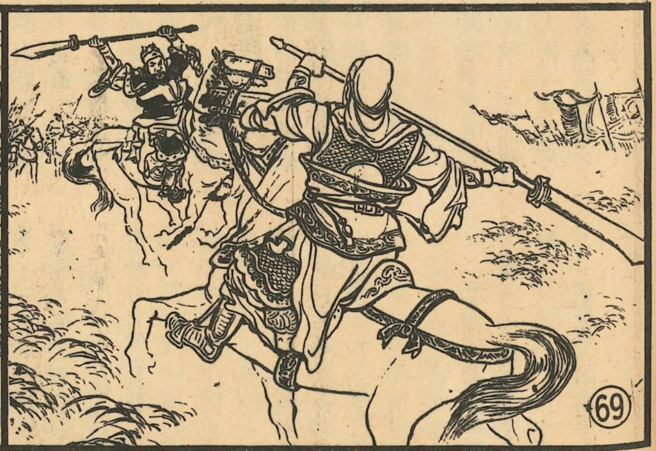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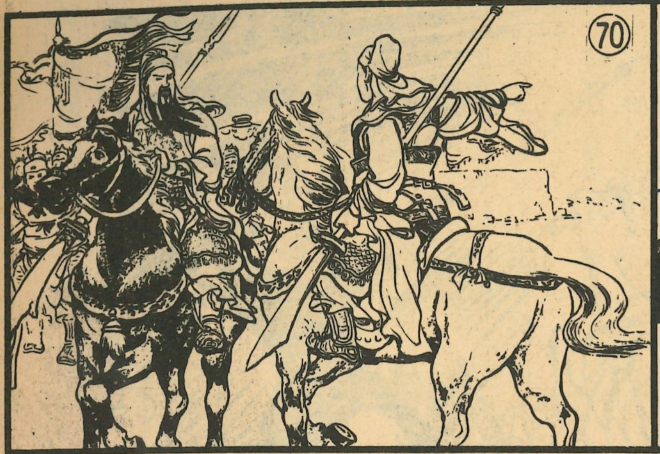
67 關平勸道：「龐德鼠輩，不必父親出馬，待兒子出陣迎戰。」關羽沉吟道：「你先出戰，我隨後便來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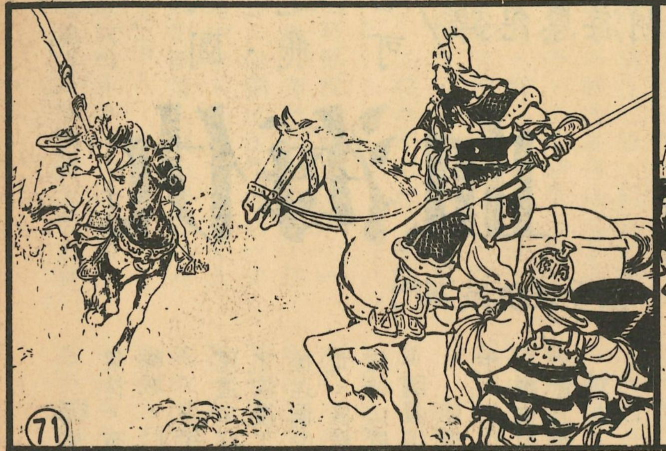
68 關平來到陣前，見龐德帶五百親兵，簇擁着一口棺木，正在耀武揚威，便拍馬衝出。龐德問了姓名，叫道：「我奉魏王將令，來取關羽首領，快回去叫你父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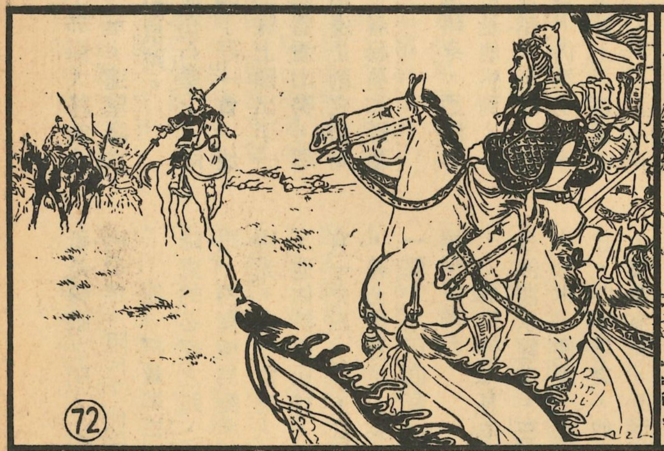
69 關平大怒，掄刀便砍，龐德橫刀接戰。戰了三十個回合，不分勝敗，各自鳴金收兵。



70 關平回陣，說了交戰情形。關羽怒氣冲冲，傳令擂動戰鼓，親自出馬。



71 兩下對陣，龐德叫道：「我奉魏王將令，特來取你首級。」關羽大罵：「可惜我的青龍刀要斬你這鼠輩！」便放馬舞刀，直取龐德。



72 戰到一百多合，龐德愈戰愈勇。魏營中于禁怕他奪了頭功，趕緊鳴金收兵。龐德撥轉馬頭，退回本陣，關羽也不追趕。（待續）



# 血海仇

湖海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靈蛛杵出惹禍根　因愛成仇滅滿門

紅河如帶，山麓下那條大路的沙梨林，宛如一叢叢的小草，遠望隆林縣城，已不能分辨出一點痕跡。

少年劉世玉，斜倚在石壁上，眼望這來路呆呆出神，隔了好一會，他才恢復了神智，俊秀的臉上顯出了一種迷惘的神情，他抬頭看看山勢，那是一條崎嶇的小徑，兩邊是削立而高峻的山壁，石罅隙間長着籐蔓和野葛，隨着山風在搖曳。

他把腰一挺，一個轉身，洒開脚步，仍往山上走去，可是他感到，小徑越來越陡削，石壁也越來越窄，他不管上面如何險陡，脚下仍然是不停，又走了一段，這才算翻上了這個山峯之上。

山峯上是一片平坦的土坡，到處長滿了各色野菊和雜花，他由山徑下翻上，有豁然開朗之感覺，由這土坡上向四處望去，但見遠處峯巒叠翠，烟雲浩瀚，近處都是突起的嶙峋怪石，他正在辦認山勢，近西一帶，雲霧爲天風所吹，迅速翻湧，陽光之下，一道黃、紅、藍、紫各色的彩虹，直降落在山腰間，他一驚之餘，運目看清那條彩虹究竟是何物，却又爲雲霧所掩蓋，他毫不遲疑，展開脚程，疾往彩虹落處山腰趕去。

他這一展開脚程，與剛才上這山峯時大是不同，他身形如飛，又似御風飄瀉，祇見一條青灰人影，起落於烟雲山石之間，他由峯上瀉落山腰，祇是轉眼之間，山腰之中，一片蒼翠的松林，阻住了他的身形。

他一打量那松林，正是去彩虹所降處的必經之路，他對這松林望了一眼，內裡極爲黯黑，這樣快近中午的陽光，却不能透入，可見這松林茂密，他估計這松林，每棵粗逾合抱，高有一丈五、六，松頂枝椏，虬結一起，鼻上微哼了一聲，雙脚一點，颯的一聲，人已直竄而起，他便在松林頂端飛渡過去。

這松林足有半里之闊，他使的是登萍渡水輕功，在樹上飛渡，走完這片松林，便是一個山谷，到處石山土丘，四面環立，他剛由林梢縱到地下，突覺有異，身形往側斜竄，回身一看，松林前站定了二個中年人，一式寬袍大袖，其中一個對他冷笑一聲道：「朋友，好俊的輕功，但不知你來這銀針谷有何貴幹？」

劉世玉仔細的對那二個中年人打量了一下，二個人都在四十五、六那樣年紀，說話的一個濃眉大眼，相貌威猛，另一個是細眉長目，面色紅潤，都是灰布長衫。衫角之下，隱隱露出佩戴長劍之類的兵器。

劉世玉神情冷淡的答非所問的道：「原來此處就叫做銀針谷。」

那個相貌威武的提高語聲道：「喂，朋友，我問你來這銀針谷有何貴幹？」

劉世玉因這中年人一開始就冷笑



，還語含譏諷，心中已微微有氣，仍假作痴呆，反問道：「有甚麼不對嗎？」

這中年人也微帶怒意道：「有甚麼對不對的？我問你的話怎不回答？」

劉世玉冷笑一聲道：「憑甚麼要告訴你們來此何事？你們不嫌太過冒昧嗎？」

相貌威武中年人濃眉一竪，正想開口叱喝，那個面色紅潤的把手一攔，對劉世玉打量了一眼，面現微笑道：「問到了當然有點憑藉，這銀針谷和虬松林雖不是我們甚麼山寨，却也定居了多年，朋友在我們頭頂飛越，似更爲冒昧吧，常人遊山，我們是例不過問，朋友身懷這等上乘輕功，又這等肆無忌憚的飛越，似過於輕視我們，怎教我們按耐得住而不出而動問呢？」

劉世玉沒想到這片松林和這山谷業已有主，本來，這二個在這裡開山好，立寨也好，都不關他事，自己在松梢飛渡，根本不知內情，可辯說不是心存輕視，可是聽不慣那個貌相威猛的一股囂張譏諷語氣。仍嘿嘿的冷笑道：「難道嫌在下沒有事先投帖拜上嗎？」

這劉世玉不但神情冷漠，語氣生硬，更且答非所問，向二人反問譏嘲，早把那個相貌威猛的中年人撩起了怒火，他一聲怒叱，身形早已欺到劉世玉身喝道：「你說是不說？」

劉世玉冷漠的神情上，才有一點表情，那是斜乜了他一眼，道：「說甚麼？」

這可使那中年人氣破了肚子，他暴喝了一聲「小子，你莫非裝呆找死？」說完，兜心猛的一拳搗出。

劉世玉不閃不避，一翻左手，單掌護胸，隨着這相貌威猛的中年人勁急拳風，往後直跌出七八步，才始穩定身形，才開口道：「好拳力，山大王發威了是不是？」

相貌威猛的中年人，已知眼前這個英俊冷漠的青年人，必有一身過人的功力，他右拳搗出之後，正想待少年人身形閃避時，便施出擒拿手扣他肩頭大穴，不想他既不閃，也不避，祇是單掌護胸，護住心脈，給自己的拳風把他擊退，巧妙地避過自己下一手要施展的擒拿手，心中倒是一怔，一聽他出言尖刻，稱自己爲山大王，怒火更盛，身形又起，呼呼二聲，左右雙拳已連環擊出，這兩拳敢情是用上了七成功力，二股拳風帶起了嘯聲，直逼了過去。

劉世玉始終都沒有甚麼表情，一等這中年人出拳，身形疾往後退，這兩拳勁力雖强，但劉世玉又後退一丈以外，與發拳中年人相隔足有二丈上下了，除勁風把劉世玉袖角揭起之外，沒有起其他作用。

這相貌威猛的中年人一連發出三拳，空自聲勢驚人，不料對方避重就輕，若無其事，這大火損傷了他的威信，於是暴喝一聲，疾縱而起，向劉世玉撲去。

劉世玉一見他縱起時的聲勢，心中也是微微一凜，這中年人空身騰空，足有二丈多高，雙腿微屈，兩臂箕張，兩目圓睜，注定了劉世玉身上，劉世玉看出他使的，正是輕功中著名「七禽身法」，這是居高臨下追敵的最狠猛的一式，名爲「蒼鷹搏兎」，以這中年人剛才出拳的雄勁，任自己閃向那一處，他祇要雙腿一挺之下，便能追擊而下，這時雙拳齊出，非爲他擊中不可。

劉世玉雖是心凜，但神色一點也沒有顯露，手往腰下一探，立即伸出，疾往這中年人凌空身形劈去，他這一動作，明擺着施放暗器，在他舉掌尚未劈出，站在他們不遠處面色紅潤的中年人，已脫口叫道：「留心暗器。」

這相貌威猛的中年人也早已看出這少年伸手探腰，待他舉掌劈出時，左掌也往下一探，腰一扭之下，身形凌空向左側，一股掌風正擦身而過，既無甚麼暗器，掌風也不强，知是受了愚弄，就在這一瞬之間，劉世玉雙脚一點，身形已縱上右側一塊一丈多高的山石上，這中年人凌空側閃時，與劉世玉左側這山石，相距一丈多，同時身形也已下降，再欲追擊，已難重新翻起，攻向那右側一丈多高的山石上，於是祇得向下落去。

這中年人一落地，面對這少年，祇見那少年嘴角下撇，一臉不屑之色。

這相貌猛威的中年人似從未受過別人這等戲弄和輕視，早已急怒攻心，顯得有點失常，遙隔一丈多，又勁急無比的擊出一拳，劉世玉看出他這一拳乃是平擊而出，屹立山石，紋風不動，這一拳勁急拳風，倒使附在石山上的砂坭，被激起向後飛提出去，中年人見狀，越發是怒不可遏，大吼一聲，又急撲而來。

劉世玉等他身形凌空，也對他迎面縱去，劉世玉估計他這一縱，不過是二丈高低，他自己也一縱二丈，加上這山石也有一丈多高，雖迎面縱去，可在他頭頂上一丈高處越過，中年人又明知受他戲侮，身形撲去，凌空一個轉折，脚在山石上一蹬，猛然反射而擊，同時也拳打掌劈，猛攻過去。

劉世玉身形在縱過這中年人頭頂後，立即使出了一個行雲縱，右脚一點左脚背，身形已輕飄飄落在右側兀立的一條一丈多高的石筍上，這中年人急怒之下，祇知變式追擊，沒有回顧看上一下，等到身形反射，拳掌齊下，才知對方早已改了方向，又是撲空，雄猛無比的拳掌，打得環立四週的土丘山石，泥屑紛飛。

這威猛的中年人氣得暴跳如雷，

想再奮身撲去，那個面色紅潤的中年人，早已趕了過來，一把拉住他右臂道：「申老弟，別再魯莽，這小子看來有點邪門。」

原來面色紅潤的中年人冷眼旁觀，看出這少年神情冷漠得異乎尋常，面上毫無一絲表情可使人捉摸出他的心意，是急是怒？尤以這姓申的中年人，一拳打出之時，拳風勁急，這少年人一點也不爲這聲勢所惑，無動於衷，祇翻掌護住心胸，姓申的第二次雙拳齊出，他似胸有成竹，向後疾退，動作之快，幾乎與雙拳配合好一齊發動，又是輕易避過二拳，第三次姓申的凌空撲擊，他面上神情仍是冷漠，無一絲激動，祇手在腰間探了一探，劈了一掌，反使那姓申的疑他暗器出手，自動凌空變式，甚至第四次凌空在姓申的頭頂越過，在在顯出這少年機智過人，膽色包天，他雖還未出手應戰，可是這份冷漠，沉靜和鎮定的神情，已非常人所及，這面色紅潤的中年人知這姓申的是以拳掌聞名東南，有「神拳毒掌」的外號，一連出手猛攻，不但不能迫對方還手，還爲對方戲侮個夠，深恐觸發了他暴戾之性，不能沉着應付，故趕來阻止。

姓申的中年人一爲面色紅潤的中年人一阻，似也省悟，立即對劉世玉望了一眼道：「李老哥，若放這小子離開銀針谷，我兄弟倆可說栽倒了葱。」

這面色紅潤姓李的中年人微笑道：「老弟放心。」語氣之中，極有把握，就能將這少年攔下，二人不約而同，目光集中在這神情冷漠的少年臉上，突見這少年毫無表情的臉上，突然一愣，兩眼直望松林之中搜索，似有甚麼發現，二人情不自禁回身順他眼光搜索之處望去，祇見那邊松林，除爲山風所吹，略顯波動之外，別無異象，知道受騙，慌忙回身，相隔二丈外的石筍上，已不見少年踪跡，再一看，就在這瞬息之間，少年身形已在十幾丈以外，往西蹤躍如飛，這一來，連姓李的也被激怒，剛正吹了一口大氣，却又爲這少年所乘，這實在是因這少年一直冷漠而無表情，突然之間神情緊張起來，才會使他們中了計，二人連聲叱喝，便也施展全力趕了過去。

劉世玉因這二人不但態度倨傲，出言也十分托大，就存心戲弄，他也看出姓申的掌風極爲雄厚，仗着機智戲侮，可一不可再，也不願平白和他們糾纏下去，就施計在轉移他們目標之後，立即脫身而去，他根本不知山中路徑，祇知朝西急趕，就在急趕之間，一連越過四五處澗道，有二處看來相距頗闊，他毫不猶疑的縱了過去，他翻上一個小山峯，回頭一看，這二人首尾啣接的趕了來，但每到他越過澗道之處，必繞道而走，他再看所越澗道，不覺也感寒心，原來所越之處，不但廣闊，更且下臨深淵，萬一失足，非粉身碎骨不可，無怪這二人要繞道而行。

他略一估計，這二人若繞道趕來，和自己距離少說也有五六十丈，便微哂了一下，仍往西首一個山峯趕去。

接連翻過二道石樑，離這彩虹下降的山腰不遠，就已聽到了如雷鳴般震撼聲，走過一個山角，才看到遠遠一條瀑布，由高處直飛瀉到山腰，像條巨大的銀簾從山頂掛下，底下的水花則飛珠濺玉般地亂濺，經過炎陽照射，瀑布上不時閃起各色彩虹般的色彩。

他看到了這情景，才噓了一口氣，原來這彩虹是瀑布受陽光反射而形成，他還當是傳說中甚麼古劍之類的劍氣上騰，他放眼一看四週，才知這裡已到羣山之中最高的一個山峯，心想這便是鷄冠山最高的主峯鳳翅峯了，在瀑布旁的巨石，千態萬狀，奇形怪樣，有的像伏虎，有的似卧牛，有的如魚形，有似樓台，雜然紛紜，空隙之處，芳草叢叢，花星點點，爲態極是嬌艷動人，正想仔細一看週圍景色。

突聽到左側沙石飄落之聲，回首一望，這二人已先後的趕了上來，正縱過一處石樑，向那山角奔來，他知道未轉過山角，決看不到他人影，他眉頭一皺，實在不想與這二人糾纏，便往一塊螺形大石後隱去身形。

二人轉眼已趕到當地，想是全力急趕，看樣子微有喘氣，立在瀑布前向四面搜索，突然不遠處，齊人那麼高的茅草叢中，似有人影起伏，這姓申的一掠身形，凌空撲向茅草叢中，他身形未落，茅草叢中突然飛起一條人影，沒向遠處亂石叢中，這人影身法奇快，伏在一旁的劉世玉，看了也不禁一怔。

二人一在山徑上，一在茅草中，都直往亂石叢中追去，當地面積遼闊，這人影身形如風，溜東滑西的，到處亂竄，引得這二人上下縱撲，死追不捨，但這人影，祇在這一處竄逃，劉世玉隱身之處，却不竄逃過來。

足足追逐有半個時辰，姓李的似是氣瘋了心，猛然喝道：「小子，你若不停步，莫怪你李太爺下手狠辣，教你試試這銀針滋味！」

他這一喝，那條人影立刻停了下來，陡聽一個蒼老聲音桀桀的大笑起來，道：「我老頭兒還怕你這老小子的破銅爛鐵不成？」說完，便雙手撐腰，回過身來，原來是個相貌清癯的小老頭兒，這二人不覺一呆，追了半天，却原來是認錯了人。

這小老頭兒一指二人道：「你們枉稱爲『桂中二怪』，自詡爲『神拳毒掌』與『金劍銀針』配合，西南一帶，難有敵手，今日我老頭子就看到你們丟人。」

二人聞言，一臉懊喪之色，小老



兒又一指那姓申的道：「申公保，我老頭兒看你連發三拳，都給那年輕哥兒輕易的化解掉了，施出的身法也不中用，爲別人一舉掌所嚇，便改式閃避，怎麼臨敵這樣懦怯？這年輕哥兒在松梢飛越，你們就該看出他的功力，如不二人同上，就由你老粗上前，無怪要丟人而自取其辱了，我老頭兒在上看得清楚，這年輕哥兒飛越這五丈澗時，如履平地，憑這份輕功，你和李圖仙二個鬥他一個，也不見得有把握贏他，何況他一身武功，還未施展出來，你們也自知機智膽色都不及人家，吃了虧我看祇得啞忍了，你們在下面怎生對答，我沒有聽到，但不用說，定是這個老粗狂傲自大，才會和人家不洽而動手，剛才我老頭子已看他翻上這峯頂去了，要追也追不到，你們第一個過節還未了斷，以我老頭兒看，不要再去惹上一個强敵吧！再說，別人還不願意和你們動手，眞要在武功上較量，你們人也許丟得更大。」

老頭兒一邊說，一邊往山徑走下，這二人也跟隨而下，二人面色倏忽不定，一聽小老頭兒說完，那個姓申的敢情正是小老頭兒口中的老粗，外號「神拳毒掌」申公保，他臉色氣脹得發赤，發狠道：「不是你這老鬼故意從中作梗，這小子地生路不熟，也許早就追到了。」

小老頭兒把眼一瞪道：「追到了又怎麼樣？莫非像遇到這龜洞中縮着的對頭，被別人逼得團團亂轉後，看着別人揚長而去才樂意是不是？我老頭兒替你們化解了，還不領這個情？」

這申公保赤紅着臉還想爭辯，李圖仙已把手一攔道：「別和老鬼嚕嗦了，反正人已丟定，這小子的輕功也眞高，總之，人在倒霉時，偏多遇到這種霉事，走吧！老鬼一心要等機會全力把對頭除去，他最好別要惹事，結多一個寃家，我們若是夠尺寸的，也不會教這小子在我們手溜走了！」說完，一手拉申公保，便往山下回轉。

小老頭兒一看他們身形在山崖下跳躍向銀針谷而去，才走到螺形石前道：「這位小朋友請出來一聚如何？」

劉世玉由石後走了出來，對這小老頭兒淡淡一笑，小老頭兒也一笑道：「尊駕怎麼和這雙怪一般見識？粵桂一帶，誰人不識這雙怪秉性狂傲，行事乖僻，敢問尊駕貴姓大名？」

劉世玉沒想到這小老頭兒和雙怪說話時，有點倚老賣老，但和自己是這麼客氣，忙一拱手道：「在下劉世玉，敢問前輩尊諱如何稱呼？」

小老頭兒道：「老朽姓程名三玄，就住劉朋友翻上第一個峯頭的野菊坡側，劉朋友上峯時，老朽正想現身請教，不想劉朋友已疾向此處趕來，老朽初還誤會，認是雙怪的仇家，尋上門來，故由峯側捷徑趕來，劉朋友脚程也眞快，先老朽到了虬松林，致老朽不及通知雙怪，復見你由松梢飛奔，始知是路過當地，蓋雙怪所有仇家，都知他們居住在林中，故翻上此處，看你們在下面先是爭論，後來動手，不用說，你和他們動上手，必是這雙怪出言狂傲托大所引起。」

劉世玉沒有出聲，對這程三玄望了一眼，嘴角掀動一下，表示他所說得不錯。

程三玄一看他這等神情，不禁也對他皺起了眉頭，但立即含笑道：「老朽倒有一句冒味之話相詢，劉朋友此來，是偶然路過小遊呢？還是有所爲而來？」

劉世玉對程三玄瞥上了一眼，略一沉思道：「剛才雙怪對前輩似不大尊敬，稱前輩爲老鬼，前輩怎能容忍？」

程三玄苦笑道：「這是有求於人，百忍爲先！」接着沉思一下道：「猶如老朽問劉朋友一樣，劉朋友答非所問，還反問老朽，但老朽爲探明究竟，也祇能先把雙怪之事相告。老朽有一對頭，雖無血仇，卻是恨他鵲巢鳩佔，把老朽前輩遺留下的一個居住之處强佔了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老朽與他三次惡戰，都因爲功力相差太遠，不能奪回，這『桂中雙怪』，自出師門之後，憑着申公保右拳左掌和李圖仙一柄名劍和一手銀針，在西南一帶，確是顯赫一時，從未遇到敵手，不過在申公保慶賀四十歲壽宴請羣雄之時，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向雙怪挑戰，說雙怪在桂中太跋扈，把所有前輩不放在眼內，特來教訓，當時在筵前過手，這不速之客，功力也眞高，與申公保單打獨鬥，不到五招，便把這個『神拳毒掌』之稱的申公保一掌打翻，李圖仙拔出金劍，加上申公保的拳掌，二人合力，沒抵擋十招，也爲這不速之客逼得團團亂轉，用掌力牽扯，引東衝東，扯西撞西，末了各跌了一交，才脫出掌上之引力，這不速之客才一聲冷笑，揚長而去，雙怪在桂境所有羣英前塌了這個大台，乃重回徭山苦練，蓄意要雪此恥。

「老朽乃找雙怪，準備聯合對付這個對頭，事先老朽也曾和雙怪較量過武功，他二人聯手與老朽過手，也不過半斤八兩，誰都休想勝誰，去年春，老朽和雙怪曾去找這個對頭，惡戰了二個時辰，絲毫佔不到上風，還險乎爲對頭掌力震散了眞氣，始退了下來，雙怪好勝，老朽爲出心中這口怒氣，乃不惜在此苦練，雙怪和老朽，都知道彼此不合力，今生休想能挫敗對頭，至於雙怪稱老朽爲老鬼，一是論交已久，戲謔慣了，二是老朽有個俗稱叫『是非叟』，老一輩的都叫『是非鬼』，老朽一生爲人，豁達好戲，但有等要事却不容從中戲弄，往往因此而惹出是非，才爲江湖上加了這個外號，像剛才雙怪追踪劉朋友，老朽理應現身化解，勸導這場無謂糾紛，但一時又戲心衝動，自己也控制不住，引

這雙怪滿山亂兜一陣，才覺樂意，若是雙怪與劉朋友有深仇大恨的，這樣戲弄，又豈非惹下了是非？」

劉世玉雖是冷漠神情，倒也不覺爲這程三玄說得笑起來，他有感於這程三玄的坦白，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之事先行相告，對於他所問，若再不說，似覺太過刁滑狡詐，於是便道：「實不相瞞，在下乃是有爲而來，想在這鷄冠山中，訪尋一個隱居之人！」

程三玄道：「但不知此人姓甚名誰？據老朽所知，這鷄冠山中，沒有甚麼隱逸之士值得劉朋友專程前來相訪，劉朋友能將訪尋目的相告嗎？」

劉世玉對眼前這個小老兒，實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這小老兒眞是好管閑事，別人的事，他似非查根問底不可，我不如索性據實相告，看他有甚麼是非好攪？他這個「是非叟」的外號，是否名副其實？便道：「在下訪尋之人，姓名不知，雖不能說是甚麼隱逸之士，但他有個外號，却極爲清高，叫甚麼『鶴池居士』，在下訪尋他的目的，便想和他論交，並向他探問另一件事情，這一件事情，是只問他一個相識之人，前輩可不必查問這相識的是甚麼人了吧？」

程三玄聞言，倏然面色一變，後退一步，眼中精光四射，對劉世玉瞪視，然後冷哼一聲道：「這個『鶴池居士』那裡能配得上清高？他暴戾狠辣，滿手血腥，劉朋友不知聽何人所說，誤當他是清高之士？還趕來訪尋論交，由此猜想，劉朋友雖則一表人材，風度翩翩，在老朽眼中，已無異看到你也是個徒具形骸的邪惡之流，眞是悔於相交了！」說完，一揮袖轉身就走。

劉世玉大感詫異，忙道：「前輩慢走，在下還有話說！」

程三玄立即停身後，冷冷的道：「還有甚麼說的？道不同不相爲謀，你神情冷漠，老朽現在才想起來，這也許是你鐵石心腸所引起的吧？」

劉世玉這時才展顏一笑道：「前輩這樣詆譭『鶴池居士』，怕也是那份是非心在作祟吧？在下遠道而來，特地先使在下冷了心，但前輩挑撥是非的語氣，似嫌太過，在下倒要先聽聽前輩的解說，這『鶴池居士』那一點是暴戾狠辣？有甚麼証明他滿手血腥？」

程三玄鼻孔一噏動，小眼圓睜，一臉憤恨之色道：「料你也不知那老賊的來歷吧？這老賊姓孟名倫，當年爲桂東海陽山『三江老龍』婁奎前輩的門下，婁前輩名下弟子，共有七人，是那名重江湖的『婁門七傑』，當年在湘、桂、黔一帶，提起婁門七傑，誰不尊仰？婁前輩雖霸佔住桂、鬱、盤三江，却是幹的俠義勾當，劫富濟貧，約束門下，也極爲嚴謹，老賊孟倫當年有『玉面金童』的外號，在師門七兄弟中，丰神最爲俊朗。

「在七兄弟中，孟倫與最小的師弟劉凡，最爲投契，劉家世居於這鷄冠山附近隆林縣中，其父劉祺，生前爲邕寧南武鏢局的名鏢師，外號『九頭獅』，與婁前輩爲莫逆之交，有次護鏢北上，在豫南信陽，遇到強硬對手，不但失鏢，連命也賠上，因所保鏢貨，數量鉅大，南武鏢局，因此也爲之受累拖倒，劉武師遺下孫兒劉凡和孫女劉婷，一個七歲，一個五歲，婁前輩憐這對兄妹孤苦，乃將劉凡收歸門下，將劉婷送至九雲嶺婁前輩師妹『賽紅線』柳四娘處撫養。

「十年後，劉凡名列婁門七傑，劉婷也盡得柳四娘眞傳，當年婁前輩送劉婷去柳四娘處，將『九頭獅』劉祺遭遇相告，相約十年後將眞相告知這二個兄妹知道。這時，婁前輩因信陽劉家對頭正獨霸一方，雄據當地，即使有意助故交復仇，盡起手下，也難上門鬥這地頭地蛇，爲使劉凡不魯莽起見，暫不將眞相告知，倒是柳四娘十年期滿，又因本身病重，不及通知婁前輩，彌留之間，便將內情詳告了劉婷，囑她前去依兄而居。

「劉婷這時已盈盈十五歲，因柳四娘中年喪夫，膝下又無子女，獨自二人，隱居於九雲嶺錦屏蔭中，婁前輩爲解她孤寂，才將劉婷送去，劉婷不但長得清秀，還慧黠異常，柳四娘極爲憐愛，這十年之中，不但孜孜不倦，把本身功力全數傳授，還常常帶她到各地友好處，友好中凡有獨門功夫的，也千方百計地要這好友指點相授，劉婷除懷有師門功夫外，還有不少外道中獨門功夫，還得了外道之中一樣異寶『靈蛛杵』，同時也結識了不少隱居山中異人，一到及笄之年，劉婷已長得如春花秀發，艷麗非凡。柳四娘也對之愛如性命，情較親生兒女爲深，臨終前，更將隨身所用四十八粒『紅線飛丸』相贈，還愼重囑咐，她所得這桿『靈蛛杵』，施用時威力之大，出乎意料之外，外道所有奇門兵刃中，號稱天下第一，杵主人仇家也遍佈天下，現已隱跡二十年，這杵一旦出世，必引來過去强仇大敵，故平素應用，還以本門的雁翎刀爲主，除非到了生死關頭，護身保命，始可出手，但也會惹來了强敵，後果將不堪設想，爲師替你求來這桿外門異寶，主要的還是備妳復仇之用。

「劉婷安葬了柳四娘之後，便去海陽山向婁前輩報訊，同時依兄而居，並商量爲父復仇之計，劉凡突聞身世，哀慟欲絕，向婁前輩詢問，婁前輩知不可瞞，據實以告，更因爲對頭聲勢太大，報仇之事，一時恐難如願，若是盲動，無異是飛蛾撲火，徒自送命，教他兄妹等待時機，待時機成熟之後，再行打算，切不可感情衝動，致打草驚蛇，反而招來殺身之禍。

「不過半年之後，婁前輩也因舊傷復發，不治去世，三江霸權，乃由大師兄古桐主持，劉氏兄妹，既無人勸阻，乃打算去豫南信陽，探聽仇人虛實，婁前輩因事關劉氏兄妹血仇，除他們兄妹外，婁門七傑的另五個人，一個都不知內情，祇孟倫略知一二，這位孟倫既與劉凡交好，自劉婷來後，他早已迷戀劉婷天仙似的美貌，故一直在他兄妹身畔，寸步不離，他從劉凡和劉婷言談之間，知他們兄妹身負血仇，不過不知仇家是誰而已，一聽他們要去信陽探查仇家，便也願相助一臂之力，劉氏兄妹一因未出過遠門，不知江湖上的經驗，劉凡知道這位師兄機智過人，又是常年在外走動，見多識廣，正可作他們兄妹的領導，二來婁門七傑中，因天賦關係，功力也以這位師兄爲最高，水陸兩路功候，已到恩師七成眞傳，自己兄妹兩人正覺人手孤單，有這樣一位已知自己血仇而功候高强的師兄相助，正是求之不得，便藉口到外磨練，辭別大師兄而去，其他幾位師兄弟，早知道這孟倫對小師弟的妹妹生暗戀，對他一起上道，毫不覺奇怪，再說孟倫丰神俊逸，與這劉婷正是極相配的一對，也希望他們早成眷屬。

「一路之上，孟倫對劉婷處處陪盡小心，劉婷也到情竇初開之年，照說這樣一對少年男女，身世門第都十分湊合，極有結合可能，可是劉婷似與他無這緣份，一半也是心切父仇之故，她對孟倫，乃係以兄禮事之，猶如胞兄劉凡一樣看待，一點也沒有男女私情之嫌和矜持之態，孟倫錯會了意，還當劉婷芳心之中，也對自己有意，否則，決不會對自己這等親暱和毫不避嫌，因此暗中更爲愛戀，已認定劉婷將是自己嬌妻，待她復了父仇之後，便向劉凡提出婚事，劉凡一路之上，看這位師兄和他妹子的神情，心中早已了了，頗有默許之意……」

程三玄一口氣說到這裡，突然停止，他覺得和這姓劉的少年相交祇是半個時辰，是不是應把江湖上一樁未了結的恩仇之事提了出來？若這姓劉的青年與這件事有點關連，那豈不是眞惹上了一件是非？因此停口對劉世玉看去，看他神情如何。

劉世玉本來眼望身旁一叢爲風所吹在搖擺中的野花，全神貫注的聽程三玄述說，一聽他停口，便對他望了一眼，看他有不想繼續說下去的神情，便道：「前輩爲何不說下去？」

程三玄搖頭道：「再說下去，將涉到江湖上一樁未了的恩怨，老朽與劉朋友彼此都未有甚麼交誼，似覺不應談論別人隱私，因此正在考慮之中，是不是仍要繼續說下去？萬一劉朋友與這件事稍有一點關連，老朽無意之中，豈非又惹了是非？」

劉世玉道：「前輩所談之事，是三十年前，在下怕還未出世，怎會有甚麼關連？」他向四周看了一下，瞥到瀑布飛瀉之處有幾塊山石，頗爲光滑，倒能小坐，便用手一指又道：「那邊有個坐處，面對飛瀑，看來景物不錯，不妨小坐一會，在下經歷淺薄，倒頗想在前輩跟前請益，聽聽前輩在江湖上的豐富經歷。」

程三玄本性就喜歡這種毫不與自己相干的事，多說多話去招惹，再一聽說劉世玉說是三十年前的事，他還未出世，根本與他無甚關連，認爲說得頗對，同時加上劉世玉的語氣中對他極爲尊重，前輩、前輩的叫個不停，便不期而然的照劉世玉手指的山石走了過去，到了那邊，相對坐了下來，程三玄便繼續說下去道：「三人在路上，足足走了一個多月，才始到了豫南，剛到豫邊，就看到了當地武勝關的險要，才知道當年他父親押鏢過此，是如何的艱辛了，到了信陽州之後，暗中一探聽這對頭『金刀天王』馬天祿，不但雄霸豫、鄂、皖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手下更有一千多名弟子，分據各處所佔據的水陸兩路要口，『金刀天王』馬天祿的老巢，設在淮河源頭桐柏山下的桐柏莊中，莊內高手雲集，不但日夜拱衛這老巢，還在離莊十里，就已設下了卡子，蓋因這幾十年來，馬天祿霸道而行，不知結下多少寃家，桐柏莊中，經常有人侵入尋仇，故不得不嚴加戒備。

「他們乃在桐柏山中一個僻靜之處，結廬而居，白日遁伏，晚來則探索莊外各處通路，半月之後，除了未曾進莊外，對於莊外各處形勢，都已探索得清清楚楚，何處有明卡，何處有暗卡，何處因山勢險惡，沒人防守，待等一清二楚之後，便冒險進莊探索。

「誰知桐柏莊中，屋宇毗連，佔據大部份山麓，不下千餘間之多，『金刀天王』居於何處根本無人知道，他們接連三晚進莊探索，早留下痕跡，爲莊中人知悉，原來莊中戒備森嚴，除主要通道有人日夜把守之外，較爲僻靜幾處，所有通道都鋪下細沙，莊中人沿邊而走，有一定的路徑，非在特留路徑走過，立即留下脚印，莊中之人，已知入莊來的，由脚印查出乃是二男一女，更查出了入莊路徑，第四晚他們掩進莊中，立陷重圍，爲莊中人截斷歸路，羣起圍攻，三人功力以劉凡最弱，他們進莊時分頭探索，一受圍攻，劉凡立即顧慮到妹子安危，因他始終未見過妹子武功，不知妹子究竟有多少成就，才一遭到圍攻，原可以突圍而走，可是劉凡不但不退出莊去，更朝妹子潛入一方兜了過去，想助她脫圍，致使自己反爲人沿途施襲，其實三人功力在小輩之中，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莊中防守之人功力不高，那裡攔阻得了他們，劉婷深進之後，一連飛踏過三十進屋瓦，這乃是他們預定計劃，每晚進莊，每人探索十進房屋查視『金刀天王』居處，若不是便即退出，接連三晚已探過了三十進，故第四晚便由三十一進起，不過剛

一舉步，一聲吶喊，十幾個人由四面圍截過來，劉婷一反手撤下了雁翎刀，斜竄而起，手中刀一招『北雁南歸』，就將第一個撲上來的人砍翻在地上，她身一轉，左手刀也撤在手中，二三個迴旋，又砍翻了二個，她一看圍攻她的人越來越多，雙刀飛舞，尋來路突圍，由於她身法靈活輕快，刀法招式新奇，沒有一個人攔阻得了，祇得眼看她飛離而去。

「劉婷退出莊外，隔了不多時，孟倫也跟踪而到，等了半個時辰，都不見劉凡退出莊來，二人大急，重新撲進莊中去，見東南角屋面，人影翻撲，加急趕了過去，果眞見劉凡爲五六人圍攻，手中一對鏍金鐧，已剩下一根，身形跌撞，似已受傷，劉婷見狀，相隔尚有一重院落，早已一聲嬌叱，身形疾縱而起，居高臨下，手一揚，五六粒流線飛丸已用散花手法分別打了出去。這流線飛丸，丸身有四道線糟，中心透空，發時毫無破空之聲，爲柳四娘獨門暗器，黑夜之中，這種毫無破空之聲的暗器極難閃避，何況這五六個人都全神貫注對付劉凡，眼看他身已受傷，勢將力竭倒下，那會料到半空中有這等高明暗器，故一個都沒有避開，俱中了飛丸，劉婷身形凌空又一個觔斗，堪堪翻到屋面，便掌脚齊飛，早把中彈的幾個打下了屋面去。她一手又扣了一把飛丸，一手慌忙扶持劉凡，急問道：「哥哥，你沒有甚麼吧？」，劉凡這時才見到他妹妹的功力，他也不知道圍攻他五六人已中了她飛丸，還當她妹子功力高强無比，是憑掌脚齊施把這羣人打下屋面去。忙道：『我已被敵人劃傷了一道口子，右臂中了一鏢，怕不能縱跳。』，這時，孟倫也已趕到屋面，劉婷便道：『孟師兄，你背負我哥哥突圍，小妹斷後！』，同時她招呼哥哥，騰出左手，準備好暗器，若有人阻道，可用暗器招呼。

「孟倫也已看到了劉婷輕功，一掠三丈多，還能凌空變式，掌腿都有高强造詣，故毫無退遲，一屈身，背負了劉凡就走。圍攻劉凡的本不止這些人，其餘的都散處這所屋宇四週，封了他退路，因見劉凡苦鬥了一個時辰，身上又帶了傷，有這五六人圍攻，是可以把他生擒下，沒料到半空會來了援手，一出手便把這五六人打下屋面，都吃了一驚，瞥見他們要救走業已受傷的那一個，又羣起圍截，剛一躍上屋面，俱都翻身又栽了下來，原來都爲劉婷一彈一個打了下去，因此不敢上前，相隔遠遠的在後跟追，同時已有人放出一根信號，一道强烈紅色流星，直向他們所逃方向飛射過去，他們一連翻越過十幾進屋面，眼看再有六七進屋面便是圍墻，一縱出墻外，便是一片樹林，足可以隱蔽身形，可是斜裡已有三四條人影趕來，這三四條人影身法快疾，定是莊中高手，照他們身法，早可以出莊門攔阻他們出路，劉婷一看後追的相隔較遠，就對孟倫道：「孟師兄！你儘管背哥哥回去，我去引開這一夥人，不必顧慮到我，像莊中這些人的功力，我還對付得了！」說完，身形越過孟倫，迎向這四條人影撲去。

「孟倫脚步一緊，便向圍墻那邊縱去，劉婷重施故技，身形趕近，便縱身而起，手中扣住的紅線丸也已發出，這三四條人影確是莊中高手，一見來人飛身近前，看縱起身形之間，暗中揚手，知道必定有暗器出手，在急馳中的身形，都向屋面伏倒，祇是其中一個稍爲慢了一步，『啊！』的一聲，手掩肩頭，道了一聲：『好手法！』，似是已中了暗器，劉婷身形一落到屋面，左手已把肩頭雁翎刀撤了下來，另三人在屋面一伏之後，立即橫竄了過來，二把長劍和一條軟鞭，都貼着屋面向劉婷下路攻到，劉婷雙足一點，身形又復縱起，手中尙餘二顆紅線飛丸，分左右打出，然後由背後撤出一柄雁翎刀，一招『玉樹交柯』，直向持鞭者疾射過去。

「她的這二顆紅線飛丸，這次發時相隔頗近，一個避過，一個却中了大腿，由屋面連接幾個翻滾，總算他功力高强，硬在屋面止住身形，也已滾到簷邊口，幾乎跌下屋面去，劉婷則已與一柄長劍和一條軟鞭鬥在一起，劉婷這時已瞥見孟倫背了劉凡越出圍墻，閃進了樹林。在後緊追的一羣人，似知一出圍墻，難以找尋，却向自己這一面圍了過來，便也打算脫身，誰知對方這一把長劍與這一條軟鞭，功力深厚，招式既快又密，早把劉婷圈進了劍圈和鞭影之中，劉婷幾次猛攻，想迫退一個，可是這二個臨敵經驗老到，她攻向持劍的，這條軟鞭已不離左右，攻向持鞭的，長劍却專指向她身上各處大穴，二人合圍之攻勢，似配合得極爲玄妙，劉婷始道遇到了勁敵，雙刀乃如雪花飛舞，護住全身，和這二人惡戰。

「那第一個肩頭中彈的，似已擠出肩頭紅線飛丸，正有人扯下衣襟，替他包紮肩頭，他却注視這個少女力敵一柄長劍和一條軟鞭，手中雙刃招式精奇，便在旁道：『雷老弟，想不到八十老娘倒綳孩子手，老夫全中了這女娃兒的暗算，江老弟也着了她道兒，也是在陰溝裡翻了船，你二個若不能在二十招內把她截下，說出去也是天大笑話！』

「可是轉眼之間，這劍鞭和雙刀，已交換了三十招以上，雙方攻勢也是越來越快，劉婷雙刀招式輕靈之中，更有辛辣煞手，對方劍鞭之中，那條軟鞭却矯捷如蛇，又佔着長度便宜，鞭尖通天角，總是如影隨形般在劉婷身前游移，不是這條軟鞭如此靈活，劉婷早已盪開長劍，突圍而走了。

「直鬥到五十招以外，軟鞭招式一



變，突然採取硬攻，每一招攻到，都响起一陣尖銳嘯聲，砸向雙刀，劉婷硬拆了二招，雙臂隱隱發麻，才嬌叱一聲，道：『姑娘沒功夫跟你們玩了！』說完，身形一翻，突然貼着屋面飛滾，雙刀揮舞，猶如一團白色圓球，向二人足下滾去，二人俱是一愣，慌忙縱開，但這二人經驗老到，縱開時却向着圍墻一面，先斷了她去路，那個肩頭中彈的啊了一聲道：「嶺南楊家門的滾雪刀法？」剛點穿這刀法，劉婷已滾到簷邊，雙脚一點，便向內裡一重屋面縱去，一落到屋面，右手刀已交左手，又伸手入囊，扣了幾顆紅線飛丸，然後身形作弧形飛行急馳，站立一旁的莊中人，便急起直追，那二個持劍、鞭的人却由橫裡兜去，抄在劉婷前面，斷了她去圍墻之路。

「劉婷這時已知後來這四人，身手高强，幸虧自己先發制人，用飛丸傷了二個，否則四人合圍，怕難突出重圍，但眼前也是危急之局，好在莊外各處通路早已探索得明白清楚，他們雖斷了這一面的去路，另有三面是可以脫身，便展開脚程向前急縱，身形就在屋面飛越，可是越過二三十進屋面，莊中房屋漸見高大，料是到了這莊中的中心，突然間鑼聲大起，各處屋面都有人現身，隨後越屋追來的，至少也有四五十人，方始心急，突然想到，在屋面身形暴露，便縱下屋面，這屋宇是個高大偏廂，右首是座二層樓閣，樓閣前花木扶疏，樓閣內燈火盡熄，忙竄向樓閣走廊內，這時左近屋面已有人縱下，乃不及尋思，縱上廊頂簷口，橫貼伸出桁瓦間，一面戒備，若有人近前，便以飛丸照顧。

「不到一刻工夫，週圍燈火通明，四處搜索，連這樓閣前庭園花木中，也有人巡了進去，樓閣走廊一端，也有人用燈照看一下走開，喧嚷了好久，樓閣下層花廳中，突然燈火亮了起來，貼在簷角下的劉婷，驟然也緊張起來，接着中間兩扇落地扉門開了開來，一個鬚眉雪白的老者探頭出來，向廊下上下瞥了一眼，庭園之中，已有人迎上來道：「眞對不起，李前輩來此作客，却深夜驚動你老人家！』老者笑道：『怎麼？有人前來鬧莊？』，那人道：『不錯，而且還是二個少年和一個女娃兒！』，劉婷一聽那人口音好熟，似剛才在惡鬥時屋面說話那個，向他肩頭看去，果眞是他，肩頭還裹紮有撕下的衣襟，劉婷對那人打量一下，是個身材魁梧的老者，看年紀也在五十開外，接着另有二個中年人也隨在他身後上前，向這李姓老者道：『李太公，咱兄弟倆今晚可眞丟人啦！』，劉婷一看這二人，心神大震，原來一個持劍，一個腰下纏了一條長鞭。

「被稱爲李太公的，便讓三人進廳，他一見這老者肩頭受傷，似吃了一驚，那老者也伸開了手掌，檢視掌心中那一粒飛丸，李太公一見，驚呼了一聲道：『這是隱居九雲嶺錦屏崖『賽紅線』柳四娘的獨門紅線飛丸！』，老者聽了，也噢了一聲；道：『怪不得飛射來時，無聲無息，敎老夫着了道兒！』大廳之內，早有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少年人走了過來，與這三人點首爲禮，老者又道：『這女娃兒不知是柳四娘的甚麼人？看她臨敵經驗不足，手中一對雁翎刀，却是十分奧妙，還練有嶺南楊家的滾雪刀法，除老夫着她道兒之外，這三位老弟也丟人了，江老弟也嚐到了一顆，二位雷老弟圍攻了五十招以上，還是爲她逼開身形突圍而走。』李太公雙眉一軒道：『這姑娘居然有這等功力，不但暗算你這位名震皖東的『奔雷手』，還能在『雲夢三雄』手下突圍而出，可眞不容易，名師出高徒，眞有點道理！』，說到這裡，突然又問道：『申老弟，這姑娘可曾攔下？』姓申老者搖頭苦笑道：『你想，這女娃兒能在雷氏二位老弟手下突圍，還有誰能攔得了？現在四處都已封閉，她總在附近廊下或屋內匿藏，不難搜得出來，但來莊侵犯的，無一不是衝着馬莊主而來，其實，這許許多多的冤家，又不是馬莊主親自動手，喪了他們的前輩或親友，大部份的壞在馬莊主的手下，他難辭其咎罷了！老夫一直對這般來鬧莊的人，寄予同情，能眞逃生，也絕不過份難爲，儘量予以方便，老夫和三位老弟，負責本莊外圍一帶，這內莊不是老夫管轄，把她趕了進來，已交付給章老兄了，但老夫也警告了他，這女娃兒暗器厲害，連老夫也着了道兒，章老兄已示意手下，用上了軟困手法，逼其自動露面了。』李太公笑問道：『若是莊中人截住鬧莊之人，是如何處置？』姓申的老者道：『來鬧莊的，必有仇隙，最輕處罰，就是廢了他武功放走，若是莊中有人因之受傷或送命，則交由受傷或送命的親屬去處置，那很難有逃生希望！』接着他們談了一陣別的，這三人便告辭走了。

「約莫有半個時辰，天將發曙，劉婷伏在簷角，大爲發急，天一光亮，便難遁跡，樓外和庭院中，一直有人持燈火巡視，正當這時，靠近劉婷這一面落地扉窗內，傳來了蒼老口音道：『姑娘莫慌，老朽一開廳門，就見妳伏在簷角，老朽李元卿，與令師柳四娘誼屬至交，姑娘有她紅線飛丸，當不會坐視不救，天將發亮，等這一撥巡視之人走過，老朽開啓這扇窗扉，妳就竄了進來再說。』語聲甫歇，微聞窗扉推動之聲，待等一排燈火漸漸遠去，扉窗洞開，劉婷這時早已思忖過，這李太公一眼已望出師門的紅線飛丸，必與師門有舊，聽他如此說，已決定心意，匿避這裡，也挨不了多少時間，故等窗扉一開，立即縱進，李太公一閉上扉窗，低喝一聲：『隨老朽來！』便往廳中側門進了偏廂。

「到了偏廂，劉婷不禁大吃一驚，

李太公道：「不必驚慌，這都是老朽至交，老朽早已和他們談妥了，相助姑娘脫險！」接着問了姑娘姓名，果眞是柳四娘的愛徒，便替他介紹房內幾人，原來房內除一中年人和少年外，早先和李太公說話的三人，不知如何也在室中，經李太公一一介紹，才知姓申的，是皖中高手『奔雷手』申釗，另二個是『雲夢三雄』中雷氏兄弟雷上文、雷上武，另一位江青，因腿傷未來，劉婷忙作揖告罪剛才冒犯之處，三人付之一笑之後，申釗還讚了她幾句，另替中年人和少年人介紹，少年是李鎬、中年人是程三玄。

劉世玉一聽提起這二人，「啊」了一聲，面色略爲一變，接着就恢復了冷漠，然後道：「原來前輩也親自在場，在下正在猶疑，前輩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詳盡。」

程三玄道：「老朽雖則喜愛管閑事，善惹是非，但從未無中生有，非親眼所見，親身所歷，怎能招惹得這層是非？你別打斷老朽的話頭，當時各人設計，就給劉婷穿上李鎬的外衣和戴上頭巾，假作送三人出廳，一路談笑而走，由申釗送她到圍牆旁，始行告別，申釗知道她身世，並允替她查探當年喪她父親的眞正仇人是誰？着她容日改扮男裝上門拜訪他聽候消息便了。

「原來當時『金刀天王』馬天祿手下，人手衆多，分成好幾派，各懷鬼胎，致都面和心不和，各懷異志，劉婷回到居處，已是晌午時份，在中途，她早把男裝接叠好，背在身後，劉凡傷並不重，不過腿上刀口甚長，一時之間不能迅速復元而已，劉婷也將涉險經過相告。就在茅舍內休息一日，於第二日午前，穿了男裝，逕上桐柏莊拜訪申釗，始知父親仇人，却是鎭守武勝關分寨的『四眼豺』滕龍，當年劉祺押鏢北上，已闖過了武勝關，直趕信陽，適時滕龍恰在寨中，一聞劉祺闖過了武勝關，認爲對他威信有關，乃緊追上去，到了信陽才追到，以多勝少，劉祺終喪在滕龍烈火飛天叉之下。

「當時劉婷心切父仇，在太公李元卿計劃之下，拜了申釗爲義父，由申釗在旁暗助，僞傳『金刀天王』馬天祿之命，令滕龍來桐柏山莊有要事商量，就由李元卿、李鎬、程三玄陪同劉婷，在必經要道吳家店埋伏，中途攔截，屆時，『四眼豺』果應命而來，可是他平素知道爲人太過暴戾，殺孽太重，爲防仇家暗算，不敢單身上道，帶了幾個手下同行，他手下四人，由李元卿和程三玄監視在一旁，劉婷親手要報父仇，與滕龍惡戰，不料那老賊功力深厚，劉婷不是他對手，在旁押陣的李鎬乃上前助戰，雙戰老賊，才還打了一個平手，劉婷情急之下，不顧後果，取出了靈蛛杵應戰，三尺不到的一桿細杵威力異常，不到十招，已將老賊困在杵影中，老賊困獸猶鬥，施出了獨門烈火飛天叉想突圍而出，蓋因他一見劉婷靈蛛杵出手，已知此杵來歷，早已面露驚容，老賊烈火飛天叉，雖祇有三柄，但發時烈火隨之燃燒，正可破這靈蛛杵，李鎬一見老賊烈火飛天叉出手，劉婷已爲逼退，乃冒奇險把手中長劍脫手飛出，相隔既近，老賊又不料他會出此一手，欲避不及，長劍穿肩而過，老賊身形一窒，爲劉婷一招『天獨春月』，杵尖一顫，早把老賊二顆眼珠挑出，翻身倒下斃命，老賊手下便一哄而散，逃得無影無踪，劉婷見老賊授首，報了血仇，心中極感各人相助之德，申釗和『雲夢三雄』更因此脫離了桐柏莊。

「由於劉婷靈蛛杵出手，爲滕龍逃散的手下所見，消息立即傳了開來，與靈蛛杵有仇的深仇大敵都紛紛出動，前來尋覓，劉婷這時已護送受傷的劉凡和孟倫回桂東去，由申釗趕上告知情形，劉婷便拜托孟倫先送劉凡回去，自己則隨申釗作一路。

「孟倫護送劉凡回到海陽，途中透露出欲娶劉婷爲妻之意，劉凡一口答應，待妹子回來後向她提出，誰知一晃一年，不聞劉婷音訊，劉凡傷癒後，乃與孟倫北上探查，待等探到劉婷消息，原來已早下嫁了李鎬了。

「這一來，孟倫失望之餘，心情大變，中途與劉凡不告而別，不到半年，傳來孟倫消息，他突然暴戾非常，接連闖禍，動輒出手傷人，而且下手時，又狠又辣，一派憤世嫉俗作爲，驚動了西南一帶江湖，老朽卻知他心情，這全是痴戀劉婷，失戀發狂所致。

「老朽當年和李太公一起之事，不知怎會給他知道，有年，家師伯逝世，所居此山中之石鶴洞，就由老朽卜居，他尋上門來，欲與老朽爲難，老朽便將經過情形相告，當初老朽確是和他們在一起，後來劉婷隨申釗隱跡，怎麼下嫁李鎬，老朽這時並不在一起，實在不知詳情，他既無理爲難老朽，却愛老朽所居之處清幽，便用强佔，老朽功力不敵，祇得忍氣退出，由這時起，他便自稱爲『鶴池居士』了，他目前連師門兄弟們都已翻臉不認，常時出門，有人犯在他手中，不死必傷，老朽說他暴戾狠辣，難道有錯嗎？」

劉世玉道：「這是暴戾狠辣，那麼血腥滿手又作何解釋？前輩難道也有一段原因？」

程三玄臉色發青，怒瞪了劉世玉一眼，道：「老賊佔據了石鶴洞三年後，却探問到了皖中瓦埠湖畔李鎬和劉婷居處，這時二人結合已有六年，膝下也有二子一女，他突然尋上門去，他由愛生恨，由恨而狂，眞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劉婷爲避靈蛛杵强仇之禍，另有居處，李鎬在他眼中無



異是情敵，他暗中上門，不見劉婷，對李鎬大恨，不擇手段，從後偸襲，一刀斬斃李鎬，還將李家滿門十九口餘數殺死，在壁上留下一鶴，鶴旁一池的標記，揚長而去，近二十年來，這用一鶴一池自號『鶴池居士』的標記，常在兇殺之後留下，但很少人知道他眞姓名，怕連劉婷都不知悉，這次滿門遭難，總還當是靈蛛杵的强仇下此毒手，又誰知却是早年暗戀她的一個人發狂而出此，老朽因他有侵佔石鶴洞之氣，一直留意他的舉動，故而知之甚詳，可惜老朽不知劉婷現居何處，否則早命人替她送訊去，告訴她殺夫和子女的仇人是誰，這等行徑卑劣、動輒殺人的惡賊，不說他滿手血腥，該說他是甚麼？」

劉世玉聞言，似是十分激動，冷漠的臉部立變爲冷峻，雙眼暴射出兇光來，沉聲問道：「前輩這話當眞？」

程三玄冷笑一聲，道：「老朽爲甚麼要欺騙你？這是老朽警告你與他論交才說給你聽，你和他論交，你也將被江湖上朋友所鄙視，石鶴洞離此不遠，這老賊現在洞中，你甘心作個邪惡之徒，就去尋他論交，一問之後，便知詳細情形。」

劉世玉聞言，狂笑了起來，笑臉突然一斂，對程三玄道：「前輩誤會在下論交之意了，在下所謂論交，就是想和他交交手，前輩看在下豈眞會與這種老賊惡毒之徒論交誼？」

程三玄料不到眼前這少年，却能變得這麼快，曲解論交是和他交交手的，心中還眞有點不信，重對劉世玉打量了一下，才笑笑道：「老朽知劉朋友身懷絕學，劉朋友欲與老賊交手，不妨先與老朽試一下手脚，能化解老朽三招，便可試出劉朋友的功力是不是能與這老賊交手了！」

劉世玉道：「好！在下先與老前輩領教高招！」說完，便由山石起身跳到山徑上。

程三玄走上前道：「劉朋友小心，老朽發招了！」說完，雙掌一起，右手猛推而出，右脚隨即跨前一步，左手駢指向右疾戳，這一招「日暮掩扉」一招三式，雙掌一脚，同時發出，眞是妙到毫巔，既封了左右閃避之門，又是正面而攻。

劉世玉左手「羣雲繚繞」猛扣正面推來一掌、右手「急流敲棹」斜斬腕脈，身形却是紋風不動，左脚「靈鵲架橋」脚尖踢向程三玄腿彎陰包穴，也用雙掌一脚，施展三招化解，出招時鎭定、穩健，無與倫比，程三玄慌忙撤招，口中連道：「好功力！好功力！」接着他大喝一聲，舉起右掌，一招「泰山壓頂」疾劈而下，來試劉世玉的眞力，劉世玉微一斜身，舉起右手，一招「舒捲雲羅」，掌緣向外一推一削，呼的一聲，程三玄勁急掌風，早爲之引歪，向斜劈出，却劈得滿地沙泥，衝飛而起。

程三玄嚐到這一手上乘的「九脫換日」手法，立即睜大了眼，眞不知道這少年的功力是如何奧深？便搖手道：「第三招不必試了，劉朋友的功力，足可對付那老賊，好！老朽就領你去，會會這個老賊，同時也教這『桂中雙怪』開開眼界！」說完，當先領路，走過一個山角，撮唇一聲尖嘯，雙怪聞聲，在林中竄縱而出，一見這老鬼與這小子在一起，立即飛縱上來。

還未到跟前，程三玄已攔在前面，把情形相告，二人才消去敵意，程三玄又替他們介紹了，然後在路中閒談，程三玄談到老賊的功力，他與雙怪聯合，是足可打個平手，如今有劉世玉助陣，就可以挫敗這個老賊，快能消三十年之氣了。

四人急趕了半個時辰，來到一處，程三玄指着一山谷，對劉世玉道：「這便是老賊現時居處的石鶴洞。」

劉世玉一看，當地是一道幾十丈的削壁，在這中間如井般一個山谷，谷底有一頭似活鶴般大小石鶴，鶴頸下一長方型小池，池水碧綠，在陽光反射之下，像是一塊碧綠的翡翠，沿壁一帶，有三四楹房屋，由上向下望，猶如拳頭般大小。

劉世玉道：「這樣削壁如何下去？」

程三玄一指身旁斜徑，道：「這石鶴洞另有進口之處，由這斜徑便可到進口之處，老賊却定規例，妄進入石鶴洞者死！」

劉世玉聞言，一聲冷笑，就當先向斜徑縱落下去。

曲折走下了五六十丈，已繞到了石鶴洞進口處，在巍峨的石山下，有個一丈高下鵝蛋型洞口，看來極爲齊整，如石匠故意開鑿的一般，洞口長滿了青苔，四人沿洞而入，走進幾十步，洞越進越窄，需躬身而進，路也凹凸不平，地勢漸漸下傾，似有石級，更進六七丈，漸透光亮，待至走出洞口，豁然開朗，四周山石嵯峨，人宛如走進井底，這井底似山谷，正中是一隻形如鶴般山石，一足屹立，一足似縮於腹間，高有丈餘，這石鶴昂首東望，屹立的鶴足可有一人合抱，這鶴原是一塊山石，但如經過人工鑿刻一樣，鶴前有一丈週方大小的一個池塘，週圍長滿綠油油的鳳尾草，池水看來甚深，最上一層是淺綠，下面一層是深藍，程三玄剛想舉步進谷，聞劉世玉悄聲道：「三位請在一旁押陣，若是在下不是那老賊的對手，就請出手相助便了。」說完，舉步向內走去，他走到了池水旁，對那三楹石屋看了一眼，就地擲出幾塊石子，丟進池內，噗通連聲，石子在水中搖搖擺擺的沒到底去，他接連丟了二次，石屋之內，已聞聲閃出一個人來，不住的對劉世玉打量，然後慢慢的走了過來。

劉世玉也打量着他，只見他只穿






了一件青色長袍，身材修長，約莫五十上下的年紀，劍眉星目，貌相清秀之中，又蘊含着一股威勢，看來沒有一點老態，他雙眼對劉世玉注視，似欲開口，劉世玉已先他冷冷的問道：「你可是自稱爲『鶴池居士』的『玉面金童』孟倫嗎？」

孟倫道：「不錯，你年紀輕輕，出言吐語却那麼沒教養，敢直呼本居士之名，是誰教你來的？」

劉世玉冷笑一聲，道：「你總還記得皖中瓦埠湖畔李家莊？少爺奉了姓劉的命來找你！」

孟倫一聽，渾身一震，臉上立即變色，劉世玉一看這等神色，猛然縱起身形，呼的就是一拳，孟倫身形往後一退，揮手相接，雙方掌風一接觸，孟倫退後了二步，「啊！」了一聲，身形一斜，雙掌還未揮出。

劉世玉左掌右指，已接連攻到，孟倫忙不迭又縱退了二步，但已爲掌風所掃中，身形一晃，然後揮掌相格，二人立即打作一團。

掩在進口處的程三玄和桂中雙怪，這時已看出劉世玉似與孟倫有深仇大恨，拳掌攻出，淩厲異常，招招都是毒辣無比，要置孟倫於死地，不似爲較手而來，兩人博戰了三四十招，功力不相上下，但劉世玉一股狠辣勇猛之勢，却非孟倫所及。

孟倫見這少年一陣啞鬥，不但內力純厚，不下於自己，掌法也精奇無比，他聽少年所說，心知是劉婷命他而來，報那殺夫之仇，料定功力必高，想到這裡，掌法一緊，稍稍逼退劉世玉，身形一閃，已飛竄進石室，這石屋背山面洞，是個死地，他身形竄進，决無可逃之處，劉世玉見狀，一聲朗笑，笑聲未已，孟倫已重行竄出，脫去了長袍，手中持了柄厚背分水刀，刀尖一指劉世玉喝道：「小輩，你究竟是誰？留下名來！」

劉世玉隨手也把長袍扯下，露出內裡勁裝，手在腰間一探，撤出了一根細短綠玉似的杵棒。孟倫啊了一聲，道：「靈蛛杵！」

劉世玉道：「不錯，靈蛛杵，當年家母爲報父仇，便用上這靈蛛杵，今日我李世玉爲報父仇，也用上這稀世奇門兵刃，老賊，你納命來吧！」說完，立即揮杵猛攻。

孟倫冷哼道：「原來你是李鎬之子，我還當你早已作刀下之鬼！」說罷也舉刀上封，想以厚背刀削斷這根細杵，不想這杵法玄妙，一杵揮出，却作之字形走動，孟倫一刀削空，李世玉接連揮出幾杵，杵身上突然發出尖銳刺耳嘶聲，同時杵尖上立即有一道綠色細絲隨揮動吐了出來，只五六招下來，孟倫身形早已被罩在這綠色細絲之中，看來滿空都是杵影，早已分辨不出李世玉手中的靈蛛杵，同時緊急的嘶叫，聽得人心神顫動，孟倫在綠色細絲之中揮舞起一片刀光，緊護全身，滿面驚惶之色又帶有一陣恐怖之態。

程三玄一看這劉世玉靈蛛杵出手，和聽他所說，才知他是李鎬之子，改爲劉姓，劉世玉即是李世玉，他看出李世玉所施的靈蛛杵手法，較他母親劉婷當年惡戰滕龍時手法更爲高妙，知道故交之子必能報這大仇無疑，就一拉雙怪走了出來，大笑道：「血債血償，『鶴池居士』，你今日報應到了！」

孟倫正在危急之間，一聽這個「是非鬼」程三玄開口，心神一分，立即慘叫一聲，身形蹬蹬往後直跌了出去，刀一丟，雙手掩面，倒地亂滾，原來在他一分神之間，李世玉的靈蛛杵一抖一挑，孟倫的雙睛已爲杵尖挑了出來。

李世玉跨前一步，脚尖一挑，把孟倫丟棄的厚背刀挑到手中，對刀鋒看了一眼，喃喃道：「這刀鋒也許是當年殺過我父親和弟妹，爹！你泉下有知，當知孩兒今日替你報了血仇！」他一縱身過去，一連六七刀把孟倫斬成七八段。

程三玄趕前一步，搖頭嘖嘖道：「你把老朽的石鶴洞染滿血腥了！」

李世玉聞言，對程三玄屈膝行了一個大禮，道：「姪兒拜見世伯，多承世伯指引，殺了這個老賊，報了我李家血仇！」拜完後也對雙怪深深一揖，作爲陪同前來相助而致謝，三人看這劉世玉這時冷漠神情已滅，代之而起的是一副溫和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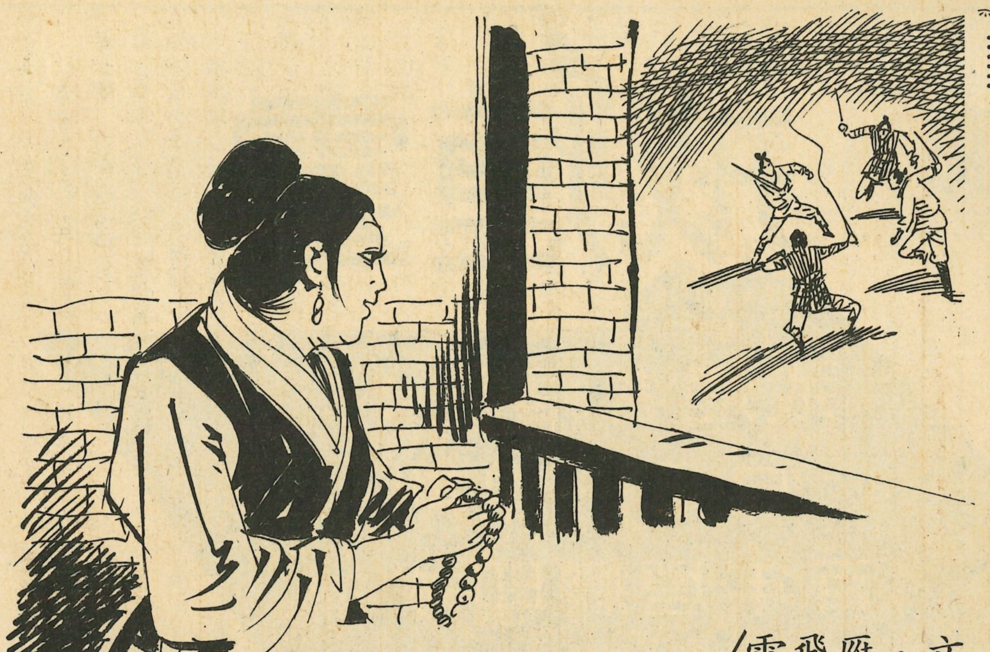
他收起了靈蛛杵，向三人拜別，說是要回皖中向母親報告此行復仇經過。

二十一年前，他與母居於巢湖，不想家中遭此大難，李家只有這麼一條命根子逃脫魔掌，他母親茹苦二十一年，才傳授他一身功力，二年前在江湖闖蕩，找尋這「鶴池居士」，直到桂境，才在江湖上聽到自稱「鶴池居士」乃潛居在這鷄冠山中，故才趕了來，也當老賊命數該絕，才會陰差陽錯遇到了程三玄，指引他到來報却了那段血海深仇。



（全文完）

**上文提要：**孤兒申無畏與族叔申宏略相依爲命，一次機緣，申宏略獲贈一柄斑斕血劍，正要轉贈侄兒並送他往其師伯靈隱子習劍，好報他父母血海深仇，不幸給宮天南暗算送命。當無畏下山訪尋殺叔仇人，途中遇一少女攔着他試劍比武，不想此女竟是仇家之女，原來此時宮天南已易名爲左權，且儼然以忠厚長者出現……



雲飛雁·文
可飛·圖

兩期完武俠短篇故事

# 名劍風流

## 洞悉內情　合力誅魔

「誰吃了豹子膽，敢跟咱們作對？」

七嘴八舌的，已把那粗漢扶起來了。

「那小子，非宰了他不可！」粗漢好不容易才說出這句話，手往房裡指着。

衆人提着兵刃，一起湧進房裡。

看見申無畏仍舊坐在床沿，一雙眼睛開合如電，衆人陡地停步，怔在那兒。

其中一人是在林中給申無畏削去鼻子的大漢，他認出是申無畏，識得他的厲害了，便發抖地對旁邊的人耳語幾句。

那人陡地一怔，與大漢回頭鑽出人羣便逃。

其它的人猜忖事情不妙，也一哄四散了。

申無畏冷冷一笑，站起來拍拍衣物，便腰插雙劍走出。

走出後院，遠遠站着在觀看的幾個勁裝漢子也嚇得四散而逃。

飯店中，也有幾個勁裝佩刀的漢子據案大吃大喝，一見申無畏隨着那十多個狼狽奔逃的同伙走出來，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齊齊嚇得扔下碗杯，各自越窗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神態悠然地揀了個空位坐下，游目四顧，看見偌大的飯堂中，只留下角落座位上獨自斟酒自飲的一位白衣中年文士，那文士儀容飄逸，只是臉上有個疤，像是被刀削傷的，他的眼眸光華內蘊，看得出這位內功修行極深的高手。

申無畏瞟他一眼，剛巧他也正望向申無畏，兩道眼神一接觸，各自心裡打個顫抖。

申無畏對那人的底細捉摸不清，因爲看那人的容貌，五官端正，像是忠厚的老好人，只是臉上那道刀疤，却讓他顯得正邪莫辨。

那人隨又垂頭端坐，兀自喝他的酒。

這時，掌櫃的上前躬身招呼着申無畏，在房間裡跌得鼻青臉腫的店小二也走了出來。

掌櫃的强陪笑臉地對申無畏問道：「申少俠，要吃點甚麼嗎？」

「我就是想喝點酒。」

「好酒有的是，要吃點菜嗎？」

「不吃了。」

申無畏擺擺手，掌櫃的退去了，剛迎上店小二在他耳畔低語了幾聲，掌櫃的聽了直吐舌頭，忙扯着店小二入內捧酒去。

申無畏也自覺好笑，時候還早，肚子也不餓，就在這裡喝喝酒，消磨那難度的時光吧。

看見鎭上陡然出現大批陌生人，又多是勁裝佩刀的，猜想那千手毒蟒范陽眞的要來了，那麼眼前這飯堂裡的白衣中年文士是黑龍會的人麼？

若然不是黑龍會，又不會在左家



莊碰見過，那麼他到底誰？

正在猜忖着，眼前一晃，申無畏伸手一接，是只空酒杯。

「這位朋友，既然你的酒還沒有來，就先喝我敬你這一杯吧！」

但見那中年文士抱拳一拱，隨即雙手握住酒壺，一運內力，竟將壺中的酒逼出來，像股酒箭一般射出，一條酒柱不偏不倚直注入申無畏桌前酒杯之中，剛滿一杯，也無一滴溢下。

他露出這一手，實在令申無畏敬佩之至，當即捧杯一飲而盡。

那人剛放下酒壺，不提防一股吸力，將整壺酒平空吸去，原來是申無畏暗用內力，把酒壺攝過來，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凌空攝物，也令中年文士暗吃一驚。

申無畏持壺倒酒，陡地又將酒壺輕輕一拋，酒壺抛到文士跟前，却是懸空沒有跌下，原來是申無畏遙遙運勁把酒壺凌空托住。

「借敬了。」

但聽得申無畏低叫了一聲，酒壺已微微傾斜，壺嘴的酒瀉出，直注入文士跟前空杯中，也是剛剛斟滿一杯酒，壺便緩緩落下，仍好好的平放在桌上。

顯然，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功力是更比那中年文士爲高。

中年文士臉色微微一變，便也抱拳一揖，隨即捧杯一飲而盡。

申無畏只是微微一笑。

「請問閣下是黑龍會的甚麼人？」那中年文士遙遙相問。

申無畏輕輕搖搖頭。

「然則，是左家莊的？」中年文士又問。

申無畏略想一下，也隨即搖搖頭。

「那就好了。」中年文士不期然地說了一句，鬆了一口氣。

「閣下是誰？」申無畏覺得有些奇怪，也開聲問道。

「不是黑龍會，也非左家莊，哈哈……」

那中年文士哈哈一笑，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把話說給申無畏知道。

話一說完，中年文士放下一塊碎銀在桌上，身形一拔，脚尖在桌面上一點，已凌空翻一觔斗，躍出客棧門外。

不料正碰上一名紅面老者率着一羣人走來，那老者也不打話，上前便是雙掌一推，氣流激蕩，風沙翻湧，勁風直迫中年文士身上，中年文士站定，見對方沒頭沒腦的雙掌打來，竟是有心要取自己性命，心底一懍，雙掌立即翻出往前一迎。

「啪」地一聲巨響，兩個人四隻掌是對上了，二人「蹬蹬蹬」地各退三步。

表面上不分勝負，但是明眼人是容易看得出，中年文士只是用了八成眞力，那老者出其不意，全力出擊，仍不能取勝，中年文士的功力是高出一籌了。

紅面老者氣得滿臉血紅。

申無畏悠然站在一旁，冷眼旁觀。

也不知道他是何時走了出來的。

紅面老者正要蓄勁對中年文士出手，却被頷下被削去鬚子的虬鬚漢攔住了。

「荊護法，不是他，是那小子。」

虬鬚漢拉着紅面老者的衣袖，伸手指着旁立的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站着在咧開嘴冷笑。

這紅面老者是個個性魯莽、脾氣躁急的家伙，見是剛才打錯了人，也不再去理會那中年文士了。

紅面老者踏步衝近申無畏的眼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小子，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個丟人現眼的老不死！」

「哼，你罵我！」

「我罵你又怎麼樣？」

申無畏神態悠然，毫不在乎地冷嘲諷他。

那紅面老者氣得跳脚：「告訴你，老子就是黑龍會的首座護法『摩天龍手』荊天健！」

「倒是第一次聽見。」申無畏嘴角仍是一抹冷笑，好像毫不把這小老兒放在眼內似的。

「什麼第一次聽見？」紅面老者的肺也氣炸了，跺着脚，臉紅如血，渾身發抖，「老子大名，江湖上誰人不知，武林裡誰人不曉，你瞧不起老子，老子就要用摩天龍手教訓教訓你！」

荊天健暗運氣勁於掌，陡地一伸手化掌爲爪地向申無畏迎頭抓去。

「來得好。」

申無畏的話未說完，人已不見。

荊天健一掌抓空，暗自一怔，回頭一望，看見申無畏笑嘻嘻地站在自己背後。

荊天健換步回身，雙掌推出，是施展「雙龍掠日」招式，但見掌影漫天，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擊，挾着虎虎風聲，掌勁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左右閃騰，步步後退。

荊天健心中得意之極，掌勢施展得更是綿密凌厲，招招殺着，把申無畏迫近虬鬚漢那羣人了。

虬鬚漢見荊天健佔了上風，也是興奮萬分，一聲吶喊，便圍攻上去。

申無畏被圍在當中，仍是神態悠悠，臉露冷笑。

荊天健見機不可失，「摩天龍手」掌法施展得更疾，暗運氣功，貫注十成眞力於右掌之上，左掌虛晃一招，右掌隨即猛力推出，宛如天崩地裂的霹靂一聲，眼看申無畏要立斃於荊天健這一招「一龍摩天」的絕招之下。

不料申無畏雙掌輕輕往下一拍，竟逆着荊天健掌下翻起的狂飈，身形往上飛起，避過了荊天健一掌。

荊天健眼看申無畏飛身避過，自

己淩厲的掌風要把衝來的一羣屬下擊個正着，嚇得大驚，忙陡地收住掌勢，却感到背心一熱，全身不由自主，掌勢已綿綿吐出。

幾聲慘叫，衝近來的幾名漢子被掌勢擊得飛起，七孔噴血而亡。

這時，荊天健的背心已被申無畏一掌印住，一股熱流，綿綿將荊天健的體內眞力迫出，片刻之間，荊天健的紅面變成了紙般白，「哇」然一聲，鮮血由口直噴而出，重傷倒地。

申無畏掌勢一收，輕輕拍手，回頭一望，那中年文士已不見了。

黑龍會的衆徒遠遠地站開，眼巴巴地看着會中的首席護法竟然在十數招之內，便傷在這年輕人手底下。

* * *

荊天健是黑龍會裡僅次於范陽的高手，這次敗在申少俠手下，也算是滅了黑龍會的威風。

已有人通報給左權知道，所以申無畏一抵左家莊，左權便降階相迎，也奉承了申無畏幾句。

傍立的牟沛和辛獨臉上是羨慕嫉妒，也不敢再小覷申無畏了。

這時左雪顏也聞訊迎了出來，看見申無畏安然無恙，也是芳心釋慰。

跟着，左權便迎申無畏進入內廳，衆人分別坐下。

左權乾咳了一聲，便開口說：「申少俠，范陽已派人來下戰書，約我明晨到黃土坡決鬥。」

申無畏默不作聲。

「申少俠，請你看一看，這就是戰書。」

左權從袖中取出一封戰書，左雪顏雙手遞給申無畏看，他只是略略看了一下，仍舊沉吟無語。

「申少俠，爹這次希望你能夠傾力相助。」

左雪顏脈脈含情地望住他。

申無畏似乎又受到了感動，點了點頭。

「申少俠，這范陽武功十分高强，老夫亦非其敵，所以，明天一戰，尚望少俠戰勝范陽，只要范陽一死，黑龍會便潰不成軍了。」

左權是想誘出申無畏與范陽相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不料申無畏亦十分機警。

「左前輩，若是開頭便由晚輩鬥范陽，只怕有些不妥。」

左權臉色一變，問道：「請問有何不妥？」

申無畏微微一笑：「江湖上人人皆知前輩是個成名人物，范陽又是指向前輩求戰，按理應由前輩接戰，又焉能讓晚輩越俎代庖哩？」

此言一出，左權及牟沛、辛獨三人臉色大變，以爲申無畏改變主意，不肯相助。

左雪顏亦覺不安，訕訕問道：「申少俠……」

「左姑娘，在下之意是先由左前輩接戰，略鬥十回合之後，再由在下接替而出，范陽猝不及防，到時亦逃不出在下劍鋒之下。」

這話雖是對左雪顏說，其實也是說給左權聽的。

牟沛忍不住了，朗聲道：「申少俠，施以暗襲，恐怕勝之不武吧。」

申無畏微微一笑：「並不是暗襲，只是在下陡地現身而出，范陽定然一怔，也正合乎兵法所謂攻心爲上。」

左權也不敢與申無畏齟齬，乃朗聲大笑。

「好吧，申少俠既然想到這個好主意，那麼明日少俠可來敝莊，結隊前往黃土坡。」

申無畏搖了搖頭：「晚輩獨自前往可也。」

左權又是一怔：「少俠此言……」

「晚輩不是左家莊人，結隊前往總有不妥。」

左權心頭一驚，臉上仍是堆着笑意。

「申少俠，老夫敬你英雄年少，已決定待范陽伏誅之後，便把雪兒許配給你，以後是一家人，又焉可分彼此。」

這句話說中了申無畏和左雪顏的心事，左雪顏是心頭一陣喜悅，又對申無畏有些埋怨之意，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用幽怨的視線望定了申無畏。

* * *

「申少俠，你難道有甚麼難言的心事嗎？」

申無畏默默地俯視着小河的流水，他正和左雪顏在河畔的樹下談心。

「左姑娘，有句話說來唐突……」

「你說好了。」

「左莊主眞是你生身之父？」

她一時楞住了，從來沒有想到這問題，這十多年來，還是頭一次有人對她如此問。

「你的意思是……」她囁嚅地說着。

「我猜他不姓左。」

「爲甚麼？」

「我認得一個姓宮的人，跟他一模一樣。」

「是你的仇人嗎？」

「嗯。」

她早已猜出申無畏與父親之間定有些不可告人之事，却料不到是仇家。

左雪顏當時楞住了。

「左姑娘，姓宮的曾殺死我叔叔。」

「我爹平時少出門，我也不相信他會做出這傷天害理之事。」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惹來千手毒蟒范陽這伙人呢？」

「正因爲我爹爲人正直，范陽這伙黑道才不肯放過他。」

「左姑娘，我已查出牟沛、辛獨二人也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言下之意，似是說左權既然正直



，又怎會交上些黑道的魔頭。

左雪顏無詞以對，沉思着。

「左姑娘，左家莊中少有姓左的人，實爲奇事，我猜這黑道魔頭，當年殺死左家莊主，盡殺莊中老幼，自己便冒認姓左，好霸佔左家產業，因你年幼無知，便收你爲女，藉以掩人耳目。」

申無畏一口氣把他的猜想說出來，左雪顏聽了半信半疑。

她自幼是跟母親長大成人的，稍長時，母親送她出外追隨幾位名師學武，正是離家時日多，在家時日少，父女感情也不濃厚。她突然想起來去問母親。

「申少俠，少許我去問問家母，她老人家近年來獨處經樓，茹素念佛，似有滿懷心事，我誠懇相問，她或許會把眞相告我。」

「好吧，不過此事需要小心，切莫讓姓宮的知道，對你我都有不利之處。」

* * *

左雪顏的母親已心如槁木，對一切事都麻木了。

「孩子，你胡思亂想甚麼？」

「娘，告訴我，他是不是姓宮的？」

母親的臉色一變，心頭一陣震驚，陡地話也說不出來。

「娘，你不敢告訴我眞相，是怕我武功非他之敵。」

左雪顏人很聰明，也想到母親在維護她，不想讓她吃虧。

「娘，你送我出外訪師學武，是要報這一大仇，爲何如今又遲遲不肯把眞相相告呢？」

「孩子，別胡思亂想，況且你這些年學武，唉……」老人家也不再說下去。

左雪顏的疑慮更深，正要再問，却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

是左權和牟沛、辛獨走上經樓。

「雪兒，原來你在這裡？」

左權大踏步走過來，又問道：「跟你娘親談些甚麼來了？」

左夫人强顏一笑，搶着說：「沒談甚麼，她來問候我了。」

左雪顏也抬起頭勉强一笑點點頭。

左權在那邊一張椅子坐下，捋鬚沉思半晌才說：「夫人，明日我到黃土坡與范陽決戰，雪兒也跟着去見識見識，你留在家裡，不用擔心。」

「是。」左夫人柔順地回答。

「雪兒，剛才李三探知黑龍會已派人潛入黃沙鎭，他們打算趁着明日早晨，殺進莊裡來。」左權轉頭對左雪顏說。

「那是要趁我們去了黃土坡，他們便乘虛攻擊左家莊？」

左雪顏爲了母親的安危而焦急起來。

「此事我已早有準備，今夜我將帶人馬攻入黃沙鎭，先把那批人殺個乾淨，免了後顧之憂，雪兒，你學武多年，正是給你一顯身手之時機了。」

「好吧，爹，我跟你們一起去。」

左雪顏是想念着福來棧的申無畏，便答應了往黃沙鎭去的事。

* * *

夜裡的黃沙鎭一片靜謐。

潛入鎭裡的黑龍會人馬雖有數十人，武功高的荊天健受了重傷，餘下的都是二三流人物，分成五股人，分別由香主佘洪、張超、麥明、焦洪、薛南五人帶領着。

左權率領左家莊大批人馬分別把這五股人包圍起來，一聲號令，雙方接戰時，黑龍會的人猝不及防，兼以衆寡懸殊，開始處於下風。

這時，宿在福來棧的申無畏聽見四處有厮殺兵器交擊之聲，正待起來察看，却在黑暗中看見窗口掠進來兩條人影，身形十分迅捷。二人掠入時，兩件兵器已趁勢揚起，都是使劍的，兩口劍如靈蛇吐信，直紮向床上的申無畏。

申無畏自床上一滾落地，兩掌左右開弓，向兩條黑影打去，不料兩人變招甚快，翻觔斗齊齊一躍上床，雙方竟對換了位置，二人各自揚手，射出暗器，「颼颼」四蓬毒針，直射向申無畏身上。

申無畏脚一挑，將房中圓桌挑翻，剛好將射來的毒針擋住，「刷」地拔出腰中短劍。

陡地黑暗中見銀光一閃，申無畏身形撲至二人之間，哎喲怪叫一聲，二人算是閃避得快，各自往斜滾開，却已雙雙中劍。

門被踢開，左家莊的李三及莊丁持着火把走入，後面走進房的人是左權和左雪顏。

「咦！是你？」左權故作驚訝地說。

這時火把的光已照耀出負傷臥地的人正是牟沛和辛獨。

「怎麼一回事？」左權臉色驚惶地問申無畏。

「你問他們吧。」申無畏冷冷答。

牟沛和辛獨閃避得快，沒被刺中心窩，却已嚇得冷汗直淌，二人狼狽地爬起來。

「莊主，我倆奉命捕殺黑龍會的人，誤闖進這裡來。」牟沛喘息地回答。

「怎麼這樣莽撞？」左權對二人輕叱一聲，接着便轉頭對申無畏說：「申少俠，只是一時誤會，請不必介意。」

申無畏也不想就此拆穿他的陰謀，只是微微一笑。

左雪顏瞟了申無畏一眼，從她那關懷而默默含愁的眼神中，申無畏感到安慰。

「潛伏在黃沙鎭的黑龍會人馬已被我們一網打盡，明日上黃土坡會那范陽時，便少了後顧之憂了。」左權又說着。

這時候，瓦面上匿着一個人，他已拔出劍，正欲飛身撲下，聽見范陽之名字，他陡地又改變主意。

這人是中年文士，原來他正是左家莊莊主左諜，十八年前，宮天南糾結范陽，在滂河橋邊截殺左諜，左諜重傷墜河，宮天南還以爲他已死去。

後來左諜傷愈，却探悉宮天南霸佔了左家莊，屠殺了全莊老幼。

左諜便矢志報仇，訪師學藝，這十八年來，他已學得天山玄眞劍法，便跑回家鄉，伺機要向宮天南算賬的，不料遇上了申無畏，發現申無畏功力較己爲高，很是震驚，只不知道申無畏是不是宮天南的人？

現在看見宮天南正跟申無畏談論着范陽的事，左諜知道事有蹊蹺，便耐着性子聽下去。

冒充左權的宮天南只顧和申無畏談着，也沒有留意瓦面上有人竊聽。

「申少俠，明日你多賣點力氣，把范陽宰了，替你叔父報仇吧。」

「左前輩，殺了范陽，我還要跟宮天南算賬哩。」申無畏冷冷地說。

伏在瓦面上的左諜，這時才知道申無畏是跟自己同在一條路上的，心中暗喜。

他決定待宮天南離去後，他便去跟申無畏好好談一談。

這時，假冒左權的宮天南聽了申無畏的話，也暗自吃驚，覺得這年輕人比范陽更爲可怕，便盤算着明天怎樣好生應付的事。於是他聊了幾句便借故向申無畏告辭，帶着負傷的牟沛、辛獨等人離去了。

留下了左雪顏和申無畏。

「左姑娘，剛才牟沛、辛獨暗算我的事，你也看見了？」申無畏問。

左雪顏無言以對。

「你問過你娘親，宮天南是否就是他？」申無畏再問道。

「問是問過了，娘親好像滿懷心事，欲言又止。我猜，大概娘親是嫌我武功不高，不敢告我以眞相。」左雪顏回答說。

瓦上的左諜越看越覺得左雪顏是自己睽別十八載的女兒，忍不住飄身而下。

申無畏一怔抬頭喝問：「是誰？」

「在下左諜，特來拜見申少俠。」

見悠然走來的正是那中年文士，申無畏一聽他的名字叫左諜，頗覺愕然。

「剛才我躲匿瓦上，看見那十八年前害我全家、奪我妻女的宮天南，恨不得立即飛身而下，手刃此獠，只是細心一想，此事乃有待與少俠從長計議之處，所以當時是啞忍了。」左諜說着，一面用眼睛打量着左雪顏。

左雪顏好生納罕，出於父女天性，竟對這中年人楞楞地凝視着。

左諜也沒有說甚麼，只是拿出一塊玉珮，左雪顏看了，陡地一怔。

「你是誰？怎麼會有這玉珮？」她神色惶惑地問道。

「女兒，我是你十八年未見的父親。」左諜淒然苦笑。

左雪顏也拿出自己懷中的玉珮一看，這雙玉珮是一對拼得起來的鴛鴦。

「女兒，這玉珮大概是你娘親給你的吧？」

「你怎麼知道？」

「你不妨去問問娘親，就會明白一切了。」

* * *

左夫人一看見女兒交給她看的玉珮，當時臉色大變，顫抖地坐在椅上。

「雪兒，他……他還沒有死？」

「娘，你說的是誰？」

「還有誰？是你的生身之父。」

「娘……」左雪顏也是萬分震驚，又有着一份莫名的喜悅。

原來自己生父並不是申無畏的仇家！

宮天南反而是自己的仇人，那麼自己跟申無畏是同一命運的了。

「他……他在哪裡？」左夫人好像從迷惘中醒悟過來，她向女兒問道。

「夫人，我來遲了。」左諜從窗外飄身而入。

一對劫後重逢的夫婦，經過了十八年辛酸痛苦的歲月，再次見面，彼此都有彷如隔世之感，滿懷心事又不知從何道起。

「你……你沒有死，我知道你不會死。」左夫人的聲音發抖，眼眶含淚。

「小雪……」左諜親暱地叫着妻子的小名。

「左諜……」她也低喚着他。

她撲進他的懷裡，啜泣着。

好一會兒，她又推開他：「不，妾身已屬殘花敗柳，再也配不起你，太對不起你了！」

左夫人狂哭着，她想起自己忍辱偷生，這些年來，過着偷彈珠淚、痛苦不堪的日子，心坎中堆積了太多的冤枉，又想起了太對不起夫君，心情更是萬分難過，淚水奪眶而出，汩汩流着。

「小雪，此事也不能怪你，我知道你忍辱偷生，也是爲了雪兒……」左諜也是難過得說不下去。

旁邊的左雪顏，這時才知道眼前這人才是自己生身之父，她也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

「爹、娘，孩兒不孝，女兒太沒有用，這些年，娘叫我出外尋師學藝還是那麼不長進，要不然，我該可以報仇，娘也不必要受那麼多委屈。」

左諜扶起女兒：「雪兒，你也不必太難過，現在爹回來了，爹跟你聯手，把宮天南這惡賊逮住，報這血海深仇！」

不料宮天南的聲音已在旁響起：

「恐怕未必吧！」

三人一怔，抬頭一望，見宮天南



及兩位陌生人已站在跟前，他們是甚麼時候走入這經樓，誰也沒有看清，身法之快，實是駭人之極。

宮天南獰獰一笑，手往旁一擺。

「這兩位是勾漏山的鐵氏兄弟，本來是留着明天去對付申無畏的，今晚算是碰個巧，先成全你們父女兩人！」

左諜一聽是勾漏山鐵氏兄弟，便知道二人是綽號勾漏雙毒的鐵奇鐵英二人。這兩人不但武功高深莫測，而且善於用毒，心底自是一愣，倒後悔不讓申無畏一起來，左雪顏的武功差得遠，僅自己一人獨戰宮天南及鐵氏兄弟，這個虧是吃定了。只是他仍鎮定心神，盤算着如何應付之策。

「宮天南，你我血海深仇，今天非算清不可，可是這經樓地方狹小，咱們還是到外面比劃比劃！」

左諜的想法，是希望別在這經樓中動手，以免傷及妻女。

宮天南卻不肯上當，冷笑道：

「哼！你也休想活着跑出這個經樓。」

話剛說完，瞟了鐵氏兄弟一眼，二人便手一抖，一個抖出一條烏溜溜的長鞭，一個抖出一柄漆黑的緬鐵毒刀。

「上！」

二人互相打個招呼，兩件兵器直向左諜砸去，那百毒長鞭宛似青蛇吐吞般的飄舞，攔腰纏去，挾着陣陣腥風，那緬鐵毒刀也是翻湧起刀山如浪，發出一股難聞的惡臭，直向左諜身上捲來。

左諜手一抖，「嗡」地一聲震出了長劍，輕輕往前兩點，圈出兩朵劍花，硬生生地將二人的長鞭和刀硬迫回去。

鐵氏兄弟各自手腕一痲，知道左諜內力深厚，知非用毒取勝不可，便各自手一揚，撒出兩把「七毒神砂」。

那「七毒神砂」是鐵氏兄弟賴以成名的暗器，武林中不少英雄豪傑，就是栽在這把「七毒神砂」之下。

陡地看見兩縷霧自二人手中吐出，左諜便情知不妙，忙閉住氣息，手中劍左右一撩，便硬攻過去。

左諜是要速戰速決，先行擊殺這勾漏雙毒，然後去對付宮天南。

料不到左雪顏已急不及待，持劍撲向宮天南，二人已戰在一起。

宮天南使的是一對鐵筆，這對鐵筆表面上是平平無奇，其中卻是十分奧妙，宮天南可以將鐵筆射向敵人，隨發隨收，簡直如飛劍一般。

左雪顏自然遠非宮天南之敵手，十數招之下便讓宮天南的一雙「飛旋鐵筆」迫得手忙脚亂了。

左諜是逆勢硬攻過去，他的一柄長劍，倒把鐵氏兄弟迫得連連後退。

陡地左雪顏一聲驚呼，隨着左夫人一聲慘叫，左諜心神一分，手底一慢，便讓鐵奇的鞭梢掠過左臂，一陣火辣辣的酸痲，左諜知道着了道兒。

電光石火之際，緬鐵青刀又已倒捲削至，左諜不敢戀戰，翻身一滾，便滾到左雪顏母女跟前，一劍刺去，宮天南往後一躍。

剛才是宮天南用「飛旋鐵筆」迫得左雪顏手忙脚亂，左夫人愛女心切，不顧身撲前助戰，正巧迎上宮天南飛射而來的一支鐵筆，當堂貫胸而出，慘受重傷。

左雪顏扶着重傷的母親。

「娘……娘……」她叫喚着。

「雪兒，我……我不成了，快……快跟爹逃走……」左夫人艱難地說。

「小雪，忍耐一下，我帶你一起走！」

左諜用劍刮破左臂傷口，流出汚黑毒血，自己亦知道中毒不淺。

「不，道諜，我……我不成了，快帶雪兒走，我……我對不起你，來生結草啣環，再來圖報好了！」話才說完，左夫人已雙眼直瞪，氣絕身亡。

「娘……娘……」

「小雪，小雪！」左雪顏和左諜難過萬分。

「哈哈哈……」宮天南狂笑着。

「左諜，你休想帶女兒逃出這經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自行了斷，追隨那賊婦於九泉之下吧！」

左諜氣得怒火填膺：「姓宮的！今天我跟你們拚了！」

他正要撲去，卻被女兒拉着。

「爹，你還是快點兒逃，找着申少俠來吧。」左雪顏低聲地說。

左諜也覺得對，只是不忍心留下女兒，便說：「雪兒，我們一起衝出去！」

誰料宮天南三人已合攻過來，這回是宮天南與鐵英雙戰左諜，一雙鐵筆和一口緬鐵毒刀直把左諜那口劍封得緊緊的。

鐵奇的一條長鞭翻湧起波濤駭浪般的鞭影，迫得左雪顏手忙脚亂。

左諜雖然受了傷，卻是功力深厚，仍能把宮天南和鐵英二人敵住。

左雪顏就遠不是鐵奇的敵手，不小心被鐵奇滾地龍一鞭掃向下盤，整個人軟倒地上，被鐵奇擒住。

「爹，你快逃，快去找申無畏！」

左雪顏掙扎大叫。左諜不敢戀戰，也知道難敵宮天南三人，乃把心一橫，賣個破綻，待宮天南持雙筆攻來時，他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瞬息之間，已消失在夜色迷濛之中。

宮天南頗爲失望。

「宮大哥，他中了我一鞭，明早辰時三刻，便要毒發身亡，何必擔心。」鐵奇走過來洋洋自得地說。

「鐵老弟，我是怕他找到了申無畏。」宮天南臉有憂色。

「哼！咱們兄弟就不怕那小子，他再厲害也防不了咱們兄弟放毒手段！」鐵奇安慰着宮天南說。

* * *

左諜負傷跑到福來棧。

申無畏見他受傷，知道情形不

妙。

「左姑娘呢？」他首先關心左雪顏的安危。

左謀嘆一口氣，把女兒被擒、妻子身亡以及自己受傷的經過說了一遍。

「這毒性很劇烈，我還是先給你醫治，再去把左姑娘救回來。」

申無畏說着，便把一顆護心袪毒神丹給左謀服用，然後亮出一柄短劍。

「咦，是追魂血劍？」

「前輩眞識貨，這劍不但削鐵如泥、吹毛能斷，而且能袪毒辟邪，眞是神物。」

說着，申無畏貫注眞力於劍身之上，斑斕血劍的劍身騰起一陣煙霧，陡地，申無畏持劍向左謀傷口處扎去，立見汚血流盡，傷處痛楚全消，申無畏使用袪毒散把左謀傷處敷治，隨用布帶包紮好。

「走吧，救人要緊。」

兩人只身形一拔，便齊齊越墻而出，各自施展出絕頂輕功，星馳電掠般的直往左家莊奔去。

只是一盞茶的工夫，兩人已抵達左家莊，脚往地上一點，宛如兩隻大鳥般，直飛上一丈高的牆之處。

二人過廊穿庭，直登經樓而去。

經樓中，不見有人，連左夫人的屍體也被移走，申無畏和左謀均覺有些不妙。

「颼颼颼！」

四處亂箭射來，密如急風驟雨。

申無畏和左謀出劍左右招架，兩輪銀光竟是潑水不入，亂箭紛紛被砸飛。

「跳下去！」申無畏招呼一聲，便翻了一個觔斗，竄窗而出，身形凌空翻兩個滾，輕輕由高逾二丈的經樓上跳了下來。

剛一着地，兩蓬牛毛毒針已撲臉而至。

申無畏拔出短劍一掃，這「追魂血劍」也眞是神妙無比，竟有攝鐵之能，逕將那些牛毛細針攝在劍身上。

鐵奇、鐵英仍不知厲害，一個持鞭、一個持刀分從左右暗處撲出。

一條毒鞭攔腰砸至，一口毒刀迎頭劈下，眼看申無畏避無可避之際，不料他矮身一閃，毒鞭從頭頂掠過，他又縱身一彈，直射向鐵英，手中短劍往上一撩，「毒刀」竟被削斷，短劍變招刺去，身劍合一，直射鐵英身上，嚇得他忙滾身閃避，肩際卻被刮出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這時，申無畏身形如彈丸激射，竟撞向墻去，待碰上墻時，又足一翻一點，竟在墻上一彈，反射過來，正呆楞着的鐵奇待要閃避時已來不及，陡見銀光一閃，血光立現，鐵奇一個頭顱直飛出了半空。

鐵英已嚇得魂不附體，忙撒出「七毒神砂」，卻不料申無畏運勁一掌擊去，「蓬」然巨響，他的「飛龍三絕掌」果然厲害，把那把「毒砂」倒射過來，直把鐵英渾身滿臉打得斑斑點點、血肉模糊，申無畏又往前一掠，短劍一起，鐵英的頭顱立時飛出。

只不過三四回合之間，申無畏已把名震江湖的「勾漏雙毒」盡殲於短劍下。

由經樓上躍下的左謀，對英勇少年的申無畏敬佩之至。

不幸的是二人到處搜索，卻找不到宮天南和左雪顏。

「申少俠，姓宮的帶着雪兒溜了。」

「九成是溜往黃土坡。」

＊　＊　＊

宮天南和牟沛、辛獨押着左雪顏到黃土坡上。他把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獻給范陽，請范陽把申無畏殺死。

「申無畏？就是申宏略的侄子麼？」

范陽雖然是武功高強，卻是個粗莽的漢子。

「是的，范老大，當年我奉你之命去殺死申宏略，如今申無畏找我們報仇來了。」

「這事我早有留意，我曾命『鬼影雙魔』去截殺他，不料給他漏網而逃。」

范陽雖然知道「鬼影雙魔」爲申無畏所殺，嘴上卻不肯滅自己的威風。

「范老大，不瞞你說，小弟在左家莊的全部人馬亦被那姓申的小子殺得七零八落，不但如此，就連大哥你派往黃沙頭的荊天健等數十人都被那小子殺光了。」

「甚麼？荊天健也毀在他手裡？」

「范老大，這事我怎麼敢騙你？姓申的小子武功十分高強，我跟他鬥了一百回合，也不是他的對手，除非是大哥你親自出手，不然，眞是無人制得住他哩！」

宮天南故意說成自己跟申無畏鬥了一百回合，又奉承范陽兩句，說只有他親自出手，才可以制服申無畏。

范陽一向自視甚高，以爲自己武功天下無敵，中了宮天南的激將之計。

這時申無畏及左謀二人已飛馳而至。

范陽把手中黑龍會旗一展。

陡地，四面八方湧出數百名黑龍會人馬，如潮水般湧向二人，緊緊地把二人圍住。

申無畏和左謀二人仍是滿不在乎的，臉上神色不變。

「姓申的小子，你死期到了。」

范陽上前大喝一聲，隨手從一護衛手中取來一對赤金銅人。

「范陽，你莫口出狂言，想你黑龍會爲害江湖，殺死武林中人，正是罪大惡極，今天遇上了本大爺，還是乖乖地伏地投誠，饒你不死吧。」



「胡說！」范陽怒喝一聲，手中銅人一擺，圍住申無畏與左謀的黑龍會人馬紛紛持兵刃撲攻。

陡見兩圈銀光，申無畏及左謀才一施展手中的劍，已有七八人中劍慘號。

申無畏身形一拔，直撲范陽，范陽料不到申無畏身手如此迅疾，略吃一驚，手中一支銅人往上連環點去，挾着凌厲勁風，威勢十分驚人。

申無畏暗忖這范陽的武功是較宮天南等人高得多，心中隨即改變主意。

「噹噹」兩聲，范陽手中兩個銅人把申無畏的劍勢一彈，申無畏竟借勢飛出數丈，表面上似乎是范陽把申無畏打得凌空翻飛，其實是申無畏借勢凌空翻了兩個觔斗，竟飛到宮天南身旁。

短劍揮出，宮天南閃避不及，胸口中劍，雙手捧心，一縷血絲從掌隙溢出。

「是追魂血劍？」

他瞪大雙眼，吃驚地望着申無畏手中的短劍。

「正是。」

申無畏冷笑一聲，身形游身一轉，「刷刷」兩劍，牟沛和辛獨亦各雙手捧心，中劍倒地。

只不過是起落之間，電光石火般的已殺了三名高手。

范陽也嚇傻了。

其實申無畏亦有取巧之處，他故意讓自己給范陽砸得飛出，待宮天南看得忘形失神之際，便凌厲地擊出三劍，尤其是牟沛、辛獨已嚐過「追魂血劍」的厲害滋味。這時，申無畏解下被捆綁的左雪顏。

「申少俠……」她喜極流淚。

「左姑娘，這劍交給你。」申無畏把左手的長劍交給了左雪顏，自己卻只持着短劍，步步迫近范陽。

左雪顏一劍在手，也如出柙猛虎，聯同父親左謀把黑龍會的人劈殺過半。

申無畏步步迫近，范陽臉色變得一片白一片青的，惶恐驚駭不已。

申無畏臉露殺機，步步迫近。

范陽陡地雙臂一抖，「蓬」地一聲，衣袖之內，直射出暗器無數，彷如急風驟雨般直灑過去。

料不到申無畏手中這口「追魂血劍」卻是專破暗器的，但見申無畏掄劍一圈，那迎面射來的大大小小的暗器不是被砸飛，就是被攝住，一枚也沒碰在申無畏的身上。

「呔！」

范陽幾乎是同時射出兩枚赤金銅人，他知道眼前這位勁敵是非出絕招不足以取勝，於是連手中武器也疾射而出。

申無畏扭身一閃，堪堪閃過。

范陽陡地手一揚，射出一條綾帶，這正是「千手毒蟒」的絕招——「毒蟒漫天」，那條綾帶竟像是千百條毒蟒昂頭吐舌似的，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

「啪」地一聲，綾帶竟把申無畏手中的「追魂血劍」纏個正着，范陽大喜，卻不料到「追魂血劍」竟似長有眼睛似的直向范陽射去。

范陽扭身一閃，來一招「卸袍讓位」，卻剛好被申無畏一掌擊個正着。

范陽料不到自己金剛般的身軀竟捱不了申無畏一掌，喉頭一甜，「哇」地吐出大口鮮血。「是三絕掌！」他環瞪怪眼，似有不信之意。

「我是替家叔報仇！」

申無畏又加上一掌。

「蓬」地一聲，直把范陽打得如斷綫風箏似的直飛開去，剛迎上左謀一劍刺去，穿心地把范陽斃於掌劍之中。

「申少俠，你沒事麼？」左雪顏走過來拉過申無畏的手。

她覺得他的手柔軟嫩滑，簡直不像會發出那威猛絕倫的「三絕掌」。

「沒甚麼，雪顏。」他不自覺地流露出情意，她幸福地笑了。

左謀在地上撿起那柄「追魂血劍」，捧着走過來交給申無畏。

「奇怪，這柄劍是我送給一位友人的，何以又落在賢侄之手？」左謀有些訝異地說。

「前輩，因爲這是名劍配風流嘛！」申無畏微微一笑道。

（全文完）


##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 彩色廣告（粉紙） | |
|---|---|
| 封底全版 | HK＄6,000 |
| 封面裏全版 | HK＄5,000 |
| 封底裏全版 | HK＄4,800 |
| 內頁全版 | HK＄4,000 |
| **黑白廣告（報紙）** | |
| 內頁全版 | HK＄2,000 |

# 溫柔鄉是英雄塚

## 蕭郎竊聽底細　優曇躡踪而來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天魔女和蕭郎將武夷優曇帶到天目山道上，還有蕭湘子陪住魔婆，協助誘她追逐蕭郎，以便查出離恨天在那裡，天魔女故意將離恨天便在西天目的雲深處說得大聲些，使魔婆聽到，信以爲眞，目的誘她誤入岐途，其實離恨天近水，可通舟楫的天目溪，不是在天目山中。天魔女作嚮導，指指點點熟悉的地形，無意中找到蕭氏姊弟，正是想找的人，小弟弟稱白娘子是姑姑……

蕭姊姊，師傅的女兒，是否……眞是他異母的姊姊嗎？但無論如何，既不是外人了，有何不能說的。

當下把古墓盤谷的由來，甚至連與蕭湘子結識的經過都詳細說了，敢情連天魔女也僅知其大略，只把那姑娘驚得目瞪口呆。

蕭郎趁機對天魔女道：「原來你所知不多，你母女重逢，那婕妤又離開了玉離宮，難怪你不知道了，古墓功夫，尤其是那九疑飛花……」

不禁想到昨晚天魔女就曾時光凝結，差點兒脫口說了啊！天魔女，分明也聽得入神，那臉色怎生越來越陰沉？

心想：是了，他把古墓功夫越是說得厲害神奇，令她擔心玉離宮的安危。忙道：「那九疑飛花會令時光凝結，簡直防不勝防，事先不覺，事後竟也毫無所知。」

那姑娘開口了，駭然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神奇的功夫？」

臉色越更陰沉的天魔女，哼了一聲，道：「你怎生知道得這麼清楚？三千年來，不爲外人所知，不用說，你不是外人了。」

蕭郎一怔，不由臉上紅了，可不是因爲蕭湘子已把他視作古墓中人，這才盡情相告。忽然心中一動，道：「不瞞你說，我曾兩番着了九疑飛花的道兒，令妹，那夷妹，你那個刁蠻的妹妹就曾令我時光凝結，還幸她功夫還不到家，不到三個時辰，我就恢復了知覺，本是泛舟曹娥江上的，知覺一復，竟已在大海狂濤之上了，也才知道失去了兩三個時辰的時光。」

蕭郎臉上紅透了，那小孩兒在一旁拍起手來，叫道：「姊姊，瞧呀！他害臊啦。」

那姑娘原來對他凝眸不瞬，而且一雙眼睛越睜越大了，竟像是喃喃自語起來，說道：「一定……是了，眞像他……」

天魔女卻皺了眉頭，道：「於是，那香妹妹就把三千多年來從未爲世人所知的古墓盤谷對你說了。」

那姑娘莞爾，更點了點頭，道：「怎麼又是夷妹，又來了個香妹妹？可胡塗死我啦！」

那孩兒叫道：「姊姊，我知道啦，香妹妹，就是那個追趕他們的那個小相公，她瞞不了我，也像這小魔女姊姊一樣，分明是個花姑娘，却化身爲醜怪的婆婆，姊姊，你說，她是否也不是好人，分明也是個花姑娘，却化身成個小相公。」

「胡鬧！」那姑娘一瞪眼兒，就駭得那孩兒一溜，就溜到了蕭郎脅下，那姑娘道：「怎麼叫小魔女姊姊，眞該打。」

「是大哥哥說的呀！」小孩兒又噘起了嘴兒來，道：「該打，也打大哥哥。」

那姑娘已對天魔女道：「我可眞胡



途了，這九疑飛花既是古墓的獨門功夫，既是你的妹子，怎生也會了？」

蕭郎摟住那孩兒，難得這麼一打岔，不容他提起蕭湘子，忙又把古墓的玉姬公主出來覓選夫婿，一出不返，被古墓中人追捕之事說了出來，這番天魔女竟也有她不明白的，如何不靜聽蕭郎道來。只把那姑娘聽得又是驚駭，那眉頭兒皺了又皺，又無限憐惜，道：「可憐的妹妹，原來你有這麼一段奇慘的遭遇，幸好你遇到了白姑姑。」

天魔女也不禁凄然，道：「那追趕我們二人的，正是古墓中人，我不過是故佈疑陣，把這二人誘入歧途，遠離玉離宮，却因而與蕭姊姊你巧相逢了。」

那姑娘站了起來，道：「在我這裡，你再不用擔心了，這先天易數雖是伏羲首畫八卦，數理都成於文王，既使古墓功再神奇，也破不了我這顚倒五行。」

蕭郎隨又把武夷優曇的來歷說了，忽然也跳了起來，道：「怎生我竟想不到，這武夷優曇原來與她的師傅，姑娘你的白姑姑時有往還，也許能夠化解，可惜……」

他想說：可惜天魔女私自前來中土，不敢返回東海神山。

天魔女哼了一聲，道：「你還是顧着自己吧，蕭姊姊，你可瞧出他身上有傷未癒，而且遍體鱗傷，你呀，敢不敢脫去衣衫？」

那孩兒和蕭郎一見投緣，一個從小在孤獨中成長的孩兒，突然間來了個哥哥，那還不像扭股糖兒似的纏在蕭郎身上，聞言，早掀開他的衣袖，啊呀一聲，叫道：「姊姊，當眞，好多好多傷，」挑了眉兒，道：「大哥哥，誰打你呀？我替你報仇。」

蕭郎羞得臉上一陣紅，又氣得一陣，道：「慚愧，好教你們得知，那武夷優曇唯恐古墓武功流傳於世，將九疑飛花加以變易，另創了一門般若佛印功夫，其實只不過稍減九疑飛花的威力而已，能令人失去抵抗之力，却又不會傷人，這武夷優曇收了南北兩雁蕩的海鷹幫幫主的女兒爲徒。」

那姑娘點頭道：「浙南一帶，傳聞有雁蕩雙嬌，不僅貌美絕人寰，武功更絕武林，想來便是這兩個姑娘了。」

天魔女愕然道：「蕭姊姊，你不在江湖行走，怎麼知道正是這個丫頭？」

那姑娘莞爾道：「你們忘了，我常在江湖行醫施藥，月前在天目溪畔的昌化，救治了一個受傷的武林中人，便是傷在這雁蕩雙嬌手中，言來尚有餘悸，」說着，更嘆了口氣，又道：「這些年來，其實我一直關心着江湖之事，探聽白姑姑的下落，而且……而且……」

「而且，」天魔女也隨着那姑娘的目光，瞟了蕭郎一眼，道：「而且，我師傅離開黃山時，已身懷有孕，蕭姊姊，你眞好，非但不怨恨我師傅。我知道，你必是想到，若師傅誕下一男，蕭門便有後了。」

那姑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錯了，連我娘也未怨恨過，我豈會怨恨白姑姑，當年我娘携我出走，原意是成全爹和白姑姑，不料反被誤會了，待我娘知道，已無從追尋。妹妹，不瞞你，這乃是我娘臨終的遺言心願。我……兄弟，我可以叫你兄弟麼？白姑姑若誕下的眞是個男孩兒，也該和你一般大了。」

蕭郎聽她呼喚一聲兄弟，登時渾身血液也沸騰起來，分明這姑娘與天魔女都認定他是以父作師，這姑娘便是他的異母姊姊，其實，他已早疑心了，白娘子聲聲痴兒迄今仍縈繞耳際，那油然而生的孺慕之情又豈無因，都不過尚待證實而已。

當下抑制着心中的激動，嘆了口氣，繼續說道：「眞不知打從那兒說起，姊姊。」

他竟衝口而出，呼喚了一聲姊姊，既然人家叫他兄弟，禮尚往來，他爲何不能叫她姊姊，那姑娘顯然亦抑制着心中的激動，柔聲微顫，道：「兄弟，你就慢慢兒說來。」

「她種下禍根，卻是我來遭殃。」

蕭郎指着天魔女，道：「她倒笑話我了。」

當下把天魔女在樓外樓斷了苗雄的頭髮、雁蕩雙嬌尋來之故說了一遍，道：「當眞是冤家路窄，她們找不到她，却在舜江之畔遇到了我，因江湖上已傳遍了，我曾和她泛舟曹娥江上，於是……」

「於是，」天魔女道：「滔滔舜江水，巍巍餘姚丘，曉諭天魔女，三日葬風流，把你挾持了，想誘我現身出來。」

蕭郎苦笑道：「是我一時大意，着了那小妖女般若佛印的道兒，失去了抵抗之力，被那小妖女磨折得遍體鱗傷。」

天魔女啐了一口，天魔女，嘿，竟也會啐了一聲，道：「蕭姊姊，他只說對了一半兒，其實，要怪，怪他風流成性，那小妖女秦姜愛極了他，可是我親眼見到的。」

蕭郎恨得牙兒又癢了起來，道：「當眞是個小妖女，我說她有虐待狂才是眞，還有，那該死的奇風怪俗，啊！」

蕭郎一時氣上心頭，竟差點兒把羞辱氣惱之事說了出來，慌忙住了口。

那孩兒早溜下地來，叫道：「大哥哥，那小妖女欺負你，快帶我去，我替你報仇，也打得她遍體鱗傷。」

那姑娘笑了，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妹妹，是你冤枉他了，天生模樣兒風流，可不是他的過錯，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江湖上的傳聞我豈有沒聽聞，倒多是讚美的，惹來情孽

纏牽，自也難免了，今日我一見他，就不禁想到……」

一聲幽幽地、長長地嘆息，天魔女就知她想到了甚麼人，必是她……也許也是他的爹，倒不便多說了。

蕭郎眉頭一揚，道：「小魔女，你聽到麼？還是姊姊公正嚴明。」

那孩兒把頭兒一揚，道：「小魔女姊姊一眼便能辨善惡，不准你冤枉我大哥哥。」

「好哇！」天魔女道：「你們都幫他，小猴兒，你撞了我一下子，我這心口兀自疼痛，我還未和你算賬兒。」

那姑娘笑責道：「不許無禮，她也是姊姊，今而後，也要叫姊姊。」

「也是小魔女姊姊，」那孩兒竟板着臉兒，正經說道：「大哥哥說的。」

蕭郎道：「姊姊，原來你不知道，不僅她師傅白娘子，便那東海神山的侍女也都叫她小魔女的，因爲她殺起人來，不眨一下眼兒，刁潑起來，可狡獪透頂的，天魔女是江湖中聞名喪膽的人對她的稱呼，難道咱們也叫她天魔女不成？」

天魔女恨恨地對他瞪了一下眼兒，不過眼兒中盡是笑意，道：「我名夷光，姊姊，當眞，我只聽師傅說有一位姊姊，師傅時常對我談起，也總是幽幽地一聲長嘆，我就想啊！想了好些年，有朝一日我到了中土，一定要尋訪到姊姊，既然天涯海角都尋遍了，遠不在天邊，必是近在眼前，近着黃山，只有西天目壑幽嵯峨，峯奇林鬱……」

「好個聰明的夷光妹妹，」那姑娘竟一把將天魔女拉去身邊，摟住了她，道：「於是，你就在這一帶尋訪了幾近一月。」

「醜醜醜，醜呀！」那孩兒拍起手來，叫道：「大哥哥，小魔女在姊姊懷裡撒嬌啦。」

那姑娘笑道：「有了大哥哥疼你這小猴兒，我疼不得妹妹？」隨對兩人道：「當眞，一見你們，我高興得竟忘了，不怪妹妹你尋訪不到了，這一帶的人因我行醫施藥，多救貧苦，又不知我名姓，又飄然來去，是以……」

「都叫姊姊仙姑。」那孩兒搶着說道。

「你呢？必是叫你小猴兒了。」天魔女道。

那孩子嘻嘻笑，說：「只有姊姊才叫我小猴兒，人家可叫我小仙兒，姊姊是仙姑，我自然是小仙兒了。」

那姑娘也笑了，對天魔女道：「這小猴兒當眞猴性難馴，我行醫施藥，救貧救苦的倒是他了，原來月前你也被他偷了銀子，這猴兒常溜出去，有時一去整日，後來我才發覺了，凡我行醫施藥的貧苦人家，他轉背就送些銀兩去，後來知道他取來的，確是不義之財，既然取自强梁，施之貧苦，我也不管他了。」

天魔女道：「敢情眞是個小賊，賊猴兒，還我銀子便罷。蕭姊姊，你縱容他，難道我也是强梁？」

小猴兒嘻嘻直笑，道：「誰教你花姑娘扮婆婆，我以爲你也是拍花的賊。姊姊若見我身上有銀子，就要打我的，我順手就送給貧苦人家了，喏，還你的荷包。」

小猴兒從懷中取出個繡荷包來，好不精緻，揚了揚，却又捨不得拋出。

那姑娘笑道：「這小猴兒竟也知道精美，若不是他取來把玩，我還不知他又淘氣了。」

「小猴兒，你叫我一聲姊姊，你既喜歡就賞你啦。」

「多謝小魔女姊姊，啊呀！」

喜孜孜，又要揣回懷裡，那知天魔女一抬臂，寒濤瀰空，乍現倏滅，天魔女手中已多了一把彎劍，劍尖上挑着繡荷包。嚇得那小猴兒瞪大了眼兒，早躲入蕭郎脅下。

姑娘讚嘆道：「白姑姑飛劍通神，娘在生時已常言及，今日我總算見識了。小猴兒，看你還敢不敢對姊姊無禮淘氣，還敢不敢目中無人？」

小猴兒從蕭郎脅下伸出頭來，但那伸出來的舌頭可縮不回去了，天魔女取下荷包，小猴兒又一聲啊呀，叫道：「大哥哥，原來她眞是個小魔女，會變戲法兒！」

小猴兒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轉，何曾眨一下，天魔女手中的彎劍已不見了，只有繡荷包，那劍竟不知從何而來，去了何處，小猴兒如何不驚駭！

「小猴兒，你剛才叫我甚麼？」天魔女把繡荷包高高擧了起來。

「小魔女……姊姊呀！原來你眞是個小魔女姊姊。」

蕭郎朗朗大笑，叫道：「小心了。」

那小猴兒分明一縮身，像是又要躲入蕭郎脅下，那知天魔女眼前只是那麼微微一暗，小猴兒却已從蕭郎的另一邊脅下鑽了出來，敢情繡荷包又已到了他手中，一斜身，已鑽入蕭郎懷裡，叫道：「小魔女姊姊，原來你說話不算數，說了給我的。」

那姑娘道：「小猴兒，你別得意，小魔女姊姊不過是逗你玩兒。啊啊……」

小猴兒拍起手來，蕭郎大笑，連那姑娘自己也笑了，只有天魔女，恨恨地瞪了蕭郎一眼，不過花朵兒却開在嘴邊。

還責小猴兒無禮，那姑娘尷尬道：「妹妹，你別惱，我是喜歡過頭了。」

「若也會惱，她也不是小魔女啦，」蕭郎道：「我不是說過了麼，姊姊，你白姑姑，甚至連神山侍女，無不叫她小魔女，瞧她，不是向你撒嬌了麼。」

天魔女本來只不過挨近那姑娘而已，索性摟住了她的胳膊。



這那像是初相識，乍相逢，石筍中，洋溢的是溫馨的親情，與無比的歡樂。

歡樂的笑聲在飛揚，誰說那姑娘醜，笑在她臉上，只令人覺得莊嚴更慈祥，是的，慈祥，她不過比蕭郎年長兩三歲，醜，只不過是令她年長些，端重些。

那姑娘笑道：「眞是高興過頭了，說了半天，也沒說出我的名兒來，我叫蕭瑤。」

「這瑤字，惟有姊姊你才當之無愧。」蕭郎道：「姊姊可不是瑤池仙品。小兄弟，你呢？」

那姑娘──蕭瑤道：「可眞是再巧不過了，他……當然姓蕭，我見他小人兒如玉，便給他取名『琅』，那知江湖上又出現了個蕭郎，更不料會是你，今兒後，可怎麼分別得出來，琅郎同音……」

蕭郎道：「姊姊，我本名蕭朗……」

天魔女搶着說道：「只因他生性風流，到處惹草拈花，是以江湖中人叫他蕭郎，更是楚館秦樓中，那燕燕鶯鶯，口兒裡，心兒上的蕭郎。」

「姊姊，她胡說。」蕭郎急得臉也脹紅了。

「姊姊，」天魔女也叫道：「眼下已有一個追到了，那雁蕩雙嬌這早晚也會追踪而來。」

蕭瑤道：「就像傳說你殺人不眨眼兒一樣，我就不信白姑姑的徒兒會嗜殺成性。我這兄弟不過模樣兒風情，令人喜愛，那是有的，說他風流成性，我也是不信的，小猴兒，帶大哥哥去前後走走，今後常來去，休迷了出入的道路。」

蕭琅若是個安份的，能安靜一下子，也就不是小猴兒了，聞言，溜出懷來，拖了蕭郎就走。

蕭郎就知蕭瑤有話要對天魔女說，心中一動，假裝高興，跟隨蕭琅，拂開藤蔓，鑽出石筍，只見那星羅棋佈的石筍中間，薄霧在冉飛，原來太陽出來了，而且已昇高了，乾坤朗朗，雲環天目，迎樹遠山，盡在眼底，那有異象。

蕭琅道：「大哥哥，迎松而行，遇蘭而止，你就可往來無阻了。」

蕭郎一回頭，咦了一聲，分明才不過走出數十步，那有如小山峯的石筍，竟已失去了踪影，惟見薄霧冉飛縹緲之下，晨風吹皺了一池春水，垂柳更在水面上拂出圈圈漣漪來。

蕭琅嘻嘻笑道：「大哥哥，姊姊顚倒了五行，把中央戊己土，顚倒爲北方壬癸水了，不信，咱們回去瞧瞧。」

折了回頭，果然，面前分明是水波，那知一脚踏下去，春水池塘消失了，那小山峯般的石筍，可不是又現眼前。

蕭郎既是黃衫客的徒弟，對先天易理，自也有所涉獵，涉獵而已，非僅不專精，何況顚倒五行，奇道：「但先前進來時，怎又無此幻象？」

蕭琅道：「迎松而入，自然道路分明，景象無不皆眞了。」

「但石筍上莫不有松，亦莫不夭矯若盤龍？」

「向南花木早逢春，大哥哥，松枝向南伸長，垂枝相向，不是作迎客狀麼，迎松而行，生門在南，但若遇蘭不止，稍有大意，便會誤入杜、死、驚、休各門，便入幻景了，若見松下有蘭，其傍就近處，必又有松迎客。」

果然，石筍間亦如幽谷，松下崖邊，多生幽蘭，蕭郎迎松而行，遇蘭而止，果然又何來時樣，甚至遙望亦可隱見那作爲居室的小山峯。

忽然心中一動，道：「小兄弟，大哥哥有一事相求，你熟悉山中道路，可否……」

蕭琅嘻嘻笑道：「你要我去找那扮小相公的花姑娘，我知道。」

蕭郎心想：好個精靈的孩兒，道：「只不過只准你暗查她們的踪跡，不能讓她們發現你。也不許你去遠了，三五里地之內，你去轉一轉就回來，我在那峯下等你。」

蕭琅一溜烟去了，蕭郎如何會不明白這孩兒的心理，必是先前聽他和天魔女說古墓功夫如何厲害，必是不服氣，但蕭郎一點也不擔心，那武夷優曇和瀟湘子，若不在深山幽壑中，亦在山高雲深處尋找，豈會尋找到這一望無際的山脚來。再說，武夷優曇又豈會難爲一個孩兒，何況蕭琅生具異稟，紫虛微步在他脚下，竟比天魔女更加奇幻。

蕭郎悄悄溜了回去，迎松而行，遇蘭而止，果然一路無阻，來到那石筍側面，他支使開蕭琅，這才是他的目的，那石筍是天然窗戶的孔隙，他只不過想聽裡面的人說甚麼而已，不用露面，只用耳聽，自不怕被裡面的人發覺。

首先入耳的是天魔女的聲音。說道：「我早已懷疑了，師傅難得來中土，來也只不過和武夷優曇相晤，但這番可不同了，竟帶同兩個近身侍女，啊……」

蕭瑤的聲音，說道：「妹妹，你可是有所悟？」

「我想起來了。」天魔女的聲音道：「紫黛姊姊，就是……就是師傅的近身女侍，我可是叫她紫黛姊姊，其實無異是師傅的徒兒，我離開海島之前，不時奉命來到中土，有時長達三兩月，有次被我逼問得急了，才說出是追查一個人，這紫黛姊姊武功更在我之上，簡直盡得師傅眞傳，也最疼我，因此才悄透露了一些。」

「白姑姑這次前來，便帶同你這紫黛姊姊？」

「而且，在西湖邊，守候了他兩日。」

「因爲，只有她，才認得我這……

弟弟。」

當然說的是他，蕭郎的渾身血脈又沸騰了起來。「我這弟弟」，蕭瑤是這麼說的，那語調，那微顫的顯然亦激動的語調，分明已肯定他即是她的異母的弟弟了！

「而且，」天魔女在走動，顯然在踱起步來，說道：「紫虛微步，那是從不外傳的，即使是弟子，除非心性經過長期觀察，行爲經過長期考查……」

「他却連白姑姑的面也沒見到，却傳給了他，因爲，他……是我的弟弟。」

蕭郎心想：若是她們知道還傳他玉清寶籙，必然更不疑了，那日只聞其聲，那孺慕的親情便自然流露了出來，有生以來，未曾流過淚的眼睛，也濕潤起來，白娘子爲何獨垂愛於他，他不僅是疑，其實心中已有答案了。

蕭郎頹然坐了下地，好狠心的娘，尚在襁褓，竟把他拋棄在黃山路上。

只聽那蕭瑤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白姑姑若知我娘從未怨恨過她，也許就不會遠走海外了，白姑姑那知娘自生下我後，和爹已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因爲娘醉迷於先天易數，已潛心近道了，她不知娘是好意成全，若然當年尋訪到她，那會遠去海外，也就不會骨肉分離，把弟弟送回黃山了。」

「大哥哥，原來你在這裡。」

啊呀！才聞其聲，那小猴兒蕭琅已撲向身來，慌得蕭郎縱身一躍，把小猴兒一托一送，兩人落地，已在藤蔓前了。大聲道：「大哥回來找你呀！你見到那兩人麼？」

到底是個孩兒，用手一指。道：「上那峯頂，便可望出數里外，大哥哥，你們放心，她們必然仍在山那邊轉來轉去。」

蕭琅拖了蕭郎，拂開藤蔓，鑽了進去。只聽天魔女道：「姊姊，你明白麼，豈僅我要把這兩人引入歧途，而且，爲了他，誰教他風流成性。竟招惹了雁蕩雙嬌，現在，好啦，我本是要把他送去黃山暫避的，遇到了姊姊你，也算是送佛送到了西，我可把他交給你了。」

只見天魔女從蕭瑤身邊站了起來，眞像，眞像兩人在數說他的風流。

蕭瑤道：「咱們還沒盤桓，你就要走？」

天魔女嘆了口氣，道：「蕭姊姊，玉離宮大難臨頭，我娘在懸心吊膽，我豈能久留，我可把這風流蕭郎交給你了。」

天魔女一半兒是打趣，却又一半兒眞，乍聽一聲要走，蕭郎眞箇是百感交集，道：「事出非常，姊姊，便是適才，我也知小兄弟去查看了一下，古墓功夫奇詭絕倫，實是輕視不得的，你不用留她了。」

轉面對天魔女，不禁肅容又道：「離恨天涯遠，難得有姊姊這個處所，加上小兄弟生具異稟，也許我們能故佈疑陣，把武夷優曇留在這西天目山中，你即速回轉玉離宮，還有……令妹夷姝，請你們多加管束，若再容她任性胡爲，只怕離恨天就不會天涯遠，玉離宮再不能隱密了。」

提到夷姝，天魔女不但撇開臉兒，更皺了眉頭，蕭郎也難掩尷尬。看在那蕭瑤眼中，也不禁搖了搖頭。

天魔女把臉一抹，那小蕭琅早拍起手兒來，叫道：「小魔女變老爺爺啦！」

可不是變成了個老頭兒，天魔女竟連話聲也變了，說道：「這般出去，諒他們再認不出我來。」

蕭瑤也笑了，道：「若不是眼見，道上相遇，那還認得出來？怎麼連衫兒也換過了。」

「若不然，也就不成其小魔女了。」蕭郎道：「姊姊，你還是留待讚那紫黛姊姊吧。若不是紫黛姊姊手巧，任她是小魔女，天魔女，也變不出花樣兒來。」

本是粉粧玉琢的蕭琅，小淘氣竟也變成了小乖乖，挨近天魔女懷裡，道：「你也抹我一把，教我變戲法兒，好不好呀？」

天魔女彎了腰兒，捧着胸口，說：「嗳唷！我這胸口被人撞了一下子，兀自痛得緊。」

「我再不撞你啦。」

「人家叫我小魔女，我呀，氣得了不得。」

「我也再不叫你小魔女姊姊啦。」小蕭琅說：「不信，你擰我試試看，我也不還手，姊姊就常擰我的臉兒。」

眞捧起天魔女的手來，放在他臉上，喜得天魔女一把摟住了他，說：「糟啦，不是小魔女，又怎會變戲法兒。」

蕭郎大笑，道：「姊姊，小魔女，小猴兒，可不是惺惺惜惺惺，眞是一對兒。」

蕭瑤也笑了，却嘆了口氣，說道：「可憐這小猴兒，我平日那有功夫陪他玩耍，只有任他獨個淘氣，難得今日來了個大哥哥，又來了個……」

「小魔女，」蕭郎道：「今後他們可有伴兒了。」

天魔女放開手來，把小蕭琅端詳起來，道：「只要你答應我一樁，別學你大哥哥，長大了，不許到處惹草拈花，不許風流成性。」

小蕭琅的小眼兒骨碌碌直轉，瞪大了，說：「姊姊不許我摘花兒，碰也不敢碰一下，尤其是蘭花，只是，甚麼叫風流呀，大哥哥？」

「問得好。」天魔女說：「問你的風流哥哥，我可眞的走了，你眞是個乖猴兒，我說話算數，回頭教你變戲法兒。」

蕭瑤亦不再留她了，也站了起來



，道：「妹妹，我送你出去，記住我的話，若有急難，任他們古墓功夫了得，我這裡地方雖小，却能暫避風雨。」回頭對蕭郎蕭琅道：「再沒人認得出她來，你們却不同了，留在這裡。」

難道，多情却似總無情？天劍風流的蕭郎，豈會不明白，天魔女明對他有情，但却又和玉離宮中分別離一樣，多一眼也不瞧他，走了。

小蕭琅對姊姊的吩咐，顯然不敢違抗，何況有大哥哥陪着他。

纏着蕭郎，倚偎在他脅下，仰着頭兒。道：「大哥哥，甚麼是風流呀！」

小猴兒不是瀟湘子，怎麼說得明白，道：「等你長大了，就會懂了，小魔女姊姊是逗你玩兒，不是認眞的。」

石洞門外的藤蔓在飄蕩，看得到天空雲絮飄飄，他的思潮也在起伏，自從在西子湖邊，被白娘子接引以來，不過短短個來月，遭遇何其奇詭，他不明的身世，從玉皇山上那石洞中，親切的一聲痴兒的呼喚，孺慕之情的油然而生，由那瞬間的感受，現在已逐漸揭露了，他不但有爹、有娘，還有一個神仙一樣的姊姊，而且，他就已在姊姊身邊了，更多了一個玉琢粉粧，可愛的小兄弟。

而造化又何其弄人，白娘子，他的親娘，已把天魔女安排在他身邊了，不早亦不晚，簡直就是三生緣結的瀟湘子，又出現在他的生命中，而更大的煩惱，雁蕩雙嬌，竟又跟踵而來，他怎能擺脫得了小妖女秦姜的糾纏？那秦姜不但有個財雄勢大的海鷹幫幫主的爹，有個殺人無數的紅娘子的娘，更有一個想起來就不由他不打寒顫的師傅武夷優曇，而最難忘的還是紫薇。

任何時刻，只要紫薇一進入他心中，那令他痛苦的無限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恩深情義重，明知他無可報償。而她，只有給與，仍然，不斷給與。給與她的恩、情、義，只有給與。

「大哥哥，你的眉兒怎麼擠在一塊啦？」

蕭郎眉頭可不是緊蹙了起來，不自覺，踱起步來，那小蕭琅，也繞着他，仰着頭兒，也轉去又轉來。

「小兄弟，」蕭郎道：「即使霧鎖雲封，你對山中的峯巒崖壑，都熟悉得很，是不是？」

「我閉着眼兒，也聽得出岩兒樹兒，嘈嘈吵吵說話兒。」

「岩兒樹兒，也會說話？」

蕭郎不禁笑了，心想：可憐的小兄弟，沒伴兒陪他玩耍，自是以山岩樹木爲伴，他小時在黃山中，不也無人陪伴，就對岩兒樹兒自言自語，這小蕭琅可眞富幻想，竟幻想山岩樹木都會說話兒。

小蕭琅却一股正經，說道：「怎麼不會，風兒一吹，它們就嘈嘈吵吵，風兒鎮日吹，它們就鎮日嘈嘈吵吵。大哥哥，我閉着眼兒，也辨得出那處山崖，是那株樹兒。」

敢情是這麼回事，不同的山崖，不同的樹木，在山風勁吹下，自會發出不同的聲响，可愛的小蕭琅，也眞會幻想，幻想成嘈嘈吵吵了。好極了，蕭郎道：「那麼，小兄弟，當然，即使雲封山崖，霧迷山徑，你也找得出路來，自然，你也知何處有幽谷，何處可藏身？好極了，咱們走。」

趁蕭瑤姊姊回來之前，趕快，蕭郎拖了小蕭琅就走。

「小兄弟，咱們進山呀，你怎麼往西？」

小蕭琅道：「西方庚辛金，大哥哥，顛倒過來是甚麼？」

「東方甲乙木。」

「金克木，土又生金，大哥哥，你顛倒生克，杜死也就成了驚休，不信跟我來，出去就是山裡。」

了不得，分明是一座七八丈高的石筍，巉崖嶙嶙，那知小蕭琅竟迎面撞去，驀見青霞微微一閃，不見了石筍，眼前一片青虛空濛。

小蕭琅眼珠兒一轉，格格笑，道：「大哥哥，我明白了，姊姊爲甚麼把五行顛倒了，必是小魔女姊姊對她說了甚麼，姊姊怕你獨個兒溜上山去，跟我來。」

蕭郎緊跟着蹦蹦跳跳的小猴兒，放着有路不走，遇崖就撞，眼前分明平坦空曠，却騰躍翻滾，飛掠至少三丈，敢情莫不是幻相，那嶙嶙的巉崖，竟是水波澹澹，青虛空濛之處，原來綠樹連枝，糾纏虬結，怪石嵯峨，蕭郎不禁倒抽了口涼氣，若是撞上了，怕不頭崩腦裂。

小蕭琅忽然停下步來，竟是懸崖壁立，高有數十仞的山崖之下。回頭道：「大哥哥，過了這懸崖，便是山裡了。」

蕭郎只道又是幻象，却見小蕭琅騰身一躍，臂彎兒勾着一根虬松的橫枝，只那麼一晃蕩，竟是脚上頭下，斜刺裡跳到少說亦有三丈外的一塊崖石上，由下上望，那能看得出有落脚之處來，顯然小蕭琅日常在懸岩壁上騰躍玩耍，對岩壁上的每株虬松，每一條縫，皆極熟悉，矯捷得眞像個小猴兒。也才知道，這壁陡的懸岩，並非幻相。

那崖壁雖然陡峭，却還難不倒他，只不過絲毫不敢大意，必看清楚，必看清楚小蕭琅落脚之處，然後騰躍，忽然間，小蕭琅失了踪跡，才知懸岩向外傾斜，遮去了這小猴兒的身形。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他能騰躍，也能在空中翻滾，不難翻到那崖上，但看不見可落脚之處，若然一失脚，可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若從數十丈高的壁立懸崖上跌下，任他輕身功夫再高，也難免碎骨粉身。

忽聽小蕭琅噢了一聲，叫道：「大哥哥，我看到了。」

蕭郎急了，再不顧危險，只一辨聲，忙不迭一個騰翻，可眞是把性命豁出去了，向蕭琅話聲傳來之處落去。

慚愧，原來上面已是崖頂，別說落脚了，便打滾也行，閉着眼兒，深深吸了口氣。

只聽蕭琅道：「我認得了，小魔女姊姊，怎麼到了山裡呀！」

蕭郎忙不迭瞪眼一瞧，才知脚下的懸崖，成了天然石壁，下面是一個深谷，只見層巒疊嶂，盡在眼底，隨着小蕭琅的目光，他看見了，對面有個小小的人影，在疊翠的山徑上乍隱還現。

那人影小得宛若只是個數寸的小人兒，凝神一看，可不是個曳杖的老婆婆，龍鍾老態，在山徑上曳杖而行。

不料小蕭琅的目光竟銳利如此，若以上落計距離，相距怕不有數十里。

蕭郎心想：果如所料，天魔女，那小人兒分明即是化身爲老婆婆的天魔女。

蕭郎哼了一聲，竟哼出聲來，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天魔女安頓了他，匆匆走了，原來不是回返玉離宮，而是躡踪武夷優曇和瀟湘子。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自恃飛劍無敵，紫虛微步獨步武林的天魔女，必是一再被玉離宮主警誡過不許她輕敵，再加蕭郎一再誇言九疑飛花，以及般若佛印如何厲害，她眼高於頂，必是不服氣。

蕭郎之所以匆匆拖了小蕭琅溜進山來，因爲他了解天魔女，果然被她猜中了，果然入山來了。

若然他早告訴天魔女，坦白相告，瀟湘子曾令她時光凝結，也許她就不會膽大妄爲了，但晚了。

「快走！」蕭郎道：「小兄弟，趁她還未遇上那兩人之前，阻止她。」

小蕭琅嘻嘻笑，說：「好啊！大哥哥，我先走一步。」

蕭郎急了，伸手一抓，小猴兒何等溜猾，早一溜烟，落下了山崖，眞箇捷如猿猴，早沒了影兒，這面的山崖不似那面陡峭，崖壁上不僅虬松夭矯，而且荆棘叢生，糟了，小猴兒又豈是不喜事的，更不知天高地厚，豈會去阻止天魔女。

小蕭琅笑聲入耳，他才醒悟過來，小猴兒這一去，小魔女，只有如虎更添翼，火上更加油，豈會阻止，但如何來得及，揪不住小猴兒，急了，慌忙追趕。

蕭郎在黃山中長大的，山更高，崖更陡峭，峯更奇絕，雖追趕不上小猴兒，却也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了先前發現天魔女之處。

那峯巒不似懸崖陡峭了，又豈僅失了天魔女的蹤跡，小猴兒也蹤跡不見，盈耳松濤澎湃，人跡罕至的深山，只有樹木藤葛虬結，原始陰森，那來山徑。

還幸他自幼生長山中，知道向陽花木早逢春，辨得方向，沒有落脚之處，他就一株又一株，樹上騰躍，皆因那一帶只有起伏的山巒，地勢較低下，是以草木倍加葱茂。

奇怪，天魔女又怎會在這一帶出現？

雖然不見了人，可不是曾在這一帶出現，因爲一路追踪，都可見斷枝的痕迹。

是了，蕭郎心中一動，他循着斷枝，一路追查，那武夷優曇與瀟湘子必然也會發現，自然相信山中確有人往來，是了！他明白了，天魔女這是在故佈疑陣。

蕭郎不禁皺了眉頭，心想：若這眞是天魔女在故佈疑陣，可就弄巧反拙了，瀟湘子睿智過人，古墓輕身功夫，何其神化高絕。簡直到了來不知從何而來，去不知從何而去的境界，就像昨晚一樣，甚至連時光會凝結，天魔女無所知也罷了，甚至無所覺，那麼，若古墓中人來去，豈會斷枝的。

人聲，忽然間，松濤聲中，隱隱傳來人聲。

循聲，他見到了崖壁上有一株虬松，敢情這西天目，也和黃山一樣，山勢雖不及黃山雄偉嵯峨，嶙峋則相似，是以巉崖上也多虬松。

只兩個起落，穿樹拂枝，他才在那夭矯盤屈的古松上隱蔽着身形，打從西北方松下已轉出二人來。

是心有靈犀？還是他的香香的妹妹，未現身，風已先送來她身上泛發出來的，特異的，他熟悉的香香的氣息，來了！

果然是瀟湘子，萬綠叢中，再遠再遠些，他也認得出來，白色的羅衣飄飄，分明向他藏身處瞟了一眼，難道她知道他藏身在樹上？

他笑了，連百變化身的天魔女，也瞞不過那精靈的小猴兒，小哥兒，小相公，竟會笑也嫣然，如何能瞞得過小蕭琅。

他笑了，因爲立即想到蕭琅叫她花花的姑娘。

瀟湘子轉身，回頭道：「婆婆，別惱呀，來，歇一會兒，你瞧，唯獨這石上沒苔蘚，分明常有人來此坐地。」

蕭郎的眼兒瞬也不敢瞬一下，那知隨後現身出來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徐娘，昨晚在星光之下，看來，不過是中年女子，現在看來更年輕了。

蕭郎大氣也不敢出，相距不到三丈，當眞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瀟湘子的武功已是神化不可測，何況這武夷優曇。

眞難相信，但不由他不信，古墓盤谷中人，至少他見到過的古墓中人



，女子莫不美艷，而且駐顏有術，那玉姬公主的玉離宮主，母女有如姊妹，婕妤也美如少婦，這武夷優曇，瀟湘子叫她婆婆，可知是老了，但看來竟然如此年輕。只不過怒形於色，臉兒拉長了，令蕭郎不寒而慄，即使有瀟湘子在側，不怕這武夷優曇能傷害他，心頭也不由一陣陣緊了，因爲，這魔婆，竟抬起頭來，啊呀！竟望着他藏身之處？

難道，已發現了他！

忽聽瀟湘子笑道：「別怕啊，小猴兒，下來啦。」

甚麼？頭頂沙沙有聲，眼前一暗，有甚麼塞在他手裡，啊呀！眞是小猴兒，打他面前溜下樹來，竟還塞了個桃兒在他手中。

顯然小蕭琅早已藏身在樹上，慚愧，他竟然不覺，反是樹下的人發現了他。

好大膽，武夷優曇瞪着他，小猴兒又豈會害怕的，蕭郎倒抽了口涼氣，不過立即放心了，這樣一個玉琢粉粧的孩兒，誰不喜愛。即使是拉長了臉兒的武夷優曇，也不過睜大了疑惑的眼睛。

嘻嘻笑的小蕭琅多一眼也不瞧武夷優曇，手裡還捧着幾個桃兒，竟繞着瀟湘子轉了起來，蕭郎幾乎大叫出聲，眼見武夷優曇突然一揚手，向小蕭琅抓去，却見小猴兒腦後像長了眼睛一樣滴溜溜一轉，已轉到瀟湘子身後，瀟湘子哼了一聲，倏地一翻腕，顯然把武夷優曇那扛來的無形勁力化去了。道：「喂！你害不害臊，不過是個可愛的小孩兒，又沒犯着你。」

誰說他不是個可愛的小孩兒，顯然瀟湘子一見就喜歡他了。蕭郎鬆了一口氣。

武夷優曇目光瞬也不瞬。道：「野嶺荒山，那來這孩兒，休讓他溜了。」

必是小蕭琅先前落下樹來，那身法不僅奇妙，小人兒玉琢粉粧，自是更美妙，原來武夷優曇不過是想再試他一試。

瀟湘子道：「你不過想試試他，是否是玉姬公主的人，既已知道不是了，不准你對人家小人兒這麼兇。啊唷……」

不料小蕭琅一竄身，跳起來勾着瀟湘子的脖子，說：「花姑娘姊姊，你眞好……」

他說甚麼？小蕭琅在她耳邊說了句甚麼，只見瀟湘子一怔，松蔭下，陽光照射不到，她的臉兒却現了紅暈，不僅眉開眼兒笑，簡直是醉臉薰薰。

小蕭琅却早溜下地來，塞了兩個桃兒在她手中，瀟湘子跺着脚兒道：「小猴兒，你叫我甚麼？」

「花姑娘姊姊呀！你騙不了我。」小蕭琅的小眼兒骨碌碌轉，說：「花姑娘姊姊，你眞好……看，不怪大哥哥眞想你。」

小猴兒裝做說悄悄話，其實更大聲了，不待瀟湘子的巴掌舉起來，小猴兒早一溜烟，好大膽，竟然溜到武夷優曇面前，瞪着眼兒直打量。

本就不是眞要打他，聞言一怔；大哥哥！難道是說蕭郎？可又沒聽蕭郎說過呀？蕭郎那有小兄弟？

一見小猴兒溜到武夷優曇面前，可急壞了，叫道：「快！回來……」

「不像呀！」兀自打量着武夷優曇的小蕭琅，非但不回身，反而挨近了些。

「不像甚麼？小猴兒，說。」武夷優曇的臉拉長了。

蕭郎的心兒直提到了口腔來，早捏了一把汗。只見小人兒一股正經，更湊近了，說：「不像婆婆呀！你臉上一根皺紋兒也沒有，花姑娘姊姊怎麼叫你婆婆，你倒像個大姊姊。」

不僅蕭郎，連瀟湘子也大大鬆了口氣，因爲武夷優曇眼中的冷光不見了，臉兒不再拉長，而且現了笑意，心想：任她是個魔婆，可總也是個女人，又那有女人不愛美的。

小人兒可不懂得虛假奉承，說的難道又不是實話，說實話，這樣一個玉琢粉粧的又天眞的孩兒，又如何不逗人愛。好大膽，小蕭琅一歪身兒，竟倚偎在魔婆懷裡了，道：「我叫你大姊姊，好不好呀？大姊姊，你一定又餓又渴啦，這兩個桃兒給你，這是山裡剛熟透了的蜜桃兒。」

「原來你是溜進山裡來摘蜜桃兒的。」瀟湘子忙道。小猴兒一句大哥哥直想你，蕭郎原在左近，且不管他那來這麼個小猴兒兄弟，大哥哥必是指蕭郎，必沒錯兒，是以慌忙替他幫腔。

「是呀！」小蕭琅道：「我日日溜進來瞧，等呀等，剛好今兒熟透了。」

那武夷優曇潛伏在江湖武林有年，如何會不知道武林世家，小孩兒從小就開始練功夫了，小孩兒天眞活潑，會些小巧功夫，自是不奇，小蕭琅原本可愛，何況在山裡轉了一夜，如何不又渴又餓了。

瀟湘子道：「小猴兒，這蜜桃兒入嘴就化啦，眞好吃，又香又甜，你打那兒摘來的，怎生摘多幾個來。」

小蕭琅一指，道：「便在那谷裡，花姑娘姊姊，若還要時，我帶你去，我的給了你們，我也要再去摘來。」

「婆婆，」瀟湘子說：「你在這裡歇會兒，我跟你走一趟，小猴兒，原來你是個鬼靈精，竟瞞不過你，我一直以爲，扮得蠻像的。」

小猴兒拍起手來，瀟湘子摸着臉兒，那臉兒更紅了，因爲小猴兒又跳又笑，叫道：「蠻像花朵開在臉兒上，花花的姑娘紅了臉兒，眞好看，更像……像熟透了的蜜桃兒。」

瀟湘子臉更紅，不摸臉兒了，伸手就抓，叫道：「好個小猴兒，你敢打趣我。」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左宗正親自出馬，帶領手下追截黃書郎，欲替兒子報仇，經過一番厮殺，黃書郎雖然撿回小命，却也落得重傷，遂趁左宗正也是重傷之際，連忙逃離戰圈；黃書郎在服過葯及把傷口處理過後，休息了一會，便又恢復精神，笑着走出林外，豈料剛走不遠，竟然發現前面一處斷崖下站着六名漢子，回身奔逃，却又見三名漢子朝他走過來，細看之下，才知對方便是昨晚與他厮殺的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惡江湖

得悉秀秀有孕　惡客欣喜若狂

向冲齜牙咧嘴道：「提着你的人頭，我們門主的傷好得更快。」

他的話聲甫落，拔身便往黃書郎撞去，他那大光頭在太陽的照射下精光發亮，却也亮中透青。

那青紫一塊正就在他頂門上。

黃書郎來不及拔刀，已見鐵頭撞來，他錯步甩左臂，暗中運氣於左掌之上。

「啪噗！」

頭與掌撞在一起，黃書郎頓覺泛濤般的巨流撞過來，氣勢十分了得。

所幸他也以氣功相抗衡，只不過雙足「沙沙沙」的往後移出兩步，便穩住了身子。

如是在平時一對一的較量，黃書郎倒要與鐵頭在氣功上比個高下，然而，隨着向冲撲過來的尚有另外八人，均是在聞得左少强死訊之後匆匆趕來涼河總堂的各路堂主，這些人都有其看家本領，非泛泛之輩，一旦圍上來，各種兵刃齊下，他就難以招架了。

黃書郎見鐵頭向冲雙手叉腰，鐵頭功源源吐出威猛的內力，直往自己左臂上貫穿過來，他不客氣了。

他早就對向冲的行爲感到可恨，當初如果不是向冲在發現文彩之後，把文彩的絕色美貌在左少强面前大加誇耀，左少强也不會有清河鎮之行，那麼，黃書郎便只很單純的等候「八府師爺」曹三聖了。

江湖上有不少爲了在主子面前爭寵而盡出些坑人的歪點子，幹些只求主子歡而不管別人苦的勾當。

「鐵頭」向冲就是這號王八蛋人物。

如今左少强死了，他當然更要求表現了。

黃書郎心中很明白，這一切全是這大光頭惹的禍，今天他憑着鐵頭撞上來，娘的皮，且看看你的頭結實，抑是老子的鋼棒狠。

比朝陽的光芒還刺人目，旋轉的棒子猛一敲，發出「彭」的一聲大震。

眞狠，黃書郎的一棒正打在向冲的後腦勺。

向冲只管用盡力氣運氣功，他的臉朝下，雙手叉腰十字步，那模樣可也夠瞧的，却不料黃書郎尚有餘力出他的那根專門敲人腦袋的棒子。

「吭叱！」

緊接着，向冲「叭」的一聲爬在地上，他的臉就沒有再翻轉過來，而是嘴啃地，刹時間鮮血自他的口中狂流出來，他的身子就在流血的時候猛一挺。

就在這極快的時刻，兩邊的八個大漢狂吼着：「殺！」

黃書郎棒旋如電，尖刀便也挑動刺戳二十一次。

「噹！」

這一次不是他的棒打別人，而是有個大漢的三節棍敲在他的頭頂上。



只不過黃書郎連哼也沒有，他不是不痛，痛得他心中在尖吼，但他絕不叫出口，因爲那會提高敵人士氣，這種事他不幹。

是的，叫與不叫是一樣的痛，何必叫？

他在旋身之間，右手棒狂打敵人下盤無數次，逼退近身的兩個敵人，就在另外三個覷準了二次撲上的時候，他忽然長身拔空而起，大敲的棒橫着攔，尖刀便在此時神鬼難測的掃過兩個怒漢的臉與背。

「唔……啊！」

好凄厲的嚎嘷，三人中的二人已往外撞跌出去。

黃書郎心中明白，中了「惡信」，不死也難再動刀子了。

他的身法又變，落地一個急旋，那麼凶殘的直往四個怒漢中撞去。

他完全不要命了。

是的，這時候他再也不能表現出仁慈，他要比敵人更兇狠，更殘忍，更不怕死。

不怕死的人才不會死，因爲此刻誰都不會輕易的放過對方，這是生死之搏。

重擊聲不斷的傳來，喝叱怒罵此起彼落，便在這瘋狂的拚搏裡，空中的鮮血宛如天空在洒落着血雨。

這一場忘却生存與生命的價值之戰，沒有旁觀者，更沒有第三者的介入。

黃書郎的身上挨了七刀十一棍，却也放倒了七個一心要他命的怒漢。

現在，只有兩個人把刀往他左右挾擊而來，兩個滿頭流血而又似哭不叫的狠角色。

這兩個人的作風也令黃書郎佩服，生與死已不放在他們的心上了，如果……

如果黃書郎不是因爲要找「八府師爺」曹三聖，算一算乾爹石不古被坑死之事，他很想和這二人戰至雙雙倒地死在一起。

這兩個人的不畏死，也正合黃書郎的作風，人，到了該死的時候，死又何懼？

人到了該拚的時候，又有甚麼可怕的？

這更像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是一樣的，能和這樣的人物死在一起，很爽，無遺憾，然而，黃書郎却不能死。

他不能死，也不想讓這二人死，他並非是有所不忍或者惋惜甚麼，他只是想留待他日再痛快的搏殺。

黃書郎就是這樣的心情。

他就是想到這裡，才回身匆匆的離去。

他走得並不快，但他明白，身後想和他同歸於盡的兩個怒漢絕對追他不及。

兩個人已經步履蹣跚，而黃書郎還能大步行走。

「黃書郎，你不能走。」

黃書郎不開口，他甚至不回頭。

「黃鼠狼，你是個儒弱的小狗，你爲甚麼不再殺。」

人追他不及，但嗓門的聲音還是夠响亮的。

「你回來，他娘的老皮你怕了，你怕揍呀！黃鼠狼，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宗，你給我回來呀！狗養的。」

罵聲是兩個人分別開的口，黃書郎當然聽得明白，只不過他不回去，有甚麼好殺的？

他已經傷得夠慘了，他能再走，只是因爲他的雙腿並未受到重創。

罵聲漸漸的遠去了，黃書郎心中很不是滋味，人，爲甚麼會相互殘殺？

他很想發笑，因爲到了這時候他才想到這回事，而這件事却又是叫人無法說得清的。

＊　＊　＊

黃書郎再一次流了許多血，他已經感到有些虛弱，頭重脚輕，他服了「惡郎中」古班的藥，那也只是令他保持住神志的清醒。

他不但身受重傷，而且也饑餓得手脚發軟。

繞過一道河灣，沿着河邊小路往前走，頭頂上的日頭還眞晒得人發慌，黃書郎不只一次的雙手捧着河水往口裡灌，只可嘆水喝得越多，他就越覺得餓得慌。

眞奇怪，路上連個行人也沒有，如果這時候有人走來有多好。

如果走來的人帶着吃的，他願意花千兩銀子買個大餅啃啃，只是一張大餅就夠了。

脖子上的鮮血快乾了，他把手背上的傷口血跡用舌頭舐着，偶爾也摸摸背上的刀口子。

他的頭上大概至少有七個肉包，其中一個破了，面頰上沾的鮮血就是頭上流下來的。

他發笑，因爲他常用棒子把敵人的頭當鼓敲，如今竟然也被人把頭打得盡是肉包子。

他想着那人的三節棍，那人在棍子上的造詣是一流的，只不過比之他的棒子還差一大截。

他可以隨心所欲的下手，如果他不叫這人頭破，這個人就會只在頭上起個肉包子，絕對不會流出血來，如果他叫這人昏倒，他知道棒子應該敲在甚麼地方。

他不但把使三節棍的人敲昏，而且還把那大漢的頭顱敲裂，因爲那人在擧手之間，一連三棍打得他頭破血流。

而他，黃書郎只一棒，就叫那位用三節棍的仁兄見閻王。

黃書郎苦笑，這時候他只有苦笑。

＊　＊　＊

前面好像地頭了，小路似乎看不

到了。

但就在他疑無路的時候，忽然聞得叮鈴響傳來，這眞是最好聽的聲音了。

這時候黃書郎又燃起無窮的希望之火，他尋聲望向遠方，嗨，村子邊轉出一個騎驢的老婦人。

黃書郎的手已經揚起來了。遠處的老婦人好像在驢背上晃腦袋，模樣兒看來，就好像她睡着了一樣。

黃書郎急步走過去，他還開始叫，因爲他怕老婦人會走掉。走了大半天的路，盡是喝河水，黃書郎當然想有個人能給他一點吃的。

「嗨！老太太。」

驢背上的老太太沒聽見，仍在打瞌睡。

「嗨！老太太，驢背上睡覺會摔跤的呀！」

「嗯……摔……跤。」

老太太打着囈語抬起頭來，還眞的嚇了黃書郎一大跳。

老太太也嚇一跳，她先自言自語道：「我做夢吧？」

黃書郎只是一刹那吃驚，他立刻大笑，道：「田大嬸，妳不是做夢，妳來得眞是巧極了。」

不錯，水火洞住的田大嬸來了。

這不是上天巧安排，田大嬸非來不可。

田大嬸離開水火洞，就是要找回黃書郎的。

她先走了一趟「柳蔭小築」，她也看到了文彩與小白菜二人，她對文彩的美貌驚呆了，當時她老人家還罵黃書郎小的沒良心，但經過小白菜的加以解釋，田大嬸笑了，她對文彩也寄以無限同情。

於是，她離開了「柳蔭小築」，匆忙的找到老通城，在幾經打聽之下，她才又沿着一條小河走來了。

* * *

田大嬸扭着屁股跳下驢背，她老人家一把抱住黃書郎，老眼充滿淚光的道：「我可憐的阿郎吶，你看看你這一身傷，是那個黑心王八蛋如此殘忍的放你身上的血，阿郎，你快說，大嬸找他去。」

哈哈一笑，黃書郎道：「大嬸，先別找敵人了，妳老先叫我吃個飽吧，我都快餓倒了。」

田大嬸忙自驢背上取下個藍布包，她匆匆的打開來，裡面裝的盡是牛肉包子。

她人老了，滿口只有三顆牙，乾糧牛肉不能啃，肉包子比乾糧大餅更好吃。

藍布包中一共有二十一個肉包子，黃書郎一口氣吃了十八個。

他笑着拍拍帶血的肚皮，道：「我吃飽了，這包子可眞好吃。」

田大嬸道：「好吃多吃些，餘下三個你也吃了吧。」

黃書郎笑笑，道：「我是想吃，可是，總得給大嬸留下幾個吧！」

田大嬸笑笑，道：「阿郎，大嬸見你吃得好，比我自己飽還要好，快吃掉吧。」

她把三個包子一古腦塞在黃書郎手上，又道：「等你吃飽了，我再打你屁股。」

黃書郎一怔，道：「大嬸，怎麼啦？我犯錯了？」

「快吃，吃完再說。」

黃書郎匆匆的三口三個肉包子，他笑笑，道：「大嬸，我吃完了。」

田大嬸一巴掌打在黃書郎的屁股上，叱道：「大嬸非打你不可！」

黃書郎笑笑，道：「我接受，大嬸，小時候妳見了我，就是一掌打在我的屁股上。」他哈哈大笑着又道：「長大了，妳不打了，我倒覺彆扭得慌，哈……」

田大嬸道：「這一回與你小時候自是不同。」

黃書郎道：「有甚麼不一樣？」

田大嬸道：「小時候是太寵你，太喜歡你了。」

黃書郎道：「這一回不疼我了？」

田大嬸道：「這一回我是生氣要打你，而且……」

她又是一連兩巴掌，還眞痛。

黃書郎雖然身受重傷，但他還是沒有閃躲，厚屁股上挨幾掌也不會怎麼樣。

田大嬸打過以後沉聲問：「阿郎，你知道大嬸爲甚麼要打你？」

黃書郎道：「小王八蛋才知道。」

田大嬸氣得一瞪眼。

黃書郎開始吃驚了，因爲他從未見過大嬸如此對他認眞發脾氣，這其中一定眞的出事了。

歉然的一笑，黃書郎道：「大嬸，我雖是乾爹抱養，可是小時候大嬸最是疼我寵我，阿郎能長大，大嬸的恩德不能忘，所以說嘛！嗨，阿郎有甚麼地方做錯事，大嬸是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可千萬別氣壞了身子，阿郎的罪過就大了。」

田大嬸憋不住的笑罵道：「油嘴滑舌的用到大嬸的頭上來了呀，你呀，你做的事至今還不知道？」

黃書郎道：「大嬸，妳老明示吧！」

田大嬸道：「阿郎，我問你，秀秀是個小寡婦吧？」

黃書郎道：「秀秀很可憐。」

田大嬸道：「告訴大嬸，你和秀秀，嗯……你和秀秀二人……」

她說了半天未再說下去，倒是把黃書郎急壞了。

「大嬸，有甚麼話，妳老倒是快說呀！」

田大嬸道：「乾脆，我就明敞着問你，阿郎，你可得實話實說。」

黃書郎道：「大嬸面前，我不敢撒



謊。」

田大嬸道：「你和秀秀同過床沒有？」

黃書郎忙搖手，道：「沒有，沒有，我沒有和秀秀睡過一張床，我說的是大實話。」

田大嬸的臉色變了，她變得像個巫婆一樣好嚇人。

她口中只有三顆牙，竟然還咬得咯咯響。

她顯然火大了。

「好個丫頭，她竟然欺騙我，眞是白疼她了。」

黃書郎也楞了一下，道：「大嬸，我和秀秀同不同床，這和大嬸有甚麼關係，何需把妳老氣得如此惱火。」

田大嬸怒道：「好個丫頭，她既然未曾和你睡過一張床，她肚子裡的娃兒就不是你的了，這丫頭太會動心眼了，害得我到處在找你。」

黃書郎楞住了。

這算甚麼消息呀！他幾乎要叫起來了。

田大嬸道：「看吧！我說了之後，便是你也氣粗頭大了，阿郎，沒關係，給秀秀那丫頭幾個錢，送她回她的家去，我看你那『柳蔭小築』的文彩還不錯，娶她當老婆。」她見黃書郎直瞪眼，又道：「阿郎，別把身子氣壞了，你的身上還有傷。」她嘆口氣，又道：「你大叔見秀秀丫頭很乖巧，還在頭幾天教了她幾手功夫，哼！她竟然肚子裡有了別人的娃兒，豈有此理。」

「呀唬！哇呀！」

黃書郎突然一聲怪叫，嚇了田大嬸一大跳。

「孩子，你莫非氣瘋了吧？」

「我爽吶，大嬸，秀秀太妙了。」

「她懷了別人的娃兒，你爽甚麼？」

「她懷了我的孩子呀！大嬸。」

「放屁，你們沒同過床，她的孩子是別人的。」

黃書郎大笑，道：「女人懷孩子，不一定就要在床上，是不是？」

田大嬸怔了一下，道：「你說甚麼？」

黃書郎道：「我是說，我和秀秀雖然沒同床，却曾睡在山神廟，那一晚……唔……太妙了。」

田大嬸道：「你們在山神廟裡搞了男女關係？」

黃書郎道：「情不自禁吶，大嬸。」

田大嬸忽然哈哈笑了，她把粗糙的手一拍，道：「得，就好像當年我和你田大叔一樣，我二人頭幾年就沒有睡過炕，甚麼樹林裡、深山中、草堆裡、野廟中，一樣快活呀！」她好像有所感觸的嘆口氣，又道：「唉，只可惜我們如此親密綢繆，却沒有製造出半男一女來。」

黃書郎笑道：「阿郎就是你們的好兒郎呀！大嬸。」

田大嬸高興了，她拉着韁繩，笑呵呵的道：「如此說來，秀秀眞是個可愛的女人，阿郎，上驢吧！我們立刻回水火洞去。」

黃書郎當然高興極了，他只是拍拍驢背，笑道：「大嬸，妳騎吧，我雖然傷得不輕，可是吃了二十一個肉包了下肚，覺得好多了。」

田大嬸叱道：「胡說，快快騎在驢背上，要不然，大嬸又要打你屁股了。」

黃書郎笑了，他扭身跨在驢背上，實在話說一句，他眞的已經精疲力盡了。

* * *

田大嬸拉着驢子往一個小鎭上走去，黃書郎在驢背上睡得很安穩。小毛驢有人牽着走，總是很穩當的。

也不知走了多久，迷迷糊糊竟然到了三仙鎭上了。

田大嬸把驢子牽到「龍鳳大客棧」，只因爲這頭小毛驢乃是田大嬸在大客棧租來的，她押了二百兩銀子在櫃上。

三仙鎭距離水火洞最接近，田不來就是爲了舊傷，才在這兒找上「惡郎中」古班。

黃書郎這一次傷得太重了，他還有些發高燒，雖然服了古班的藥，可是背上的傷他却無法敷上傷藥，第二天便發燒了。

田大嬸當然很急，立刻轉到三仙鎭上來了。

黃書郎被扶進龍鳳大客棧的後院，黃書郎還未認出他是舊地重遊。他曾在這兒與文彩及文山一起住過，也是在這兒整得「惡玉手」何棄色灰頭土臉。

現在，他却重傷來此，他陷於半昏迷了。

* * *

田大嬸在三仙鎭上先把嬰兒一應用的全數買辦齊全，然後她走到「惡郎中」古班開設的「普濟藥舖」。

她是找古大夫爲黃書郎看傷治病的。

當然，古大夫是認識她的，田大嬸過去經常爲田不來取藥，她也明知被古班敲竹槓，但她裝做不知道，只要能減少丈夫的痛苦，銀子又算甚麼。

田大嬸扭着水桶般的樹幹腰，走進藥舖裡，她把押在客棧裡的二百兩銀子重重的放在櫃台上。

「古大夫呢？」

那位大伙計笑了，他是看着兩張銀票才笑的。

「唷，很久沒見妳大嬸子來了，怎麼了，妳丈夫又舊傷痛了？」

「叫大夫出來。」

「我已經出來了，老太婆。」

田大嬸抬頭，古大夫笑呵呵的走上前，他的手先按着銀票，笑道：「買藥？」

田大嬸道：「我的侄兒有傷又有病，古大夫，你跟我去客棧看看。」

古大夫道：「這個侄兒一定對妳很重要，要不然，妳不會如此大方出這麼多的銀子爲他治病。」

田大嬸已從黃書郎口中得知以前這姓古的欺她是個女流老婦，不把她丈夫的惡傷斷根，而不斷敲她銀子之事，田大嬸一直把這件事擱在心裡，如今她是逮住機會專程找來三仙鎮，看一看這古班是怎麼樣再敲她的銀子。

田大嬸點點頭，道：「大夫，你猜對了，我這個侄兒對我是非常重要，我可以爲他做一切，別說這點銀子，就算兩千兩銀子，只要你能馬上爲他醫治好，我老太婆照出不誤。」

古班道：「眞的？」

田大嬸道：「你又不是第一次賺我的銀子。」

古大夫道：「對了，倒想問問妳，妳丈夫的舊傷全好了嗎？」

田大嬸道：「就是我這侄兒的功勞。」

古大夫楞了一下，道：「難怪這麼多天不見妳的臉。」他對大伙計吩咐，道：「拿我的藥箱子。」

大伙計早就備好了。

田大嬸把兩百兩銀票放在櫃台子上的時候，大伙計就把古大夫的藥箱子準備好了。

田大嬸眞快手，一把搶過藥箱來，她臉無表情的道：「走啦！大夫。」

她當先走出藥舖門，古班這才發覺這個婆娘是大脚，走起路來好穩當，就像男人上山崗。

其實他還不知道，想當年，田大嬸是跑江湖賣藝的大姑娘，她看上田不來時，田不來曾決心此生不打算拖家帶眷害兒孫，只因爲他們的行業是「打抱不平」，幹這事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得罪的是惡人，所以他不打算找女人。

可是田大嬸不管這麼多，最後還是跟定了田不來。

夫妻二人的武功差不多，只不過人老了，刀呀槍的也懶得再動了。

古班以爲她是村婦，拿她老人家當二百五。

他跟在田大嬸後面走得慢，邁着八字步還抽着煙。

二人走進「龍鳳大客棧」的後院，田大嬸推開了門，把古大夫引進房間裡。

田大嬸把藥箱放在桌子上，匆忙的走過去看黃書郎，只這麼一會兒，黃書郎已是全身似火燙，張着大嘴吐不出一個字來了。

古大夫走過來了，當他看見床上的病人是黃書郎的時候，他對田大嬸搖搖頭，道：「這人患的是惡疾，妳快找人把他火化了，免得妳也像他一樣，對不起，我治不了，我走了。」

他回身提着藥箱子就往門口走。

「呼！」

眞嚇人，一團影子堵住門，還眞嚇了古班一跳。

「幹甚麼？」

「你不能走。」

「我走，而且我也勸妳快走，他得惡疾了。」

「你放屁！」

「妳怎麼駡人！」

「咻！」好亮的一把尖刀自田大嬸的袖子裡閃耀出來了。

尖刀沒有指向古班，但尖刀却在田大嬸的手上旋動得如西極毫光般十分好看。

只那掌上旋刀的模樣，如果沒有在刀上玩個十年八年，是玩不出那姿勢的。

古大夫吃驚的道：「妳……」

田大嬸冷冷道：「如果我是你，就好生動手治病吧！」

古大夫道：「妳一定要我他醫治，我實在無把握，老太婆，我不治無罪，治死人就有罪了。」

田大嬸冷冷道：「從前把你當成好心肝的大夫看，你開口我給錢，想不到你只看錢，行，你若不治，我就叫你知道厲害。」

古大夫道：「這是有王法的地方。」

嘿嘿一聲笑，田大嬸道：「老娘要動刀，管你王法或頭髮。」

古大夫道：「既然妳一定要我醫治他，我盡力，萬一不成，嘿……望妳放我一馬。」

田大嬸道：「治！」

古大夫就是要把形勢轉過來，他怎麼會輕易放過這種絕佳的報仇機會。

他打開了藥箱子，從裡面取出十幾種不同的藥，有些藥香氣撲鼻，有的却是臭氣難聞。

只見他左一把右一把，一齊放入瓷碗裡，刹時間冲了一大碗藥水，他要田大嬸快餵下。

至於黃書郎身上的十三處傷，古班胡亂的塗些不相干的藥，只不過當藥塗完的時候，他很高興的對田大嬸道：「老太婆，我的力氣使盡了，他如果不痛不叫就是藥有效，他就會好起來，如果他大叫痛，我勸妳快把他找火燒了，免得傳給別的人。」

他還眞會唬人，低頭安慰的看了又看，他的心中可在歡笑——你個王八蛋，今天送上門來了，娘的皮，叫你死在老子手上，我看往後那個敢再找當大夫的痲煩，哼！

他要收拾藥箱開步走了。

「砰！」

客房的門關上了。

古大夫怔了一下，道：「喂！我要回藥舖了。」

田大嬸哈哈笑，道：「你不能走。」

「爲甚麼？」



「等我的侄兒醒來，再走不遲。」

「萬一他醒不過來呢？」

「萬一他不醒過來，你就陪着他死吧！」

古班驚怒的道：「天下那有這道理。」

田大嬸道：「我怎知你給他服的甚麼藥。」

古大夫道：「妳和他一樣不講理。」

田大嬸大笑，道：「是不，你原來認識我侄兒呀！你必是沒懷好心，姓古的，你現今走不了的，除非我侄兒醒過來，你才能走出房門外。」

突然間，床上的黃書郎身上猛一顫抖，尖聲大叫的張口就是一陣吐。

這光景嚇得田大嬸連忙撲上前去看，古大夫已往門口跑，道：「老太太，快找人把他燒了。」

「呼嚕嚕」衣袂飄動，田大嬸平飛越過那張桌子，一把揪回古大夫，吼道：「娘的皮，你動手害死我侄兒，你還想逃？老娘叫你死在他前面。」

她一把按倒古班，力氣眞是大。

老太婆發威比個母獅還嚇人。

只見她刀子一閃之間便抹向古班的臉皮上，嚇得古班叫也叫不出聲。

古班搖着雙手，幾乎嚇昏過去了。

田大嬸眞厲害，一推就把古班推倒在床邊上，只見她一足踩在古班的肚皮上，直着眼睛看黃書郎，道：「阿郎，你本來是不會死的，偏就遇上這個害人精，他是蒙古大夫要銀子不殺人，大嬸只等你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一刀結束了這可惡的惡郎中，你就拉他去閻王殿，就說是他害死你的，閻王老子是明君，一定會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哦……唔……」

黃書郎眞的很痛苦，臉已發青了。

古大夫似是喘過氣來，他大叫：「老太婆，你比這小子狠十分，好，我認了，快叫我起來救他的人。」

田大嬸道：「娘的，你果然在暗使壞。」

她鬆開了脚，古班忙站起來，匆忙的取了幾樣藥，又極快的塞在黃書郎口中，便黃書郎身上的傷口也換了另一種藥擦上。

古大夫好難過的道：「錯失報仇艮機了呀！」

只不過古班的醫道還眞靈光，黃書郎服下藥便不吐了，甚至全身也不再發燒了。

黃書郎沒有睜開眼來看，他靜靜的睡着了，他還微微打着鼾，很均匀的呼吸。

田大嬸很高興，她仍然持刀等在大床邊。

古大夫可發火了。

他的仇未報成，反而被這老太婆整得差一點沒命，他當然發火。

忿忿的，古班對田大嬸吼道：「老太婆，妳可以放我回去了吧？」

田大嬸道：「我侄兒還未曾醒過來呀！」

古大夫道：「這小子死不了的，我就老實告訴妳，老太婆，他本來不會發燒的，身上是傷得不輕，他失了過多的血，也有內傷，他最需要的是服藥調治內傷，可是他吃了不少東西，妳知道，人吃東西也要精元血氣去調和，他已經沒有甚麼血與精去吸收那些下肚子的東西，他怎麼不發燒？」

他指着一灘黃書郎吐出的汚物，又道：「吃下的東西已吐出來，又服下我的養元保神丹，幾個時辰之後他就會醒過來，記住，只能給他喝碗湯，吸，我再送妳一包藥，你們不要再來找我了。」他又恨恨的盯了黃書郎一眼，哼道：「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他媽的。」

田大嬸道：「要是我侄兒出了岔，老娘放火燒你的房子，你記牢了。」

古大夫臉色一緊，道：「要是他好起來了呢？老太婆，你又怎麼說？」

田大嬸道：「老婆子當然也就不燒你的房子，而且，那二百兩銀子不是已經送了你嗎？」

古大夫想哭，他重重的道：「眞倒楣，我怎麼偏偏會遇上你們這些老橫。」

* * *

黃書郎好得眞快，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來了。

像他這身傷能夠如此快的站起來，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田大嬸眞高興，她不但買了許多小娃兒吃的用的，她也爲秀秀趕辦了幾件衣裳，當然，黃書郎那身衣衫也破得不成樣子，便也一齊重新買了爲黃書郎穿上。

不就是花銀子嗎？黃書郎有的是銀子，只不過，當黃書郎發覺原來這兒竟是三仙鎮的時候，他還眞想去找「惡郎中」古班，當面稱讚他的藥神奇，然而，田大嬸把昨日古班幾乎要了他的命之事說了一遍後，黃書郎大叫可惜。

他嘆口氣，道：「大嬸，錯失艮機了呀！」

田大嬸笑道：「還想整惡郎中不是？」

黃書郎道：「大嬸，當古班又餵我吃他的解藥的時候，妳爲何不一把搶過他的藥瓶留下來？他的那些藥得之不易，要多少銀子也不易到手，而妳却只看他餵我一顆。」

田大嬸道：「當時我只擔心你的小命，那還想那麼多，我快急死了。」

黃書郎道：「算了，且等下次機會，娘的，惡郎中還想要我的命，這是一筆不可忘懷的賬，我把他牢牢的記在心頭上，且等下次再遇上，連本帶利的整他寃枉。」

田大嬸哈哈笑，道：「眞是你乾爹

的模樣，從來不幹吃虧的事。」

黃書郎的傷並未痊癒，認眞的講，總得再休養個十天半月才能上路，但他就是睡不穩，他要急着回水火洞。

他回水火洞，當然是去看看秀秀。

秀秀太可愛了，竟然懷了他的孩子。

自從黃書郎神志清醒以後，就不停的問秀秀的近況，田大嬸不厭其煩的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田大嬸也喜歡說，她高興嘛！

＊　＊　＊

田大嬸不用租小毛驢了，黃書郎腰邊有的是銀子，花銀子買輛大車眞方便，一應吃的也買齊全，把一輛大車堆得滿滿的，田大嬸不叫黃書郎駕車，她駕車。

田大嬸自小跑江湖，駕車是小事一樁。

上路了，黃書郎就睡在大車上，他的心中只想着一個人，那個人當然是秀秀。

一個就要升級當爸爸的男人，心情總是異常的高興。

黃書郎的心情更開心。

他想着當初自己是怎樣認識秀秀的，當時秀秀在家中的小水溪中泡浴，那光溜溜好細膩的身子，就好像玉雕的美人兒一樣，却因爲追兵追得緊，逼得自己藏在她那光溜溜的身子下面，差一點沒有憋死在她的屁股下。

黃書郎只想到這裡就想笑。

他只要不睡着，便會想到秀秀，當然，他更想到山神廟的那一夜。

那一夜，秀秀眞是可愛極了，那溫馴、那柔情，加上那可人的小動作，唔，如果天下的女人都像秀秀那樣，這個世界該是多麼的令人快樂，男人天堂吶！

七十多里不算遠，晃呀晃盪的不到三個時辰就進了山區，水火洞是在大山裡，這條山谷沒人煙。

田大嬸把大車停在一處陡崖下，她把馬匹解下韁套，再把大車上的東西綑在馬背上，前面無路可通車，便只有騎馬了。

單轡車只有一匹馬，黃書郎便只有跟在馬後面了。

田大嬸的意思，是叫黃書郎在陡崖下面等着她，她把一應東西放在水火洞以後再用馬匹來接他，然而，黃書郎是不會乾等的，他要急着去看他的秀秀。

就在山谷深處，田大嬸抬頭看過去，只見矮林中坐着一個人，敢情正是田不來。

田大嬸呵呵笑道：「老東西把在洞口等我們，啊哈，你的秀秀也在一邊。」

黃書郎也看見了，他招手叫：「秀秀！」

水火洞是個許多年前曾經水火同源的古洞，裡面雖然不深，但經過人工修造，如今裡面相當舒適，田不來也是由一位老友口中得知荒山中有這麼一處好地方，他才帶着田大嬸在此隱居起來。

秀秀想跑下來，却被田不來拉住。

田不來怕秀秀太高興會出事，樂極會生悲的。

田大嬸笑呵呵的把馬拴在洞口外，馬背上一應東西也解下來，她睒着眼看着秀秀投入黃書郎的懷抱，她樂得呵呵笑了。

田不來等黃書郎與秀秀熱絡一陣後，這才問道：「阿郎，你好像受了傷，怎麼搞的，是誰下的手？」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被黑紅門門主率領大批殺手堵住了，嘿……差一點完蛋。」

田不來驚怒道：「左宗正那老小子？」

黃書郎道：「不錯。」

田不來道：「你一定把他撩撥得發火了。」

黃書郎笑笑，道：「我殺了他的寶貝兒子左少强。」

田不來道：「這就難怪了，那老小子相當護短，他的兒子也跋扈。」

黃書郎道：「我不得已才殺了他的，大叔。」

田不來道：「阿郎，幹都幹了，沒甚麼好後悔的，江湖一擔皮，沒理也有理，咱們只問良心，管他娘的後果是甚麼，大叔和你乾爹就是這麼過日子，吃飯吃得下，睡覺睡得穩，誰想找上門，那就比一比誰的拳頭狠。」他拍拍黃書郎，又道：「進去和你的秀秀叙叙別後情，我和你大嬸在洞口閒聊聊。」

黃書郎拉着秀秀的手，還帶點不好意思的點點頭。

眞靦覥，表情也帶着滑稽，逗得田不來也樂了。

＊　＊　＊

「是他的嗎？」

「我問過阿郎是否和她一張床。」

「阿郎怎麼說？」

「沒有同過床。」

「那……這孩子？」

「別急呀！你聽我把話仔細說。」

「妳這老太婆，快說呀！急死我了。」

「阿郎雖然不同她一張床，可是一同睡在山神廟，就那麼糊裡糊塗的種上了。」

「如此說來，她懷的娃兒是阿郎的了？」

「那還用說呀！」

「哦，總算放心了，嘿……」

田不來與田大嬸在水火洞口耳語，說的聲音也只有他二老聽得見。

黃書郎與秀秀在洞裡面，却聞得秀秀在哭泣。

＊　＊　＊



洞裡有哭泣，也是在兩人一陣耳語後的事。

秀秀很開心的入洞就抱住黃書郎，她用牙咬黃書郎的耳朵，樂透了。

「哎唷！」黃書郎叫起來，聲音不高。

秀秀以爲自己咬痛黃書郎的耳朵了，她不咬了，但見黃書郎仍很痛苦的樣子。

她驚楞的仔細看，眨着眼睛問道：「怎麼了？」

黃書郎苦笑，道：「妳……抱痛我了。」

秀秀這才發覺黃書郎的臉色不對勁，她掀起黃書郎穿的新衣裳，呆住了。

「你……身上盡是傷？」

黃書郎耳語道：「會好的。」

秀秀眨着眼睛抽噎了。

她看着黃書郎身上的刀口子，縱橫交錯，頭上頸上盡是烏血凝聚，她放聲哭了。

黃書郎却輕拍着秀秀，道：「別哭，小心肚子裡咱們的孩子。」

秀秀拭着淚，道：「阿郎，我不要我們的孩子將來沒有爹，我……」

黃書郎楞住了，他從未往遠處想過。

女人想得遠，也想得多。

黃書郎就是從小失去親爹娘的人，他黯然了。

緊緊的，緊緊的把秀秀雙手握住，黃書郎拚命擠出個笑意，他心中明白，他笑得有多苦澀，多無奈，而且笑得幾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他的嘴巴也幾乎觸及秀秀的頂門上，柔柔的，他小聲道：「秀秀，妳說得對，我們的孩子不能沒有爹，當然，我們的孩子更不能失去娘，千萬不要爲我操心，我自會好生保護我自己，妳可得專心生孩子。」

秀秀落淚不停，道：「我會的，我是女人，也是你的女人，我愛你，當然也更愛我們的孩子，阿郎，我們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啊！」

黃書郎以唇去拭秀秀的淚水，他感到口中澀澀的，但心頭却又是甜甜的。

淚澀充滿了關懷，心甜却是幸福。

黃書郎就感到很幸福，雖然他現在滿身是傷，他仍然以爲自己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

在他的內心深處，是打算放下屠刀追求幸福的，可是……可是他心中很明白，不容易啊！

至少，眼前他就無法答應秀秀。

「秀秀，妳放心，我有安排，我不會叫妳生活在擔驚受怕的日子裡，妳要好生的在此靜養，把咱們的孩子生下來，田大嬸會照顧妳的。」他托起秀秀的下巴，輕輕的吻着秀秀，又道：「秀秀，聽大嬸說，田大叔教妳武功？」

帶淚的笑笑，秀秀道：「是的，大叔很喜歡我，他老人家說我是個學武的好料子，教我運氣，我每天在洞口靜坐，也教我幾手招式，可是，我就是在前些日子正學武的時候才發覺我懷孩子了。」

她帶着幾分羞怯的低下了頭。

黃書郎呵呵笑了。

他用唇磨着秀秀的秀髮，滿足的道：「大叔爲甚麼一定要妳習武？」

秀秀道：「大叔希望我能和你一起行走江湖，就像大叔與大嬸當年一樣。」

黃書郎道：「可是妳有孩子了。」

「是的，這幾日我只能靜靜的住在這裡，他們不叫我走出水火洞。」

「他們關心妳，秀秀，妳應該聽他二老的話，千萬不能出意外呀！」

秀秀輕點着頭，嚶嚀着投入黃書郎的懷裡。

＊　＊　＊

黃書郎受的傷不輕，他住在水火洞裡養息了七八天之久方才復原。

這七八天對他而言，眞幸福，秀秀就守在他身邊。

兩個人如果話說完了，沒關係，兩個人對望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說話比說話還夠情調。

兩個人有時候雙手互握一個早上不開口，就好像你數我的汗毛有幾根，我數妳的頭髮有多少似的。

田大嬸可就忙壞了，吃的，做的，每個人用的，全都由她一人侍候，可也樂透了。

＊　＊　＊

有人說，歡樂的時光總是短暫，這話還眞不假。

黃書郎就覺得時光過得眞快，怎麼一轉眼間就是第八天了，他可不能永遠住下來。

他本來是想再住幾天的，因爲他這幾天經常以手掌按在秀秀的肚皮上。

雖然他根本摸不出秀秀肚子裡的變化，但他的動作却令秀秀很高興。

男人在頭一次得知自己的女人懷了孩子，總是會很天眞的用手去摸。

黃書郎當然也不例外，他摸得更勤快。

秀秀從來不會拒絕，她甚至感到很快樂。

黃書郎又在摸秀秀的肚子了，却聽田大叔在洞中乾乾的咳了一聲。

他老人家坐在木板床上開口了。

「阿郎，你過來一下。」

黃書郎拍拍秀秀，道：「妳躺着，我去看大叔。」

秀秀笑着點點頭，道：「阿郎，吻我。」

黃書郎眞聽話，輕柔的在秀秀唇上吻了一下。

他走到田不來的洞室中了。

「大嬸、大叔，你們找我？」

田不來點點頭，淡淡的道：「傷全

好了吧？」

黃書郎道：「大叔，早在三天前就好了。」

田不來目不抬，他看着地上，道：「你說過『八府師爺』曹三聖的事，我覺得……」

黃書郎道：「大叔，這件事我決定了，我順着大叔的意思辦，姓曹的是官家的人，咱們就不動他一根毛髮，他總會辭職歸鄉的。」

田不來道：「你打算怎樣下手？」

笑笑，黃書郎道：「大叔，我已着小流球在附近打探，一旦有消息，就會送到柳蔭小築。」

提到柳蔭小築，田不來十分黯然的道：「孩子，你乾爹當年最是喜歡住在柳蔭小築，那兒有山有水，山上蒼松翠柏，大柳盤根在河岸山坡邊，水是綠油油的細沙明石，有時候一竿在手，其樂無窮，便也忘了濤濤江湖的醜惡與混淆，唔，果是仁者樂山有修爲，智者樂水重養生。」

黃書郎也黯然，道：「大叔，我讓曹三聖多活十年，却也造了不少孽。」

田不來道：「不能和官府爲敵，國法不可侮，大叔一生就保持這一點，所以大叔攔住你，現在……」他徐徐的仰起頭，又重重的道：「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乃是秀秀，你放心，秀秀由我們來照料，她不會出甚麼問題的，大叔向你拍胸膛保證。」

夠了，田不來已經向黃書郎表明了。

黃書郎是個心靈性巧的人，他當然明白大叔的意思。

他緩緩從懷中掏出這些天弄得的銀票，便從黑紅門溢得的夜明珠也全留下來了。

他是去玩命的，帶着這麼多貴重的東西不相當。

這時候，田大嬸開了腔。

「阿郎，大嬸有句心裡話要對你講。」

「我領教訓，大嬸。」

「咱們行走江湖，不怕明刀明槍拚，却怕暗箭身後射，曹三聖不是一盞省油燈，他的玩人名堂多得很，你去對付曹三聖時，小心他的陰險手段啊！」

笑笑，黃書郎道：「大嬸放百二十個心，曹三聖只不過會動心眼，我也是個猴兒精，到時候我二人只一照上面，我先敲斷他的幾根肋骨，叫他爬在地上只哼哼。」他又咬咬牙，道：「我叫他把這三十年弄來的贓銀，全數給我吐出來！」

田不來笑了。

他那久經滄桑的老臉皮上，很難得有個笑容。

黃書郎在過去從未見田大叔笑過，但這幾天，每天都見田大叔微微笑。

黃書郎開心了。

田大叔又道：「阿郎，你對曾大叔說，你把個姓文的姑娘救回柳蔭小築？」

「是的，大叔。」

田不來道：「阿郎，你不許犯了年輕人的毛病啊！」

黃書郎一笑，道：「年輕人有許多毛病的嗎？」

「我是說你不能朝秦暮楚，見一個愛一個，那不是咱們的作風，我們不恥爲之。」

笑笑，黃書郎道：「大叔，文姑娘是個可憐人，阿郎怎會乘人之危？我不幹，雖然……」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唉！文姑娘太美了，她美得叫人看了就不願把眼光從她的身上移開，美，唉，却爲她帶來了許多災難。」

田不來道：「這原本是個惡江湖，不幸她一脚踩進來，想拔就不容易了。」

黃書郎道：「所以文姑娘很想死，她甚至要用刀毀了她的一張美臉，她眞的走投無路了。」

田不來道：「文姑娘是苦，阿郎，你記住這兒還有個更愛你的秀秀。」他重重的看了看黃書郎，又道：「一個女人如果懷了一個男人的孩子，這個女人就已經把她的全部送給了這個男人了，阿郎，這世上有多少人忽略了這一點，當女人爲這男人生了他的孩子以後，這個男人反而不再痛愛這個爲他生孩子的女人了，這種男人是畜牲，大叔提醒你，你不能再去愛別的女人。」

黃書郎當然明白這些。

田大叔一生只有田大嬸一個女人，如果當初他不接受田大嬸，他就拒絕到底，然而他一旦接受了田大嬸，他這一生都愛她，即使田大嬸未曾爲他生得一男半女，他也不願去找別的女人。

唯其如此，在田不來重傷之後，隱居在荒山的水火洞中，田大嬸便毫無怨言的侍候着田不來。

這光景黃書郎當然看得最清楚。

如今田不來諄諄告誡黃書郎，那也是出自關愛的肺腑之言。

田不來不要黃書郎去做一個無義的小人，他要黃書郎去做眞正的江湖人，義薄雲天的英雄。

黃書郎重重的向田不來施了一禮，道：「大叔，阿郎是個甚麼樣的人，大叔比我還清楚，秀秀已經是我的女人了，我感到自己無比的幸福，阿郎心中明白，別的女人再好，也不會有所企圖，文姑娘很苦命，但她的幸福我會隨時爲她留意，大叔，你老放百二十個心，阿郎又不是甚麼淫徒。」

田不來笑了，他拍拍黃書郎，道：「大叔好像已經看到咱們未來美麗的前景了，唔，能過好日子有多好。」

黃書郎笑道：「這日子就快到了。」

田不來道：「好日子就是平安的日子，阿郎，一個人能過一生平安快樂



的日子，這個人才眞的有福氣。」

黃書郎道：「大叔放心，只等曹三聖這件事解決，對大叔、對我死去的乾爹有個好交代，阿郎就會找個安靜的地方，咱們一家人好生的過日子，阿郎再也不在江湖上走動，永遠的陪着大叔大嬸。」

田不來聽得大爲感動，他落淚了。

他把手揮揮，道：「去吧，阿郎，也許曹三聖已經動身了。」

他是不願意黃書郎見他流淚。

黃書郎也明白大叔還有許多話要說，只不過他也覺得自己該走了。

黃書郎剛走出田不來的室門，秀秀已向他伸出手了。

「妳都聽見了？」

「是的，阿郎，我全聽見了，我……也感動。」

「秀秀，我只去辦這最後一件事，我會很快的趕回來，妳要自己保重。」

「是的，這也是大叔要你去辦的，我不能攔你，只不過，阿郎，你要多加小心。」

「我會的，秀秀，妳……哭……了？」

秀秀拭淚，她低下了頭。

黃書郎道：「秀秀，妳知道嗎？妳笑起來有多迷人，多美呀！妳再爲我笑一個。」

「哇！」

秀秀哭了。

她投入黃書郎的懷裡哭了，這時候還要她笑，這不是强她所難嗎？

黃書郎拍拍秀秀，道：「秀秀，別哭，妳知道我是個十分愛妳的人，妳也愛我不是？」

秀秀抬起淚眼，道：「阿郎，答應我一件事。」

「十件百件也答應，妳快說是甚麼事。」

「答應我平安的回來。」

黃書郎先是一楞，旋即笑了。

「我當然會回來，秀秀，而且會很快的回來。」

他的內心却是黯然神傷的。

黃書郎會黯然傷神，這在過去是從來不會有的事。

黃書郎是個相當樂觀的人，他只知道去尋開心，找爽事，他從不傷神，當然他的樂子完全建築在敵人的頭上。

然而，如今不同了，如今有了秀秀，而秀秀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能不牽腸掛肚嗎？

人就是這樣。

人都是沒事找事，找些痲煩的事情來苦惱自己。

人若不爲自己製造些痲煩，這個人反而會發瘋。

寂寞久了的人就會發瘋。

然而，一個人爲自己弄了個家，這個人的煩惱更大。

黃書郎也免不了苦惱，他能不爲秀秀與那個秀秀肚子裡的孩子操心嗎？

他走了。

帶着黯然神傷的走了，他本來還對秀秀大加安慰，只是當秀秀流淚的時候，他的心中就不平靜了。

* * *

黃書郎走得很苦，却也半帶愉快，因爲他想着自己竟然會有了女人，而且這個女人又要快爲自己生個娃兒，只一想到這事，他便愉快了。

要怎樣爲秀秀與娃兒的將來幸福作打算，那才是令他擔憂的事情。

黃書郎便因爲這樣，他才心中有喜也有憂，甚麼叫喜憂參半，大概他現在就是喜憂參半吧！

黃書郎是往西北方去的。

他必須盡快趕回「柳蔭小築」，因爲他在等候小流球的消息。

小流球潛伏在「八府衙門」附近，專爲打探八府師爺曹三聖的動向，只姓曹的一有消息，小流球就會立刻趕回「柳蔭小築」向黃書郎報告。

至於以後的事，那就看黃書郎的了。

* * *

前面是一條很寬的河，有一艘渡船停靠在岸邊，沒有客人，這時候應該有客人的，但却偏偏沒有客人。

黃書郎並不在意，他低着頭踩過一排踏脚石上了船。

「船老大，過河。」

四丈長的兩支大竹篙豎起來了，兩個船家赤着背，那身黑又粗，紅又結實的皮膚，叫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長年在水上討生活的人。

黃書郎並未去注意這些，他只是在沉思。

他當然在想着秀秀，只一想到秀秀肚子裡竟有了自己的骨肉，他就想笑。他只和秀秀在山神廟有一次綢繆，就只有那麼一次，就有了愛的結晶，正是一箭中的，令人既滿足又驚訝自己的「管用」。

黃書郎也想到文彩。

文彩眞是個美人兒，只可惜他實在難以在男女的情愛上幫文彩甚麼忙。

田大叔說得對，一個人應該抱元守一，那些娶上兩個甚至三個四個女人，這種的男人的心理就是想玩女人。

有着玩女人的心理，這個人就沒有把女人當人，他們當女人爲玩物，如果這種男人也談甚麼情呀愛的，那是他在騙人。

江湖上這號男人有的是，隨便摸一下就是一大把，多得很。

江湖上偏就有許多女人上這種男人的當，左少强就是這種玩弄女人的男人。

黑紅門少門主左少强把他玩過的女人推入火坑爲他賺銀子，他當然不把女人當人。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方玉琪練習「飛葉摧枯掌」的俊美身法，吸引了一名艷婦的注目，開口詢問他是如何學得，方玉琪見對方來路不明，堅拒不答，與她動起武來，待發現艷婦竟是自己的師嫂，方玉琪連忙賠禮，追問師兄下落，答應辦妥私事後前往拜謁；辭別師嫂後，方玉琪遇上獨孤握，獲贈數顆專解迷藥的藥丸後，連忙施展輕功來至九華山，戴上人皮面具，準備入山尋找崔如風……



陳瑜·文
可飛·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 雪蓮情

## 暗中施展絕技　阻嚇敵人强攻

翻山越嶺，不知走了多少遠近，天色逐漸昏黃，方玉琪登高瞭望，但除了山峯起伏，松柏參天，這羣山之中，敢情已人迹罕至，到處都是峭壁巉岩，連山徑也似有若無，險峻難行。

自己僅憑獨孤握的推測，就匆匆趕來九華，當然獨孤握認爲惡郎君崔如風生性好色，稍有姿色的姑娘落入他的手中，無一倖免。

他擄到呂姊姊之後，不在偌大黃山找一隱僻之處，逞他獸慾，却明目張膽的挾着一個姑娘，往青陽方向而來，那麼他的老巢可能就在九華山中。這一推測十分合理，但自己終究遲了半天，他果眞已經回轉巢穴，只要不再露面，偌大山區，自己無異是大海撈針。

但如果他的老巢根本不在九華，那麼自己就無異守株待兔，勞而無功。唉，自己勞而無功還是小事，呂姊姊一個姑娘家落在這淫賊手裡，後果何堪設想。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方玉琪不想呂姊姊倒還罷了，這一觸動心事，當眞肝腸寸結，六神無主。

他劍眉深蹙，面對着插天峻嶺、滿目松濤，深感徬徨。

天色越來越黑，猿啼虎嘯隱隱傳來，方玉琪掣出長劍，右手拾了幾塊碎石，作爲防身之用。

他一面仗着絕頂輕功和約略還能辨清三五丈遠的目力，在峭壁危崖之上飛行縱掠，搜索前行。

這樣又奔了將近一個更次，不但心中漸感失望，而且對呂姊姊的安危也愈來愈感焦灼。

驀地，他瞧到遠處一個山腰中，似乎有一點星星火光閃了一閃，不是目力極好之人，根本就不易看到。

方玉琪心中一動，那敢怠慢，雙足一點，急縱直掠，疾奔而去。

這山腰看來不遠，但差不多也費了一盞熱茶光景才能趕到，那一點火光只在方才一閃之外，就不見再亮，越是如此，越使方玉琪起了懷疑。

他認定方向，掠到鄰近，仔細一瞧，原來自己站處是在山腰一塊突出的崖石之上，四外全是峋嶙石岩，並無異樣。

岩石下面距離約有八九丈遠，似乎是一些不太高的灌木叢，黑壓壓的瞧不清楚。

方玉琪覺得自己並沒有看錯，一閃星星火光分明就在崖下。

他暗暗運功護體，一緊手上長劍，吸氣擰身，往崖下飛落。

那知他身形堪堪落地，連四周情勢也還沒有察看清楚，猛然間，一股銳風斜刺裡飛來。

方玉琪最近屢經大敵，閱歷漸深，雖在身形才落之際，輕輕一躍，就避開了襲來的暗器。

但正當他避開第一枚暗器，說時遲，那時快，第二、第三枚暗器又帶着勁銳嘯聲劃空打到。



方玉琪聽風辨位，側身吸腹，第二枚暗器貼着身子倏然穿過，借着迴身之際，右手長劍一撥，又把第三枚暗器噹的一聲激飛出去。

這三枚暗器奔的是方玉琪致命穴道，而且黑暗之中，認穴極準，若非方玉琪目前身手已臻上乘，武功稍差一點的人，斷難閃避得開。

尤其方玉琪舉劍一撥，發覺此人打出來的暗器，來勢極重，和普通的暗器不同，心頭一怒，不禁大聲喝道：「好個賊子，昏夜之中偷襲暗算，算得甚麼人物？」

「呸！你們敢向我姥姥尋仇，再試試姑娘的流星拐！」

那是一個銀鈴般清脆的少女口音，話聲未落，一陣銳嘯，九點黑影連番飛來。

方玉琪情知找錯地方，但那還來得及說話，百忙之中，只好舉劍封架，一面聽風辨位，走避躲閃。

那知對方這會不知用了甚麼手法，九支精鋼短拐上下飛舞，竟是後發先至，而且其聲在左，忽而奔右，有幾支明明掠過身後，却又反打過來。

任他方玉琪武功再好，也是手忙脚亂，一片鏘鏘噹噹大震，火星四濺，才勉强把人家九支流星拐擊落。

這時五六丈多的一叢矮樹之中，一個黑布包頭、身穿黑色勁裝、體形瘦小之人突然長身而出，嬌聲喝道：「小賊，你認爲流星拐奈何你不得，姑娘就勝不了你？」

嗆的一聲，長劍出鞘，正待往方玉琪撲來。

方玉琪磕飛九支飛拐，低頭一瞧，師傅傳給自己的一柄松紋劍，劍尖上已磕缺了兩個小口，心頭登時激怒。

對方不分青紅皂白，手段狠辣，一見她現身叫陣，左手掌心拾來的三顆石子早已電射打出，口中喝道：「丫頭，妳也嚐嚐我的暗器！」

方玉琪功力已臻上乘，此時忿怒出手，雖是三顆小小石子，但勢勁力足，何異鋼彈。

而且石子本身體積極小，風聲不大，待黑衣人聞到方玉琪喝聲，趕緊躲閃，已經遲了一着，避開了兩顆，還是給第三顆石子掠過頭頂，射飛了包頭黑布，滿頭秀髮立時披散下來。

不！她左手還有一件兩尺來長的精鋼兵器，同時橫劈而來。

方玉琪一見對方來勢勁急，形同拚命，心下一怔，倒提青鋒，向後一縱，正待喝問來歷。

那知身方落地，對方如影隨形，又是一劍當胸刺來，只聽「嗤」的一聲，對方劍尖業已刺中衣襟，一柄短拐急如星火，也劃着弧形打來。

方玉琪心頭大怒，身軀半轉，長劍立即往外撩出，一招「左右開弓」，「噹噹」兩聲，黑衣女子身法雖快，但功力究竟和方玉琪差得甚遠，一條身子立被震退了幾步。

方玉琪橫劍而立，憤然的道：「別先動手，妳究竟是何人？」

黑衣女子「呸」了一聲，毫不理會，刷刷刷刷！劍拐齊使，接連攻出，劍刺要害，拐掃重穴，竟然全是殺着！

方玉琪怒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丫頭，妳當我怕妳不成？」

黑衣女子也惡言相向，喝道：「賊子，難道姑娘怕你？」

左拐右劍，竟如疾風暴雨，往方玉琪身前洒來。

方玉琪勃然大怒，長劍一搖，立時展開「通天劍法」，松紋劍起處，寒光如電，匝身圍繞，一連數劍，已把對方凌厲攻勢悉數封出門外。

手臂再振，劍發連珠，嗡然有聲，乘虛反擊。

黑衣女子劍拐同使，看去凌厲無匹，內力顯然較差，但她走的却偏偏是剛猛一路，講究硬打硬砸。

如果雙方功力相等，她這種打法倒可先聲奪人，佔盡機先，無奈方玉琪得了歸駝子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力，黑衣女子這一陣硬打硬砸，當眞是自不量力。

一連七八招下來，她的雙手已感到痠痲，對方長江大河的劍勢却源源不竭而來。

「姑娘和你拚了！」

她銀牙驀地一咬，奮起全力，劍刺拐擊，刷刷兩招，猛力攻出。

方玉琪冷嘿一聲，力貫劍尖，使了一招「擲米成珠」，一點銀星，迎着對方劍尖猝然飛出。

「叮」！黑衣女子只覺右腕驟痲，一柄長劍被震得脫手飛出。

不！眼前人影一晃，根本沒看清楚人家使的是甚麼身法，左手又是一震，精鋼短拐同時被人劈面奪去。

她嚇得驚叫一聲，嬌軀慌不迭往後急退。

「秋雲，別慌，姥姥來了！」

方玉琪正好震飛對方的長劍，奪下鋼拐，只聽到一個蒼老聲音喝聲入耳，一條人影已挾着凌厲强風，當頭撲到。

方玉琪大吃一驚，此人來得好快，他連人影也沒看清，立即施展「飄香步」，一下閃出拐影之外，心頭驀地一動，「劍拐！她……」

「好小子，再接姥姥一拐！」

飛撲而來的姥姥敢情一拐落空，敵人身形忽然不見，大感驚愕，她龍頭拐一挑，「力劈五嶽」再次向方玉琪劈來。

方玉琪一閃躲開，口中叫道：「姑娘可是樊秋雲嗎？」

「好小子，你欺侮了姥姥的孫女，她是樊秋雲，又待怎樣？」

白髮姥姥兩次出手，都被方玉琪

躲開，不由白髮飄動，怒氣沖天，一個回身，龍頭拐「橫掃千軍」，呼嘯掃到。

她出手雖快，但方玉琪的「飄香步法」何等玄妙，一拐掃過，眼前人影倏然消失。

只聽身後有人大叫：「樊姑娘，這是誤會，在下方玉琪。」

「咦！你……你是方……方大哥！啊！姥姥……姥姥……他……」

白髮姥姥手拄鋼拐，雙目在黑暗之中灼灼發光，弄不清這是甚麼一回事。

黑衣姑娘再也不理會姥姥，她一腔怒火已化爲烏有，心頭同時升起無比的興奮。

這可從她聲音中聽得出來。

「啊！方大哥，果然是你。這麼晚了，你怎會到九華山來的？」

嬌軀一縱，往方玉琪身前跳了過去。

方玉琪趕緊揭下面罩，一面遞過短拐，口中說道：「樊姑娘請恕在下孟浪，多多開罪！」

樊秋雲黑暗之中，和他立得很近，嬌羞的道：「都是我不好，沒問清楚，便動了手。」

白髮姥姥見孫女一下和人家化敵爲友，說個不停，把自己冷落在一邊，不由問道：「秋雲，這位少俠是誰？」

樊秋雲嬌笑道：「姥姥，他就是方玉琪方大哥呀，孫女不早就和妳說過了？」一面嬌笑道：「方大哥，這位是我祖母。」

她背地裡早就叫他方大哥了，這回當着他面叫了出來，不無羞赧。

方玉琪連忙向白髮姥姥作揖道：「晚輩適才多多冒犯，還請姥姥原諒！」

原來白髮姥姥是人稱流星拐樊太婆，原是雙拐樊長江的同門師妹，結爲夫婦，因她晚年好佛，獨自在九華結庵而居。

樊秋雲由百草仙翁葛長庚親自送到九華，正好昔年敗在樊長江手下的五臺枯骨寺兩尊者在庵前留下枯骨標記，前來尋仇，葛仙翁一聽大爲震驚，立即下山邀約神州一劍趕來助拳。

樊秋雲初生之犢，可不知五臺枯骨寺兩尊者是何等人物，就一個人偷偷的帶了十二支流星拐，躲在崖前，準備等兩尊者來時給他們一個厲害，那知無巧不巧，碰上了方玉琪。

閒言表過，卻說樊太婆早在方玉琪沒來之前，已聽孫女一口一聲方大哥的，說過昨晚在閻王壁相救之事。

此時再看孫女那份欣喜若狂的樣子，做姥姥的那會瞧不出孫女的心事來，天色雖然昏黑，但她瞧着方玉琪寒星般雙目和英挺風姿，早就老懷高興，帶笑道：「方少俠好說，小孫女昨晚多蒙少俠相救，老身還沒道謝呢。今晚之事，起因於亡夫昔年曾和五臺枯骨寺兩位尊者結有嫌隙，日前在庵前留下枯骨標記，想是找老身尋仇，他們這種標記一經傳出，最多不出三日，不過此時不來，也許今晚不會來了，荒居就在附近，方少俠如不嫌棄，就請去喝杯水茶。」

方玉琪因不見惡郎君崔如風的踪跡，心中至爲焦急，不願多有躭擱，聞言正想婉辭，驀地，月黑林暗、夜風凜烈之中，隱隱傳來兩聲陰惻惻的冷笑。

笑聲不大，但傳入耳中，使人不由得透骨脊冒起一陣寒意，接着響起一個陰森的聲音：「用不着回去了，貧衲兄弟已來此多時！」

方玉琪聽得猛然一驚，霍地扭轉身形，正好半輪殘月從雲隙中吐出淡淡的微弱光輝，依聲瞧去，只見距身前四丈遠處，並肩站着兩個瘦骨嶙峋的灰衣僧人。

這兩個僧人，除了四隻陰森森的目光還在轉動之外，簡直像兩具殭屍，雙目深陷，雙顴高突，露出白巉巉的獠牙，似笑非笑，神色冷漠，有一種陰森恐怖之感。

樊秋雲不禁驚叫一聲，嚇得後退不迭。

方玉琪目前陣仗見得多了，眼看他們無聲無息地落到身後，自己一點都不曾發覺，心知這兩人必是武功詭異之輩，他原想辭別樊太婆祖孫，立即上路的，但人家强敵臨境，一時話到口邊，只好嚥了下去，冷冷的道：「兩位是誰？鬼鬼祟祟的算得了甚麼人物？」

樊太婆在兩人現身之時，臉色倏然一變，此時一見方玉琪大聲叱問，不由心中一急，連忙搖手道：「方少俠，這兩位老師父是五臺山枯骨寺的赤伽尊者和寒伽尊者，他們衝着老身而來，與少俠無涉！」接着回頭道：「秋雲，這裡由姥姥擔待，妳還不陪少俠到庵中稍坐。」

兩個僧人陰森森的目光掠過三人，右首一個嘴唇微動，却不見說出聲音。

左首一個微微點頭，哂道：「貧衲目光瞧到之處，幾曾有人能安然離去？何況憑這位小施主方才所說，就有超渡資格。」

方玉琪在他們兩人現身之時，早已覺得這兩個僧人決非善類，此時聽到左首赤伽尊者這麼一說，不由劍眉陡軒，敞聲笑道：「兩位身在空門，自應首戒嗔妄，如何說出這等窮兇極惡的話來，方某出道江湖，雖然時日不久，也曾會過不少知名之士，今晚倒要瞧瞧兩位有些甚麼邪魔外道手法，超渡在下！」

樊太婆深知枯骨寺兩尊者武功歹毒，自己是否抵擋得住，還在未定之天，百草仙翁葛長庚趕去邀約神州一劍來助拳，此時猶不見踪影，心頭正在作難，是以才要孫女陪着方玉琪回



轉庵中，俾免自己動手之時少了顧慮。

那知方玉琪年少氣盛，竟然不知厲害，出言頂撞對方，心知要糟，急忙叫道：「方少俠快請後退……」

話聲未落，已經遲了。

兩個瘦骨僧人一言不發，同時枯爪倏伸，向方玉琪當胸抓來。

四丈距離，一晃而至，寒風颯然，詭異無倫。

方玉琪只覺兩人不但出手奇快，而且銳利指風，不論你避向何方，均在他們陰寒鬼爪籠罩之下。

心頭暗驚，口中冷哼一聲，身子滴溜溜一轉，閃出兩人爪風之外，右掌一掄「風雷交擊」，往寒伽尊者後心拍出，左手化鈎，「斜捲西風」却往赤伽尊者肩上抓去。

他這一招兩式堪堪出手，樊太婆也大喝一聲，人影驟然搶出，龍頭拐一招「玉龍出雲」，往兩尊者直擣而出！

枯骨寺兩尊者兇名久著，江湖上人聞名喪膽，自從昔年敗在雙拐之下，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動，此時被方玉琪激怒，一爪出手，對方人影瞬息不見，也不禁同時驚噫。

但兩人終究身手不凡，出爪雖快，變招更快，方玉琪身形一失，兩人鬼爪一帶，同時倏然轉了過來。

寒伽尊者冷嘿一聲，枯爪硬生生迎着樊太婆拐勢抓去；赤伽尊者也爪隨人轉，疾抓方玉琪肩頭。

方玉琪眼看樊太婆已敵住寒伽尊者，自己仗着「飄香步」鬥他一個，當不致於落敗。

心念轉動，待到赤伽尊者鬼爪近身，雙肩一晃，竟又失去身影。

赤伽尊者幾曾遇上過如此怪異身法，突然身形一停，一雙鬼爪在伸縮之間，其紅似火，望着方玉琪連聲陰笑。

方玉琪站在他對面，只覺炙熱如焚，不由心頭大驚，這賊禿使的是甚麼功夫？

只聽赤伽尊者冷冷的喝道：「小子，你試試佛爺的『赤伽神煞』吧！」

雙爪一揚，連人疾撲過來，兩股烈燄般的熱流，頓覺灼人肌膚。

方玉琪那敢大意，脚下閃動，連使「飄香步」，右掌一圈，運起全力，跟着往赤伽尊者劈出。

赤伽尊者已是忿怒欲狂，他終究數十年功力，反應靈敏，只要方玉琪衣衫飄動，聽風辨位，一雙火紅鬼爪也立時攻到。

一時三四丈方圓，全在他「赤伽神煞」炙熱狂飆之下。

方玉琪也暗自心驚，自己「飄香步法」玄奧無比，從無一人有這般靈活反應，對方居然如影隨形，自己閃到那裡，他鬼爪就跟着抓到那裡。

雖然前後依然差上半步，未能傷及自己，但對方爪風過處，奇熱難耐，十幾個照面下來，也熱得汗流浹背，衣衫盡濕。

那邊兩人更打得異常激烈，樊太婆一支龍頭拐，走的原是剛猛路子，她白髮飄動，拐勢如山，聲勢之强，當眞有若石破天驚、山崩地裂之慨。

但寒伽尊者也絲毫不弱，一雙鬼爪寒飆橫捲，奇冷刺骨，十縷尖風劃空生嘯，但見人影拐勢進退盤旋，分不出是此是彼。

只有樊秋雲瞧着激戰中的四人，只覺一邊炙熱如焚，一邊冷飆掠空，她緊握着劍拐，站在中間，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一面却望眼欲穿的盼望着葛仙翁和神州一劍能夠及時趕到。

這時，大半輪殘月漸漸明朗，照得山石林木十分清晰。

樊秋雲只聽一聲鵰鳴，一團白影漸漸飛到當頭，那是一隻全身如雪的大白鵰，鵰背上忽然響起人聲，那是兩個女孩子的聲音：「哦！雪兒，妳瞧，下面有人打架呢！」

「不錯，我們下去瞧瞧。」

白鵰雙翅倏斂，落到崖前，從背上一下跳下兩個穿白衣的女孩。

兩人長得一樣高低，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光景，生得眉目如畫，十分娟秀，但她們神氣十足。

走在前面那個烏溜溜的眼睛向場中四人一轉，蘋果臉上露出不屑之色，回頭道：「霓兒，那兩個賊禿敢情不是好人！」

那被叫做霓兒的立即點了點頭，一本正經的道：「對了，光瞧他們那手功夫，準是邪魔外道！」

樊秋雲眼睜睜瞧着兩人從鵰上跳下來，已覺十分奇怪，此時再聽她們說的口氣又大得出奇，心中正在驚奇。

赤伽尊者這一陣工夫下來，已知方玉琪除了奇奧莫測的身法之外，功力只是平平，在自己「赤伽神煞」之下，決難久持，心頭方自冷笑，忽見場中忽然飛落一隻白鵰，已暗自留神，生恐敵人來了幫手。

及至跳下來的只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女孩，那會放在他眼裡，此時一聽小女孩口氣，竟然不把自己兩人放在眼內，不禁觸發兇心，驀地一個急旋，右手一揚，拍出一股淡紅爪影，往兩個女孩身前抓去，口中桀桀笑道：「小丫頭，佛爺面前，豈是……」

他話聲未落，驀聽一聲鵰鳴，一團白影比箭還快，往赤伽尊者衝去。

赤伽尊者右手才一揚起，立覺勁風拂面，銳利鋼爪業已劈面抓到，百忙之中，連瞧也來不及瞧清，雙足一點，身形暴退八尺。

耳中只聽「嘶」的一聲，身上一襲僧袍已被撕下了一大塊，心頭大驚，定睛一瞧，原來猝然偷襲自己的，竟然是那隻扁毛畜牲大白鵰。

此時牠早已停在那裡，偏頭瞧着

自己，似乎不屑追趕。

這扁毛畜牲好生厲害，居然不畏自己的「赤伽神煞」，驀地，他想起這大白鵰的來歷，難道是……

兩個白衣女孩一齊拍手大笑，站在左邊的一個忽然招手道：「大白，別難爲他，快回來吧！」

右邊那個道：「這種窮兇極惡的人，讓大白教訓教訓他也好，攔牠作甚？」

大白鵰似乎不憤赤伽尊者的偷襲，聽了右邊那個白衣女孩的話，精神一振，全身雪白的羽毛忽然豎起，一對金光閃閃的眼珠，盯着赤伽尊者發起威來。

赤伽尊者瞧着大白鵰，心頭也有點發毛，默運「赤伽神煞」，防牠猝起發難！

左邊的白衣女孩又喊道：「大白，快回來，別忘了隨便傷人，回去連咱們都要受罰呢。」

大白鵰當眞通靈，一聽回去受罰，羽毛盡斂，金睛惡狠狠的盯了赤伽尊者一眼，好像在說着：「賊禿，便宜了你！」緩緩的往兩個小女孩走去，伸着頭，在她們身邊挨了幾挨，顯出十分親暱的模樣。

這時，寒伽尊者和樊太婆也早已停下手來。

兩個瘦骨僧人對望了一眼，寒伽尊者嘴皮又微動，依然不見說出聲音。

赤伽尊者濃重的哼了一聲，忽然向兩個白衣女孩走近幾步，打訊道：「兩位可是瓊宮侍者，恕貧衲眼拙。」

左邊一個白衣女孩小嘴一撇，一臉不屑的道：「別囉嗦，你還打算怎的？」

赤伽尊者忍氣吞聲的道：「貧衲只是問問罷了。」

右邊那個瞪了他們一眼，揮手道：「姑娘瞧不慣你們這副模樣，別在這裡自討沒趣。」

赤伽尊者獰笑道：「那麼妳們果然是瓊宮侍者了。」

話聲一落，兩個枯瘦僧人同時雙足一頓，兩條瘦影劃空疾逝，瞬即消失在昏茫月色之中。

方玉琪自從得歸駝子把畢生功力輸入他身上之後，功力大增，尤其領悟了幼年時候在海島上學會的迷藏步法。

短短數日之內，接連和崆峒掌門公孫泰、峨嵋三雲的白雲子、惡道人墨無爲、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以及五十年不出的七指煞君等人先後都動過手，在這些名震一時的武林頂尖高手面前，從沒落過下風而引以爲豪。

不料今晚自己碰上赤伽尊者，他那炙熱如火的手爪，自己不但從沒聽人說過，雖仗「飄香步」保身，但時間一久，就奇熱難耐，頭腦昏眩，自己也感到難以持久，可見赤伽尊者武功之高。

那知平空來了兩個白衣女孩，連手也沒動，就把他們嚇跑，當眞天下之大，奇才異能之士實在太多了，自己這點能耐，委實算不了甚麼。

想到這裡，他不由抹了抹額上的汗珠，怔怔出神。

赤伽尊者稱她們「瓊宮侍者」，不知瓊宮侍者又是甚麼人？

別說方玉琪不知瓊宮侍者是誰，就是出身武學世家、以流星拐縱橫江湖數十年，如今白髮皤皤的樊太婆，聽赤伽尊者臨走時說的「瓊宮侍者」，也瞠目不知所云。

光憑瓊宮侍者就能把五台枯骨寺兩位尊者嚇跑，那麼瓊宮主人的厲害就更是可想而知，但她搜索枯腸，把數十年前的知名人物從頭細數，也依然想不起這麼一個人來。

不過，不管是否想起她們是誰，今晚這場兇險，總是這兩個小女孩來解的圍，樊太婆略爲一怔，收起龍頭拐，正待向兩個白衣女孩道謝，驀聽山崖上有人呵呵笑道：「喂，跛子快來，在這裡了，哈哈，咱們這幾十里路，總算沒有白跑。」

接着，另一個口音應道：「不錯，是穿白衣的，噫，這裡怎麼弄出兩個來了？」

先前一個又道：「人家兩個，可見一個就是他同黨，怎麼？你跛子栽了觔斗就膽小起來了？」

另一個怒道：「胡說，咱跛子一生怕過誰來？這小子不過仗着手中有一口利劍罷了，咱們下去。」

「嘶！」「嘶！」兩條人影突然從山崖上像隕星般飛落。

那是兩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頭，右邊一個衣袖虛飄飄的，敢情缺了一條臂膀。

左邊一個一條右脚金光雪亮，原來是一隻銅脚。

這兩人驟然出現，方玉琪心頭猛然一震，暗暗叫了聲：「孫殘！李跛！」

孫殘、李跛落地之後，根本連正眼也沒瞧樊太婆祖孫和方玉琪一下，就並肩往兩個白衣女孩走去。

這一走近，兩人同時「噫」了一聲。

李跛回頭瞧着孫殘道：「老殘，我說弄錯了人，你還不信，這兩個還是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

孫殘氣道：「她們不是穿着白衣嗎？」

李跛懷疑的道：「白衣倒是不錯，只是……」

孫殘搖頭道：「跛子，你眞越老越糊塗，她們衣著相同，分明就是一黨。」

李跛大爲佩服的道：「不錯，老殘，眞有你的，咱們問問去。」

自從兩人現身之後，樊太婆雖然不認識商山四異，但兩人身手不同凡響，她自然瞧得出來，此時聽他們一



搭一檔，似乎衝着兩個白衣女孩而來。

她們的身世來歷，自己固然一無所知，不過人家方才曾爲自己解圍，此時怎好袖手旁觀，這就走前幾步，頷首道：「兩位夜臨荒山，不知有何見教？」

李跛頭也不回的道：「咱們是找穿白衣的，妳不是穿白衣，最好少管閒事！」

方玉琪見他們一再提及白衣，不由心中一動，陡然想起那個自稱是自己朋友，送碧玉蓮子解救師叔劇毒的人，不正是身穿白衣的書生？

他還說急於去追「蓮峯之鑰」，少則三天，多則十日，要自己千萬在準提庵等他。

不錯！「蓮峯之鑰」就是被李跛所得，如今這支金透他沒帶在身上，敢情已被白衣書生奪去，所以他們要找身穿白衣之人。

他心念轉動，原是瞬息間事，只聽那個叫霓兒的叫道：「老婆婆，妳別理他們，他們要找穿白衣的，就讓他們說說來意好了。」

孫殘接口道：「不錯，老夫就是來找妳們的。」

左邊那個叫霓兒的小臉一綳，道：「我們又不認識你們，找我們幹嗎？」

李跛冷嘿一聲道：「小女娃，老夫問妳們一個人，妳們得老老實實的回答。」

霓兒烏溜溜的大眼珠一轉，嗤的笑道：「你知道我們願意不願回答你？即使回答了你，你怎知我們說的是老實不老實？」

她說得頗有理，李跛給她問得一怔。

雲兒不屑地披了披嘴，咭的笑道：「霓兒，聽他們說說要問的是誰？」

霓兒點了點頭，又瞥着兩人催促道：「噫，你們怎的不說話了，到底要問的是誰？姑娘可沒時間和你們扯談。」

李跛乾嘿道：「老夫要問妳們的是一個身穿白衣的書生。」

他此話一出，方玉琪暗暗「哦」了一聲，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霓兒和雲兒對望了一眼，笑道：「他姓甚名誰？」

李跛道：「這個就是老夫要問你們的問題。」

霓兒覺得甚是好玩，噗嗤笑道：「你問我們，我們又去問誰？」

孫殘搶着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那小子身穿白衣，妳們不也是穿着白衣？不問妳們，又去問誰？」

霓兒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回頭道：「眞是活見鬼，天下穿白衣的人多着呢，找不到人家，就找到咱們頭上來了？」

李跛陰笑道：「因爲妳們同在九華出現，那小子還搶走了老夫的東西。」

方玉琪又暗哦了一聲，心想要從李跛手中奪走「蓮峯之鑰」，那麼白衣書生的武功該是如何了得。

同時他又覺得奇怪，「蓮峯之鑰」是開啓蓮花峯石門之用，如今石門早已開了，裡面除了壁上鐫着一首「翠蓮曲」，可說空無一物，那白衣書生却巴巴的要從李跛手上奪取此鑰，這又爲了甚麼。

霓兒柳眉一挑，拍手道：「活該！你丟了東西，活該！」

雲兒却低聲對霓兒道：「這兩人有點無賴，別理他們，我們走！」

李跛一聽，大聲笑道：「哈哈，妳們不說出那小子去了那裡，想走，可沒這麼容易！」

霓兒呼的逼前一步，氣道：「你們要怎樣？」

孫殘乾嘿着向李跛道：「跛子，多說無益，把她們帶回九宮山去，不就是了？」

李跛點頭道：「不錯，咱們就這麼辦。」

方玉琪聽他們說出九宮山，心中又驀然一凜。

霓兒回頭甜笑道：「他們想動手呢！」

雲兒披嘴道：「憑他們也配！」

那頭伏在兩人脚邊的大白鵰，這時忽然引吭長鳴！

霓兒小手在牠頭上拍了兩下，輕聲道：「大白，這兩個人我們足夠打發了，用不着你！」

大白鵰果然偏着頭，目露不屑的瞧了孫殘、李跛一眼，又蹲下身去。

這幾句話聽在孫殘、李跛耳裡，如何受得住？

孫殘陰嘿道：「縱目江湖，只有老夫打發人家，從未聽說過有人打發老夫的，小丫頭，妳們的口氣倒眞不小……」

「小」字出口，人影一晃，伸手就往霓兒捉去。

同時，李跛也驟然往雲兒抓到。

這兩人出手如風，快得使人無法看清，但他們却撲了個空，兩個白衣女孩依然好端端的站在三尺開外。

這可把樊太婆、方玉琪等三人全弄個目定口呆，簡直使人不敢相信剛才孫殘、李跛已經出手。

雲兒綳着小臉，哼道：「你們眞的想打架？」

霓兒嬌笑道：「這還有假的？」

她雙辮一擺，一副淘氣的樣子。

雲兒應道：「好，咱們就打發他們！」

霓兒笑出聲來道：「本來早就應該打發他們咯！」

兩朶白雲倏然飛起，四條玉臂同時往孫殘、李跛面前拂去。

孫殘、李跛一着落空，心知對方兩個女孩果然不是易與，雖然不再出手，但都已運功戒備，一見兩人襲來，立即陰哼一聲，右手一起，各自劈

出强猛勁風，往兩女撞去。

兩女似乎知道厲害，直欺過去的身子輕靈無比的往斜飄去，兩手招式不變，依然急如星火，往對方打去。

孫殘、李跛何等功力，右掌一帶，左掌又已拍出。

雲兒、霓兒却不和他們硬拚，對方一掌拍出，她們就換一個方向攻到。

孫、李兩人也異常靈敏，不論雲兒、霓兒攻到那裡，他們雙掌也立即拍到。

四個人全都以快攻快，迅速絕倫。

但雲兒、霓兒是以手法、身法見勝，她們掌指並發，忽拍忽點，上下掄飛，專找致命大穴，使人防不勝防，脚下所踏方位也神奇異常，翩翩飛舞，飄忽無定，使人不可捉摸！

孫殘、李跛却以功力見長，掌風雷奔，滙成一道道洪流狂飆，威猛無比，眞有山搖地動之勢。

十招不到，周圍二三丈以內已捲起無數風柱。

這些風柱互相排盪，捲起滿天砂石，四外飛激。

但兩朵白雲却在勁風狂飆中進退自如，起落飄忽，乘隙進招。

這眞是武林中罕見的場面，就是連夙以流星拐成名數十年的樊太婆和熟諳「飄香步」的方玉琪，都被這種驚世駭俗的打法吸引住目光，屏息凝神，注目不霎，樊秋雲更是睜着一雙妙目，瞧得眼花撩亂。

場中四人此時已越打越快，孫殘、李跛目覩兩女出手奇奧，心中雖然暗自驚懍，但也知道對方只不過仗着身法神奇。

如論內力造詣，比自己兩人差得極遠，是以一面快打疾攻之中，一面不住的吸氣運勁，暗暗加重力道；但聽呼嘯鳴叫，愈來愈是淩厲，只要稍微掃上一點，怕不立負重傷。

這一點，兩女當然也極爲清楚，玉掌翻飛，白衣飄忽，始終不敢和他們硬碰硬砸。

一陣工夫，差不多已打了將近百十來招，雲兒、霓兒身手雖然不同凡響，但終究和人家功力懸殊，身法漸見滯鈍，攻勢也不似先前靈活。

方玉琪不禁替她們暗自擔心，悄悄摘了一片樹葉緊貼掌心，準備必要時，好使出初學會的「飛葉摧枯掌」。

孫殘陰惻惻的喝道：「小丫頭，還不乖乖束手就縛，眞不要命了？」

喝聲之中，呼呼兩掌，把霓兒逼退了三步，突然身法如電，左手迅速無比的使出大擒擘手，往霓兒右臂拿去。

這一着當眞像電光石火，奇快無比。

霓兒驚「啊」一聲，從側面疾轉而進，瞬息之間，陡然銀虹吞吐，她手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兩尺來長的短劍，光華耀目，往孫殘右側劃到。

孫殘自然是識貨之人，瞧她手上短劍寒虹吞吐，分明是一柄極爲犀利之物，一時慌忙收手後退，還是遲了一步，嘶的一聲，一隻虛飄飄的右手衣袖立被截斷。

孫殘既驚且怒，猛喝一聲：「丫頭，妳找死！」

他左掌獨掄，又猛攻而去，但霓兒手上多了一柄短劍，已不像先前般顧忌，劍發如風，立還顏色。

這時雲兒也被李跛逼得步步後退，險象環生。

她是因李跛雙掌環擊，自己只忙着應付，連拔劍的工夫也騰不出來，不像孫殘只剩了一隻左手，劈出的掌風雖比李跛渾厚得多，但終究缺了一手，才使霓兒有拔劍的機會。

何況功力又比對方差得很遠，是以除了勉力應付，被逼後退，根本已失去還手之力。

小姑娘氣得粉臉通紅，情勢十分危急！

樊太婆白髮飄動，龍頭拐一頓，正待出手。

方玉琪早已默運三陰眞氣，右掌一吐，一片樹葉「嘶」的往李跛身後射去！

「呼」！一團白影恰好同一時候迅如掣電，往李跛身前投去！

李跛正在步步進逼之際，只覺急風撲面，如鈎鋼爪當胸抓到，而且身後也發現一股陰柔潛力同時襲來！

心頭大駭，趕緊身形一蹲，橫竄而出！只覺左肩一陣劇痛，原來他應變雖快，仍然被大白鵰的爪尖劃破了三條血溝，鮮血汩汩而下！

就在李跛這一驚駭暴退之時，兩個白衣女孩同時一躍而起，跳上鵰背，只聽一聲長鳴，大白鵰已破空飛起！

鵰背上傳來兩個女孩恨恨的聲音！

「老賊，你們記着，瓊宮侍者不是好欺侮的……」

孫殘、李跛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吃了大虧，此時眼看兩女騰空而去，一點也沒法奈何人家！

李跛撫着左肩，突然滿臉猙獰的轉過身來，朝着樊太婆嘿嘿陰笑道：「老婆子，方才偷襲老夫的可是妳？」

樊太婆是何等人物，明知對方此時老羞成怒，極非易與，但豈肯示弱，手拄龍頭拐，雙目精光暴射，冷冷的道：「兩位不是找身穿白衣之人，要老身少管閑事嗎？方才老身目睹那位小姑娘身陷危境，確有相助之意，不過老身尚未出手，那小姑娘已轉危爲安，而且老身數十年來，流星拐從不輕易出手，尊駕偷襲兩字，似乎還安不到老身身上。」

她說得不卑不亢，極有分寸，李跛瞧她神色似乎不假，但迴眼打量方玉琪、樊秋雲兩人，一個年輕小伙子



，一個黃毛丫頭，似乎和方才那偷襲自己的陰柔潛力不大相稱！

不由乾嘿一聲，還未說話，方玉琪早已劍眉一軒，敞聲笑道：「李跛，方才那一片樹葉，正是區區方某所發！」

李跛見他突然叫出自己名字，不由微微一怔，哼道：「小子，憑你也配？」

孫殘却目光閃鑠，朝着左側林中陰惻惻的道：「林中何人，何不給老夫出來？」

李跛又是一怔，暗想原來林中還躲着人，自己今日怎會如此大意，始終認定方才那股陰柔潛力，方玉琪決難有此功力，是以聞言立即掉頭看去！

一片樹林之中，果然飄然走出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身穿團花藍袍，面貌清癯，長鬚飄胸，肩上斜背一柄古劍。

後面却是一個瘦小道人，縮着一顆蓬蓬的腦袋，雙手緊捧着朱紅藥箱，生似有人要搶他一般！

這兩人正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和百草仙翁葛長庚！

他們見到樊太婆，立即拱手爲禮，葛仙翁小眼珠一轉，瞧瞧樊秋雲，又看看方玉琪，咧罵笑罵道：「小子，你也來了？」

司徒昌明却大不刺刺的只作不見。

方玉琪知道他心胸狹小，多半還是爲了昨晚自己從他劍招下脫身而出，他既然以「一劍」馳名武林，自己輕描淡寫的脫出身來，就好像損了他的威望，這是沽名釣譽之輩！心中想着，不由也臉色冷漠，傲不爲禮。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原是高傲剛愎、孤標自賞之人，如今給一個年輕後輩如此不理不睬，態度狂傲，心中甚是忿怒，但又不好發作，精光電射的眼波，向孫殘、李跛略一打量，立即微哼一聲，道：「兩位敢情就是商山四異中的孫殘、李跛了？據說尊駕四位平日影形不離，不知還有兩位怎會不在？」

孫殘楞得一楞，點頭道：「不想老夫兄弟四十年不出，江湖上人還沒有忘記賤名！」

神州一劍仰天長笑，聲音清徹震耳，笑畢，拂鬚道：「老夫四十年來遍找名山大川，始終不見四位踪迹，還以爲四位物化多時，不想居然重出江湖，肆虐武林，黃山蓮花峯多少同道慘遭毒害，老夫聞訊趕去，又和四位相左，那知却在這裡遇上了。」

李跛乾嘿道：「尊駕何人？口氣倒不小！」

神州一劍神色自若，凜然微笑道：「老夫神州一劍司徒昌明。」

孫殘陰惻惻的道：「神州一劍？老夫還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唔！你是公治玄何人？」

神州一劍道：「正是老夫先師！」

李跛大笑道：「哈哈，後生小輩也在老夫們跟前大言不慚起來，當年始信峯上，公治玄僥倖獲勝，可惜他死得太早，老夫兄弟無法再找他印證，你既是他的傳人，想必有點氣候，你能在老夫手下走得出十招嗎？」

神州一劍敞笑道：「老夫找你們四位，就是有爲世除害之心！」

李跛陰哂道：「來，老夫就教訓教訓你少年喪師的狂妄小輩！」

神州一劍緩緩的走到場中，從背後撤下長劍，淵停嶽峙，撫劍笑道：「兩位最好還是一齊上！」

方玉琪瞧他撤劍起步，果然不愧劍術大家風度，心中也暗暗讚賞，一面也朗笑一聲，對着李跛喝道：「李跛，方才你不是要找出襲擊你的人嗎？方某已經據實奉告，是否值不得你一顧？」

李跛想不到連這年輕小子，也會指名叫陣，冷笑道：「等老夫收拾了這小輩，諒你也逃不出多遠！」說着回頭向神州一劍道：「小輩，老夫四人如在一起，照例四人同上，今晚正巧只有咱們兩個在此，就給你便宜一點，不過你覺得還吃虧的話，不妨叫他們一起來。」

神州一劍微笑道：「兩位儘管進招就是！」

「好！」李跛口中才一出聲，不見他點足晃肩，兩道人影已疾逾閃電，挾着嗡然嘯風當頭劈落！

神州一劍神定氣閑，目注長劍，劍尖上翹，似乎對孫殘、李跛凌空下劈之勢恍若無覩！

方玉琪因昨晚被逼和他動手，只覺他那一招劍法劍氣森森，壓力奇重，但自己沒等他劍式變化，就施展「飄香步」，脫出劍網，對他夙負盛名的一劍未能得窺全貌，此時那肯放棄機會，屏息凝目，全神貫注！

眼看孫殘、李跛兩人合手出擊，凌空下劈的掌勢即將壓體，突然，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正身發劍，尖上曇花驟湧，劍氣大勢！和孫殘、李跛兩人擊出掌風，一觸即開。

他這一劍，果然使得光明正大，氣勢磅礴，使人有博大精深之感！

「果然有點門道！」孫殘、李跛身形一落，倏忽之間，同時拍出五掌，不但勁風狂捲，內力驚人，更且招數奇奧，武林罕見，快得幾乎無法瞧清！

司徒昌明也正心誠意地振腕發劍，他雖然攻出的劍勢只是一式，但方向不同，變化繁複，劍尖轉動，宛若天權雲錦，絢麗繽紛！

眨眼之間，將孫，李兩人的掌勢化解開去。

原來司徒昌明雖然只是學了他師傅神州劍客公治玄一招劍法，但他立誓要昌明這套劍法，經四十年精心苦研，融滙各家之長，從這一招劍法中

，參悟出許多玄妙變化，是以雖只一招劍法，却變化繁複，精奧無窮，「神州一劍」的美號，確也當之無愧！

此時他面臨强敵，依然從容不迫，正心誠意，振腕發劍，每次雖然只是一招，但劍尖所指的方向不同，變化各異。

孫殘、李跛同時拍發的勁風狂飆，只要和劍光一觸，便立被化解。

瞧得站在一旁觀戰的方玉琪大有心領神會，目不暇接，心中暗暗讚歎，神州一劍果然名下無虛！

但這只不過是四五招的工夫罷了，四五劍之後，形勢已經不對。

不！這四五劍只是指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發的劍招而言！

至於孫殘、李跛究竟發了多少招，實在因他們手法怪異，武林罕見，起落之間，快得令人無法瞧清招數，至少兩人在瞬息之間，都已攻出十招以上。

孫殘、李跛是何等人物？

當年神州劍客公冶玄以整套劍法力戰商山四異，最後還被逼得勉强使用劍氣，才把他們打敗，自己也因功力不足，傷及內腑致死。

四十年後的司徒昌明却僅憑一招劍法，接下孫殘、李跛十招以上，實在已難能可貴，縱目武林，已可說無人能夠辦到了。

（連崑崙派碩果僅存的名宿鍾二先生，也只在趙矮手下走了三招。）

原來，孫殘、李跛先前還懾於對方師門那套神妙劍法的餘威，不敢魯莽出手，及幾招之後，他們發現司徒昌明只是反覆使用一招大同小異的劍法，不由連聲陰嘿，兩條人影分合之間，掌勢驟緊，一前一後，勁風如潮，連綿出手！

司徒昌明只覺兩人奇快絕倫，古奧無比的掌勢陡然重逾山岳！

不！一掌重過一掌，綿綿攻到，自己非力貫劍尖，運足十成功力，便無力化解！

而且每次化解掌勢，自己非被震得後退出一兩步不可，不禁心頭大凜，這樣下去，自己拚耗眞氣，也不能支持多久！

這一戰，當眞有天崩地裂的威勢，單憑孫殘、李跛兩人發出的眞力，已激蕩出震耳異吼，三數丈方圓不但砂飛石走，連山石也紛紛滚落，跌出老遠！

要知商山四異四十年前在黃山始信峯上，已是各大門派無人能敵的高手，平常遇上敵人，不過三招兩式就可解決。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仗着他師門一招神妙無方的劍法，和四十年潛心苦練的心得，才能走得出十招以外！

但他此時清癯的臉色，已汗出如雨，出手應敵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兩三招之間，已使盡一身所學，不但沒有時間可以思索，簡直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每一出劍，就被震得連連後退。

他知道形勢不妙，對面這兩個當年敗在自己恩師手下的强敵，比自己實在强得太多！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僅以一招劍法名震武林，出道以來，從沒有受過挫折，也從無一人能逃得出他一招劍法之下。

有之，那麼只有身法離奇的方玉琪，在他劍法還沒完全展開之前，閃出身去，就因這一點，他還耿耿於心，未能釋懷！

可是如今，他用盡全身每一點可以用得出的力量及四十年苦練，劍法中可以應變的技巧，依然無濟於事。

五招以後（以他自己發出的劍招計算）的兩三招工夫，雖然只是眨眼時間，但他已有度日如年的感覺！

一招殘缺不全的劍法、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此刻已到了他能力所不能打破的極限！

這樣又挨過了兩招，他已被震得心頭狂跳，血氣翻騰，往後斜退，孫殘、李跛兩條人影却如影隨形，像狂飆怒捲而來！

司徒昌明一聲厲喝，奮起餘力，振腕一劍，猛劈出去，這一劍，他是拚着全身功力而發，但劍尖顫動，銀花如雨！

「哈哈！」李跛一聲狂笑，劍影未落，金光燦然的銅脚已迎着飛起！

「噹！」司徒昌明猛覺手上一震，一柄長劍立被踢起三丈來高，他還算見機得快，長劍脫手，人已借勢往後暴退！

身形落地，却「哇」的噴出一口鮮血，人已搖搖欲倒！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孫殘、李跛同時身形倏然一分，十分匆忙的舉手發掌。

「蓬蓬！」接連響起兩聲巨震。

孫殘只是上身晃了一晃，李跛却因堪堪一脚踢飛司徒昌明的長劍，身子還沒站穩，竟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這一突然的變故，幾乎使兩人驚詫得不敢相信，憑這發掌之人的內力估計，似乎不在自己兩人之下！

但場中除了和神州一劍同來的瘦小道人，此時正僂着身子，替司徒昌明療傷外，另外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和兩個年輕男女，並無其他人！

孫殘在倉猝接掌之際，似乎瞧到有一片東西輕飄飄的落在自己身前。

他微微一怔，立即跨前一步，彎腰從地上拾起一片樹葉，陰鷙的臉上，登時露出驚疑之色！

「哈哈！孫殘，李跛，你們現在總該相信發掌的就是區區在下了罷？」

朗笑聲中，方玉琪迎着孫殘、李跛走出！

原來他自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出場之後，就一直全神貫注，揣摩着這位名震一時的大劍客每一個發劍動作，



潛心默記，愈瞧愈覺得人家每一劍勢，都使得光明正大，氣勢磅礴，一時直瞧得心領神會，精妙無比！

漸漸，他發覺神州一劍已被逼處於下風，振腕發劍也有了滯鈍跡象，但那招劍法只要一經出手，依然變化精奧，毫無遜色！

方玉琪自幼練劍，自然知道司徒昌明吃虧在只有一招劍法，雖然神妙，終究氣勢無法連貫，何況對方又是功力極强之人，才被逼得有難以爲繼之感。

他心念轉動，立即暗暗摘下三片樹葉，緊貼掌心，一面目不轉睛的盯着三人。

果然李跛突使怪招，一脚踢飛司徒昌明手中長劍，同時孫殘也如影隨形，一掌劈到！

方玉琪心頭一驚，立即使出三陰眞氣，右掌一吐，兩片樹葉奇快無比的分向兩人襲去。

孫殘、李跛果然功力非凡，在閃身追擊之際，還各自拍出一掌，硬接方玉琪的「飛葉摧枯掌」，身形微微一滯，司徒昌明才算保全老命，方玉琪同時也迎着兩人走出。

這一段話說來話長，其實三方動作全是電光石火，瞬息間的事！

孫殘給方玉琪一喝，臉上神色更是陰晴不定，他瞧着手上那片樹葉，向方玉琪一陣打量，還沒開口，李跛想不到先後兩次偷襲自己的，果然是這個瞧不起眼的年輕小子，心頭一怒，驀地一聲陰笑：「小子，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人隨聲出，左手奇快無比的往方玉琪當胸抓去！

方玉琪那會被他抓中，冷笑一聲，身形輕晃，使出「飄香步」，打從横裡閃出。

但就在他身形閃出之際，只覺疾風颯然，一條人影閃電躍出，搶在李跛前頭，一下擋在自己身前，口中喝道：「跛子，不可魯莽！」

左手一揮，硬接了李跛一抓！

「砰！」兩條人影各自震得後退了半步！

李跛定睛瞧去，只見擋在方玉琪面前，硬接自己一爪的，竟然會是孫殘，這一下，不但李跛大感意外，連站在兩人邊上的方玉琪也瞧得莫明其妙。

只見李跛臉色一沉，怒道：「老殘廢，你瘋了？」

孫殘陰鷙的目光微微眨動，笑道：「跛子，咱有話和你說，來，咱們到那邊說去！」

說着，回身往右邊一處灌木叢中走去。

李跛遲疑的瞥了方玉琪一眼，道：「老殘廢，你又賣甚麼關子？讓咱打發了這小子再說不好？」

孫殘回頭道：「不，跛子，快來，這件事情十分重要，躭延不得！」

李跛又瞧了方玉琪一眼，意思似乎怕他抽空逃跑，脚下却隨着孫殘走去。

方玉琪目送兩人一齊在灌木叢中，相對蹲下身去，孫殘開始咬着李跛耳朵，低低說了幾句，接着李跛也附到孫殘耳邊說話。

瞧樣子，兩人敢情在商量着一件重要之事，交頭接耳的說了一會，才站起身子，從灌木叢中走出來。

方玉琪不知他們鬼鬼祟祟的有甚麼詭計，一見兩人迎着自己走近，不由暗暗凝神戒備！

孫殘瞧着他這種戒備神情，忽然臉含笑容，雙手一拱，哈哈笑道：「哈哈，小兄弟，今晚之事，咱們有不少誤會，大水冲倒龍王廟，老朽兄弟深感抱歉，請恕先走一步！」

他話聲一落，李跛也拱了拱手，轉身就往坡下走去！

方玉琪瞧着他們前倨後恭的情形，心中大感奇怪，尤其孫殘那句「大水冲倒龍王廟」，好像自己還和他們一路。

哦！他們在黃山蓮花峯上接連殺害各大門派中人，此時神州一劍又身負重傷，他們當着神州一劍和葛仙翁面前說出此話，分明是在陷害自己！

他心念轉動，不由怒從心起，劍眉陡軒，朗聲笑道：「哈哈，方某不才，也不會和你們沆瀣一氣，孫殘、李跛，你們何不把話說清楚了再走？」

李跛走在孫殘後面，忽然停住身子，楞然的道：「小兄弟，難道你沒聽說過老朽的賤名？」

方玉琪敞笑道：「商山四異，區區聞名已久，不然方某焉知你們叫孫殘、李跛？」

李跛又是一怔，噫道：「你……難道不是夫人手下四大護法弟子？」

孫殘接口道：「跛子，你也眞是糊塗，這位小兄弟要不是夫人手下，怎會方才一手？咱們這次才由令主引進，小兄弟可能還不知道呢！」

方玉琪聽他們說甚麼「夫人」、「令主」，心下猛然一動，還沒開口，李跛已連連點頭笑道：「不錯，這位小兄弟只知咱們的名頭，還不知道咱們已經是一家人了。哈哈，小兄弟，你回轉九陰谷就會知道！」

方玉琪這才完全證實，他聽七指煞君說過，勾漏山九陰谷乃是當年勾漏雙魔隱匿之所。

谷中那株「不凋金楓」，就是師傅和五大門派掌門人先後身死時發現的「金邊紅葉」，那麼他們口中的「夫人」，敢情就是十年前限令五大門派在十年之內解散的女人無疑！

由此推斷，這「夫人」也就是殺害自己恩師等人的紅葉教主。

而且蓮花峯一場浩劫，也是這位「夫人」一手安排的毒計，志在一網打盡各大門派之人！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三船因皇甫嵐出現，怕玄珠被搶，將他打傷，莊嚴來救，三船携珠找夫人常薇薇。小莊、莊嚴先後亦去找夫人不遇，而夫人聽信三船之言，不知玄珠是假，携珠送回小莊，因和梅子爭奪小莊，棄珠挾小莊遁去無踪。小高查知三船在五鬼溝，等莊嚴決鬥，劉學古想將怪刀秘密告訴莊嚴，可惜來遲，三船已將莊嚴殺死，自己亦遭殺害。小莊得劉學古徒兒告知怪刀秘密，卒將三船殺掉……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 狐步歲月

## 為救梅子　願捨玄珠

梅子道：「小高試試看。」

小高道：「對不起，我不好意思再去了。」

小莊道：「我把臉皮借給你，去一趟吧！」

小高準備了二十萬兩銀票，又來到丐幫。

結果他居然沒有看到呂鼎光。

小叫化子說長老出去了，明後天才回來。

這當然是遁詞，可見小莊和梅子的看法未必全對。

丐幫如果還像過去一樣，就敢管這件事，如今只剩下一些小組織，一盤散沙，互不相擾。

百十個叫化子仍然惹不起過江的猛龍。

過江的猛龍可以打了就跑，這些叫化子在這固定的地盤上卻不能打了就跑，所以必須賣帳。

小莊道：「這個呂鼎光我以後要整整他。」

梅子道：「他不夠資格作一個叫化子頭兒。」

小莊道：「既然呂鼎光如此懼怕高鴻等人，可見他們還在此鎮之上。」

小莊道：「老叫化子不敢，下面的只要給他們銀子，他們還是敢幹！這就叫着有錢能使鬼推磨。」

小高道：「怎麼？又要我去收買下面的叫化子？」

「對，呂鼎光是這種人，他的部下絕對不會太重節操的，小高再去一趟。」

小高道：「反正好事找不到我，將來呂鼎光知道了，一定會找我算帳的！」

「不必等他找到你，我會先找上他的。」小莊道：「快去快回。」

小莊還眞料中了，小高找了個香主，派出二十個心腹，不到一天就有了頭緒，小高立刻付了二十萬。

這對一個香主來說，這是個驚人的數字。

他只要拿出五萬兩分給跑腿的弟兄，就會一個個見牙不見眼了。

小莊等找到了高鴻，當然還有花旗等人。

若論人數，這邊的人還優於對方。

只不過高鴻等人三人聯手的勢道非同小可。

雙方渾戰了二三十招，小莊對付高鴻，這才相信他自己的見解是對的，高鴻深沉得可怕，証明他深藏不露。

過去三船都被他騙了。

小莊全力以赴，勉强可以平手。

可見他們聽三船直夫的命令行事，確是廢物利用，扮豬吃老虎，在那時誰也看不出他們在裝孬。

其餘的人圍攻徐起和裴元度，固然是綽綽有餘，由於二人背貼背聯手，一時也奈何不了他們。



這可能是武林大對決。

在目前，武林的正邪兩派幾乎全在這兒了。

今天分出了勝負，武林的治與亂即可分明。

高鴻眞不含乎，力接小莊，不分高下。

這時忽然有人在林中大聲道：「莊嚴和令狐慈兩位大俠來了……」這聲音使所有的人都聽到了。

尤其是小莊，不由一怔而收手。

固然他知道父親確已亡故，也聽說師父令狐慈早已逝去，可是人類都有僥倖心理，以為或者未死。

住手回頭望去，甚麼也未看到。

這工夫才想到這口音頗似裴蒂。

高鴻等人已經溜了。

附近都是密林，入林就不易找到。

小莊恨透了裴蒂，本來剛才是有希望搶回玄珠的，再找就很難了，但小莊當機立斷，馬上又叫小高去找丐幫那位香主。

有所謂：眼珠是黑的，銀子是白的，又是十萬兩，那個不眼紅，甚至還想拉這位長期客戶呢。

不到半天又找到裴蒂。

那香主表示，高鴻等人也必在附近，再有一天也能找到。

小高有個主意，因為發現柳直和裴蒂在一起。

扶桑人的勢力已在中國武林消失了。

裴蒂居然還和柳直在一起。

三小都以為裴蒂很可惡，也很下賤。

小莊誘出柳直，予以生擒。

小高到客棧內院，裴蒂已上了床。

此刻正是一更尾、二更頭時刻，他們正要好戲開鑼呢。

小高到了外間，裴蒂道：「誰找你？」

小高不出聲，入屋就脫衣上床。

裴蒂不疑有他，柳直本就不多講話。

她以為柳直討厭外人打擾，所以不出聲。

只不過小高一上，裴蒂立刻感覺不對。

小高的條件和柳直截然不同。

這幾乎是他的招牌——碩大粗壯，堅硬無比。

裴蒂本想發作，不知為甚麼，她詐作不知。

當然，找這種能玩的對手眞是太少了。

一連兩次高潮，裴蒂服服貼貼。

事畢，她有如癱瘓，道：「小高是吧？」

「正是……」

「你小子眞行！」

「我知道妳最欣賞我！」

「柳直呢？你們『作』了他？」

「不知道，反正在小莊手中。」

「你們要幹甚麼？說吧！」

「妳明知高鴻等人搶去了我們的東西。」

「甚麼東西？」

她居然詐不知道，小高道：「妳眞的不知道？」

「當然，他們三人神秘兮兮地，好像怕我知道似的。」

「還不是一本拳譜。」

「我還以為是甚麼人間至寶哩！」

「話是不錯，但那是小莊師門的東西，理應物歸原主。」

「怎麼？你要我幫忙。」

「小蒂，看在我賣力使你銷魂份上，告訴我有關高鴻等人的下落如何？以後妳只要寂寞了，隨叫隨到……」

「你來勾引我？」

小高道：「我也欣賞妳的床上功夫呀！」

「少拍馬屁。」

「妳到底幫不幫？」

「小高，我有個條件，你們不能殺我爹。」

「那怎麼會，他好歹是我的准丈人哪，何況要殺妳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裴蒂道：「你眞能保証？」

「怎麼？妳不相信。」

「好吧！小高，憑你的良心，上了床，我不遺餘力使你快活，下了床也盡一切努力來幫助你。」

「我領這份情。」

「他們在本鎮的大有當舖之內。」

「怎麼會在當舖之內？」

「那是他們投資開的，在那兒藏身最隱秘。」

小莊和梅子也去了大有當舖，他們在窗外聽到談話。

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一點也不錯。

這當舖內每到晚上，朝奉及掌柜的全都回家去了，只有他們三人在，另外自然就是女人了。

有人說，不論男女，只要雙腿還能邁過門檻，都會想男女之事，人性使然，一點也不假。

高鴻的小女人只有十七歲。

徐起天閹，也找了一個中年女人。

這就像太監娶妻一樣，另有妙用。

裴元度的女人竟是巫素素。

這些人眞是走調走得太離譜了。

高鴻和那少女正在如火如荼地大幹。看樣五十出頭的高鴻還能應付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女子。

反而是這少女有點招架不住。

小莊未看到玄珠放在何處，至少不在桌上也不在床上。

會藏在何處？

當舖中有倉庫，甚至有幾個倉庫。

最貴重的東西自然是藏在最隱蔽

的庫中。

小莊立刻去找，他發現到處都掛有春宮圖。

爲甚麼當舖中掛了很多春宮呢？這些春宮是別人押當的名畫嗎？

據說火神是女的，當舖怕火神光顧，就到處掛着春宮，使火神避而遠之不敢光顧。

而這些春宮太寫實，却不夠水準。

好的春宮是比較含蓄的。

比喻說，唐伯虎畫的一幅春宮是床上羅帳低垂，看不到帳內的人，床前放了男女兩雙鞋子。

另外，一隻貓在玩弄帳子的鋼鈎。

這表示床在動，帳鈎也在動，所以貓才會玩弄。

小莊等人分頭去找，都未找到那玄珠。

他們發現裴元度和巫素素赤裸大戰。

裴元度四十多了，和巫素素玩這個，顯然沒有她活躍，因爲巫素素是個老手，和小莊有過太多次。

以小莊的活力，裴元度那能和他比？

此刻裴元度不動了。

巫素素喘着道：「眞差勁。」

「對不起，我以爲妳已經好了呢。」

「笑話！沒有一個時辰我不會好的。」

「那要找一頭牛來。」

「和你們這些老頭子玩眞沒意思。」

「對不起！素素，下次我會改良。」

小高笑笑，心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現在妳該體會到小莊的功夫有多高明了吧？」

此刻小莊又返回高鴻的窗外。

他們居然還沒有完。

那少女招架不住，連連求饒，道：「高爺……可以了吧……我……我的下身都不能動哩……」

高鴻不出聲。

他似乎想撈回本錢，値回票價。

就在這時，「啪」地一聲，自床上被窩中掉落一個圓球，是用包袱包着的，一路滾到房門口處。

小莊破窗而入。

幾乎同時，小莊和高鴻同時去搶這東西。

高鴻全裸，但動作不慢。

小莊主動，自然也未落後。

兩人在搶包袱前接實了一掌。

「啪」地一聲巨震，兩人同時倒翻了個觔斗。

可見論內力也在伯仲之間。

二人再次去搶，又接實了一掌，由於這次用力更大，燭光一閃而滅，屋內漆黑一片。

兩人又被震得倒翻而滾動時，一條人影入屋一閃不見，由於太暗，二人未看清此人的動作。

小莊燃了火摺子，發現那門邊的包袱又不見了，顯然是剛才的人影火中取栗取走的。

於是小莊追出。

高鴻要追必須穿上衣衫。

床上的少女道：「高爺，是怎麼回事？」

高鴻一言不發，只穿上內衣就追了出去。

小莊和梅子找遍了各處，未見到另外一個人。

此刻徐起和裴元度却已警覺出屋察看。

而且還和小莊接了兩招，被小莊震退。

小莊這半天未見到小高，立刻向梅子打個手勢，二人越墻而出，很快就擺脫了高鴻等人的追逐。

此刻他們躲在一個破祠堂中。

小莊道：「奇怪，小高不見了。」

梅子道：「他不是一直未離開我們？」

「是啊！」

梅子道：「你沒有搶到玄珠？」

小莊把當時的情況說了一遍。

原來小莊入屋搶玄珠時，梅子在警戒，未看到屋內的情況，因而屋內燭火熄滅時她未看到。

梅子道：「根本未看清是誰？」

「非但不知是誰，甚至連男女都分不清，因爲燭火剛熄，視覺幾乎等於零，自然不知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以及多大年紀等等！」

二人想了一會，梅子道：「會是花旗及鐵雄飛等人之中的一人，實在想不出會是甚麼人。」

小莊微微搖頭，道：「也許不是。」

梅子道：「小高呢？爲何不見了。」

小莊面色凝重而未出聲。

梅子道：「小莊……你入屋時，小高也在窗外。」

「至少他不在後窗外。」

「會在前窗外，會不會是他……」

「梅子，不許你懷疑小高的人格。」

「小莊，要不是他，他爲何不見了，難道被高鴻等人抓住了？可是照當時的情況，他們三人措手不及，根本不可能抓住小高。」

小莊許久不出聲。

小高失踪，這件事無法解釋。

如果小高沒有受傷，這事就不能光往好處去想了。

小莊道：「梅子，我要再去當舖一下。」

「我也去。」

「不，妳去還要我分神保護妳，還是我一個人去。」

「小莊，我不放心。」

「打不了我會跑，絕不會充殼子的，妳放心！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小莊已經走了。



高鴻等已返回當舖，正在談論失珠的事。

他們也未弄清是誰撿了便宜，却以爲，不是小高必是梅子，由此可見，他們也未發現鐵雄飛那些人出現過。

小莊聽出他們三人還要外出找尋，這不會是假的。

那人是誰呢？

梅子懷疑是小高，小莊不忍這麼想。

只不過，人間瑰寶，那個不想呢？

「不，我不能懷疑好朋友，這不夠意思。」

小莊尾隨三人外出，暗暗跟着徐起。

三人分三路找了一個更次，一無所獲。

事實上，花旗及鐵雄飛等人根本不在此鎮上。

三人滙合時，一齊搖頭。

高鴻氣極敗壞地道：「八成是三個小崽子中的一個人。」

徐起道：「是的，只不過也不能排除花旗那些人，當然，以三個小崽子的可能性較大，一個對付二師兄，一個搶玄珠。」

裴元度道：「二位師兄，只怕未必如此。」

高鴻不耐地道：「你又有高見了？」

裴元度道：「據小弟當時隱隱聽到他們交談，似乎他們也不知道搶玄珠的人是誰？」

高鴻一震，道：「眞的？」

「是的，當時小弟在內院，他們在外院，小莊問梅子，梅子說不知道，她未進屋，不知小高在何處。」

高鴻道：「會是小高？」

徐起道：「二師兄，小高和小莊的交情很深，似乎不大可能吧！」

高鴻道：「按常理的確不會，但是，人性是難測的，貪婪之心，往往會蓋過友誼的。」

徐、裴二人不出聲。

高鴻道：「我們要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三小身上。」

裴元度道：「二師兄，當時的情況如何？」

高鴻目光一寒，道：「你問這個幹甚麼？」

裴元度道：「當時把玄珠放在何處？」

「怎麼？你在責備我？」

「不，小弟怎麼敢？小弟只是希望瞭解一下當時的情況，以便判斷這件事……」

高鴻冷峻地道：「莫非你以爲我私自吞了玄珠？」

「二師兄言重了，小弟怎敢……」

「那就閉上你的臭嘴。」

裴元度不再出聲了，但他內心却有一把刀。

要是徐起和他弄丟了玄珠，又會如何？又怎知不是二師兄謊報玄珠失落而想獨佔此寶？

這也是因爲高鴻一向太霸道，對他極不客氣之故。

*　*　*

小高失踪了。

小莊儘管不忍懷疑老友，却漸漸地信了梅子的話。

人性都有弱點，因爲玄珠的妙用太多了。

小莊只是摟着它和梅子上床一次，他的內力就驟增了近乎一倍，梅子也增加了不少內力。

小高自然知道這些事，他是凡人，那會沒有貪念。

兩小也發現高鴻等一直在追逐他們。

這更使他們相信，玄珠不在高鴻等人手中。

至於花旗等人他們也見過，一位也不少，看不出誰會搶去了玄珠。

要找小高很難，似乎又要借重丐幫了。

小莊和梅子又找到了那位香主。

「李香主，又要麻煩你了。」

「小俠瞧得起在下，自該效勞。」

在他的心目中，兩小是財神爺，出手之大方，簡直使他吃驚，他以爲再有幾次，他就可以退休回家納福了。

「偏勞李香主代找小高兄。」

「怎麼？高老弟失踪了？」

「對！」立刻遞過一張十萬兩的銀票。

即使是五萬，李香主也以爲値得，道：「小俠何必這麼客氣，朋友嘛，理應效勞幫忙的。」

「李香主大約要多久？」

「一天以內，除非他已離開本鎮五十里以外。」

「應該不會的。」

「那麼一天內大概會有消息。」

小莊道：「李香主，找到了先通知在下，請勿打草驚蛇。」

「怎麼？你們之間……」

「香主別誤會，只是因爲小高可能被人挾持，一旦打草驚蛇，會把事弄糟，所以暗暗營救好些。」

「噢！原來如此！一言爲定。」

*　*　*

一更左右，李香主到客棧來找小莊。

「如何？找到了沒有？」

「有！小高在本鎮西南七里外小鎮上的勾欄中。」

「這……他會去嫖妓？」

「對，而且花了一萬包了一個紅姑娘，兩天未出戶。」

「李香主，這消息可靠嗎？」

「如假退銀！只不過在下要提醒兩位。」

「甚麼事?」

「似乎高鴻等人很注意我們弟兄的行動，他們好像也在找小高，二位多加注意就是了。」

「謝謝李香主。」

兩人在李香主走後立刻動身。

梅子道：「這李香主的話可信?」

「應該沒問題。」

「把我們當作了長期顧客。」

「對，想想看，銀子那有這麼好賺。」

「如果小高在那勾欄中包了個姑娘是眞的，他的目的是甚麼?」

小莊默然。

「你是說我也知道你的想法。」

小莊仍不出聲。

「小高包了個姑娘，兩三天足不出戶，我以爲他在那裡利用玄珠練功。」

「練功?」

「對，因爲在妓院中練功是絕對出人意料的。」

小莊道：「未證實之前，不可言之過早。」

找到這鎮上的勾欄，先問過管事的。

果然有一位年輕人，兩天前在此包了一位姑娘。

這姑娘叫小鳳，並不是本院中掛頭牌的窰姐兒。

小莊道：「是二流貨色。」

梅子道：「這更能証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大約是晚膳時刻，天已經黑了。

小莊叫梅子在妓院後墻外等他。

由於這個小鳳姑娘的香巢就在後墻內，小莊躍入墻內即達，他發現小高在內間中打坐。

他的下身全裸，雙手捧着玄珠，使之貼緊了肚臍。

小莊大爲震驚。

爲甚麼這玄珠只有杯口那麼大呢?

這東西本來有海碗那麼大的。

小莊忽然又想到，兩天前此珠在高鴻手中，自床上被窩中掉落地上滾到門邊時，似乎已經縮小了些。

那時似已無海碗那麼大了。

那時看來只有普通飯碗那麼大了。

爲甚麼會縮小呢?

是不是捧着行功，體內發出吸引力而使此珠漸漸化爲精氣被吸入體內?

小莊驚異不已。反正這玄珠是縮小了一大半。

小莊以爲這玄珠爲他與梅子共同所得到的，而且是他掉落寒潭巨蚌內冒了生命危險才得到的，任何人不容置喙。

小高是他的好友，但是，他却背叛了他。

他一直沒想到小高是這種重利輕友的人。

那知一旦利害關係當前，馬上就現了原形。

小莊不由暗暗感嘆，正是：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小莊的女友裴蒂，小高也玩了，是不是他玩裴蒂時眞的不知道她和小莊已有了交情呢?

總之，這是一個善變的人。

看他和女人的濫交情況，就已經可以判定他不是君子了。

此刻妓女小鳳不在這屋中，大概是到前面用膳去了。

小莊不敢再遲疑，悄然入屋，疾撲而上。

當他抓住那玄珠時，小高已經警覺地睜開眼。

只不過他畢竟是遲了一步。

玄珠已到小莊手中，奇的是，玄珠一半是熱的，一半是冷的，原來此珠是萬年至寶，具有一陰一陽兩種體質。

陽的一邊是熱的，陰的一邊是冷的，正是所謂水火並兼，陰陽相濟。對人體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也正因爲他抱着玄珠，才不會被凍死在寒潭中。

小高大吃一驚，「啊」了一聲一躍而起。

小高吃驚，小莊也吃驚。

三日不見，小高的體質上也起了根本上的變化。

剛才一躍而起，不帶一點火氣，輕飄飄地有如一束羽毛，看得小莊暗暗叫奇不已。

「小高，你……」

小高木然地道：「小莊，那天搶珠，我是適逢其會。」

「我信!」

「搶了之後離開當鋪，我就想通了。」

「想通了甚麼?」

「自求多福，有機會要抓住。」

「也就是要獨吞玄珠，據爲己有?」

小高道：「爲何不可?玄珠及巨蚌中之寶物，受天地之靈氣孕育而成，是屬於所有人類的，誰得到誰就是有緣。」

「你明知是我落入寒潭且逢巧掉落張開的萬年巨蚌中，差點喪生，你說是你有緣還是我有緣?」

小高道：「小莊，你學過家父的武功，你有沒有教過我?」

「我問過，你似乎沒有興趣學。」

小高道：「事已至此，你有何打算。」

「過去既往不究，物歸原主也就算了。」

小高道：「你知道此珠變小的原因嗎?」

「已被你吸入體內溶入氣血之中了。」

「對，不過有一部份被高鴻吸去了，我又吸了一部份，而我並不滿足已經得到的一小部份。」



「你得到的最多，怎麼?還不滿足?」

「是的小莊，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小高，我絕對沒有想到你是這種人。」

「我不在乎你把我看成甚麼人。」

「你要搶回去?」

「希望你能割愛，一個人情送到底。」

小高納珠入懷，還把口袋紮緊，以防跳出來。

兩人動上手。

一試之下小莊心頭一凜，過去小高的內力差得太遠，而此刻二人接實一掌，居然把小莊震退了一步。

顯然內力比小莊還要雄厚。

只不過小高的招術却差得太遠，之後，小莊不硬接而避重就輕，這麼一來，小高隨時都會失招挨揍。

僅靠內功勝小莊一籌還是不夠，十招

他精得很，一旦被擒，以小莊的爲人，絕不會殺他，但梅子可不好說話，再說他也不想丟這個人。

他力砸三掌，穿窗而出。

小莊並未急追，知道他是非跑不可。

稍後小莊在後牆外找到了梅子。

梅子道：「跑了?」

小莊點點頭道：「但玄珠已取回。」

「這小子果然變邪了。」

「也不能這麼說，只要是人都有貪念。」

「可是好友的東西怎可獨佔?」

小莊道：「梅子，我要找個地方利用此珠增加內力。」

「珠子呢?」

「在這兒!」小莊拍拍口袋。

梅子道：「玄珠不是有海碗那麼大?不會是弄錯了吧?」

「沒有，走，慢慢對你說。」

* * *

小道觀中已無人，以前是些扶桑女人在此冒充道姑，如今那些女人也不知道去了何處。却是個很不錯的暫時落脚之地。

小莊取出玄珠，道：「高鴻得手，此珠已小了些，小高再次得手，又吸收了一部份，等於減小了三分二。」

梅子道：「納入他們的眞炁之中了?」

「對!萬年孕育而成的瑰寶，非同小可。」

於是梅子小心戒備，小莊運功調息。

* * *

小高此刻心情很壞。

他犧牲了友誼，只是爲了玄珠。可是玄珠未能保住，只不過增加了一倍的內力而已，這有點不值。

此刻，他在五十里外山道旁柳蔭下草地上睡覺。

在他未遇上小莊之前，常常過這種生活。

這工夫一個老人奔掠而來，到了小高睡覺的小徑處，「叭」地一聲，吐了一口痰，眞巧，竟吐在小高的臉上。

小高立醒。

他的眼還沒睜開就罵道：「是哪個王八蛋亂吐痰……」終於看到一個紅鼻子頭的老人站在小徑上。

老人道：「是我這老王八蛋。」

小高道：「你爲甚麼吐我?」

老人道：「高興，而且是有感而吐。」

「甚麼有感而吐?」

「你看看自己的褲子?」

小高低頭下望，不由臉紅，「本錢」硬梆梆地露了出來，原來褲子在襠下破了個洞。

小高急忙拿了進去，道：「老頭，你爲甚麼要看人家這玩藝?」

老人道：「我以爲你很像我。」

「像你?何處像你?」

「下面。」

「吹牛吧!我這東西的尺碼是很少見的。」

老人笑笑，道：「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怎麼?難道你和我一樣地大?」

老人扯下褲子在路邊小解，小高走近探頭看一眼，立刻叫了起來，道：「天哪!特號的……」

老人道：「你嚷嚷甚麼?少見多怪。」

小高道：「老頭，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你配嗎?」

「老頭，我不知道你是誰，但咱們確有相似之處。」

老頭點點頭道：「的確，你的身手如何?」

「平平。」

「你攻我一招試試看。」

小高已經攻上，可以算是偷襲。

那知老人扭身翻腕，「蓬」地一聲把他摔在地上。

小高半天才爬起來。

他不大信邪，以爲這不過是僥倖，突然又攻其下盤，那知老人扣住他的脈門一扭一摔，這次更重，小高昏了過去。

醒來時，老人也躺在草地上，還把一腿架在另一腿上，小高福至心靈，納頭便拜，那知老人一躍而起，閃了開去。

「前輩，這是爲何?」

「我不收徒，太痲煩，所以不願受拜!」

「有人說，藝高無徒和財多無子一樣，那也是人生一大不幸，老前輩收個徒弟，何妨?」

「老頭很懶，可能教不好，徒弟膂脚，却又丟老夫的臉，所以不收徒是個懶人的辦法。」

「前輩教我兩手，我必有爲回

報。」

「你小子能回報甚麼？」

「前輩難道不喜歡娘們？」

「娘們？你有甚麼噱頭。」

「前輩這就犯了以貌取人的錯誤了。」

「怎麼？你有門路？」

「嘿！門路可多了，前輩你是想要西方貨還是東洋貨，或者中意中國土貨？」

「甚麼？你還有西洋和東洋娘們？」

「前輩有沒有胃口？」

「你小子這不是多此一問，老夫才六十五，在這方面還有相當本事，你要是眞能使老夫滿意，老夫就傳你絕技。」

「眞的？」

「老夫豈能和你玩假的？」

「前輩，走吧！」

「去哪裡？」

「先找東洋貨。」

「扶桑女人？」

「對！雖說天下女人都是一樣，但扶桑女人却特別溫柔。」

不久來到一個大鎭。

小高敲了一家民房的屋門，開門的是個中國老嫗，道：「奧巴桑、慕士媚阿里庥斯嘎？」

老嫗躬身肅客道：「伊來暇矣一打細蔴絲！」

小高領先入內，老人還眞摸不透小高。

這小子居然還會番語。

其實是以前小高和美空和子及濱田英子來往甚至上床時學的，也僅是場面上幾句話而已。

二人被請入客廳，老嫗進入內院。

老人道：「小子你眞有一套！」

「不敢！」

「你是該告訴我名字嗎？」

「我叫高興！老前輩的大名是？」

「我叫仇英！」

小高一震道：「原來是『花花老祖』前輩。」

「對，就是我。」

不一會老嫗道：「請問是哪一位要姑娘？」

小高道：「這位前輩。」

老嫗道：「要年輕的還是三十多歲的？」

仇英道：「是扶桑女人？」

老嫗道：「如假包換。」

仇英道：「就要三十多的好了！」

於是仇英被帶入內院中。

原來美空和子等人在船田、酒井以及三船直夫等人相繼死亡之後，失去了靠山，她們要生活，只有走上這一條路。

她們要幹這一行，立刻有人和她們連繫。

這老嫗是一家妓院的鴇母。

妓院的生意不怎麼樣，這些扶桑女人幹半掩門，却是生意興隆，比開妓院的開銷少，獲利却大。

仇英進入廂房，美空和子在等他。

美空和子穿的是和服，而且以九十度鞠躬迎接他。

「多酌！要老西庫，奧乃蓋一打細蔴絲！」(多關顧之意)

仇英道：「我不懂番語，妳不會說中國話？」

美空和子道：「會一點，不太多……」

她們要証明是東洋貨，一定要先說出扶桑話才行。

這等於是驗明正身。

美空和子道：「貴客是打茶圍還是拉鋪？」

所謂「拉鋪」是指上床，大約是指一次。時間大概是一個時辰，當然，如果客人一上就洩，也許盞茶工夫這交易就結束了。

仇英道：「拉鋪！」

其實拉鋪就是把鋪蓋一拉開，鋪是褥子，蓋是被子之意，也就是拉被蓋上在被中辦事。

比喻說「關門」，意思相同，都指一次的交易。

如要長時間的，那要「過夜」。

仇英抓住美空和子的手往他下面一放。

美空和子叫了起來。

大概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碩大的東西。

仇英很得意，好像見過他的「條件」的女人幾乎都有吃驚的反應，這是他引以爲榮的事。

半個時辰完畢。

仇英要付費，小高阻止了。

美空和子見是小高，正要招呼，小高打了個眼色，道：「由我來付。」立刻取出一萬兩的莊票。他說這是兩次的費用，下次會找濱田英子，算是預約。

仇英道：「老弟，爲我預約了？」

「對，濱田英子才十七，滋味一定不一樣。」

「老弟，老哥服了你！」

出了半掩門，仇英帶他去了十里外村莊中一幢不起眼的民房中，這兒只有一個老僕看門。

老僕叫厨子做了幾道菜，仇英道：「小高，我這兒很少招待客人，你算是個例外！」

「多謝老哥。」

「你說還有西洋貨？」

「對！」

「英古利人還是美利堅人？」

「那些不稀奇，稀奇的是白俄羅斯少女，既白又嫩，簡直能捏出水來。下次小弟就帶老哥去找愛莉絲！」

仇英的口涎都快流出來了。道：「小高，我要在半月內使你變成絕頂高手。」

「多謝老哥成全。」



「絕招加上你的渾厚內力，馬上就可以成名了！」

小高道：「我並不想成名，只想擊敗一個人。」

「甚麼人？」

「他比我年輕，名叫莊林，是『狐步』門的人。」

「『狐步』我聽說過！左道旁門。」

小高在此住了十五天，學了不少的絕活，也帶仇英去弄過愛莉斯。仇英眞服了小高。

小高是如何使仇英玩了愛莉絲的？

說起來很可笑。

小高和王化城商量，只要讓仇英玩愛莉絲一次，他就把玄珠借王化城一用。

由於王化城和小高動過手，王化城發現自己接不上小高三十招，這眞是差得太遠了，大約在兩個月以前，小高接不下王化城十五招。

* * *

賭場中永遠是那麼喧囂，空氣污濁。

小高坐在這桌牌九桌邊。

他連輸了七把，二十萬銀票去了一半。

現在輪到他作莊。「末門」和「出門」二人一直不出聲，但賭得極精。

小高開了門，抓起骰子道：「各位儘量下注！」

「天門」道：「老弟，儘量是多少。」

小高道：「你有多少？」

「天門」道：「多了沒有，三五十萬兩不成問題。」

小高道：「你儘量押，輸了照賠！」

「天門」道：「老弟，亮亮枱面好不好？」

小高掏出一張票子，面額五百萬兩。

不但賭者吃驚，圍觀者也不由咋舌。

這小子其貌不揚，幾乎沒有人相信他身上有此鉅款。可是看來不假，還是知名太累頻的票子。

小高淡然道：「老兄，够不够？」

「天門」吶吶道：「够……够了……」

小高道：「請下注！」

「出門」二十萬，「天門」三十萬，「末門」五十萬，小高道：「合起來也不過是一百萬而已！」

骰子打出，小高指着正在轉動的一枚骰子大叫「小……小不要大。」

結果是「七對門」。

他要的不是「七對門」，他以爲很邪門，他指着骰子，就是以內力發自指頭上控制骰子，想成爲「五在手」的點子，結果還是「七對門」。

果然，這一次「末門」是前七後九點，正好吃小高，結果又賭了五把，五百萬兩輸掉了。

三家不幹了，五百萬兩到手何必再戀棧？

小高道：「我還有一個大枱面，三位押不押？」

「天門」道：「亮一下！」

小高伸手去抓此人的頭上髮髻，這人居然閃了開去，小高一楞，再抓「出門」，也未抓中。

而「末門」反向他抓來。

小高一格，本以爲不能折斷對方的手臂，至少也能震退三五步。那知兩人各退了一步，這使他大爲驚凜，自學了仇英的武功，他試過，像司馬長鞭及鐵雄飛這等白道知名人物，居然接不下他四十招。

這些陌生人是何方神聖？怎麼接下他的一擊而毫無退縮之意？

小高攻向「末門」，這人也毫不含乎。

再攻向「出門」，也差不多，他學了仇英的絕招，有時能使對方手忙脚亂，但却不會使他們立刻中招。

打了一會，沒有結果，三人出了賭場，小高追出，並未追上，這時他才忽然想到，這三人是高鴻等三人。

「出門」是徐起。

「末門」是高鴻。

「天門」出聲說話，乃是裴元度，因他會三四個省份的方言，平常是操江浙口音，剛才却是山東口音。

只不過小高剛才輸的那一張五百萬兩的鉅款銀票是他僞造的假票，技術高明，可以亂眞。

反正小高在邪魔外道方面是無師自通的。

他目前却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受。

過去以爲高鴻等人不過如此，後來發現，他們扮豬吃虎的本領特大，把三船等人騙得一楞一楞地。

看來他要不是學了仇英老哥的絕學，仍然和高鴻相差太遠，只不知他現在和小莊相較如何？

他最希望擊敗的乃是小莊。

有位名人說過，越是親近的人一旦鬧翻，仇恨更大更深。

小莊連續數日捧珠調息行功，玄珠竟由杯口大小而減爲酒盅大小了。

小莊感覺，玄珠越縮小似乎力量越足。

就像越陳越香的酒一樣，他要把握機會利用這萬年的瑰寶，所以足不出戶，以免招搖。

這天近午夜時，梅子告警：「小莊，有人來了！」

「知不知道是甚麼人？」

「不知道，大約有六七個。」

「知道了！再監視着。」

梅子發現，爲首之人竟是丐幫長老呂鼎光。

「小莊，是呂鼎光，另有六七個人。」

「先不動聲息，看看他要幹甚麼。」

梅子藏起。不久，呂鼎光和另外一個中年人出現在卧室門外，小莊還坐在床上打坐。

呂鼎光一看，不由大喜。

他聽高鴻說過，小莊非同小可。

他有點不太相信，却也不敢大意。

他輕輕入屋，距床兩步時，小莊睜開了眼。

呂鼎光一驚，一臉殺機登時消失，「莊少俠。」

小莊閉上眼，道：「呂長老有何見教？」

呂鼎光見他雙手捧了個大珠子，十分驚奇。

高鴻只要求他找小莊，却未告訴他小莊手中有玄珠。

丐幫消息靈通，也聽說玄珠出現。

他聽說玄珠有飯碗大小。

目前這珠子却只有較小的雞蛋那麼大。

「這到底是不是玄珠？」

「如果不是，爲甚麼高鴻急於找小莊？」

玄珠上有兩種色彩，一半是淡紅色的，這一半發熱，另一半是白色光芒，當然是冷的了。

呂鼎光却不知道這些，看看另一中年人。

另一個也是長老，是百十里外另一鎮上的長老。

二人交厚，常常互相走訪，此人名叫秦武。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那就是他們都相信小莊手中捧的正是玄珠，至於說有飯碗大小，那不過是以訛傳訛。

於是兩人打個手勢，左右一分就要下手。

這工夫二人身後忽然有人「嗤」地一聲笑了起來。

二人猛然回頭，發現了梅子。

呂鼎光一使眼色，叫秦武對付梅子，他自己則向小莊猛撲而上。

這辦法不錯，呂鼎光以爲，秦武能在七招內擊敗梅子，二人合擊小莊，成功的機會仍大。

何况他們還有得力弟子四五人之多。

於是梅子接下秦武，呂鼎光撲向小莊。

另外四個大弟子分別自室外進入，攻擊小莊後背。

梅子十分焦急，此刻小莊居然還沒睜眼。

梅子大叫道：「小莊，快出手呀！」

此刻呂鼎光這一掌已近在小莊天靈的一尺左右。

後面四個也在兩尺左右。

可以說瞬間小莊就會連中五六掌之多。

也就在這瞬間，小莊在床上原勢不變而旋起。

迴旋中掃出一記弧形劈空掌。

此刻他自己也不知道內力有何進境？

只知道和過去的勁道截然不同了。

劈空掌就是暗勁，功力厚用勁巧，就會發出至大的力道，而這一記劈空掌，先把呂鼎光震退五步，後面的四個慘呼着倒飛一丈。

這結果使小莊自己也大爲意外。

玄珠之奧妙，眞是難以形容了。

呂鼎光被震退五步，口鼻淌血，內傷不輕，秦武知道自己上也是白搭，招呼着呂鼎光逃出。

小莊道：「梅子，不必追了！」

梅子道：「便宜了這個臭要飯的，咱們去求他，他不接受，却受高鴻支使，是不是這樣的？」

「八成如此，高鴻比咱們狠些。」

梅子道：「小莊你脫胎換骨了！」

「那倒沒有，只不過內力更加增長了些。」

「這玄珠的奧妙眞是難以想像。」

「而且越是珠的核心越是效果顯著！」

梅子道：「這兒又躭不住了，馬上要換個地方。」

* * *

小莊要和梅子合修了，也就是抱在一起，以「天地人」三竅合方式使玄珠靈氣流通二人體內。

那就是口合、臍合及陰合。

梅子不停地笑，說是無法運氣。

小莊道：「正經點好不好？妳總不能時時要我保護，萬一在我顧不到之時，豈不危險？」

梅子道：「小莊，不成……」

「爲甚麼？」

「你那大東西完全插進去，我就無法運氣。」

「試試看！」

梅子試了一會又笑了起來，顯然春情發作了。

小莊只好作罷要她護法，他以爲越是在這玄珠剩下最後一點核心時，靈氣越是精純。

他本想和梅子同享這最後的精華的。

梅子的內功太淺，扶桑人對內功不重視。和白種人一樣重視外在筋肉的爆發力。

小莊在半個時辰後進入緊要階段。

玄珠只有鴿卵大小了。

梅子忽然發現他手中珠子離開他的手掌。

一昇一落，一落一昇，越來越靠近小莊的口鼻。就在這時，小莊緩緩地張開了口，看來最後他要把玄珠吸入口中進入體內。

那知就在這時人影一閃，不帶一點風聲，梅子大叫：「有人……」這人一把抄住了玄珠。



小莊睜開眼來，大吃一驚。

他不認識這個紅鼻子老頭。

只不過小莊却相信，這是個絕頂高手。

老人手托玄珠「呵呵」笑道：「這就是人人欲得之的玄珠吧！也不過如此嘛！」

梅子道：「老頭，以你的身份，怎可搶人的東西呢？」

「老夫只是欣賞一下而已！」

小莊抱拳道：「老前輩高姓大名？」

「老夫仇英……」

小莊心頭一緊，道：「原來是仇老前輩，眞是幸會！」

仇英道：「小子，我看你內功深湛，非同小可，如拜我爲師，我能使你更上層樓，無敵于天下。」

小莊道：「多謝前輩抬愛，以後再說吧，請仇前輩把那東西還給我吧！」

他不點明那是玄珠。

仇英道：「是玄珠吧？」

「是……是的，前輩！」

「借我玩幾天，老夫也只是欣賞幾天而已，三天後奉還！」

小莊道：「前輩要看要玩，就在這兒看個够吧！帶走是不方便的。」

「有甚麼不方便？」

「這年頭撿現成便宜的人太多了！」

「小子，你在諷刺老夫？」

梅子道：「你要是心地光明，就不會這麼想！」

仇英道：「老夫找這玄珠找了三十年！」

梅子道：「也有人找了五十年而未找到，不能因爲某人找得久，別人找到了就非送給找得久的不可！」

仇英道：「丫頭，妳說得很對，只不過這玄珠如今却在老夫的手中。」

「你是說東西在你手中就是你的了？」

「正是！」

「人越老皮就越厚了！」

仇英大笑道：「丫頭這話雖是罵人，却也是實情，不大可能人越老臉皮却越來越嫩吧？」

小莊道：「前輩只不過是開開晚輩的玩笑罷了！」

「怎見得老夫在開玩笑？」

「前輩乃是當今碩果僅存的名宿，這東西就是送給前輩你也不會要的，是不是長輩？」

「怎麼，你送給老夫了？」

「我沒有說這話！」

「誠心敬老尊賢，老夫就不客氣收下了！」

小莊哂然道：「要人尊敬你，總要自己尊重自己才行。」

仇英道：「小子，只有你拜我爲師，我才能還給你！」

小莊一字字地道：「老賊，你就是拜我爲師，我也嫌你太齷齪，拿來。」逼上遞出一抓。

仇英何等身份，小莊雖了得，又那會把他放在眼裡？

一抓一格，大約都用了七成力道。

只聞「卜」地一聲，兩人同時退了一步。

仇英大爲震驚，心道：「眞是看走了眼哩！」

梅子道：「老賊，老薑不一定都是辣的！」

仇英道：「那就先嚐嚐我這塊老薑吧！」

小莊又主動攻上一招。

在目前，他的任何一招一式都是非同小可的。

仇英已不敢再輕視他，一接之下，又各退了一步，連膂力也不輸他，仇英忽然動了殺機。

這小子再過兩三年那還得了？

小莊幾乎也能猜出他的心思，非常小心地配招。

在七八招後，小莊落了下風。

當然，在當今武林之中，能接下仇英七八招以上而不落下風的大概也太少了吧。

梅子在一邊直搓手。

她知道，小莊不會讓她上，她上了也是白搭。

小莊已經和仇英打了二十招。

小莊的頹勢雖然又增加了些，却也很難說。

至少還看不出仇英能在多少招內擊敗他。

梅子雖緊張，對小莊却產生了信心。

小莊下過苦功，把那些名人的精華招數深入研究過，他已是武林罕見高手了，梅子怎麼會知道？

三十招也過去了。

仇英開始自嘲了。

他這些年來一直認爲，只要到中原來走一趟，必然會聲名雀起，舉世風從而名利雙收。

現在他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有多高了。

事實上他的身份的確不低，可以說極高。

只可惜他遇上的人不同，也可以說遇上的人不是時候，要是早在半年前遇上小莊，兩個也非他的敵手。

小莊此刻信心極足，非但不怕，還要奪回玄珠，選了一招，以守作攻，突然揪住了仇英的左袖。

他看到仇英把那玄珠放入左袖之中。

此刻抓住一扯，「察」地一聲，仇英的衣袖被撕下一塊。

眼見那玄珠掉在地上。

梅子要去撿，却慢了一步，被小高撿到，原來小高也跟了來。

仇英立刻放棄小莊，對小高道：「拿來。」

小高道：「甚麼？」

「玄珠！」

「你說過，這東西在誰手中就是誰的對不?」

「放肆!忘恩負義的東西!」

小高道:「我撿到了就是我的。」

小莊道:「小高，丟給我!」

小高道:「丟來丟去太危險了!」

梅子道:「小高，你過去和小莊畢竟算是生死之交，這是難得的友情，應該還給小莊的，小莊不會吝嗇，一定會和你合用的!」

小高不出聲，他似乎在考慮該交給誰?

或者能不能誰也不給而逃離現場?

小莊道:「小高，如果你急需此物，你我朋友一樣，我就送給你，但此物不可落入壞人之手。」

仇英道:「怎麼?老夫是壞人?」

梅子道:「你這把子年紀的人，居然搶年輕人的東西，難道你以爲自己是好人?眞不要臉!」

小高忽然掉頭狂竄。

他似乎眞有意獨吞，誰也不給。

梅子大聲道:「小高，你眞不是個玩藝!」

仇英疾追，小莊也未落後。

只有梅子落了後。

小高要和這二人比脚程自然也非敵手。未出一里半就被追上了。

小莊、仇二人都去抓小高，自然二人又會先打起來。

二人這次動手，打得更加激烈，誰也不留後手。

小高見來了機會，突然向來路狂奔而去。

小莊、仇二人自然不能讓小高逃出視線以外。

二人心意相通，立刻停手，回頭追去。

那知追出一箭之地，忽見在一處林邊，小高制住了梅子。小莊大爲震驚，道:「小高你……」

小高道:「小莊，誰都需要此珠，我也不能例外。」

梅子道:「小莊，別理他!這個人眞卑鄙。」

小莊道:「小高，放了梅子，你走吧!」

仇英撲上道:「小莊，你作不了主!」

小莊一擋道:「仇英，你要幹甚麼?」

仇英道:「玄珠不能落入他的手中。」

小莊道:「玄珠本是我的，我同意給他那是我的權利!」

仇英道:「玄珠是大家的，絕不屬於一個人!」

小莊道:「既然不屬於一個人，你爲何要搶?」

仇英道:「因爲，這小子想據爲己有!」

小莊道:「我願意以珠換人!」

仇英道:「那就要過我這一關。」

仇英要撲上，小莊擋住，二人又動上了手。

小高趁機挾起梅子就跑。

小莊厲聲道:「小高，我說得很明白，東西你可以拿走，把梅子留下，小高……小高……」

小高好像沒聽到。

小莊心頭火起，小高到底要怎麼樣，他怕追上，所以要挾持梅子逃得遠一點再放人嗎?

小莊和仇英又停止打鬥同時去追。

不久，二人又追上了。

小高道:「仇老哥，你只要制住小莊，這東西和老哥合用，絕不食言!」

仇英道:「好，就這麼辦!」

這一次仇英以九成五以上的內力和小莊幹上了，小高果然沒有再跑。

梅子低聲道:「小高，友情是高於一切的，小莊明言要把玄珠送給你，你難道不信?」

小高不出聲。

「小高，你的良心給狗吃了不成?」

小高四下打量，然後又挾起梅子，狂奔西南方，小莊和仇英又不能不追，不約而同地停手。

那知追出不到一里，前面有條溪流。

「卜通」一聲，小高挾着梅子入水不見。

小莊大吃一驚，他不知道梅子的水性如何?

仇英也急得連連頓足，因爲他是旱鴨子。

小莊會一點，那是不靈光的。只不過爲了梅子，他是非下水不可。

「嗤」地一聲，他也入了水。

只有仇英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道:「小高這個小王八蛋!竟是這麼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有一天讓我逮住，看我會如何整他!」

下水的人一個也沒有上來。

仇英見溪中有急流，就往下游去找。

但走出百十步，這溪流又一分爲二。

他不知該往那個岔流去，正在觀望，忽然「嘩啦」一聲，一個人冒出水來。竟然是梅子。

這眞是意外。仇英道:「梅子，小高呢?」

梅子道:「小莊呢?」

仇英道:「他也下了水，八成淹死了吧!」

「不會的，他是好人!他不會死!」

「小高是壞人，他死了嗎?」

梅子不回答，又潛了下去。

仇英有點後悔，剛才不應該告訴梅子說小莊下了水，何不騙她說小莊在岸上，往北去了呢?仇英順着河道追了下去。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武當名宿歸二先生將項中豪打倒，秦劍秋、白素素迎戰大洪山主呂長素和他的妻子劉玉嬌，呂長素雖然譎詐，但秦劍秋中了毒針亦將他對足削斷，白素素奪得解葯來救丈夫，再將呂長素右手削斷。秦大鈞迎戰「九環金刀鎮八方」霍元慶，九環金刀盡被秦大鈞奪去，還不服輸，卒被秦劍秋削去手臂才離去。大局已經定了，醉道人對谷飛雲道:「讓東無忌回去報訊。」……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東風傳奇

## 總護法力敵三人　東傳令勇挑擔子

### 金鸞聖母力鬥玉杖彭祖。

玉杖彭祖却把一支玉杖舞得如玉龍翻海，盤空飛舞，一丈方圓盡是滾滾杖影，晶瑩寶光。

玉杖彭祖得意的大笑道:「崆峒飛鳳劍法，看來也不過如此，妳能在老夫杖下走出十招，已經不容易了，但未必能走得出二十招……」

話聲未已，突聽有人冷哼了一聲:「那也未必。」

聲音入耳，場中已多了一個身穿青緞道裝，手持拂塵的老婦人，她和持劍凝立的金鸞聖母竟然長得一模一樣，好像刹那之間，金鸞聖母由一個變成了兩個。

她，正是西路總令主崆峒金母，金鸞聖母的孿生姐姐。

玉杖彭祖呵呵笑道:「妳就是崆峒金鳳了?」

金母臉色一沉，哼道:「你就是大言不慚的惲南天?」

玉杖彭祖望重武林，就算同輩中人，誰不尊他一聲惲老，但同輩的人，如今已經屈指可數，一般人都會恭而敬之的稱他一聲老前輩，至少已有六七十年沒有人當面直呼他姓名了，金母直呼他惲南天，而且還加上「大言不慚」四個字，聽到他耳中，自然倍覺刺耳，聞言沉笑一聲道:「六十年來，還沒有人當着老夫直呼賤名的，妳眞是六十年來第一個人。」

金母哼道:「四十年來，江湖武林，也從沒有人敢直呼老身的名號。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該互相尊重，你先不尊重老身，就不能怪老身不尊重你了。」

玉杖彭祖點頭道:「好，那麼老夫又如何大言不慚了?」

他對這句話也很生氣。

金母微哂道:「老身剛才說過，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你說崆峒飛鳳劍法不過如此，就是不尊重崆峒派，你恒山武功如果了不起，十招之中，就該勝了飛鳳劍法，我說你大言不慚，難道說錯了?」

玉杖彭祖出身恒山派，天下武林已經很少有人知道。

玉杖彭祖聽得不由一怔，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出拿話駁她，一雙金芒如電的雙目，盯着金母和金鸞聖母兩人，沉哼道:「很好，咱們多言無益，妳既然下場來了，就一起上好了。」

金母回頭朝金鸞聖母遞了一個眼色，然後淡淡一笑道:「我們是孿生姐妹，一起出手，也沒有人笑我們的了。」

說到這裡，右手向空一招，陡見一道白光矯若神龍，自天而降，一下落到她手上，化作一柄寒光吞吐的長劍。

這一柄劍是由伺候金母的四名青衣小鬟中的一人凌空投出。

這名小鬟，看去不過十四五歲，這一手居然拿捏得極準，當眞強將手

下無弱兵。

金母右手長劍劍尖指天，左手拂塵掛在中指，手掌直豎，打訊道：「惲道長請賜教。」

金鸞聖母是由谷飛雲傳遞金母的口信，要她盯住總護法玉杖彭祖的，必要時合兩人之力，才能對付得了他。因此，在金母向她遞眼色的同時，已經翩然向左移出，長劍橫胸，左手斜豎，中指也掛着一柄拂塵，擺出了出手的姿態。

金母和金鸞聖母反目數十年，這回爲了對付玉杖彭祖，竟聯起手來，這也是十分難得的事。

金母是有意和金鸞聖母和好，金鸞聖母也不反對，本來嘛，幾十歲的老姐妹了，還有什麼好爭的？

玉杖彭祖目光一動，呵呵笑道：「好極，老夫那就出手了。」

右手白玉杖隨着話聲挑起，不見他抖臂抖腕，一排晶玉杖影已排空朝金母身前像扇面般展開，簇湧過去。

在這同時，另有一排杖影，同時朝金鸞聖母排空湧去。

僅僅玉杖一揮，就有如此氣勢，具見此老一身功力確實不同凡响。

金母身形晃動，豎立的長劍陡然直劈出去，她劈出的這一劍，要迎敵扇面般展開的壯闊杖影，在出手之際，自然也早已衡量好了，劍勢甫發，一道劍光登時暴長，幾乎比七石缸還粗，光芒四射，森寒劍氣直逼到一丈以外。

武林中人久聞西鳳之名，從未有人見過她出手，此時看她一柄長劍劈出來的劍光，竟有如此壯觀，莫不暗暗咋舌。

金鸞聖母當着天下武林、當着門人，自己總不能讓金母比下去，玉杖彭祖一排杖影還沒湧到，她橫胸長劍突然上挑，劃出半個圓圈，這半圓形的一輪劍光中，射出一排十幾道精練，劍光不粗，而且細得有如竹筷，但却奇亮耀目，朝玉杖彭祖飛出的一排杖影激射過去。

在場的都是劍術行家，自然識得，金鸞聖母方才和玉杖彭祖單打獨鬥時，沒有使出來的壓箱子本領，在這一招裡使出來了。

她這十幾縷精練，雖然沒有金母的劍光那樣粗壯，而且每一縷都細同竹筷，這就是她練劍數十年，把壯闊的劍光凝練成了精練，練到最上乘境界，只看到一縷奇亮銀綫，可以無堅不摧。

三人在這第一招上就各顯神通，使出了每個人最精湛的武學，看得圍觀的人屏息凝神，目不稍瞬。

金母和金鸞聖母這一記是硬打硬接的招式，有兩人聯手，就不懼和他硬拚了，因爲這是崆峒和恒山兩派劍法之爭，第一招硬打，正是要掂掂他玉杖彭祖到底有多少斤量也。

玉杖彭祖對她姐妹兩人聯手，心中也不無顧忌，對方兩人使出來的硬打招式，他豈會識不透，正因對方有兩個人，自己有多少實力，自然不能讓對方摸到，杖勢一撤，陡然呼呼兩聲，又是一片杖影，層層如雲，重重如山，朝兩人蓋頂而來。

金母和金鸞聖母雖然反目不和已有數十年之久，但究是孿生姐妹，同門學藝，此時一經聯手，同時展開「飛鳳劍法」，一個如飛鳳展翼，翩然起舞，一個如飛鸞翱翔，翻騰排雲，兩道劍光化作漫天銀霞，倏忽變化，劍光之强，令人目不暇接，連眼睛都睜不開。

玉杖彭祖也看得暗暗驚心，沒想到兩人一經聯手，竟有這般聲勢，稍一不愼，豈不是數十年英名折於一旦，自然要投入全副心力，奮力一戰，把一支白玉杖揮舞得更急，白玉杖影，幻起千百道晶瑩透澈的霞光，有如風起雲湧，重叠冰山，勁氣呼嘯，罡風飛旋，逼得金母和金鸞聖母無法逼近到六尺之內。

只見兩人全身劍光繚繞，忽左忽右，忽隱忽現，也只能在玉杖彭祖左右前後盤旋遊走，近不得身去。

這一場武林罕見的特級高手的拚搏，看得所有的人如醉如痴，幾乎忘了身在何處，但也只是霧中看花，根本已經分不清三條人影，更遑論他們的一招一式，孰守孰攻了。

轉眼工夫，便已打出三十招以外，玉杖彭祖的沉重玉杖縱然直劈橫擊，威勢極盛，但對金母和金鸞聖母並不構成威脅。

金母和金鸞聖母兩柄長劍也始終無法逼近到六尺之內。雙方既不能勝，也沒有敗，幾乎是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金鸞聖母冷冷的道：「惲南天，看來你也不過如此。」

「哈哈！」玉杖彭祖大笑道：「妳們兩個聯手，也沒有勝得老夫。」

金鸞聖母是故意要引他開口，就在他說話聲中，振腕一記「透骨指」，直襲對方眉心。

金母聽金鸞聖母發言相激，自然知道她的心意，一聲不作，左手抬處，也使了一記「無形神掌」，朝玉杖彭祖側面襲去。

玉杖彭祖重重的哼了一聲，說道：「透骨指、無形掌也未必傷得了老夫。」

他怎知金母和金鸞聖母是孿生姐妹，心意相通，先前金鸞聖母發言引他開口，一是爲了使他分心，另一原因，是讓金母好和自己同時出手，但「透骨指」和「無形神掌」依然只是爲了使他分心而已，兩人一指一掌相繼出手之後，身形倏然一左一右直欺而上，右手劍光紛披，急襲過去，左手同時揚起，兩柄拂塵快如閃電，同一目標，朝玉杖彭祖的玉杖上纏去。

這一連串的動作，幾乎是一氣呵



成，快到無以復加，玉杖彭祖左手大袖連展，堪堪接下一指一掌，眼前劍光乍湧，兩柄拂塵已快要纏上玉杖，這一下，當眞是雙拳難敵四手，把他逼得手忙脚亂，趕緊猛吸一口眞氣，雙足離地數寸，往後疾退了三尺光景。

玉杖彭祖惲南天六十年來，還是第一次被人逼退，心頭自然極爲怒惱；但金母、金鸞聖母一下把玉杖彭祖逼退出去，豈肯放鬆，兩人不約而同乘機逼進，兩柄長劍寒光暴長，一左一右幻起一片錯落劍光，兩柄拂塵銀絲如練，化作錦蛇纏腕，依然朝白玉杖上纏來。

玉杖彭祖一着失利，依然無法扳回劣勢，只好仍然吸氣離地，往後疾退，這回他不是直退，而是弧形飄飛，就因他雙足離地，飄退得極爲神速，脫出兩人追襲，口中大喝一聲，聲若焦雷，白玉杖陡然劃起一道長虹，反退爲進，迎着兩人橫掃過去。

這一杖是他怒極而發，玉杖劃起的晶瑩光芒，宛如滄海浪湧，波瀾壯闊，擴及兩丈有奇，聲勢之盛，武林罕有。

金母和金鸞聖母如鳳展翼，翩然飛過，劍光拂影又蓬勃而起，夾擊而來。

玉杖彭祖怒極，玉杖左挑右截，當眞使得杖風與山影同發，晶光挾黃河而來。

金母和金鸞聖母雙劍齊飛，雙拂齊揚，依然只能左右遊走，避多於攻。

三人這一戰，縱然各出奇招，希望突破困境；但金母二人聯手之後，已和玉杖彭祖功力悉敵，此退彼進，時攻時拒，誰也無法奪得先機，此時業已打出百招，依然是不勝、不敗、不和之局。

眼看這一場拚搏，就算打上一千招，也極難分出高下來。

金母和金鸞聖母的門人圍着戰圈，早已看得眼花撩亂，猜不出師父會不會落敗，每個人緊張得握緊拳頭，掌心沁出汗來。

就在此時，猛聽從遠處傳來一聲裂帛似的大笑，笑聲搖曳而來，由遠而近，快得有如閃電一般，一下朝三人戰圈中瀉落。

這一突如其來的嘹亮怪笑，聲音入耳，人已瀉落場中，即此一點，足見此人功力之深，舉世無匹，大家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

不僅金母、金鸞聖母兩人的門下弟子心頭猛吃一驚，就是場中三人也莫不聞聲變色，心頭立即提高警惕，暗自思忖道：「此人會不會是對方約來的幫手？」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時間的事，場中三人思忖未已，只聽那怪人已發出焦雷般的一聲大吼：「住手！」

光是這兩個字，武功較差的人，已被震得兩耳嗡嗡作响，許久聽不到聲音。

激戰中的玉杖彭祖、金母和金鸞聖母三人聽到喝聲，不得不停下手來，直到此時，大家才看清楚這人身材高大，是個白髮披肩、白鬚垂胸的青袍老人，生得滿臉皺紋，極爲老醜，但他雙目開闔之間，宛如冷電一般，令人不可逼視。

這人，正是被金母在崆峒後山石窟中囚禁了五十年之久，被谷飛雲無意中放出來的聞野鶴。

金母和金鸞聖母自然認得出來。

聞野鶴雖是八九十歲的人了，看到昔年自己單戀的情人——金母時，眼中依然流露出無限情意，金母故作不見，避開他的眼光。

自古以來，這個「情」字，眞是微妙不過的東西，兩人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見了面還和小兒女一般。

金鸞聖母看在眼裡，暗暗好笑，却也沒有作聲。

玉杖彭祖並不認識這個老人，忍不住問道：「這位老哥如何稱呼？不知有何見教？」

這話由他口中說出來，已經十分客氣了，那是因爲他已從對方剛才那一聲長笑，和隨着笑聲瀉落的身法，看出此人一身修爲並不在自己之下，才不敢托大的。

聞野鶴被他這一問，才如夢初醒，老臉不禁爲之一熱，慌忙朝金母、金鸞聖母二人抱拳道：「金鳳、金鸞，妳們只管去歇一會，惲南天交給老夫好了。」

這話，又直呼惲南天的名號，還說交給他就好，聽到玉杖彭祖耳裡，如何不怒，沉哼道：「老夫問你是何人，你沒回答老夫呢。」

「哈哈！」聞野鶴大笑一聲道：「你連老夫也認不得？」

玉杖彭祖微哂道：「天下無名之輩多的是，老夫如何認得？」

「哈哈！」聞野鶴笑得聲震山谷，徐徐說道：「惲老兒，別人不認識老夫還猶可說，你不認識老夫，哈哈，那眞是豈有此理！」

玉杖彭祖聽得不由一怔，雙目精光暴射，直盯着聞野鶴的臉上，驚異的道：「你是聞野鶴聞老哥？六十年不見了，你……你……沒有……死……」

聞野鶴笑道：「若死了，還會站在你面前嗎？」

「眞是令人不敢相信！」玉杖彭祖續道：「從前風度翩翩的你，怎會……」

這話聽得金母心裡暗暗感到慚愧。不錯，聞野鶴當年雖已三十出頭，但確是風度翩翩的人，只因自己生性好强，怕觸犯門規，當不成崆峒掌門，才不理他的。後來自己當了掌門人，聞野鶴對她仍然糾纏不已，自己怕被人嗤笑，就把他囚禁在後山石窟裡，一個風度翩翩的人，才會被折磨

得如此模樣，又老又醜，一時不禁從心頭升起了一絲憐惜之情。

玉杖彭祖道：「聞老哥已有六十年不出山了，如何又趕來這裡，擋兄弟的橫？」

聞野鶴笑了笑道：「兄弟聽說你當上通天教的總護法，特地趕來相勸，沒想到你正在和金鳳、金鸞姐妹兩人動手，才叫你們住手的。」

玉杖彭祖道：「老哥是各大門派邀來助拳的？」

「非也。」聞野鶴道：「兄弟和各大門派並無淵源，但通天教勾結魔教，為害武林，他們請你老哥擔任總護法，只是利用你而已，你老哥何苦為虎作倀……」

玉杖彭祖佛然道：「兄弟和教主方外論交，相識數十年，從未聽過他有和魔教勾結之事，如何為虎作倀？」

聞野鶴道：「這是事實。」

玉杖彭祖大笑道：「這是你老哥輕信人言，各大門派中傷之詞，你也相信？」

聞野鶴道：「兄弟會是輕信人言的人嗎？」

「好了。」玉杖彭祖道：「你老哥既非各大門派請來助拳的，就不用插手其間，兄弟和教主相交數十年，既然擔任了總護法，就該有始有終，以全朋友之義，這一點，你老哥應該諒察才是。」

「不行。」聞野鶴道：「咱們是相識數十年的老兄弟了，這是善意相勸，你要兄弟不管可以，你也就此罷手，以全朋友之義。」

玉杖彭祖面有難色，說道：「老哥，這不是强人所難嗎？大丈夫要言而有信，我答應了的事，豈能一走了之？」

聞野鶴大笑道：「你也不看看，通天教徒衆和一般邀約來的人，不是全被擺平了嗎？憑你老哥一個人，還能怎樣？」

玉杖彭祖道：「至少兄弟還沒有落敗，我也一樣可以制住他們幾個……」

「你眞是食古不化。」聞野鶴怒聲道：「好，你沒有落敗，那麼你若落敗了呢？」

玉杖彭祖望着他，說道：「聞老哥要和兄弟動手？」

聞野鶴大笑道：「除了動手，還有別的辦法嗎？只有讓你落敗了，你才會甘心離開這裡。」

玉杖彭祖哼了一聲，說道：「兄弟也未必會敗在聞老哥手下。」

聞野鶴雙目精芒閃動，也哼了一聲道：「難道兄弟會敗在你惲老兒手下？」

玉杖彭祖道：「好，好，只要敗在你聞老哥手下，兄弟立時就走，從此不再過問通天教的事。」

「好！」聞野鶴爽朗的道：「一言為定，你可以出手了。」

「且慢！」玉杖彭祖望着他，問道：「若是兄弟僥倖勝了一招半式呢？」

聞野鶴大笑道：「這個很簡單，兄弟立時就走，你仍當你的通天教總護法好了。」

「有你老哥這句話就行。」玉杖彭祖一手抓起白玉杖，抬目道：「聞老哥的長劍呢？」

金母見他身上沒有長劍，插口道：「聞野鶴，你用老身的長劍如何？」

聞野鶴聽得臉有喜色，連忙轉身笑了笑道：「我已有幾十年沒有使劍了，謝謝妳。」

金母臉上不禁微微一熱。

聞野鶴雙掌一攤，朝玉杖彭祖笑道：「你以玉杖成名，只管使杖好了，兄弟已經很久不使劍了，只好以雙掌奉陪。」

這話要是從別人口裡說出來，玉杖彭祖不笑掉大牙才怪，但這話是從聞野鶴口中說來，玉杖彭祖絲毫不以為忤，他深知聞野鶴的為人，六十年不見，他說要以徒手和自己玉杖交手，手上必然有他特殊的神功，否則豈會如此托大？一面點頭道：「也好！」

聞野鶴道：「那你可以出手了。」

玉杖彭祖道：「你老哥要以徒手和兄弟玉杖搏鬥，自該讓你先出手了。」

聞野鶴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我先出手就先出手好了。」

猛地跨上一步，右手抬手一掌，迎面擊去。

玉杖彭祖和他已有六十年不見，也頗想先掂掂他的斤兩，杖交左手，右手忽然朝前推出。

這一掌，雙方都是旨在試探對方，因此最多也只是使了五六成力道，雙掌乍接，發出一聲蓬然大震，兩人中間罡風飛旋，吹得兩人衣衫獵獵作響，兩人各自凝立，沒被震退。

聞野鶴大笑道：「不錯，惲老兒，這幾十年，你的內功精進了甚多。」

玉杖彭祖道：「彼此，彼此。」

聞野鶴道：「那就再接我一掌。」

左手疾發，朝前拍去。

玉杖彭祖趕緊杖交右手，左掌一立，迎着推出，又是蓬然一聲，兩人依然各自站着沒有退後。

聞野鶴大笑一聲，身形突然凌空拔起三丈多高，口中喝道：「惲老兒小心了。」

喝聲中，人影倏然下撲，雙手一拍，發出轟的一聲大響，雙掌一先一後朝下俯擊而下。

這一擊，和方才兩掌迥然不同，方才只是普通的掌法，這一記却似雷電交擊，聲勢陡然轉盛，一道强勁罡風隨着往下壓來，空氣被罡風壓擠出去，使人感到呼吸壓迫不暢，大有窒息之感。

這一記，才顯出聞野鶴眞正的威力來了。

玉杖彭祖心中暗道：「好傢伙，你終於藏不住拙了，光是這記雷電交擊，就非有七八十年火候，不克臻此。」



急忙抓起白玉杖，使了一記「橫架金樑」，朝上架起。

聞野鶴俯擊而下的人，雙手右前左後，右手快要接觸到玉杖之際，下落之勢突然加快，一下抓住玉杖中間，左手閃電般擊出了三招。

玉杖彭祖想不到他竟然乘機奪取自己的玉杖，自己以玉杖成名，豈能讓他奪去？右手五指一緊，握住不放，身形微偏，左手同樣快速攻出三掌，和對方硬打硬拚。

因為兩人都是用右手握住玉杖不放，也就是兩人中間橫隔着一條玉杖在動手，這三掌因是近身相搏，直往直來，均使得樸實無華，沒有什麼花巧招法，但聽三聲「啪」「啪」清响，兩人不約而同的各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但兩人右手依然緊握着玉杖，不肯放鬆。

玉杖彭祖怒聲道：「聞老哥，這是什麼意思？」

聞野鶴大笑道：「兄弟只要把你玉杖奪下，豈不是你輸了？」

玉杖彭祖在他說話之時，口中沉喝一聲道：「未必！」

一面暗自功運右臂，盡力往後拉去，左手直立如刀，朝聞野鶴當胸劈來。

聞野鶴道：「你說聞某奪不下你的玉杖？」

右手不放，左手也迅疾抓住玉杖，然後放開右手，抬腕朝玉杖彭祖劈來的左手迎去。

原來，他嫌兩人都用右手抓着玉杖，以左手應敵，十分蹩扭，才換左手握杖的。

「蓬！」雙掌交接，這一掌雙方都用上七八成力道，各自身形晃動，後退了半步。

聞野鶴倏地跨上，右手揮動之間，一連攻出了八招。

現在，一個右手握杖，一個左手握杖，兩人中間就沒有玉杖的間隔，動起手來，要便利得多。

玉杖彭祖看他一直抓着玉杖不放，心頭大是怒惱，左手疾發，和聞野鶴見招拆招，展開了一場近身搏鬥。

正因為兩人都抓着玉杖不放，這是短兵相接，一個以左手應敵，一個以右手搶攻，方才幾場硬拚，雙方功力悉敵，誰也佔不到誰的便宜，因而立即改變打法，刹那之間，奇招迭出，愈打愈快，進退之間，不出三步，却打得驚險無比。

雖然兩人只以一隻手交戰，但忽指、忽抓、忽掌、忽肘、忽膝、忽腿，甚至一點衣角，一記長袖、都各竭其能，變化莫測，有時只使了前半招就立即換招，精妙招式，層出不窮。

這應該是武林難得一見的戰鬥技巧，散手攻拒的最高藝術，也是金母和金鸞聖母門下一干弟子最好的觀摩了，但連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三人凝足目力，最多也只能看清三分之一的光景，有三分之二，幾乎快速得有如淡烟幻影，白駒過隙一般，根本無法捉摸。

只有金母和金鸞聖母兩人看得不住點頭，玉杖彭祖一身武功確實不可輕估，聞野鶴得力於五十年幽囚，心無旁騖，參悟上乘武學，才能和玉杖彭祖匹敵。

先前還以為有自己兩人聯手，足可應付玉杖彭祖，如今看來，只要時間拖長，自己兩人依然不是他的對手。

再說東傳令一劍逼退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和荆月姑、馮小珍兩位姑娘，聲言要會會少林寺戒律院至清、至中二位大師。

要知少林寺戒律院是主管寺中清規，舉凡僧俗二門門人弟子觸犯清規，均由戒律院處置。因此戒律院住持、長老以及院中弟子，必須要有極高身手，方能勝任。不但如此，即使武林正邪各派的武功，也都要涉獵，因為萬一派中弟子勾結異派為惡，若不諳對方武功，如何能制得住他？

這就是說戒律院是少林寺八院四堂中武功最高的精銳勁旅，至清大師和至中大師都精擅少林寺七十二藝中七到九種絕藝。

此刻由兩人並肩上陣，就已認定眼前這位東傳令是通天教教主所喬裝，務必要把此人拏下不可。

至清大師嗆的一聲，掣出長劍，至中大師也從皮鞘中抽出一柄戒刀，緩步走到東傳令面前數尺光景，至清大師單掌當胸，說道：「施主請賜招。」

東傳令大笑一聲，道：「原來二位是少林寺戒律院的大師，東某久聞少林寺戒律院長老精通七十二藝武功，東某定可大開眼界了。」

馮小珍叫道：「喂，你儘說廢話作甚？快些動手吧，我們都等着你呢。」

東傳令回頭朝馮小珍道：「小姑娘，妳有興趣，也可以上來。」

馮小珍咭的笑道：「到了我們該上的時候，自然會上來的。」

東傳令大笑一聲道：「也好，妳們等東某有了破綻，再上好了。」

他目光徐徐掠過，手中長劍一振，抬目朝至清、至中二位大師說道：「既然有這許多人要等東某有了敗象才出手，咱們就不能浪費時間，二位大師小心，東某有僭了。」

他口氣托大，絲毫沒把圍着他的人放在眼裡，這份氣概，你說他不是通天教教主，還有誰來？

東傳令話聲一落，長劍隨着橫劃而出，劍勢甫發，登時銀光耀目，豁然有聲，一道奇闊的劍光如帶如練，橫掃過來。

東傳令這橫掃的一劍，看上去並無招式，在至清大師看來，好像是朝至清大師掃去的，但在至中大師眼裡，也好像是朝至中大師掃去的。

至清大師看他出手的第一劍，就有這等聲勢，足見此人劍上功力何等深厚，一時不願和他硬拚，身形斜退半步，長劍凌空點出。至中大師也同時側身退讓，右手戒刀跟着往右劈去。

兩人這一步閃退，便已展開手脚，至清大師使的是「達摩劍法」，劍勢古拙，舉步緩慢，出手也極為緩慢，每一劍都肅穆凝重，如推如挽，好像他的長劍十分沉重，需要全力施為。

這樣笨拙的劍招，若在一個沒有知名度的人的手中使出，不令人失笑才怪，因為那緩緩推出的一劍，人家早就可以在他身上至少刺上三四劍了。

至中大師使的是「毗藍刀法」，一刀出手，刀風暴發，刀光如捲，嘯聲盈耳，威勢之猛，非同小可。

東傳令知道他們是少林寺戒律院出來的，就不曾小覷了他們，長劍使得大開大闔，宛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一丈方圓，盡被一道又一道的劍光圈了起來。

這三人各有所長，這一戰自然極為壯觀；但任他至清大師的「達摩劍法」如何凝重、至中大師的「毗藍刀法」刀風凌厲，還不到十招，就被東傳令一道又一道的劍光圈入其中。

至清、至中二位大師本是聯手對敵，但這一陣工夫，只覺身外劍光如幕，一重又一重的圍了上來，不僅已經看不到至中師弟身在何處，對方每一道劍光，都是衝着自己而來，「達摩劍法」縱然博大精深，也只能把對方劍幕撐住而已。

至中大師也有同樣的感受，自己刀風如濤，也只能把逼近過來的劍光蕩開，無法和至清大師會合，一個人在重重劍幕之中獨往獨來，如入無人之境，却又破之不盡，永無止境，連東傳令的人影也找不到了。

至清大師發覺不對，口中低喧了一聲佛號，左手「無礙指」凌空點出。至中大師也不慢，左手揑訣，使的是「牟尼印」。

這一指一印，同是少林寺七十二藝中的上乘武學降魔神功；但東傳令使的是劍法，並不是旁門陰功，因此至清大師的「無礙指」、至中大師的「牟尼印」，撞上劍幕，只聽錚然劍鳴，把包圍上來的劍幕撞破，但劍幕重疊而來，擊滅了一重，還有一重，根本無濟於事。

重重劍幕之中，响起了東傳令的一聲大笑，說道：「東某還當少林寺戒律院有什麼精妙絕藝，原來也不過是『無礙指』、『牟尼印』而已。」

至清大師聽得大怒，左手揚處，一掌朝他說話之處遙擊過去。這一記，老和尚是含怒出手，使出來的是一記「大般若掌」，是少林寺七十二藝中最高的鎮山絕藝。

掌勢出手，無聲無息，但和身前劍幕乍接，就發出一聲裂帛大震，至少有三四層劍幕被掌風撞開，倏然而沒，只見東傳令面露驚容，倉皇後退。

至清大師那還怠慢，口中大喝一聲，一道劍光直劈過去。至中大師左手一振，又是一記「牟尼印」凌空追襲。

東傳令身形連閃兩閃，長劍迴環展動，重重劍光又風起雲湧般來。劍光中，响起東傳令的聲音，喝道：「好一記『牟尼印』，你也接我一掌。」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哼道：「翻天掌，這小子是從那裡學來的？」

「蓬！」一聲震天價的大响，罡風陡起，刮得沙飛石旋，劍光隨着倏沒，戰場中，除了至清、至中二位大師，東傳令面前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身穿半截黃衫的老頭，厲聲問道：「小子，你這記翻天掌是從那裡學來的？」

原來，東傳令閃身避開至清大師一劍，怎知至中大師却在此時使了一記「牟尼印」，急襲過來，他堪堪閃身而出，差點被「牟尼印」擊中，心頭不覺大怒，左手由下翻起，使出「翻天印」，朝至中大師印去，不料半路裡鑽出一個程咬金來，轟然一掌，把「翻天印」接了過去。

東傳令被震得後退了一步，擧目看去，這黃衫老者中等身材，臉型瘦削，雙顴突出，下巴極短，留着兩寸長的短髭，也都花白了，但却修剪得極為整齊，穿一件長僅及膝的黃衫，霎着兩顆黃澄澄的眼珠。

這人，東傳令那會不識？就算不識吧，這樣一副長相，聽也總聽說過的。

東傳令不禁叫了起來：「你是鹿翻天鹿老哥？」

黃衫老者正是鹿翻天鹿長庚。

原來，他和藍煞君藍公忌二人是奉金母之命，支援東海龍王來的。

藍煞君尚未出手，鹿翻天因自己以「翻天掌」成名，東傳令使的「翻天印」，和「翻天掌」大同小異，才搶先出手，以「翻天掌」硬接「翻天印」，兩人都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鹿長庚嘿然道：「你小子配和老夫稱兄道弟嗎？老夫是問你翻天掌是從那裡學來的？」

東傳令仰首大笑道：「那麼你呢？你又是從那裡學來的？」

鹿長庚聽得一呆，因為從沒有人這樣問過他，因而大笑道：「老夫從那裡學來的，你配問嗎？」

東傳令也大笑道：「這就是了。」

鹿長庚道：「你說什麼？」

東傳令道：「這話老哥聽不懂嗎？你從那裡學來的，我不配問，我從那裡學來的，你也同樣不配問。」

鹿長庚怒聲道：「小子……」

藍公忌道：「鹿老哥還和他嚕嗦作甚？」

東傳令目光一注，大笑道：「原來



你們兩個勾結各大門派，存心和通天教作對來的，東某那就不用和你們客氣了。」

話聲未已，長劍突然向天連揮，戛戛有聲，劍光如匹練上下，劍身翩然一轉，帶轉十數道劍光，朝鹿長庚、藍公忌圈來。

不，劍光分歧，同時也有七八道匹練，分別朝至清、至中二位大師激射而來。

藍公忌沉哼道：「好哇！老夫還沒找你，你倒先找上老夫來了。」

雙手一合即分，兩隻手掌登時色若靛青，呼呼兩掌朝劍光劈去。

鹿長庚同時右掌一翻，擊出一記「翻天掌」。

這三道掌風何等沉猛，擊上劍光，發出鏘鏘金鳴，立把劍光截住。

至清、至中大師的一刀一劍，兩道匹練也同時發出，朝東傳令劈擊而至。

這一下刀光劍影，掌風如雷，剎那之間，交滙在一起，眞有海立雲垂，天地變色之概。

東海龍王和落花島島主站立在一起，他想不到通天教教主(東傳令)一身武功，竟有如此之高，力敵四人，依然毫無遜色，不覺憤然道：「今日不把此人除去，若是讓他逃脫，後患無窮，祁道兄，咱們不該再作壁上觀了。」

落花島島主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對付這類兇人，咱們不能再以江湖規矩相待了。」

東海龍王大笑道：「那就一起上吧。」

話聲一落，雙足一點，一道人影凌空拔起三丈多高，手中龍頭杖在空中劃起丈許長的一圈杖影，疾向戰場中的東傳令當頭直壓而下。

這一記「挾山超海」，乃是東海龍王從不輕易使出的殺着，杖影如山，何止千鈞，當眞有如雷霆一擊。

落花島島主也凝聚功力，口中發出一聲長嘯，長劍直豎，身隨嘯聲平飛，連劍帶人化作一道精練，貫胸直射過去。

東傳令為了要對付至清、至中二位大師，和藍煞君、鹿翻天等四大高手，早已發出一圈又一圈的如輪劍光，企圖把敵人一一圈入，左手也同時施為，時而「天龍爪」，時而「翻天印」，一記又一記的擊出。這時，只聽他洪笑道：「二位也忍不住了嗎？哈哈，東某又何在乎多加兩個人？」

馮小珍哼道：「還有我們呢。」一面朝荊月姑道：「師姐，我們也快上呀。」

身形一晃，施展「紫府迷踪」身法，一下從刀光劍影中鑽了進去。荊月姑怕她有失，也只好施展迷踪身法，跟了上去。

兩位姑娘使出來的，可是紫雲夫人當年使羣邪聞名喪膽的「紫雲劍法」，兩人這一展開劍法，朵朵雲彩貼地低飛，雲霞變幻，倏忽西東，東傳令長劍劃出的重重劍光，遇上朵朵流雲，就會不攻自破。

他如逆水游魚般，足可在至清大師等六人身邊遊走，沒人可以攔阻他的「靈飛身法」，遇上兩位姑娘的「紫府迷踪」，也就技差一着，每每反為兩位姑娘所乘。

只是荊月姑、馮小珍兩人功力尚淺，只知依樣葫蘆，並不知道自己兩人使出來的劍法、身法，正是對方的克星。

這一點，東傳令剛才和兩位姑娘交手之際，就已經發現了。現在對方至清、至中、鹿翻天、藍煞君，又加上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無一不是武林中的特級高手，本來憑自己的身法、劍法也足可應付，但加入這兩個小丫頭，事情就有麻煩了。

因為她們使的劍法、身法，正是自己劍法、身法的克星，自己正在力敵六大高手，一旦劍法、身法有了克制，也就是露出空門和破綻之處，自己劍法、身法，豈能讓她們克制？

東傳令一念及此，兇心突發，口中發出一聲陰森刺耳的冷笑，身形一閃而至，左手疾翻，一記「翻天印」，朝兩位姑娘急印過去。

要知荊月姑、馮小珍進入戰圈之際，早已展開「紫府迷踪」身法，而東傳令精擅的「靈飛身法」縱然快速，又如何能和「紫府迷踪」相比？左手「翻天印」堪堪遞出，眼前人影已杳，兩位姑娘早已閃了出去。

不，人影是有一條，却是鹿長庚的人影，他驟覩東傳令向兩位使出「翻天印」，心頭一急，立即搶了上來，右掌一抬，「翻天掌」迎着「翻天印」直擊過來。這下兩人出手，都快得何殊電閃，但聽蓬然一聲大震，兩人各自被震得脚下浮動，一下後退了兩步。

就在此時，東傳令陡聽身後有人發出「咭」的一聲輕笑，兩朵劍雲同時朝身後襲來，心頭不禁一驚，急忙側身閃出，但已經遲了，驟覺右腰一陣刺痛，不知被那一個丫頭的劍尖刺中，心頭方自一凜，左肩又被玉清大師一記「無礙指」擊中，同時藍公忌一記「藍煞掌」又迎面拍來，刀光劍影也夾雜攻到。

東傳令無暇多想，右手連揮，長劍護身，急速兩個飛旋，脫身而出，還來不及點足縱起，已被迎面站着的兩人一下攔住了去路。

這兩人正是守山四老中的霸劍祁浩和開天刀陸南屏。霸劍祁浩大笑道：「哈哈，你想走嗎？」

開天刀陸南屏接口道：「此路不通。」

兩人同時出手，闊劍如練，筆直刺出，刀光如湧，攔腰橫劈。這兩人劍稱霸劍，刀號開天，自然有他們的特長，這一聯手，果然氣勢磅礴，不可輕攖其鋒。

（未完．五十）

**上文提要：**天生有名無姓，悲忿自己身世，便用「恨」作姓，恨天生尋訪名師未遇，黑煞神黑杜長想認回他是自己的親生骨肉，派人追截，唐門則派出三位是母親的親兄弟分頭追殺，恨天生被迫逃入死亡谷，得死亡谷內武林王的預備徒弟紅衣少女虎妞和小流浪的介紹，在武林王府門外跪求武林王收爲預備徒弟，武林王有意出些考選難題，經過考選，認爲合格，安排課程……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七殺刀

谷底稱王難成霸　授徒雪恨挽頹風

第四課是揍人。

這才觸摸到武學的精髓，開始學習殺人的技術。

老煙槍果非等閑人物，刀、劍、棍、棒、拳、掌、腿、指，乃至輕功、暗器等等，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尤其是他的七殺掌、七殺指，以及那招七　殺刀法，更是獨樹一幟，冠絕武林。

* * *

山中無甲子，歲月匆匆，很快又過了一年多。

天才加上努力，又有滿腹的恨火推波助浪，恨天生一日千里，進步神速，一年多苦練下來，各種內外功夫皆已臻爐火純青之境。

主客易位，賓主易勢，虎妞、小流浪不再扮演揍人的角色，而是挨揍，在死亡谷內經常可以見到被恨天生打得鷄飛狗跳，屁滾尿流。

人長高了，更帥更挺拔，跟虎妞、小流浪的感情親如手足骨肉，一切都十分美好，比自己期望的高出許多。

遺憾的是，一個最重要的謎團迄未揭開。

老煙槍是誰？

爲甚麼會在此定居，足不出谷？

爲甚麼會有花不完的金銀財寶？

爲甚麼會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

爲甚麼要自封爲武林之王？

那六口石棺又是怎麼回事？

爲何入谷者要死？

爲何出谷者也要死？

難道有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難道老煙槍也有一身血海深仇？

難道……

天生、虎妞、小流浪會不止一次，想追根究底，揭開神秘的面紗，老煙槍却始終絕口不談，甚至於還會板起臉孔來敎訓人，一反平常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不乾不淨，沒大沒小的老頑童作風。

* * *

恨天生一直在勤修苦練，虎妞、小流浪的功夫也有長足進步，然而，老煙槍却不開金口，始終不肯宣佈正式收三人爲徒。

這日，武林王府新建的大門外，三人正在相互餵招練功夫，老煙槍抽着旱煙，在一旁監督，恨天生忽然抹了一把汗，跑過來粗聲大氣的道：「喂，老煙槍，你到底打算在甚麼時候才肯收我們爲正式徒弟？」

老煙槍就喜歡這個調調兒，絲毫不以爲忤，含糊其詞的道：「快了，快了。」

虎妞可不答應：「老頭，別打馬虎眼，我要你說出一個確切期限來。」

小流浪也在旁邊猛敲邊鼓：「對，糟老頭，休得再施緩兵之計，我們早已等得不耐煩，你今天非要表明態度不可。」



恨天生抬頭挺胸的道：「否則，我們就集體罷工，辭職不幹了。」

這是甚麼話，沒聽說做徒弟的人有辭職不幹這碼事，偏偏老煙槍與衆不同，毫不介意，情願接受威脅，笑容可掬的道：「好吧，我老人家從善如流，就姑且答應你們的要求。」

三人聞言大喜，齊聲道：「老煙槍，你眞的開竅了，要收我們爲正式徒弟？」

言畢，就爭着要行禮下拜，準備行拜師之禮，充分流露出一副猴急的樣兒。

却被老煙槍制止住：「慢着，我老人家只收一人，不是三個。」

虎妞上前一步，道：「是我，是我，我入死亡谷最早，非我莫屬。」

老煙槍給她澆了一頭冷水：「錯！」

小流浪得意忘形的道：「我啦，我啦，不是虎妞，就一定是我。」

老煙槍的答覆還是那一個字：「錯。」

恨天生這下可樂了，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三個人已刷掉兩個，必然是我恨天生中選？」

孰料，老煙槍依舊是那一個字：「錯。」

這事透着邪門，三個人都聽得呆住了。

小流浪大聲吼叫道：「媽的，糟老頭，你究竟在搞甚麼鬼？」

虎妞寒臉道：「難不成另有中意的人？」

恨天生道：「無論如何，一定得把話說清楚。」

老煙槍胸有成竹的道：「當然會說清楚，爲了公平起見，這樣吧，你們三個人打一架，誰打赢我老人家就收誰爲徒。」

虎妞立道：「好啊，這個主意不錯。」

小流浪道：「也很公平。」

恨天生道：「問題是怎麼打？」

老煙槍道：「隨便，打濫伙，打混伙，都可以，即使鬧出人命來也無所謂，只要能打出一個結果來就成。」

恨天生性急如火，馬上說：「好極了，咱們就這麼辦！」

小流浪道：「奶奶的，誰怕誰呀！」

虎妞亦道：「打就打，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接招！」

「看打！」

「殺！」

好傢伙，本是情如手足，爲了爭奪武林王座下高足的榮譽，立即大打出手。

是眞打，皆施出了渾身解數，全力以赴。

打得很激烈，寸土必爭，寸地不讓。

也很亂，三個人鬥在一起，當眞是一場混伙，濫伙，遇上誰就揍誰，並無一定的對手。

換言之，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有擊敗二人聯手合擊的本錢，才有穩操勝券的可能。

老煙槍的點子很高明，沒有千錘百鍊的眞才實學，休想脫穎而出。

龍騰虎躍，兔起鶻落，片刻工夫不到，已大戰百餘合，彼此半斤八兩，旗鼓相當。

再戰百合，始略現端倪，虎妞、小流浪屈居下風，恨天生略勝一籌。

可是，情勢對恨天生並非絕對有利，虎妞與小流浪已連成一氣，合力對付恨天生。

拳來掌往，分分合合，再鬥數十合後，恨天生突施奇襲，呼！呼！呼！單挑虎妞一個人，猛攻三掌，將她逼退到三丈以外去。

猛一個疾轉身，轉而單打小流浪一人，掌風呼嘯，拳影如山，出指更如閃電一般，倏然間連攻七拳八掌十二指，小流浪無法消受，立被恨天生打倒在地。

想起了前此所受的屈辱，恨天生頓生報復之心，當下疾衝而上，一脚踩住了小流浪的心口，趾高氣揚的道：「小流浪，你認輸不認輸？」

小流浪咬着牙齒說：「門也沒有。」

「不認輸就踩死你。」

「你敢！」

「不敢我就不叫恨天生。」

心一橫，脚上加力，力道其大無匹，只聽小流浪呀的一聲，差點把尿都踩出來。

並未適可而止，仍在繼續加勁，小流浪感覺到連骨頭都快要碎了，其痛難當，忍不住只好俯首稱臣道：「你娘，好狠的心腸，小哥哥我認輸就是。」

恨天生得理不饒人：「認輸還不夠。」

「那你要怎麼樣？」

「說兩句好聽的。」

「甚麼好聽的？」

「叫哥哥。」

「哥哥。」

「叫爹。」

「爹。」

「叫爺爺。」

餘音未落，突覺身後有異，虎妞揚掌攻上來，恨天生好快的反應，身子陡地矮了半截，虎妞一掌劈空不打緊，反被恨天生抓住了她的柔荑小手，乍然來了一個「過肩摔」，通的一聲，當場便仰面趴下了。

恨天生如法炮製，沒敢踩她的酥胸，改踩在腹部，沉聲道：「死丫頭，妳怎麼說？」

虎妞眼見大勢已去，未敢再逞强鬥勝，坦承落敗，甘拜下風。

恨天生却並不以此爲足，道：「不行，也得說幾句好聽的。」

「說甚麼?」

「叫哥哥。」

「哥哥。」

「叫相公。」

相公就是丈夫的意思，叫她一個大閨女家如何能說得出口，破口大罵道：「死阿恨，臭阿恨，殺千刀的渾小子，別欺人太甚，得寸進尺，惹惱了小姑奶奶這一輩子和你沒完沒了。」

阿恨是虎妞、小流浪給恨天生新取的一個外號。老煙槍見此情狀，忙上前打圓場，將僵局化解，道：「好了，好了，比鬥已經結束，阿恨榮登金榜。」

恨天生喜孜孜的道：「也就是說，從此刻起，我恨天生已是武林王的衣缽傳人?」

拜老煙槍為師可眞難，武林王忽然收起了笑容，肅容滿面的道：「拜師之前，你還必須回答我幾個問題。」

恨天生好不惱火，沒好氣的道：「老煙槍，你眞嚕囌，有屁快放。」

「你敢不敢殺人?」

「廢話，學藝的目的就是為了殺人。」

「是為老夫殺人。」

「殺誰?」

「先別管殺誰，敢不敢?」

「小意思，我阿恨答應了。」

「可能是頂尖人物，你不怕?」

「怕甚麼，照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人數衆多，你會面臨極端艱險的挑戰。」

「人多更熱鬧，就來個集體屠殺。」

「阿恨，對手皆一宮、二門、三世家中人，都是一代宗師的身份，絕非庸手，一出死亡谷，你可能就會面對強敵，面對死亡。」

恨天生豪氣干雲的道：「人死不過鬼吹燈，十七年後又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老煙槍欣然道：「你最好再考慮考慮。」

「沒有這個必要。」

「你願意為本王做任何事?」

「是!」

「殺任何人?」

「沒問題。」

「忠貞不二，至死不渝?」

「這是徒弟應盡的本份。」

「好，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本王決定收你為徒。」

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古怪師父必然會教出古怪徒弟來，前此恨天生一直希望能拜老煙槍為徒，如今老頭點頭答應了，這小子却突出怪招，變了卦，拿起蹺來，神氣活現的道：「老煙槍，想收我這個徒弟可不簡單，須先查清楚你的身份來歷，阿恨不能拜一個不明不白的人做師父。」

老煙槍聞言不悅道：「臭小子，你想知道甚麼?」

恨天生開門見山的道：「你是誰?」

老煙槍遲疑了一下，道：「老夫姓賀。」

恨天生腦中靈光一閃，道：「賀?可是冷面魔君賀通天?」

老煙槍磕掉煙鍋裡的煙灰，傲然自得的說：「小子，你答對了。」

冷面魔君賀通天可是一位鼎鼎大名的風雲人物，恨天生曾聽一無和尚提起過，是一個鬼才，一顆彗星，一名劊子手，也是一朶武林奇葩，是唯一曾擊敗二門、三世家的一位絕頂高手。

只是，不數年間便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恨天生沒料到，這麼一位叱咤江湖的英雄人物，會變成殘廢，會窩在死亡谷，與世隔絕，關起門來做起了武林王。

待悸動的心緒稍稍平復後，恨天生方始正容說道：「老殘廢，放着耀武揚威的好日子不過，幹嘛跑來這個鬼地方稱孤道寡?」

又給他取了一個老殘廢的外號，賀通天亦未介意，慢條斯理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虎妞、小流浪異口同聲的道：「別再打哈哈，說出來讓大家聽聽吧。」

一時，冷面魔君賀通天陷入往事的回憶中，臉色陰晴不定，心湖起伏不平，時而歡愉，時而激憤，久久始道：「總括而言，只是為了一個字。」

小流浪直着嗓門嚷嚷道：「哎喲!是那一個字呀，這麼厲害?」

賀通天吐字有力的道：「情!」

恨天生愕然一楞，道：「情?莫非是為了一位紅粉佳人，惹出來一場軒然大波?」

「事實正是如此。」

「這位俏佳人是何許人?」

「日月宮的明月少宮主。」

「多久以前的事?」

「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吧。」

「你們的感情想必定然如膠似漆，纏綿悱惻?」

小流浪插口道：「就像虎妞跟阿恨，打得火熱，難解難分?」

虎妞聞言大發嬌嗔，手起掌落，啪!給了小流浪「五百」，叱道：「死小流浪，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再胡言亂語，當心撕爛你的嘴。」

小流浪對虎妞一向忌憚三分，捂着紅腫的腮幫子，沒敢再放半個屁。

冷面魔君賀通天道：「馬馬虎虎啦，年輕人嘛，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確與明月姑娘渡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恨天生道：「後來，有情人終成眷屬，你們結婚了?」

「沒有。」

「沒有?你不會求婚?」

「求了。」

「那是明月少宮主沒答應?」

「明月未置可否，由她的母親明英宮主做主。」



「終身大事理當由父母做主，這也是人之常情，但不知明英宮主做何決定?」

「明英宮主提出來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老煙槍賀通天氣忿忿的道：「要求老夫將二門、三世家的掌門人全部打敗，才肯答應這門婚事。」

阿恨道：「老頭，事實証明你做到了。」

「是做到了，他們五個人全部成為本王的手下敗將。」

「既然如此，明英宮主應該履行諾言才是。」

「明英這個老賊婆，」賀通天惡狠狠的道：「背信毀諾，食言而肥，女兒嫁人了，新郎却不是我。」

「是那一個王八羔子?」

「白衣秀士林坤泰。」

小流浪大呼小叫道：「豈有此理，莫名其妙，這簡直是欺負人嘛，老頭，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將明英老賊婆與林坤泰也一起幹掉，把明月姑娘搶過來算啦。」

賀通天道：「老夫當時也是這樣想，並且付諸行動。」

虎妞急聲追問：「結果怎樣?」

老煙槍戚然言道：「一敗塗地。」

恨天生大吃一驚：「怪事，能夠打敗二門、三世家，鬥不垮一個明月老賊婆?」

冷面魔君籠着一臉寒霜：「日月宮藏龍臥虎，高手如雲，又有白衣秀士林坤泰拔刀相助，本王孤掌難鳴，自然免不了會吃敗仗。」

小流浪口沫四濺的道：「沒有關係，失敗是成功之母，跌倒了再爬起來，那裡丟的再從那裡找回來，下一番苦功，照樣可以東山再起。」

賀通天沉重的歎息一聲，道：「事情並不像你小子想得那麼美。」

虎妞一怔，道：「又怎麼了?」

老煙槍道：「二門、三世家不甘受辱，紛紛集衆尋釁，後來情形更糟，他們狼狽為奸，與日月宮連成一氣，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追殺行動，必欲置老夫於死地而後已。」

小流浪道：「眼見大事不妙，於是便逃進死亡谷來避風頭?」

一句話惹火了賀通天，怒不可當的道：「閉上你的狗嘴，頭可斷，血可流，本王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是老夫下戰書，約日月宮主明英、龍虎門主降龍手龍九天、風雷門主風塵俠客馬驥、金刀趙無極以及鐵掌歐陽春，來死亡谷決一死戰。」

虎妞道：「老頭，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力戰羣雄。」

老煙槍意氣風發的道：「與其南征北討，何如一次解決，這樣才痛快淋漓。」

小流浪擊掌讚賞道：「好!長痛不如短痛，零售不如批發。」

恨天生道：「想必那六口石棺也是你事先準備好的?」

賀通天道：「沒錯，老夫的意思是，欲將他們五個人埋葬在此，或者同歸於盡。」

「為甚麼石棺是空的?失敗了?」

「可以說失敗了，也可以說成功。」

「我不懂。」

「說出來你就懂了，彼此惡戰三晝夜，兩敗俱傷，本王損失了一條腿、一隻臂、一顆眼珠子，他們也傷痕纍纍，潰不成軍。」

「以一對五?」

「是呀。」

「奇怪，前此單挑日月宮，尚且敗下陣來，如今力戰五派掌門，竟能平分秋色，不用說，你老煙槍的武功又大有精進?」

武林王賀通天神氣十足的道：「此話不假，老夫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虎妞道：「原因何在?是否因為你已經發現了張獻忠的大西國王別府。」

老煙槍毫不隱瞞，頷首認可。

恨天生比較心細，追根究底：「發現王府，大不了發一筆財，得些金銀財寶，對武技並無幫助。」

冷面魔君賀通天神采飛揚的道：「小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張獻忠生前野心勃勃，絕非獨霸西蜀便於願已足，而是志在中原，圖一統江山，曾將三山五岳的江湖奇人集中在此，共同研創出一本奇書，名為『七殺心經』，你們所學的七殺掌、七殺指，乃至七殺刀法，皆為此書所載。另外還有一把張獻忠使用的寶刀七殺刀，全部落入本王手中。」

虎妞道：「既有奇書寶刀，怎會功敗垂成?」

賀通天黯然神傷的道：「事後檢討起來，實因老夫心急躁進，功力火候尚未達到最高的境界使然。」

小流浪道：「現在如何?」

老煙槍道：「自然大有精進。」

小流浪道：「那就領着咱們，衝出死亡谷，大開殺戒，血洗武林，好好的威風威風嘛。」

詎料，賀通天却大搖其頭道：「晚了，晚了，已經太晚了。」

虎妞道：「這是為何?」

冷面魔君道：「當年兩敗俱傷，誰也沒有討了好，曾訂有城下之盟，從那時起，老夫不准出谷，他們也不許入谷，違者必亡，老死不相往來。」

恨天生道：「哦，原來入谷者死，與出谷者死，乃由此而來。」

小流浪道：「信用多少錢一斤，老頭，咱們走，殺掉日月宮主，把明月姑娘搶回來做王妃?」

老煙槍却不答應：「使不得，使不得，人無信不立，豈可食言而肥，言出必踐，是老夫一貫的作風。」

虎妞道：「了不起，了不起，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北面稱王，只是斷肢

之仇未報，奪妻之恨未雪，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賀通天道：「老夫精挑細選的，千錘百鍊的栽培後生小子，就是爲了替本王出谷辦事。」

恨天生道：「老煙槍，你打算如何處置這幾個老傢伙？」

「叫他們前來死亡谷，負荆請罪，尊老夫爲武林之王，永遠臣服。」

「如果不肯聽令怎辦？」

「殺！」

「事隔已久，有的人可能早已作古。」

「父債子還，母債女還。」

「阿恨記住了。」

「另外，你還得替本王辦一件事。」

「請說。」

「必須娶日月宮的少宮主爲妻，以償老夫未了之宿願。」

此話一出，虎妞花容大變，小嘴嘓得老高，可以掛上一隻油瓶。

小流浪也不痛快，道：「老頭，這事有違常情，怎可叫阿恨穿破鞋，討一個老太婆爲妻。」

賀通天道：「誰是老太婆？」

小流浪道：「你的意中人，那位明月少宮主已經嫁給林坤泰，自然是破鞋，同時事隔十好幾年，不老才怪。」

冷面魔君鄭重其事的道：「老夫指的是明月的女兒。」

小流浪道：「你怎麼知道她有女兒？」

老煙槍道：「想當然耳。」

「沒有怎麼辦？」

「沒有就叫她臨時認一個乾女兒。」

恨天生忽然插嘴道：「我不幹。」

賀通天的獨眼一瞪，道：「爲甚麼？」

「婚姻之事，我要自己做主。」

「這是條件。」

「條件也要講道理。」

「沒有道理可講。」

「我抗議，萬一是個醜八怪，我會倒一輩子的霉！」

小流浪也在一邊幫腔道：「說得也是，若是白痴、三八、十三點、二百五，甚至缺胳臂缺腿的，誰敢討誰敢要呀。」

抗議有效，冷面魔君讓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王願網開一面，答應你可以再娶一個小老婆。」

小流浪望了虎妞一眼，一語雙關的道：「這還馬馬虎虎差不多，只是太委屈了人家黃花大閨女，吃別人剩下的冷飯。」

條件業已談妥，恨天生沒再爭辯，當即肅穆鄭重的行了三拜九叩的拜師大禮，正式拜冷面魔君賀通天爲師。

他這兒甫站起身來，那一邊小流浪也噗通一聲跪下去，正經八百的道：「師……」

話被賀通天打斷了，人也被旱煙袋挑起來，冷森森的道：「小子，你想做甚麼？」

小流浪理直氣壯的道：「拜師呀。」

「拜誰爲師？」

「除了你老殘廢外，還會有誰？」

「不要，本王說過，只收一個徒弟。」

「多收兩個不是更好嗎？」

「一個諸葛亮勝過三個臭皮匠。」

虎妞忿忿不平的道：「這不公平，你偏心。」

賀通天冷聲道：「勝者爲徒，敗者爲奴，這是老夫的既定原則。」

小流浪聞言大驚失色的道：「你說甚麼？敗者爲奴？」

老煙槍一字一句的道：「沒有錯，敗者爲奴，從此刻起，你們兩個後備徒弟的身份也取消了，專做阿恨的跟班。」

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拜師不成，連後備徒弟的資格也丟了，幹上了跟班的，虎妞、小流浪差點氣破了肚皮，氣炸了肺。

虎妞跺脚道：「眞倒霉啊！」

小流浪鐵青着臉說：「眞窩囊。」

虎妞道：「我要辭職。」

小流浪道：「我要請假。」

猛地，冷面魔君賀通天發出一聲獅吼，喝斥道：「媽的，你們想要造反是不是，不准，誰要是敢再多放半個屁，就廢掉誰的武功，驅逐出谷。」

雖是半眞半假，彼此又玩笑慣了，却甚少見老煙槍這樣說話，不由皆嚇了一跳，噤若寒蟬，當眞沒敢再多放半個屁。

拜師已畢，功夫也學成了，又收了兩個跟班的，恨天生恨不得馬上飛出死亡谷，去拳打唐威，脚踢黑肚腸，爲他死去的娘報仇雪恨，遂道：「老頭，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看是我們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賀通天一怔神，道：「小子，你要走，幹嘛？」

「去爲你辦事，也爲我自己報仇。」

「不行，現在還不是時候，你的功夫還不到家。」

「這不是實話，將虎妞、小流浪打得鷄飛狗走，還不到家？阿恨自信可將一宮、二門、三世家中人打倒在地，强迫他們開口叫爺爺。」

「爲師的相信，單打獨鬥你可以得心應手，但如集衆而來就不免力有未逮。」

「話是不錯。」

「此行任重道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本王調敎出來的徒弟，一定要無敵天下、冠絕武林才行。」

「怎麼樣才算是達到無敵天下的境界？」

冷面魔君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打敗老夫。」



虎妞驚呼道：「乖乖，老頭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根本不可能。」

小流浪道：「笑話，一部『七殺心經』，老煙槍可以倒着來背，簡直難如登天。」

經人一捧，賀通天覺得很受用，哈哈大笑一陣後道：「七折八扣，最低限度能接下老夫的一百招方可擔當大任。」

「衝啊，把他砸扁！」

「殺啊，把他砸爛！」

「打啊，把他砸成灰！」

三小眉目傳語，心意立通，行動一致，吼聲如雷，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上去。

這事來得太突然，賀通天猝不及防，差點吃悶虧，急忙單脚一縱，上了門樓，喳呼道：「你們眞的要造反了？」

恨天生第一個咬着尾巴追上去，劈面攻了兩掌，道：「不是造反，是想出谷，打垮你老煙槍，咱們就可以逍遙自在了。」

賀通天道：「那就一個一個的來。」

虎妞接踵而上，連發三指，道：「以三對一，機會更大。」

冷面魔君臉一沉，道：「不要臉，投機取巧！」

小流浪更狠更毒，從老頭身後猛攻一拳，道：「告訴你長點見識，這叫做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好厲害的老煙槍，儘管以一對三，又是殘廢之身，依然進退有序，攻守有方，就在門樓之上，跟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徒弟大動起干戈來。

冷面魔君賀通天的確名不虛傳，不愧爲是當今武林之世的一個鬼才、一顆彗星，三小聯手合擊，大戰三百合，居然未傷及他的一根毫髮。

當然，阿恨、虎妞、小流浪鬥志如虹，也不會吃半點虧，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局面。

只見賀通天陡地掄起了旱煙袋，劃下一個圓弧，勁風過處，無堅不摧，三小睹狀大駭，抽身退下門樓去。

老煙槍好不得意，爽朗的聲音道：「哼，胎毛未退、乳臭未乾的娃兒，竟異想天開的欲跟我老人家一爭短長……」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警覺身後有異，返身擊碎了一片瓦，瞪着小流浪怒吼道：「好卑鄙的渾小子，膽敢偷襲暗算。」

小流浪一面繼續拆房子、擲瓦片，一面冷言冷語的道：「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滾！」

賀通天旱煙袋一揮，掃落了一排瓦，搗毀了幾根椽，嚇得小流浪又縮到下面去。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擊退一個小流浪，又上來一個虎妞，同樣放棄近搏，改採遠攻，拿瓦片當暗器，一片一片的飛擲而出，饒他老煙槍神通廣大，亦難免手忙脚亂，顧此失彼。

更糟的是，三人早有密議，採取聯合行動，虎妞、小流浪只是虛張聲勢，是助攻，主攻是阿恨，在下面，猛聽嘩啦啦的一聲響，雙手破屋而出，抱住了賀通天的獨脚。

老煙槍大吃一驚，道：「奶奶的，還有埋伏。」

恨天生冒出半個頭來，道：「兵不厭詐，是你教的！」

「打！」

「拉！」

師父喊打，徒弟喊拉，旱煙袋招出一半，阿恨的頭兒已經縮到屋面下面去，順勢也將賀通天的獨腿拉下去一大截，一屁股坐在了一根橫樑上。

「打落水狗！」

「擒落湯鷄！」

吼聲中，虎妞、小流浪早已一躍而出。

虎妞捉住了老煙槍的獨臂，道：「老頭，答不答應我們出谷去？」

小流浪擰住了他的一隻耳朵，道：「不答應就撕下你的猪耳來！」

恨天生的話更狠更毒：「或者送他上西天，咱們自立門戶。」

火車不是推的，牛屁不是吹的，賀通天的確有一套，乍然發出一聲長嘯，一股至大至剛的內力應聲而發，震飛三人，箭也似的射出去。

三小不甘煮熟的鴨子飛上天，緊隨在後，啣尾疾追。

甫脚落實地，方待展開第二回合的龍爭虎鬥，老煙槍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側耳傾聽半晌後，沉聲說道：「又有人犯禁闖谷，一共四個人，且非泛泛之輩。」

恨天生錯愕一下，道：「你怎麼曉得是四個人？」

賀通天道：「步履雜沓，袂聲四佈，自然不難分辨。」

虎妞道：「又怎會知曉來人非泛泛之輩？」

老煙槍有板有眼的道：「舉步輕盈自非等閑人物。」

小流浪將耳朵貼在地面上，聽了一會兒，晃頭晃腦的道：「我怎麼連狗屁也聽不到？」

冷面魔君冷笑道：「傻小子，你要是聽得到，就不會被貶爲奴才了。」

小流浪不服氣，問恨天生：「阿恨，你聽到了嗎？」

恨天生道：「一點點。」

小流浪又問虎妞：「妳呢？」

虎妞笑說：「半點點。」

小流浪傷心欲絕的道：「這樣說來，數我最差勁，是二流貨色？」

虎妞道：「本來就是嘛，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對來犯之人，老煙槍絲毫也沒敢掉以輕心，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武林王府，將他視爲瑰寶的七殺刀取了出

來，交給恨天生。

樸拙淡雅，古色古香，單看刀鞘就曉得是一把好刀。

護手上還鑲有鑽石，光亮奪目，益增其身價非凡，彌足珍貴。

恨天生精神振奮，熱血沸騰，這還是他第一次親手握住七殺刀，心緒悸動而又激昂。

幾次三番，想拔刀而出，一睹神刀風采。

但是，他沒有拔。

因為，七殺刀由於殺人太多，業已通靈，甚至有鬼魂附身，「神刀出鞘，無血不歸」，七殺刀只要一出刀鞘，必須要殺人，起碼要見血，不然就無法還入鞘中。

冷面魔君賀通天一本正經的道：「去，把這四個傢伙料理掉，處理得好，本王就答應你們出谷去。」

恨天生大喜過望的道：「眞的？」

老煙槍面不改色的道：「本王絕無虛言。」

虎妞道：「可不許騙人，騙人不得好死。」

小流浪接口道：「死後做鬼，也會上刀山，下油鍋！」

恨天生手一招，道：「走，咱們打架去！」

「走！」

「走！」

當即神采飛揚，精神抖擻的如飛而去。

＊　＊　＊

老煙槍的研判好準，來人不多不少，果然是四個人。

兩胖兩瘦，兩高兩矮，太陽穴高高隆起，眸中精光閃閃，年齡差不多約在五十上下，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高瘦之人是張三元、李東雲。

矮胖之人是仙人跳、王不留。

都是響叮噹、叮噹響的知名人物，江湖上的朋友慣稱他們為偷張、賭李、酒仙、丐王，合稱「中州四怪」，彼此臭味相投，一向形影不離。

武林中有一首打油詩就是描寫他們四個人的，詩曰：

偷張妙手摘星辰
賭李袖中有乾坤
酒仙飲吧仙人跳
丐王吃飯不付錢

從這首打油詩中不難窺知，是四個不正不邪、可正可邪、亦正亦邪的武林人物，介於黑、白之間，白道上的人，不屑與四怪同流，黑道上的人亦不齒與他們合污，雙方又皆忌憚三分，是四個特立獨行的怪物。

人已入谷，被六口石棺吸引住。

偷張張三元皺着眉頭道：「奇怪，死亡谷內怎會有石棺存在？」

賭李李東雲沉聲道：「看情形至少已經在這兒擺了十年以上。」

酒仙仙人跳怪聲怪氣的道：「怪哉，怪哉，金刀趙無極，鐵掌歐陽春等人都活得好好的，怎未聽他們提起死亡谷中這碼子事？」

丐王王不留挑眉瞪眼的道：「一宮、二門、三世家個個都是欺世盜名的偽君子，這種丟人現眼的事自然秘而不宣。」

偷張神秘兮兮的笑說：「難不成這中間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賭李沉吟一下，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酒仙提起酒葫蘆咕咚！咕咚！喝了個痛快，道：「咱們進去瞧一瞧，也許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丐王是個急性子，酒仙言猶未盡時，他已領頭向死亡谷內衝去。

孰料，甫進數丈，便被阿恨、虎妞、小流浪堵住了，同聲一喝：「站住！」

事實上也無路可進，三人一字排開，將進路全部封死。

偷張刀片似的眸子，從三小臉上一刮而過，冷若冰霜的道：「娃兒們何人？」

虎妞橫眉豎眼的道：「小姑奶奶虎妞，罵人最拿手，整人也不含糊。」

小流浪大吹法螺道：「小爺爺小流浪，也叫小流氓，殺人是我的專長，也是嗜好。」

恨天生雙眉一挑，字字冰冷：「區區在下恨天生，又名阿恨，也是新上任的小王爺，恨透武林中人，準備掀起一場血風腥雨。」

賭李李東雲虎吼一聲，道：「什麼小王爺？」

小流浪搶先答道：「就是武林王的徒弟的意思啦。」

酒仙搖頭晃腦的道：「武林王？老夫怎麼不知道武林中有這一號人物？」

虎妞洋洋得意的道：「是新出爐的。」

小流浪道：「還熱氣騰騰的在冒氣哩。」

丐王王不留氣虎虎的道：「管他是熱的還是冷的，叫他滾出來答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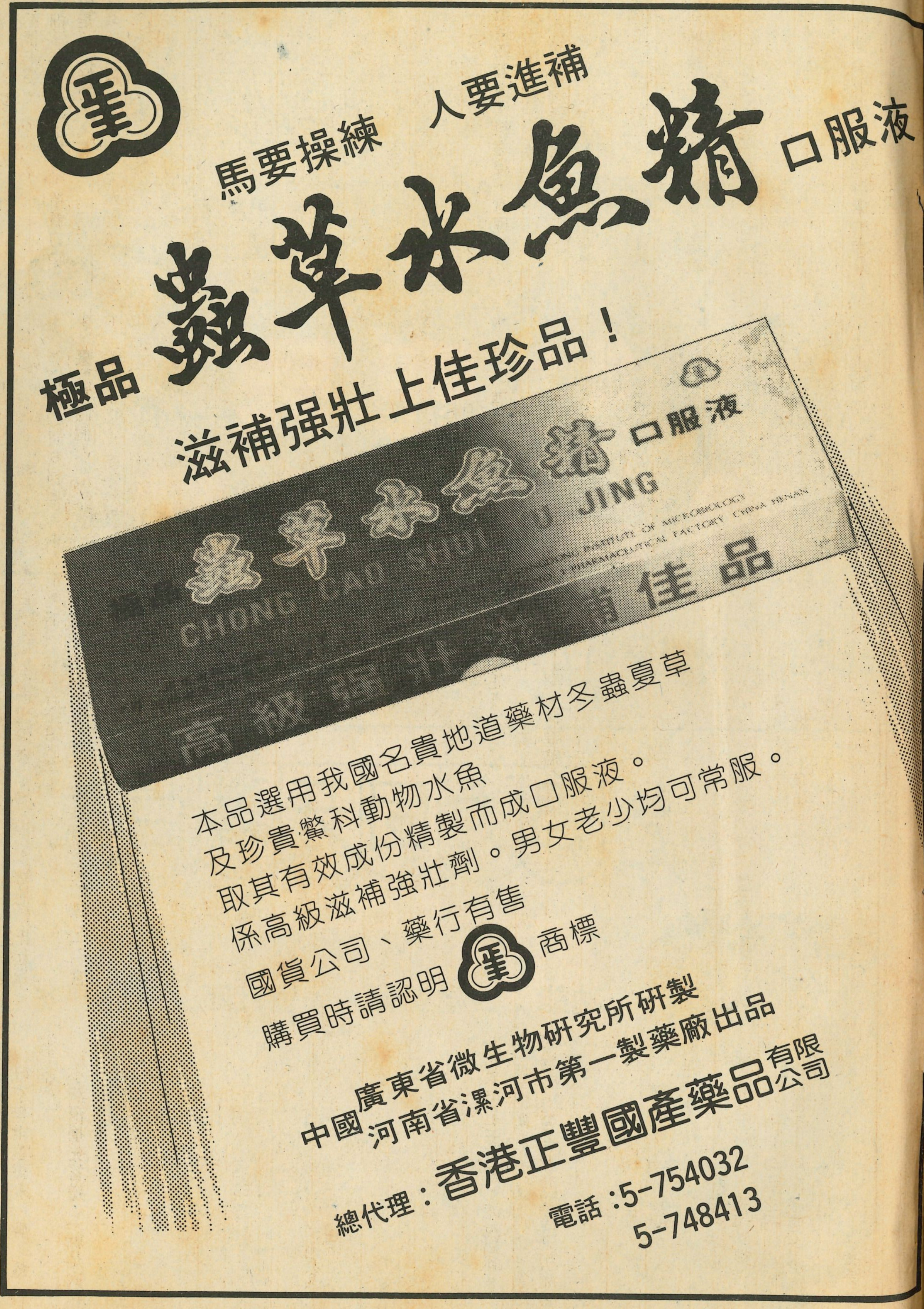
恨天生道：「就憑你們這四塊料還不夠資格見武林王，快快報上名來，準備受死吧。」

偷張飛揚跋扈的道：「老夫偷張張三元，這三位是賭李李東雲、酒仙仙人跳與丐王王不留，聽說過吧？」

當然聽說過，老煙槍在講述江湖人物時，曾詳加介紹，評析頗多，恨天生暗暗吃了一驚，但表面上仍鎮靜如恒的道：「哦，原來是你們，『中州四怪，專門作怪，惹是生非，人人見怪』，四個廢物蛋也想闖谷犯禁，是不是活膩了？」

丐王一揚手中的打狗棒，打折了一棵碗口大的樹，舊話重提道：「無知雛兒，休得逞口舌之利，老叫化子不願以老欺小，叫你那個老鬼師父滾出來答話！」

（未完・三）



#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假貨。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每瓶500毫升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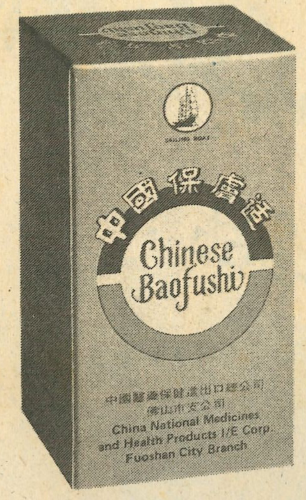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牙齒發炎　・牙根出血膿腫
・嘴嚼無力　・牙週袋深
・牙根鬆動　・牙齒鬆脫
・牙肉酸軟

# 花粉丸 長白山

花粉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食品，它包括含有人體所需要的二十二種基本元素。

——營養學家偉德博士

任何植物性食物的營養價值均難以與花粉抗衡。

——日本花粉權威洋造博士

花粉是一種完全的營養物，即使長期使用，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美國花粉學家伯因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採用長白山無污染天然花粉，含十六種維他命，十六種礦物質，二十種蛋白質及氨基酸。是多種慢性疾患及病後復康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補品。是饋贈親友的最佳禮物。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